

真善美

沙迪亞賽巴巴傳奇之二

目錄

恭喜讀者

- 1 摘要 (1926—1961)
- 2 糖和螞蟻
- 3 任務
- 4 召喚
- 5 這個希瓦—夏克緹
- 6 時時臨在
- 7 受傷的翅膀
- 8 依舊不可思議
- 9 法喜處處
- 10 恩典禮物
- 11 各城市熱情如火
- 12 治病奇蹟
- 13 真理的各個面
- 14 召喚與回應

恭喜讀者

恭喜各位親愛的讀者！很高興您將這本書拿在手上，決定一頭鑽入其中。在《真善美》的第一冊裡，筆者對讀者傳達聖靈以人身的形態降臨為沙迪亞賽巴巴的故事，祂的早年時期，所表現出的超人智慧，劃時代的身分宣布，神奇的事蹟讓那些「心跳慢」的人能有所了解，以及祂豐沛的慈恩、祂的無所不知、祂的大慈大悲。

我現在已經七十六歲了，二十五年來，祂讓我活著與祂在一起，活在祂之內，透過祂而活，靠祂而活，為祂而活，這個小我只是那個大我——祂——的倒影、映像。我充滿感激，這些年來祂保留住我，並容許我、促使我繼續書寫祂的事蹟。

筆者只是一個業餘的雪巴人，正走向喜馬拉雅山最高峰，一路上崇山峻嶺，一覽無遺，景色之壯麗，令人驚豔，啞然無聲，更隨著每一步前進，而有增無減。我喘著氣，以平原上那種貧血的扯淡，告訴其他人，我內心湧現的至高法喜。成千上萬、數百萬在山路上的人，被那 Gaurishankar 峰[註一]——巴巴——迷人的無上法力、永恆智慧、至高的愛所吸引。我知道，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了解較為深入，覺察力較為細緻，智慧較為成熟，他們較能適應那種高度，受過較好的訓練，能克服高處的危險。我確實希望您很快就能深入閱讀這樣的朝聖所產生的一本書。

[註一] 高里三喀峰，藏語稱為赤仁瑪峰，是喜馬拉雅山脈的一座山峰，位於尼泊爾和西藏邊境，尼泊爾人視之為神山。Gauri 女神即是難近母 Durga 女神，Shankar（希瓦的另一名號）是她的配偶。

而在此際，來！把你的手給我，我們一起進行，一頁頁翻過，分享其中的驚奇與智慧、敬畏與玄奧、真人真事與見證、榮耀與壯麗、以及豐盛的和平。

百善地尼樂園

九夜節 1973

N. 卡斯督里

我現在八十五歲，還在向前向上走，朝主的蓮花足邁進。我看到朝聖路上有許多更堅強的同伴，被祂的恩典拉拔，越爬越高。

邦加羅 布林達梵道場

羅摩生日 1981

N. 卡斯督里

1. 摘要 (1926—1961)

帶粉紅的褐色山丘，環繞著寬廣而深的山谷，一條河從中切過，注入一個蓄水池，那是約六百年前一位帝王所建造的——布達巴地村就是置身於這種環境。這地方過去是一位蕃王的根據地，他統治附近的區域。後來這片地方變成荒涼之地，不過這塊土地仍舊繼續孕育聖者和學者。羅箸 (Raju，蕃王) 世家繼續領導和指引人民，教導和訓練村中的青少年。

孔達瑪·羅箸是一位超過百歲的聖人，精通各種古籍和經典。他為主克里希那的配偶，情緒多變的沙迪亞巴瑪女神蓋了一座廟。他以一位祖先的名字來給他的長子取名，叫溫卡帕·羅箸。這位家族引以為榮的祖先是位隱士，被稱為溫卡仙人，他已經放下了對一切世間事物的執著愛戀。這個兒子娶了一位遠親的女兒，她是在其父親為伊西瓦拉 (Iswara，希瓦神的別名) 建造了一座廟之後出生的，因此被取名為 Iswara·amba。倆口子是一對虔誠的夫妻，安靜而知足。溫卡帕容許自己唯一可以有的娛樂，是模仿其父孔達瑪·羅箸，在村中戲台上扮演傳奇故事中的角色。夫婦倆人育有一子兩女；然後，在 1926 年 11 月 23 日，又生下一個兒子，沙迪亞那羅延那。沒多久，這個小兒子就證明自己具有獨特的神性。

祂的玩伴稱祂為「古魯」，因為祂總是糾正他們和給予他們慰藉，在他們感到痛苦時，祂安慰他們，而從來不生氣或顯得疲倦。祂是個慷慨的施捨者，因為祂能從空空如也的袋子裡抓出甜食、鉛筆、橡皮擦、玩具、花、果給他們，讓他們高興一番。人家問祂這些東西是如何得來的，祂回答說：「喔，村裡的女神給我我要的東西」。那只是滿足他們的好奇心，是唯一能安撫他們心中疑問的答案，但人們驚奇依舊！

那種驚奇，在他開始上學之後，更為增加。在學校裡，祂博得一個新綽號：「梵智者」，意思是「明心見性的人」。六歲的男孩居然有這種頭銜！

八歲時，沙迪亞那羅延那決定以一次富有戲劇性的神蹟來顯露祂的神秘，當時祂因為在課堂上心不在焉，而被老師罰站在長板凳上。祂發出意願，要老師黏在椅子上無法起身，直到祂走下長凳為止。事情如是發生，祂成了當地的話題。

儘管知名度大增，祂卻是一個甜美單純的小孩。祂組織了一個聖歌唱誦團，由村裡的男孩組成，祂親自寫作聖歌，教他們唱，並帶領他們去各地唱誦。祂擅長舞蹈和音樂，

精通表演藝術，而且祂的才藝連巡迴鄉間演出的戲團都予以採用。還不到十二歲，祂就有膽量為他們和祂自己編曲，甚至編寫長篇對白。

祂陪同哥哥去卡馬拉埔和龍崗，祂哥哥在那裡擔任泰盧古語老師。在那些地方的學校裡，沙迪亞那羅延那的才華，連老師都望塵莫及，祂是傑出的詩人、劇作家、童子軍、運動員、歌唱者。祂還有神祕的能力，能幫人找回遺失的東西，知道人家心裡在想什麼，能看見未來，知道過去。祂成了全鎮的寵兒，窮困的人、被欺壓的人，紛紛求助於祂。

讀完高中第一年，第二年只讀了幾星期，他來人間的任務在召喚他，他不能繼續置之不理了。他早就覺得，很難在家中和學校裡那些瑣屑的事和話中，隱匿自己的殊勝。有一次他和哥哥以及其他人，去昔日勝都帝國首都的廢墟野餐，結果在毗盧帕夏廟裡，他們看到他就站在希瓦靈伽所在的位置。1940年3月8日那天，他不得不離開軀體，去援救一位陷入極度危險的信徒。但他哥哥和其他人卻誤認他被蠍子螫或被蛇咬了，或是突然暈倒，或是歇斯底里發作。醫生當然診斷不出來；家人求助於郎中和術士，這些人都猜錯了，他們提供的治療只是在折磨他，並證明這男孩能承受劇烈的痛楚而面不改色。

終於，1940年5月23日，在布達巴地村，巴巴召集大家，撒禮物給那些伸出來的手掌，並宣布自己是賽巴巴轉世，再度來到人間，拯救人類免於沉淪。巴巴要他們每星期四膜拜祂，當做靈修第一步。回到龍崗，沙迪亞那羅延那繼續唸書，但人們都尊奉祂為賽巴巴——當年舍地的聖者，曾經許諾過會再來。祂的老師譚米羅箬 (Manchiraju Thammiraju) 是所有教職員中最疼愛沙迪亞那羅延那的人，曾如是描述這些星期四的情況：他的「學生」賽巴巴給那些來一起唱巴讚的人聖粉，或是其他有治療效果的恩典禮物，像是取自當年舍地賽巴巴穿的長袍的一塊布 (舍地賽巴巴已於1918年入三摩地塚)，這些都是祂憑空揮手變出來的！當時經常會有數以百計的人圍繞在祂四周，以各種問題質問祂，祂都平靜而正確地回答。

有一次，祂在摩訶希瓦之夜和幾位同伴，其中包括譚米羅箬的兒子 Sairam，去龍崗鎮外一間希瓦神廟。這幾位同行的少年，目睹一道光芒從沙迪亞那羅延那身上流向希瓦神像，另外一道光芒則從希瓦神像流回沙迪亞那羅延那身上，感到驚訝不已。一個星期四，祂通知 Kasibhatla Ramamurthy 的太太說：「我在你家的神壇上放了一張相片，去膜拜它。」她聞言和幾位鄰居一起趕去，打開鎖住的門和緊閉的窗——以免猴子跑進

來——發現神壇上多了一張舍地賽巴巴的相片！在那個年代，祂在許多人的家中置入或是變出這樣的相片，讓人們認識這位舍地聖者。

譚米羅箬的親身經驗著實令人驚異，一晚，沙迪亞那羅延那進入他住的那間簡陋的房子，在屋內牆壁上像播放電影一樣，讓他看到上主的十個化身，以及經典上提到的那些聖者活生生的肖像。這個殊勝的經驗讓譚米羅箬的太太大受感動，她為之寫了一首泰盧古詩，刊登在馬德拉斯的〈賽甘露〉雜誌上。另一天，沙迪亞那羅延那以新的驚人方式給譚米羅箬一張舍地巴巴的相片——一隻大黃蜂從一扇打開的窗戶飛入他的房間，黃蜂腿上緊緊抱著一捲東西，將之丟下，便飛走了。打開那捲紙一看，是一張舍地巴巴的相片！幾天後，一隻猴子棲息在譚米羅箬房間窗外，丟進來一小捆布。譚米羅箬寫道：打開布捆一看，裡面包了一糰甜點！和的一封信！來自遠在布達巴地的沙迪亞那羅延那，那信上寫了些什麼？「那天我用大黃蜂送你一張我的相片。今天隨函附上 Prasadam 給你。」其他人也有親身經驗過少年巴巴展現神力的驚人事蹟。不過，祂仍在等待時機，準備完全展現自己並做最後的宣布。

1940 年 10 月 20 日是祂挑選的日子，那天祂提早從學校返家，把課本扔在他哥哥家的大門外。他嫂嫂走出來，看發生了甚麼事，卻驚訝地聽到他說：「我不屬於你們，我要離開了，我有我的工作要做。」然後他走下台階，到馬路上，「那些追隨我在呼喚我了。我來人間的使命尚未完成，我現在要開始我的工作了，」說著便朝氣蓬勃地離開。那位住在對面的博學學者那羅延那·薩斯特里把他叫住，跑來想阻止他。學者對這男孩有幾分害怕，因為之前他在家中對人解釋經典上一段深奧的文字時，曾經被男孩叫出來，糾正他的錯誤解釋。這回當他勸男孩回頭時，卻看到他頭上有光暈圍繞而瞠目結舌。他哥哥也未能使他往回走，沙迪亞那羅延那告訴他：「幻象走了，我不再是你的了，我是賽巴巴。」

巴巴前往貨物稅稽查員家的院子，那兒比較寬敞。祂坐在一棵樹下的石頭上，全鎮的人圍繞著祂。緊接者，祂就唱起那首著名的巴讚來，那是祂為了喚醒大眾所教唱的第一首巴讚，邀請大家皈依在這位大慈大悲現身於世的上師跟前。這首巴讚還含有一項教誨：巴讚或是敬拜，要湧自內心，而不能只是嘴巴的運動，這是巴巴此後一再強調的。巴讚歌詞如下：

*Manasa bhajare gurucharanam
Dusthara bhava sagara tharanam*

意為：「求道者啊！全心全意頂禮上師蓮足，你就能跨越悲歡、生死之海。」

這首巴讚將要迅速而戲劇化地傳播至這片大地的各個角落，改革數百萬人的習慣和心態、個性和品德。

賽巴巴回到布達巴地，或者說，祂是被祂的「父母」帶回那裏的，他們求祂不要離開布達巴地村。這下，每天都變成星期四了，大群大群的訪客聚集在那裏，希望的到祂的達瞻和降福。巴巴大部份時間都在村會計員家裡，由會計員太太，年老的蘇巴媽在那裡服侍朝聖者，她對訪客關懷備至。巴巴圓了很多人的願望，包括讓信徒目睹杜瓦拉卡媽邑 (Dwarakamayi，當年賽巴巴住的小清真寺，後來成為廢墟) 的異象顯現在眼前，以及治癒潰瘍或疼痛。每天傍晚，祂多半與信徒一起坐在祁特拉瓦底河河床沙灘上，並從沙裡變出神像、相片、甜點、水果。祂會爬上山頂，示現為希瓦、那羅延那、Kumaraswamy、以及上帝的其他法相，讓山下的人看到壯麗而光芒耀眼的異象。祂能從山坡上一棵羅望子樹上摘下蘋果、芒果、無花果、香蕉、葡萄，分給信徒。祂示現為克里希那，或是毗濕努的十位化身，或是希瓦，給信徒看。

祂也指點許多在艱難的靈修之路上奮鬥的人，例如有一次，一位跛足僧人來到布達巴地，他的修行成就，是兩個常見的誓：他不說話，只把要說的話寫下來；他不穿衣服。巴巴看穿了這種愛表現的苦修，叫他要不就遁入森林修行 (祂向他保證，即使在那種地方，祂也會提供他食物和棲身之處。)，免得讓他的信徒蒙羞，並成為他們的負擔，要不就恢復說話並穿上衣服，這些並不會對修行造成障礙。這件事發生時，巴巴還不到十六歲。人們覺得，這是祂來人間的任務——糾正和指引那些走錯路的人。

有一位信徒，負債累累，打算潛逃至緬甸或馬來半島。他去馬德拉斯港買船票，但錢包卻被扒走了，他身無分文回到旅館，桌上有一封巴巴寫給他的信，信上勸他，事實上是命令他，回去，勇敢地處理問題。他照做了，如今快樂地和妻兒在一起，原本他是想遺棄她們的。巴巴是怎麼知道他在馬德拉斯的地址的？

聽說賽巴巴再度來人間，許多去過舍地的人，和許多原本不再指望能接觸到這位舍地聖者的人，紛紛趕到布達巴地。他們帶祂去海德拉巴、邦加羅爾、馬德拉斯、卡魯爾 (Karur)、蒂魯吉拉帕利 (Trichinopoly) 和 Udumalpet。王公、地主貴族、農人、員工、醫生、律師慕名而來，擠入蘇巴媽的房子，以及後來她和其他人為巴巴蓋的那間小小的舊聖殿。

這時巴巴二十歲了，他的哥哥，泰盧古語教師瑟夏瑪·羅箬，未能充分領會這個沙迪亞賽現象之玄奧，眼看著一輛輛汽車來到河的右岸，將他這位「單純、鄉村裡長大的弟弟」載去遠在天邊五光十色、充滿誘惑、處處是陷阱的城市，出於哥哥對弟弟的愛，他在驚愕之餘，益發擔心起來。報章上一些無知的評論，令他痛心。於是，他給弟弟寫了一封信，給予他警告，並將自己對社會、對人性弱點、對名譽以及隨之而來的東西的人生經驗，傳授給弟弟。

賽巴巴於 1947 年 5 月 25 日回信給他，這封信現在在筆者手上，這份歷史性的文件清清楚楚地揭露了巴巴的身分，所以我一定要讓讀者過目：「致所有皈依我的人」（雖然來信是他哥哥寫的，但回信卻是針對所有人，包括你我，因為咱們務必瞭解這個賽巴巴現象的真正本質，它是為了我們大家而發生的。）

「親愛的！你的信我收到了，信中流露出洪流般的虔誠和情感，其底下有一股懷疑和焦慮的暗流。讓我告訴你，那些般若智者、瑜伽行者、苦行苦修者、聖人、先知之類的人，你是不可能測度他們的心，並發現其本性的。人各有其性格和心態，每個人都是從自己的角度去判斷，根據自己的本性去說、去爭論。但是，我們這些人，必須堅持自己的路、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決心，而不受大眾的評價影響。俗話說：結實纍纍的樹才會被路過的人丟擲石頭。善人總是招惹惡人誹謗；惡人總是招致善人嘲笑。這個世界的本性就是如此，這種事要是不發生，那才奇怪呢。

而人民也該受到同情，而非受到指責，因為他們不懂，他們沒有耐心做出正確判斷，他們心中充滿淫、瞋、貢高我慢，無法看清楚並充分了解，所以他們才會寫出各種東西。要是他們懂，就不會說那種話或寫那種東西了。我們也不要太把這些評論當一回事，你似乎太把它們放在心上了。總有一天，真理會勝利。非真理絕對贏不了，非真理也許看起來壓倒了真理，但那種勝利會漸漸消退，真理將會屹立不搖。

偉大的人不會因為人們敬拜他而膨脹，也不會因受到嘲笑而龜縮。事實上，沒有一部典籍有給這些偉人立下規矩，來規定他們該如何生活，該有哪些習慣和態度。他們自己知道該走什麼路；他們的智慧，本身就能規範自己，做出神聖的行動。依靠自己、有益於人類的活動，此二者乃他們的特徵。他們也會從事造福信徒的工作，以及將他們行動的果實分配給他們。只要我不逾越這兩件事，你何須懷疑和擔憂？畢竟，來自大眾的毀譽，無法觸及阿特曼（Atma：真我，真如自性），只能觸及外在的色身而已。

我有一項『任務』：照顧全人類，確保他們的人生充滿極樂。我有一個『誓願』：帶領所有偏離正路的人，回到善路，救回他們。我執著於一件我愛做的『工作』：除去窮人的苦難，賜予其所缺少的東西。我『有理由感到驕傲』，因為我正確無誤地拯救所有膜拜我、敬愛我的人。我有我自己對『虔誠』的定義，我期待那些虔誠皈依我的人，能以同樣的淡定安忍來對待快樂與悲傷、得與失。這表示我絕對不會拋棄依附我的人。如此這般從事利益眾生的工作，我的名譽，怎會如你所擔心的，受到玷污呢？我勸你不要在意這種荒謬的言論。偉大的人，不是因為有人如此稱呼他，而成為偉人；也不因為有人說他渺小，而變得渺小。只有那些自稱是瑜伽行者，無人能及，卻沉迷於鴉片和大麻的低劣之輩，只有那些引經據典，來給自己的貪圖美食和驕傲找藉口的人，只有那些枯燥乏味，以其詭辯技巧自鳴得意的學者，才會為毀譽所動。

你一定有讀過那些聖人和神性人物的傳記，在那些書裡你一定有讀到，那些偉人曾經遭受更糟糕的誹謗和更惡毒的詆毀。這是偉人的命運，各地、古今皆然。你何必那麼那麼在意這些事呢？難道你沒有聽說過狗壕星星？他們能持續多久？真相很快會獲得勝利。

我不會放棄我的使命，也不會改變決心，我知道我會將它們付諸實行。隨之而來的毀譽，我會以同樣的心情淡然處之。內心裡，我毫不在乎。我只是行動於外在世界，我說話、走動，是為了外在世界，為了對世人宣佈我的降臨；否則，我甚至對這些事都漠不關心。

我不屬於任何地方，我不附屬於任何名號，我沒有『我的』、『你的』之分。你用任何神的名號，我都會回應；何處接納我，我就去。這是我的第一個誓願，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把這透露給任何人。對於我來說，這世界與我距離遙遠。我行動，純粹只是為了人類。沒有人能瞭解我的榮耀與殊勝，不論他是誰、用甚麼方法探究、花多長時間。

你可以在往後的歲月親自看到我的榮耀完全展現。身為信徒，必須有耐心，能忍耐。

我不在乎，也不急著想把這些事實公諸於世。我無需寫這些東西。我寫這些話，是因為我覺得，若不回信，你會難過。此致。你的巴巴。」

好一封書信哪！氣勢之磅礴，壯麗如史詩，撥開了兩邊的布幕，讓我們一瞥那具色身裡面的神！

無怪乎成百上千的人湧入布達巴地村，以得到賽巴巴的達瞻，讓神的恩典能澤及溫馴、卑微、窮苦的人。那座舊聖殿，原本是用來取代位於蘇巴媽的房子隔壁那間小房間的，現在也得換了。九夜節和希瓦之夜每每吸引數以萬計的信徒來到，特別是後者，這是因為，那天晚上，象徵希瓦神的靈伽，會在祂體內生成，並於神聖時刻從祂口中冒出，表示祂就是希瓦。根據經典，這是吉祥而意義重大的現象。九夜節期間，信徒們每天興高采烈的安排在村中街道遊行。

於是，在村外挑選了一塊地，蓋了一座寬敞的祈禱大廳，附帶宿舍，巴巴給它取名為「百善地尼樂園」，意為「至高寧靜之處所」，因為祂就是那種寧靜的來源、維持者、養份，而祂以那處地方做為祂有形的住所。這個尼樂園，正在向四面八方發出「人人的心都要變成百善地尼樂園」的訊息，並以同情和了解的態度，來教導全人類這種脫胎換骨所需的修行訓練。

巴巴稱自己為「賽巴巴」，稱舍地賽巴巴為「我以前的身體」。祂說，祂降臨人間，一如羅摩和克里希那，是為了復興人間的真理和道德、和平和愛，為了給那些出於驕傲和無明而拒絕相信祂的人灌輸對神的信心，為了將善人從惡人的爪子中救出來。祂曾宣佈過，十六歲以前，祂多半是在從事一些帶神蹟性質的玩耍和嬉戲；從十六歲以後，直到卅二歲，祂會以殊勝的神蹟來吸引人們到祂跟前，因為，誠如祂所說，沒有這些「名片」，誰也無法測度祂的榮耀和殊勝，甚至其中一小部份。「我給你你所要的，這樣你才會想要我來人間要給人的」是巴巴前世在舍地說的。這些神蹟包括：對來到祂跟前的人透露其過去和未來，按祂的旨意塑造他們的未來，揮手憑空變出聖灰、甜食、神像、雕像、花、果、書、碗、念珠、十字架、藥、洋娃娃——總之，所有人們慣用的東西，以及許多他們不知道的東西。

巴巴曾說過：「要是我以那羅延那天尊的形體來到人間，有四隻手臂，各持海螺、奪命飛碟、大槌、蓮花，那你們會把我擺在博物館裡，並向來達瞻的人收費。而要是我只是降生為一個凡夫，那你們就不會重視我的教導，並遵循它們，利益自己。所以，我必須以人的形體降生，並具有超人的智慧和法力，」巴巴時時都是一位心靈嚮導，那是祂的主要角色——雖然祂說要到卅二歲以後才會開始祂的教導工作——祂太仁慈了，無法等到那時候再去除人的無明，那無明正在將人類導向戰爭與毀滅。

自從 1947 年，巴巴就以「人民的偉大導師」的姿態現身。那年，祂在溫卡塔吉里鎮主持全印度神性人生研討會，所有在場聽祂演講的人，僧侶、吠陀學者、文人、農夫、工業家、男女老少，無不興奮莫名，進入一個心靈新世界。之後，沙達難陀上師（他寫過一本帕坦加利的《瑜伽經》的註解，以及其他一些有價值的書籍。）和沙吉難陀上師跟隨祂好幾個月，並說服祂造訪瑞詩凱詩和喀什米爾、德里、馬圖拉、布林達梵。他們有幸目睹一些驚人的神蹟，並聆聽巴巴對宗教教義和修行給予許多令人滿意的解釋，他們熱心地將這些訊息傳播給接觸他們的人。巴巴讓他們成為祂的工具，來宣佈祂的降臨。

事實上，每一位來找祂的人，不論是為了治病，或是為了克服一些世俗困難，或是因為靈修無法更上一層樓而前來尋求幫助，都成為大聲通報消息的人，那個消息是：一個神性現象已經以人的形體現身於世，親切而充滿愛心地邀請所有人，從祂那兒得到快樂和內在和平，得到安全和解脫。

1958 年 2 月，在希瓦之夜的神聖場合，巴巴發起了一份月刊，以便將祂的教導傳遞至每個家庭，祂給這份雜誌命名為「永恆戰車御者」，打算帶我們去那永恆至高和平之目的地。除了泰盧古原文之外，雜誌還以英語和其他許多語言發行，將巴巴帶進成千家庭和心中。這份雜誌也成為一個載體，刊載一系列巴巴親筆寫的書，以及刊載祂應信徒要求，造訪各城市 and 鄉村時，對民眾所做的那種睿智而簡單、難以模仿的開示。

復興達摩（Dharma：正法、道德倫理）是歷代道成肉身的誓願，巴巴也是為此而來，振興經典研讀風氣、社會的傳統習俗、祈禱的風氣、宗教祭祀儀式、提倡簡樸的生活、崇高的想法、虔敬、美德——這些都是巴巴一肩挑起的項目。

祂造訪阿幽德亞、瓦拉那西、巴德里納特的古廟，是為了「給電力不足的電池充電」。

這些都只是祂的普世大愛的零星例子。祂對生病的人、瘋子、絕望的人、被欺壓的人，所提供的援助，以及祂陽神出竅去營救某人，或在其臨終之時前去祝福，在在顯示，「護佑信徒」是祂的使命。許多惡人、吝嗇的人、不信神的人、遊手好閒者、不可知論者、苦行苦修者，因祂的觸摸、祂的話、祂的達瞻，而開啟了人生新的一頁。

本書第一部的修訂版於 1961 年出版，描述沙迪亞賽巴巴的神性生涯，一直到那次劃時代的巴德里納特之旅。

筆者感謝有這個機會，能繼續編寫這本書的第二部，而《真善美》是唯一適合的書名，因為，祂的本性，祂的實相，是真理、光明、美，是 Sath—Chit—Ananda，存在—覺知—極樂。

2. 糖和螞蟥

許多修行人和求道者說，他深深希望自己永遠是一隻螞蟥，一粒粒品嘗那堆糖——神就是那堆糖；他不想成為糖，因為糖不知道要怎樣品嘗自己。有人求巴巴減少因出外旅遊而不在百善地尼樂園的天數，巴巴回答：「是的，你認為讓螞蟥走向糖比較適當，但是，你這樣想想，那些窮人、生病的人、上了年紀的人、意志不堅的人，要怎麼來百善地尼樂園？我是為他們而來人間的，我必須走近他們，對他們說話，他們才能讓自己的家和心成為一個百善地尼樂園。」所以，在悲憫心的驅使之下，巴巴才去到各地。

本書第一冊提過，巴巴於 1961 年 7 月 3 日從巴德里納特返回百善地。祂對尼樂園附近布卡帕南村的一群信眾講述巴德里納特之旅的經過，說：「沿途，除了那些年輕力壯的人之外，我們還見到好幾千個老弱的男男女女，無畏寒冷、風雨，耐著飢餓，冒著山崩的危險，一路向前，不在乎花費和路程多遙遠，只為了一睹廟裡供奉的那羅延那天尊。在阿幽德亞，我可以看到並感覺到，那裡幾乎人人都在不停地念誦羅摩名號。經常有人問我，於此末法時代，達摩在何處得到了庇護，我回答：達摩在這些人心中可是依舊在茂盛地生長喔。」

巴巴於月底期間前往邁索爾市，當地信徒請求祂去和他們一起慶祝 Guru Pournima（上師節）。當晚，在兩萬聽眾面前，巴巴說，邁索爾以出產檀香和人民的音樂造詣聞名，「但是，我要各位的一舉一動都充滿愛的芳香，我要每一個念頭之芽、每一個情感之卷鬚、每一句話語之花苞，都充滿音樂的和諧與旋律。在印度，人們奉古魯（Guru，上師）為醫生，他以般若智慧之藥膏來糾正人們的知見；他也治療其他疾病，那些折磨心念、扭曲判斷力的疾病，像是『黃疸病』——心懷惡意、『貧血症』——忌妒、『發燒』——貪、『癱瘓』——仇恨。各為務必要找一位能正確診療，並為你開藥方和補品的古魯，你要抱著信心小心翼翼地服用他的兩種處方。要是找不到上師，就祈禱，那樣會使你內在的上主喚醒你並引領你。」

隔年（1962 年）2 月 2 日至 5 日期間，八大行星將排列成一直線，東西方的占星家紛紛散播恐慌，說這是凶兆。對此，巴巴解釋，它們只是「看起來」排成一直線，沒有理由感到害怕，「許多人勸你，要贏得眾神的恩寵，祂們才會讓你逃過一劫。許多人募款來舉行宗教儀式，以驅除占星家預言的火和天怒。我並不反對祈禱或儀式，因為它們本身是好事，姑且不論這個行星現象。但是，不要被誤導而心生恐懼，到時候不會有

天災，不會有颶風或洪水，大地或天空不會受到損傷！唯一會發生的災難，是在那個月大選時，幾位敗選者將喪失其押金！」

劫數降臨的那個星期，人心惶惶，巴巴成了民眾的力量之塔，祂緩和世界各地占卜者所引起的恐慌。一份印度週刊〈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引述墨西哥占星家 Lavagnani 的話：「二月份頭幾天外出旅遊，可能特別不安全，不論是搭飛機或坐船；在某些地方，甚至連睡在房屋裡都不安全。」一位在美國擁有廣大客戶群的印度占星家寫道：「這個二月的 62 組合，將會導致大地震和強烈寒流。」幾乎在世界各地，有名氣的預言家都做出預言——科學或非科學的，說會有內亂、種族之間的緊張關係、軍事危機、政治動亂、飢荒。許多人來到百善地尼樂園，在這個危險的一週避居和平的天堂。

許多信徒，因為體驗過祂的愛和恩典，從中得到勇氣和力量，而傾向於相信另外一群為數較少的占星家，他們有不同的結論。南非約翰尼斯堡占星家貝爾賴爾斯(Bellairs) 說：「行星出現這種情況，可能係指一位新的世界導師降臨，要不就是他的誕生，要不就是他開始弘法的工作。」A. N. Chandra 的說法也受到廣泛宣傳：「這個獨一無二的組態甚至有可能表示一位偉大宗教領袖的來臨，他會為今日世界悲傷和煩惱的人帶來慰藉。」這些人知道，新的世界導師已經來了，並且已經開始弘法；他們知道，巴巴在給今日世界那些悲傷和煩惱的人慰藉。事實上，祂以前就宣布過，這是自己來人間的任務！

從邁索爾，巴巴前往一處名叫 Abhayaranyam (意為「沒有恐懼的森林」) 的野生動物保護區。巴巴喜愛和那些森林的居民見面，因為牠們也是祂的子女，一生又一生的，以身體爬行、四腳爬行、行走、飛至祂跟前。那個半月結束之前，祂又前往海德拉巴做短期訪問，然後搭汽車行駛了 600 英哩，到 Udumalpet 去降福給一間醫院和一所大學。然後經由馬杜賴(Madurai) 返回，抵達烏塔卡蒙德(Ootacamund)，它是藍山縣(Nilgiris) 的摩尼寶珠，印度數一數二的避暑山城，在那兒，還保持著一份純樸和靈性清醒。克里希那誕辰那天，當地居民有巴巴和他們同在。在印度，克里希那受到每個母親和孩子、每一位博學之士、每一位哲學家和吠陀學者、每一個求道者和聖人的奉愛。巴巴告訴在場群眾，克里希那是不折不扣的 Prema (神性聖愛) 的化身，這個名字的意思是「祂吸引人的心，將人心拉向祂。」巴巴提醒聽眾，奉愛克里希那的信徒，一定得培養這種聖愛。這個名字也有「耕耘，種植，栽培」之義，所以，每個敬拜克里希那的人，務必耕犁他的心田，去除激性情感的野草，播下愛的種子，栽培作物，悉心照顧，直到 Seva (服務) 之花綻放，產出極樂之果實。

接著馬上就是九夜節，1961 年這個九夜節，因為種種原因，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第一天，巴巴宣布：「各位都讀過這些故事——主克里希那在千鈞一髮之際，救了黑公主，使她免受羞辱；上主毗濕努拯救象王 Gajendra 從鱷魚口中脫身；克里希那拯救阿周那，使他免於戰敗；羅摩拯救聖者喬達摩的妻子 Ahalya，讓她從化石狀態恢復為人；主毗濕努讓六歲的 Dhruva 免受恥辱；讓普喇拉達 (Pahlada) 不被其父親消滅。但是神還有無數其他的恩典事蹟，是你不知道的。同樣的，這副形體 (巴巴自稱) 施恩的事蹟，其中你不知道的，千倍萬倍於你知道的！羅摩是『真』(Sathya) 和達摩 (Dharma) 的化身；克里希那是內在寧靜 (Shanti) 和神性聖愛 (Prema) 的化身。而如今，技能跳躍得比自制力還要快，科學在嘲笑修行，仇恨和憂懼使人心變黑暗，因此我來了，集『真』、達摩、內在寧靜、神性聖愛四者於一身。我加諸於自己這些限制，讓你能與我接觸，並受益於我的降臨；我顯現出這般的法力，讓我能賜予我計劃好要給你的利益，那是你應得的恩惠。不出幾年——五根手指能數得出來，你就會在這裡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有受苦受難的，有慕道者，有來一探究竟的。人數之多，只有以天空為屋頂才容納得下他們。」另外一天，10 月 21 日，祂宣佈：祂來人間的任務——復興正法——「已經」開始了。「到目前為止，都還是在準備階段。從現在起，這件工作將會全速進行。現在，是你參與這個運動，將人類從無明中解放出來的時候了。在過去，從來沒有一個時代，人們有看到像現在這麼多、這麼清晰的跡象，顯示道成肉身降臨人間。」

1961 年 11 月 23 日，巴巴生日時，筆者將第一本完整的巴巴傳記，以英文寫作的《真善美 Sathyam Shivam Sundaram》第一冊 (本書是第二冊)，恭敬地放置在祂跟前。祂出於仁慈，以筆者為工具，來做這件工作。巴巴說：「你們也許會心想，為何我會允許出版這本關於我生平的書。『Ramayathi ithi Rama』——給人快樂者就是羅摩。滿懷虔誠奉愛的心中湧現的法喜，就是能取悅上主的那種法喜；而上主的快樂，是虔誠奉愛的心所追求的回報。我回應信徒們的祈禱，允許他寫這本書。書的名稱：『Sathyam Shivam Sundaram』形容我在各位內部，是各位內在的真如自性，因為，Sathyam 是『真』[註一]；你對任何說你『不真』的指控深惡痛絕。真正的『你』，你的本來面目，是 Sathyam，所以你怎會接受任何其他的稱呼呢？同樣的，你是 Shivam——法喜、快樂、滿足、吉祥；你不是 Savam——死、悲慘不幸、弱，你是 Shivam。再者，真正的『你』，是 Sundaram——美、和諧、美的旋律、對稱。很自然的，你痛恨人家形容你為『醜陋』。你是阿特曼，真我，但是陷入了身體的糾纏中；上主是 Sathyam Shivam Sundaram 之海，你是那海上的一個 Sathyam Shivam Sundaram 之波浪。透過這本書，或是更清楚地透過你們自己那本親身經驗之書，來認識我，乃是今日人類的定數。你們每一位我都得救，也都會得救。我不會放棄你的，即使你離我遠遠的；連那些不相信我的人我都不

會遺棄，我是為了所有人而來的。那些離我遠遠的人和迷失的人，也會被拉近、被拯救，不要懷疑這一點，我會向他們招手並祝福他們。」關於祂的慈恩和神性，我們還需要比這更清楚明確的提示嗎？

[註一] 譯者按：Sathyam 有「真理」、「真如」、「真實不虛」、「真而不假」、「實語、不妄語」、等義，故翻譯為「真」以囊括所有這些意思。

生日慶祝結束後，巴巴前往 Guntur 縣 Rapalle 區的村子，為那裏的一間廟安置一個大理石神像，是祂的前世的雕像。之前巴巴曾經在馬德拉斯、科因巴托、以位於 Madanapalle 附近的阿幽德亞修道院等地安置過這種雕像。在馬德拉斯 Guindy 區，那間他在廿二歲時曾經聖化過的廟，當年建廟的信徒清洗、敬拜祂的蓮足，並請求祂腳抹檀香膏，在一塊絲布上留下足跡。巴巴說：「我給你我的前世賽巴巴的足跡！」只見祂小巧纖細的雙腳，在絲布上留下的足跡，幾乎有祂的腳的兩倍大，而且絕對是六十歲以上的人的腳印！足證祂是賽巴巴轉世。那塊有神奇檀香膏腳印的絲布還在那間 Guindy 廟裡神壇上，供大家觀賞！

難怪當巴巴答應在廟裡安置祂的雕像時，Repalle 的人大喜過望；怪不得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那裡，以便得到巴巴的達瞻。通往神廟的路上擠滿了人，於是只好把神像帶到巴巴下榻的平房。進行最初階段的儀式時，巴巴變出一尊小巧玲瓏的舍地賽巴巴金質雕像，放在神像頭上。到了夜晚，道路可以通行了，才把神像送回廟裡。巴巴將那尊金質小雕像放入地上一個坑裡，並要人拿一塊大理石板覆蓋在上面，再將神像安置在石板上。於是，這尊神秘地變出來的小雕像，成為那間廟裡看不到、卻有強效的恩典之源，就像當年商竭羅在巴德里納特神廟安置的靈伽，是那羅延那神像的靈力來源一樣。

巴巴提醒在場數千聽眾：「這尊偶像只是一個容器，裡面裝的是『賽本質』，將那神性本質澆入這個容器，它就被稱為賽巴巴；澆進其他容器，就成為 Srinivasa（毗濕努的另一名號）、希瓦、克里希那或是羅摩。」

「各位現在應該將你們的信心和虔誠灌入這尊大理石像中，讓它成為活的。在你們村裡安置了賽（巴巴）之後，你們要將祂供奉在心中，置於神性聖愛的神壇上，因為，賽是愛的化身；賽不住在廟裡，祂只住在人的心中。」巴巴以祂的甜美和博愛，進入在場數千人心中，他們圍著祂以便得到達瞻，許多當時能摸到祂的絲質道袍的人，多年後記憶猶新！

從 Repalle，巴巴應邀前往 Eluru 市，為那兒的 Gita Bhavan 道院安奉兩尊真人大小的大理石像，一尊是喇妲（Radha，克里希那最寵愛的牧牛女），一尊是克里希那。道院為巴巴舉行歡迎會，但巴巴覺得太鋪張了，祂訓斥主辦人：「有誰聽說過，一個家庭的主人，被他自己的子女，以放鞭炮、懸旗幟、吟詩、排場，迎入他自己的家？」巴巴為安神儀式變出一組共九顆的寶石，以及一塊金屬板，上面刻有神祕的符號，能驅除來自八方的邪惡力量。祂說，喇妲和克里希那這一對，象徵 Prakrithi（物質世界、造化）和 Purusha（普儒薩，聖靈，宇宙大靈），亦即「造化」和造物者，一個顯現出來，一個隱而未顯。「Radha」是「adhar」，以之來進行「aradh」的「adhar」——「喇妲」是「基礎」，以之來進行「連續不停」的「敬拜」。也就是說，喇妲代表一切萬有，人要用它來發現內在於萬物中的真如自性，這真如自性顯現為真、善、美，顯現為 Sat-Chit-Ananda（真如—識—極樂），顯現為 Sathyam, Shivam, Sundaram。

巴巴於十二月回到邦加羅爾，為那兒的「永恆社工協會 Society of Sanathana Social workers」主持成立大會，祂說：「Sanathana（永恆）這個字，今天把我帶來了這裡。各位都是 Sanathana——永恆的，雖然你認為自己是 nuthana——新的。在印度，自古以來，就有這門科學，教人如何認識人的本來面目、他的榮耀、他的神性。學過這門科學的人，才夠格當這片土地的子女，其他的人，雖然出生於這塊土地，但基本上都是外國人。」

在邦加羅爾，以及後來在百善地尼樂園，祂對人們保證，這個即將來臨的八大行星排列成一直線的事件，雖然讓那些懦弱的心蒙上一層恐懼的陰影，但不是凶兆，祂說：「不會因這個事件而發生更多的災難。事實上，因為阿梵達來了，當前這種惶惑不安反而會稍微減少一點！」祂問道：「為甚麼嚇得發抖？那些危險都是想像出來的。」祂宣稱：「相信我，什麼事也不會發生，沒有，什麼危險都沒有。」一如祂的意旨，後來什麼也沒發生。

1962 年希瓦之夜落在 3 月 4 日，在場數千人親眼目睹兩顆金靈伽從巴巴口中出現。巴巴規勸他們說：「為什麼你們彼此討論和辯論關於我的本性、我的玄奧、我的神蹟、我的實相這些問題？魚無法測度天空；粗糙的東西只能理解粗糙的東西。眼睛看不見耳朵，雖然離它那麼近。如果你無法深入你自己的實相，那又何必浪費時間，試圖去探究神的本質？你就像個說泰盧古語的觀眾，在觀賞一部泰米爾語的電影，或是像一名說馬拉雅拉姆語的觀眾在觀賞一部日本電影，影片中音調、措辭的細微差異、較微妙的意義、

較深刻的意思和彼此間的關係、整塊織物的紡織方式，都超出你的了解範圍。從頭到尾觀賞整部影片，精通其語言和技術，真心真意而全神貫注地觀賞，試著去了解每個表情、姿勢、動作和每句話，那你也許就能稍稍了解我一點。」

百善地尼樂園的節慶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能聆聽在靈性科學方面博學多聞的學者講道，並遇見那些親身體驗過巴巴的力量、王者之風與玄奧的弟兄姊妹們。他們返回家裡，巴巴那種能強化靈魂的講道，令他們大受啟發，更加覺醒，更為明智，各種習慣和內心的衝動也往往變得更為純潔。許多人繼續待在尼樂園，等待與巴巴面談的寶貴機會。因此，巴巴往往早、中、晚一連好幾小時，召喚好幾千位留在尼樂園的信徒，一一進行面談，直到他們蒙受眷顧和祝福。巴巴這樣忙著滿足我們瑣屑、不重要又煩人的欲望，是祂慈悲為懷的明顯象徵——雖然在祂的講道中，祂一直勸人放棄那些使人墮落的對身體和世俗事物的執著愛戀——祂知道，沐浴在祂慈愛的眼神和恩典中，久了，自會使我們與這些東西斷絕，進入修行，得到成功。

滿足了大家所祈求的面談之後，巴巴前往提魯帕蒂，是迪亞格拉賈（Thyagaraja，1767~1847 印度著名作曲家）紀念節慶把祂拉去那兒的。迪亞格拉賈不是出現在他無與倫比的女弟子，Sri Nagarathnamma 夢中，要她前去溫卡塔吉里鎮（Venkatagiri），以便得到「他所奉愛的主」的達瞻嗎？Nagarathnamma 奉指示前去，心中納悶，那位主是誰？結果她在那裡看到巴巴！

這解釋了巴巴在祂講道裡提到的：「我經常來參加這個節慶，因為我覺得，這是我來人間任務的一部份。」「迪亞格拉賈放棄對感官享受的迷戀；他發現了內在冥想所帶給人的至高法喜；他以歌曲來表達那份法喜，感人的音符，簡單而誠摯的歌詞，扣人心弦，啟迪心智。迪亞格拉賈明白「臣服」的祕密，少了臣服，就無法解脫。將這個「I」（我）槓掉，你就自由了。如何殺死這個「I」？將它放在上主的腳前，說：『您，不是我』（you, not I），於是你就卸下了壓垮你的重擔。」

九夜節，1962！9月29日，為期十天的節慶第一天，巴巴升起百善地旗，並宣稱：「在百善地尼樂園，每天都是節慶，每一刻都是神聖時刻。」正如俗語所說：「終年都是節慶，終年長青」。九夜節期間，巴巴清楚而明確地宣告祂的任務正式開始：弘揚吠陀聖典、培育吠陀學者、復興達摩（Dharma：正法、道德倫理）。三者彼此相關，吠陀聖典是達摩的基礎，吠陀學者是工具，達摩是人類疾病的萬靈藥。在《博伽梵歌》裡，

主克里希那宣稱，祂化為有形有相的人身，以完成復興達摩的任務。當年的保證，如今的履行！讓我們拭目以待，來見證道成肉身的奇蹟。

3. 任務

巴巴於 1961 年造訪了印度濕婆信仰首屈一指的神廟，瓦拉那西，和毗濕奴教派首屈一指的神廟巴德里納特神廟，以便給那些恩典發電機灌注靈能。在瓦拉那西，祂變出一顆獨一無二的寶石，放在宇宙主宰希瓦神的偶像上，宣稱它有一種神祕力量，能為上主的偶像注入靈能。在巴德里納特，祂從那羅延那天尊神像所在位置的下方「取」出一只「眼睛靈伽」，據祂說，那是來自凱拉斯峰，以儀式安奉在那裡，安奉的人就是 1200 多年前赫赫有名的商羯羅。

根據傳說，當今在巴德里納特這尊那羅延那神像，曾經被異教徒仍進阿拉卡南達河中，商羯羅，在經過漫長的苦修之後，得到神的啟示，神像是沉入河中的那拉達坑 (Narada Kund) 裡，於是商羯羅將其復原，安奉在目前的位置。

靈伽是希瓦神 (濕婆) 的象徵，因此，當巴巴宣佈，這顆眼睛靈伽乃是這間屬於不同教派的毗濕奴神廟原來的核心，必須加以「充電」時，連廟方人員都大吃一驚！這只眼睛靈伽在巴巴的召喚下現身，為歷史寫下新的一章。巴巴為其舉行儀式，用恆河發源地 Gangotri 的神聖之水、金質的木蘋果樹葉、thummi 花——都是巴巴當場變出來的一來為靈伽做沐浴儀式。

以靈伽(象徵希瓦神)為著名的毗濕奴教派神廟的基底，表示濕婆教派和毗濕奴教派，基本上是和睦共處的。巴巴說，這顆靈伽是當年商羯羅取自凱拉斯峰，分置印度各地的五顆靈伽其中之一。這引起了大家驚奇，許多人渴望多知道些商羯羅這項神聖任務的歷史，吠陀學者 Saligrama Srikantha Sastry 就是其中一位。認識巴巴的人，都接受祂的說法，相信這顆靈伽大有來頭，他們有幸在那珍貴的幾分鐘內，親眼目睹這顆靈伽，那一天他們絕對不會忘記。但是 Saligrama Srikantha Sastry 卻十分認真地想求證這件事。他讀過商羯羅的經典傳記《Sankara-vijaya》，他向當年商羯羅建立的幾間道院打聽那幾顆靈伽的來歷，結果得到 sringeri math (位於邁索爾西區山裡，是商羯羅建立的) 道院回信，告訴他，在一本書上，《Sivarahasya Mahethihasa》上面，有提到這幾顆靈伽，他花了一番功夫，在瓦拉那西一所吠陀學院的圖書館找到這本書，其中第 26 章第 9 節提到：希瓦在凱拉斯峰歡迎商羯羅，並祝福他：「汝獲選為建立真正吠陀教義——不二法門 (Adwaita) ——之人，當以汝卅二年之世間生命，弘揚此說於天下，擊潰批評者暨不信者。吾今賜汝靈伽五粒，汝當祭之以五字真言(Om Namah Shivaya)與 Rudrabhidheka 儀式百遍，供奉神聖之木蘋果葉與聖灰，並唸誦 Om。完成汝三次所向

無敵之周遊，驅逐二元論 (Dwaita) 之閻，而後安置此五靈伽：Yoga、Bhoga、Vara、Mukthi、Moksha，此五靈伽，乃來自三重神聖之凱拉斯峰，光芒如新月，汝當安擇聖地安置之，在汝於 Kanchipuram 離開肉身之前，完成此事。」所以，巴德里納特那只靈伽的故事，是真有其事。

14 世紀一元論學者 Anandagiri 著的商羯羅傳《Sankara vijaya》有提到，五顆靈伽其中一顆被安奉在 Nilakanta kshetra，讓人想起終年積雪 Nilakantaparvatha——喜馬拉雅山脈之后——就位於巴德里納特後方，白雪皚皚，純潔無瑕。

巴德里納特原有一座「原來的 Kedareswara 神廟」，根據傳奇故事，毗濕努神發現巴德里是苦修的好地方，但已經被希瓦神佔據了，於是施用計謀以據為己有，祂搖身一變，變成一個嬰孩，開始嚎啕大哭起來。希瓦的太太，帕瓦蒂，不顧希瓦的反對，收養了這個棄嬰。一段時間後，有一天，希瓦和帕瓦蒂去河邊，嬰孩就回復原來的模樣。毗濕努堅持要待在那裡，於是希瓦和帕瓦蒂只好另覓居住，也就是今日的凱達爾納特神廟(Kedarnath)，離巴德里納特直線距離約有 41 公里。

這則傳奇故事顯示，巴德里神廟原本屬於濕婆教派，後來變成毗濕努教派的廟。那顆凱拉斯峰靈伽，一定是從一開始就在那裡了，後來安奉那羅延那天尊的神像時，也沒有將其移走。這顆巴巴說是「巴德里神廟的原始靈性核心」的靈伽，追溯其歷史，讓我們這樣臆測。今日這座那羅延那天尊神廟所在之地，不論它就是 Nilakanta kshetra 也好，或是 Kedaram 也好，但是它被商羯羅以靈伽加持這件事，是確定的。對於巴巴的無所不知，我們只能敬畏禮拜之。

為了提升印度幾間大廟的靈能，巴巴還去了印度半島的「瓦拉納西」和「巴德里」，也就是斯里賽勒姆 (Srisailem) 和潘達普爾 (Pandharpur)。祂於 1963 年 1 月 5 日造訪斯里賽勒姆，在那兒，祂說：「這間廟，多少世紀以來，年復一年，曾經讓千千萬萬善信得到慰藉。商羯羅曾來過這裡，唱誦此地之神聖與寧靜。他曾在此處安奉一個法輪 (Chakra)，我可以告訴各位，它在 Pathala Ganga 河旁邊一個小洞穴裡。」祂又補充說：「那些聖地的氛圍得加以改善，負責照顧的僧人，其本性也得大幅加以糾正。這項工作我會來做，這是我來人間復興正法這項任務的一部分。」

斯里賽勒姆這間廟，多少世紀以來，充滿了玄祕主義者深度的虔誠——像是 Akka-Mahadevi 和 Shivaji (17 世紀中印度 Maratha 帝國的開國君主) 等人。廟裡供奉

上主 Mallikarjuna (希瓦) 和祂的配偶 Bhramaramba (帕瓦蒂)，巴巴揭示這兩個名稱的內在意義：arjuna 意為白、純潔無染；Mallika 意為沒有污點的白茉莉花，所以 Mallikarjuna 是希瓦，像凱拉斯雪峰般純潔、清涼、佈滿了燦爛華麗的聖灰。祂是芳香的花，吸引了 Amba (祂的配偶)——夏克緹 (shakti，力量，能量，屬陰性)——叫做 Bhramara (蜜蜂自動為恩典之蜜所吸引)，她代表虔誠信徒，而 Mallikarjuna 則是對神最純潔的概念，祂會屈服人們於真誠的祈求，沛降恩典。這種闡釋也是前所未聞，是巴巴給世世代代信徒的一件禮物。

在內殿裡，巴巴揮手變出金色的 thumme 花，撒在 Mallikarjuna 神像上，以這個儀式來加持神像，增加其靈力和神聖性。

潘達普爾市是馬哈拉施特拉邦最負盛名的朝聖之地，那兒知名的 Panduranga-Vittala (毗濕努或克里希那) 神廟供奉 Panduranga 與 Rukumayi (Panduranga 的配偶，克里希那的元配)，此地及其神廟，與 Marathas (、Kannadigas (說坎那達語的人，主要居住在卡納塔克邦)、以及其他數百萬人的歷史，是交織在一起的，多少世紀以來，這些地方啟發了許多聖人、神祕主義者、詩人，他們從自己狂喜的經驗，創作出膾炙人口的歌曲。像是南印度 Carnatic 音樂之父，遊吟詩人 Purandaradas，就是一位 Kannada 聖者，專門吟唱 Panduranga 的榮耀與殊勝；屠卡琅 (Tukaram) 以及其他一群神的忠貞僕人，都是來自今之馬哈拉施特拉邦。巴巴還是一個小男孩時，就在布達巴地組織了一個樂團，由他的玩伴組成，他們去潘達普爾朝聖，一睹 panduranga vittala 神 (毗濕努或克里希那)，回來之後，以唱歌、跳舞表達朝聖的法喜。巴巴創作了許多扣人心弦的泰盧古歌曲，讓他的隊友們唱，其中有些歌榮耀潘達普爾的 panduranga vittala；有些歌詳述路要怎麼走；有些描述這趟漫長旅程的艱辛；有些則描述，這批精疲力盡的朝聖者，看到神廟終於出現在遠方時，那種興奮。從祂童年的時候，就有一種神性設計，一種無法形容的親近感，在吸引祂走向潘達普爾。

巴巴終於在 1965 年 6 月 13 日與一群馬哈拉施特拉的信徒造訪這座神廟。祂默默地站在 panduranga 面前，有幾分鐘之久。Panduranga，也就是 Vittala[註一]——巴巴經常讓渴望在祂身上見到 Vittala 的信徒如願以償，示現 vittala 的法相給他們看。接著，祂又去 Vittala 的配偶 Rukumayi (又名 Rukmani)——她是上主的夏克緹 (shakti，能量，力量)——的神壇前，「幾千年前的往事」迅速浮上心頭，促使祂變出一串「結婚項鍊」 (Mangalasutra[註二])，掛在女神雕像脖子上。聖典《博伽瓦譚 Bhagavatha》裡面描述克里希那與王后 Rukmani 舉行婚禮的那一幕，此刻活生生呈現在我們眼前。

除了這些神廟，巴巴還造訪並加持布林達梵的 Giridhari 神廟、位於北方邦阿幽德亞的羅摩廟 Ramachandra、以及安得拉邦的 Bhadrachalam 神廟和 Mahanandi 神廟。

[註一] Panduranga/Vittala/Vithoba 信仰的起源，史學家還有爭議，但如今人們多半視祂為毗濕努或克里希那。

[註二] Mangala：吉祥、神聖；sutra：項鍊。結婚時新郎給新娘戴上的項鍊。

這些聖地曾經給予數百萬善男信女慰藉和內在平靜，讓這些聖地復蘇，只是復興正法許多手段中的一種，那些正法的貯藏所、以及解釋那些正法的人，必須激勵之，令其更加感覺到自己責任重大。培育學者和保存吠陀文化，此雙重目標，唯有靠吸引這塊土地上的吠陀學者來到巴巴恩典的圈子裡，方有可能達成。

此恩典之雨，一如巴巴所有的行動，靜靜而自動地發生，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大計」或珍貴穀物的收成。哥達瓦里河盆地的三角洲，時至今日依然是安得拉邦的國學重鎮——雖然那些拼命努力讓吠陀國學旗幟飄揚的學者，發現他們難以抵抗經濟拮据和社會的漠視雙重打擊。

信徒們向巴巴建議，當祂蒞臨東哥達瓦里縣時，在那裡做一次大型祭祀，巴巴回答說，他們也可以於九夜節期間在百善地尼樂園舉行，屆時有數千來自印度各地的人可以興奮地親眼目睹！信徒們送上一份名單，上面列出合格的祭司、學者，巴巴一看，都是從哥達瓦里三角洲挑選出來的，就擱置一邊，說：祂的“sima”（「區域」）不是只有“Kona Sima”（哥達瓦里三角洲）而已，而是整個“Veda Sima”（所有重視吠陀聖典的區域）。於是更改名單，除了來自哥達瓦里盆地的代表團之外，還邀請了來自瓦拉那西、邦加羅爾、海德拉巴的吠陀學者。

這些博學之士從他們的家鄉出發時，並不知道這趟布達巴地之行，會為他們個人生命，以及整個國家及其文化的生命，開創一個新紀元；可是當他們返鄉時，每個人對吠陀聖典——那是他自己和人民的靈性養份——的信心都大為增加，勇氣更加堅固，忠貞度益發堅定。

這場盛大祭祀叫做 Vedapurusha Sapthaha Jnana Yajna[註三]，一連七天，有早晚兩場，早場是 Athi-rudra homa 以及所有補充儀式，晚場則是一場 Jnana Yajna，由傑出吠陀學者為全場龐大聽眾解釋經典上那些祭祀儀式的意義。這場祭祀得凸顯吠陀經

典上那些規定的功效，因此巴巴要求，每一條規定都要慎重遵守，連最細微末節都不可馬虎。於是，祭祀的曼塔普[註四]支柱的數目、大小、位置，祭祀火坑的數目和形狀，那些附屬神明——像是那些 Yogini (傳說中一群會法術的仙女)、Vasthupurusha (「地基主」、「地主公」)、Kshetra Palas(祭祀場地守護神) [註五]——的神龕的位置，——按照經典來準備好。祭祀者坐的庫莎草 (Kusa grass) 蓆也按照經典的規定和禁制來準備。祭祀的材料，諸如從牛奶提煉的清奶油 (ghee)，取自蟻丘、皇家訓練騎術的馬廄、象廄、以及皇宮圍牆的土，榕樹嫩枝、特殊木頭製的湯匙，都在巴巴親自監督下收集齊全。七個早上總共 226,270 勺清奶油被澆入祭祀火堆，祭司們並配合儀式唸誦相應的吠陀禱文。這場火祭，根據吠陀經典，肯定能促進世界和平與福祉。吠陀經典宣稱：「若想建立和平，就得做此祭祀。」

[註三] Sapthaha：為期七天。Jnana：般若智慧，知識。Yajna：祭祀，火祭。

[註四] Mantapa：曼塔普，其造型為有柱的殿堂、亭、閣，有各種大小，可以是開放式或封閉式，可以是臨時性或永久性的，用來當做宗教或其他儀式的場地。許多泰國佛寺是屬於曼塔普的造型。

[註五] 像是 Abhayankara (施無畏者，提供安全者)、Navagrahas (九曜)。

在那週的一次講道中，巴巴提到很多人，甚至許多印度人，看到那麼多清奶油被澆入火中，其反應都是「冷嘲熱諷」。祂說這些批評者都是活在現金帳簿的世界裡，他們吵著要一罐罐的清奶油和一捆捆的薪柴，而非更寶貴、更持久的法喜：祈禱並取悅了眾神明。這種古人重視的儀式，本身就能帶給人無法用錢來衡量的滿足。「這些質疑者，自從出生以來，已經吃下好幾百袋的米，喝下許多罐清奶油。我問問他們，他們自己有沒有一天是快樂的？或是有沒有讓他們親人快樂過一天？而這個祭祀卻帶給許多人很大的快樂，它給世界帶來和平和快樂。我和我的子民感到高興，這就是報酬，這就夠了。那些不懂或不相信吠陀經的人，認為把清奶油澆進火堆是一種浪費。那些不懂農業的人可能會大聲疾呼，把種子丟進田裡，是一種巨大的浪費。他們不懂，農夫這樣做，會得回一百倍的穀物。吠陀祭祀也是像這樣。祈禱，必須貼上適當的真言咒語為郵票，丟進祭祀火坑裡，才會抵達收件人。這是一門科學，就像其他科學一樣。」

安得拉邦吠陀經文唱誦第一把交椅，被他的同事尊為「公認的吠陀大師」，Brahmasri Cherkumalli Kameshwara Ganapati，被選任為祭祀總監；一位 Nyaya Vedanta 與 Jyothisha 學派的學者被任命為主祭；七十幾歲的老學者 Sri Uppaluri Ganapati Sastri，他是今日印度碩果僅存的幾位大師之一，能按照權威性的吠陀經註解來解釋說

明吠陀經的每一音節，一些博學的學會贈予他「吠陀論主」、「精通吠陀經註解之人」、「吠陀經註解之修飾音」等頭銜，獲選為 Jnana Yajna（「知識火祭」，亦即晚場的吠陀研討會）的總主持。

Sri Ganapathi Sastri 說，他做吠陀祭祀五十年，從來沒有見過這種精確的祭祀，它能通過最嚴格的「正統性」測試。事實上，每晚在他解釋這些祭祀儀軌的講課中，都不時對巴巴護持這些吠陀儀軌的規定，表示由衷感激。他引用吠陀真言來佐證巴巴那些看似「隨意的行為」，例如：巴巴稱那些祭司為「神仙」；祂分配白色絲質衣服給吠陀唱誦者，紅色絲質衣服給做其他儀式的人，甚至祭祀結束時頒獎給參加者的頒獎次序！他承認，巴巴就是 Veda Purusha^[註六]。巴巴自己宣稱：「不要搞錯了，我不是『做』這場祭祀的人，我是『接受』祭祀奉獻並賞賜報酬的『人』。」而祂也提供證明。在七天祭祀的倒數第二天，祂宣佈：「明天，在告別祭祀的最後一批祭品被澆入火堆時，我要你們每一個人都發心，把自己內在所有的惡、我執、使你墮落的執著愛戀、所有將你往下拉的習性，統統澆入火中。」許多人帶來金子、寶石、絲織品、檀香，準備將這些貴重物品放入火中（這是一般做火供時的習慣），聽巴巴這樣呼籲，如醍醐灌頂，頓時明白火供的真正意義。巴巴另外還宣佈：「明天在進行告別火供之際，各位會得到 Yajna Purusha——接受火供奉獻的神——的達瞻。」

[註六] Veda：吠陀。Purusha：person，「人」，「者」，原人，神人，普儒薩，主神。

巴巴說話算話，在告別火供之際，登上祭壇，給予在場參加者達瞻，數萬民眾歡呼喝采，讚歎祂是接受祭祀奉獻的「神人」。

此處一定要提一下，那只舍地賽巴巴用的水壺（後來神奇地來到百善地尼樂園），被放置在祭祀曼塔普（Yaga mantapa）上，用來裝水，供大部份神祕儀式使用，象徵前後兩位賽巴巴一脈相承。主祭需要全部九曜的相片，巴巴就揮手變給他；過了一會兒，主祭又伸手要一片金片，巴巴又當場變給他，主祭唸咒放進水壺中；快到火供告別式時，巴巴又變出九顆寶石，放入遞到祂面前的盤子裏。有一天晚上，在場學者和數千參加者再次目睹巴巴顯現神性。當時天空烏雲密布，雷聲隆隆，只見巴巴下座走出棚外，往天空瞧，原本欲降傾盆大雨的天空，頓時目瞪口呆，安靜了下來，變成晴朗無雲。巴巴一定是像當年在舍地時一樣，叱責了天空，說：「停止你的狂怒，安靜下來」。

這場祭祀達到很多效果，其中主要的一個，是它改變了這片土地上的吠陀學者的看法。他們有許多是抱著偏見而來，認為巴巴不過是精通術法而已。這種輕率的偏見，很不幸，在無數世紀以前，史詩《摩訶婆羅多》的時代，也曾使 Sisupala、難敵王，以及其他數百萬人，與神恩無緣。Ganapathi Sastri 承認，他原本也抱著這種偏見，然而，「一連好幾天在晚場的吠陀研討會與祂共事，我一次又一次觀察到祂新奇而獨特的殊勝事蹟，我體悟到，我沒有能力測度祂的實相，因為祂無疑是神的化身。」

Darshanabhushana Chathusthantiri Kolluri Somasekhara Sastri 先生也有類似經驗，沒多久，他就開始稱呼巴巴為 Bhagava leela avathar、Leela-manusha vigraha，意為「祂是神，無庸爭議」。Vidwathkavi Vemparala Suryanarayana Sastri 在眾多信徒面前承認，他原本拒絕相信巴巴是上主化身的說法，許多人告訴他，巴巴變出聖灰，救了他們一命，但這沒能說服他；連他的朋友，Sri Kameswara Ghanapati 給他看巴巴在 Rajahmundry 變給他的禮物，他都視而不見。然而，在祭祀結束前，他供認：「巴巴就是克里希那，再度來人間，這個信念，已深植我心。」來自 Warangal 的 Adwaitavedantha Siromani Memamsavisarada Mallavajhala Venkatasubba Sastri 先生也是由懷疑者一變而成為熱心宣揚巴巴是阿梵達的人，他說，連克里希那對阿周那示現巨大的宇宙法身相，那些愛嘲諷的人都會將之視為一種大型幻術；上主若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會認為那是視力有缺陷造成的，或是將之歸因於發燒產生的幻覺。但是他用經典提供的各種方法來測試巴巴而做出結論：巴巴是阿梵達，所以他奉勸所有人以堅定的虔誠和真誠的愛來膜拜祂，接受祂為自己的老師和嚮導，以救贖自己。

這些吠陀學者對巴巴刮目相看，正符合巴巴自己的說法，祂常常說：唯有精通吠陀和其他經典的人，才有辦法稍稍深入祂的真如實相。難怪這一百來位吠陀學者，沐浴在祂恩典之陽光下七天，自動自發，一致決議，在第十天安排一個獨特的典禮，他們稱之為「凱旋於三界」！人家問他們，是慶祝誰的凱旋，他們的回答是：巴巴的凱旋！他們請求巴巴坐上王座，然後他們一一上前，為心靈科學請願。他們要安排吠陀聖典和其他經典，以及用來了解和實踐這些經典的古老科學和訓練（像是文法、六大哲學學派、語言學、語音學、神學），一一上前，請求坐在寶座上的神慈愛地看它們一眼，讓它們能再度強壯起來，為人類提供庇護。而巴巴答應了。有些人反對說：「巴巴！他們在要求您扮演一個角色！他們可以扮演一些角色，但您是神耶。」巴巴打斷說：「可是我現在就在以這副人身扮演一個角色。那不具『功能』、不扮演任何角色的無形無相者，已經來到人間，取得一項功能，飾演一個角色。」

在此之前，發生了一件奇事，無意間為「凱旋三界」這個典禮做了準備。幾星期前，孟買一位信徒做了一個夢，她看到巴巴化為那羅延那天尊，倚靠在「太初蛇」(Adishesha)捲曲身體形成的臥榻上，於是她準備了一張木製的華麗蛇形臥榻，連同盤捲的蛇身和(眼鏡蛇)蛇頭，一併由她的親人用一輛特別改裝的車子載去百善地尼樂園。那群學者見了，高興得不得了，他們正需要這個「九龍寶座」來讓典禮逼真，如今它居然透過巴巴的旨意來了。

讓 Ganapathi Sastri 自己來描述當時的情景：「巴巴斜倚在那張九龍床上，後方是祭祀曼塔普當背景，每一位學者各自代表某一門他精通的經典知識，一一上前站到祂面前，表示那門知識領域有其重要性並亟待弘揚。那場面活似傳說中巍崑塔 (Vaikuntha ，傳說中毗濕努所居之處) 的景象：毗濕努斜倚在九龍床上，Brihaspathi(眾天神的上師)、眾神仙及聖者展示祂們的學問和造詣來榮耀毗濕努，並請求祂拯救那些經典，使其不至於式微。那實在像在天宮裡，我們沉浸在至高法喜中，渾然忘我。那種場合得親身去經驗才行，那種法喜無法言傳，連無所不知的天神上師 Brihaspathi，或是四面大梵天王，或是六面的 Kumaraswamy，或是千舌的太初蛇，也做不到。」巴巴的顯聖，對祭祀總監 Sri Kameshwara Ganapati 造成宏大效果，他來了，看到了，被征服了。他離開哥達瓦里三角洲偏遠之處的家鄉，轉身離開他住的村莊，位於一片他心愛的椰子樹園中；他待在百善地尼樂園，找到了他以吠陀真言頌揚了六十年的 Vedapurusha！

每晚的講道讓這些吠陀學者有機會測度巴巴非凡的學識，晚間學術演講的總主持 Ganapathi Sastri 如是形容這群有學問的學者對巴巴的景仰：「巴巴的開示令聽眾大受感動不提，這些精通古老吠陀儀軌的知名大師，曾經在全國各地對廣大的聽眾演講，博得盛名，如今他們自己卻震驚於祂的知識的深與廣。」Mallavajhala Venkatasubba Rama Sastri 先生這樣分析他的同事的反應：「祂所有的演講，沒有一點點悖離經典，也沒有隻字片語與他們的教導趨勢有所牴觸。而祂處理的主題都是最深奧的！闡釋的方法與方式，完全符合經典立下的準則，沒有重複的論辯，不岔離主題而討論不相關的東西，沒有嘲笑式的批評，沒有刺耳的諂媚阿諛，不做過度的強調。」Kalluri Venkatasubramanya Dikshith 也有類似反應，「祂所做的比喻和解釋，字字充滿愛的甘露。祂出於大慈大悲，同情聽眾有限的理解力，於是以趣味盎然的小故事，來闡明深奧之處，來使人明白祂想描繪的那些宏大目標。」總括一句話：那些學者發現巴巴是「主腦」，在引領和塑造他們的心靈。

但不是只有驚奇與讚嘆而已！巴巴讓這些學者體認到，他們所保存的寶藏，是多麼有價值；並告訴他們，他們的貧窮，以及他們所得到的報酬——漠視，原因在於他們自己！這誘使他們去檢視自己的人生和信仰，檢視自己的心態和偏見、自己的偏好和缺點。「你們也許會問：為何今日的吠陀學者日子過得那麼艱困？他們多半食不果腹，衣衫襤褸，無家可歸。沒有人前來加入吠陀學校。我來告訴你他們為何會有這種遭遇？因為他們自己對吠陀失去信心了。讓他們對吠陀有堅固的信心，那樣，吠陀就會讓他們快樂。如果吠陀不能使人快樂，那還有什麼東西能？」巴巴問道。祂讓這些祭司對自己腦袋裏的東西充滿信心。祂並譴責那些無知的譏誚者，他們污辱吠陀聖典，說那不過是婆羅門聰明的計謀，以確保自己是神與人之間的媒介，藉此成為優越的社會階級。「瞧瞧這些婆羅門，為了提昇社會和世界，為了自己的靈性提昇，而加諸於自己種種飲食和養生方面的限制和規定，以幾百條「要做」和「不可」來限制自己的生活和肢體自由。切勿視之為迷信而一笑置之——沒有人會每天從早到晚、從晚到早以這些激烈的規定來束縛自己，只是為了好玩。那些規定都是對每日行為、社交、以及賺錢方法的硬性規定。視這些規定為不可或缺，並加以落實，需要很大的勇氣、決心和信心。要尊敬對這些理想原則有信心的人，他們對這些理想的遵循，一直以來，對印度、對全世界，都有無比的價值，因為它保存了唯一能拯救人類的文化。我知道他們過這種艱困日子的真心誠意，因為多年來我一直在他們的祭祀儀式中與他們每一位同在，」巴巴如是說。這改變了許多人對婆羅門團體抱持的敵意態度，這種敵視態度，是野心政客製造的恐懼，以及對這些婆羅門多少世紀以來所做的祭祀的無知造成的偏見，所養成的。

巴巴主持的這場祭祀，不是普通的祭祀，它是一種復興，是一種啟示，是一次革命，是再度澎湃。它象徵文藝復興，因為巴巴解釋過：吠陀基本上是屬於所有時代、所有人類的，而祭祀是所有生命的象徵和祕密。祂勸所有參加者，回復到古代苦行修道者的那種簡樸。祂解釋：在那些吠陀真言中，上帝的榮耀和莊嚴被以種種方式視覺化。祂詳細闡釋吠陀經裡太陽和月亮的象徵性意義，說那是代表引導人的內視和外視。祂說，那些吠陀真言咒語，其聲音本身就有滋補效用，能驅除人內在的惡。祂說：「我要向各位和其他人證明，一場祭祀，按照吠陀儀軌來舉行，肯定會賜予人吠陀經上保證會有的結果，」「吠陀聖典屬於那些重視它的人，屬於那些渴望靈性提昇的人、那些想實踐它們並相信會從中受益的人。其他的人沒有權利以支持的態度談論它或蔑視它，因為那些都是空洞、不真誠的話。」

四十五天之後，巴巴生日，數千信徒在祂跟前慶祝這個吉祥的日子，當天祂邀請那位無出其右的吠陀學者，「吠陀論主」Uppaluri Ganapathi Sastri（先前擔任晚間吠陀

研討會總主持的那位學者)，來為百善地尼樂園的沙迪亞賽吠陀與梵文學院主持開幕典禮。祂說：「吠陀文化需要復興，我們得防止幼苗被羊一口口咬掉了。我就是為了復興達摩而來。吠陀是達摩的根，為了弘揚達摩，吠陀學者的人數必須再增加。只要吠陀學者繼續被製造出來並受到尊敬，吠陀文化就會繼續在人們心中保持青翠，這是真正的復興達摩。」「我的使命是：打開你的眼睛，讓你看到吠陀的榮耀，並讓你相信，吠陀的訓諭，若能落實於人生，將會產生它保證過會有的結果。」「我對吠陀的愛，只有我對人類的愛堪與之相比。」

祂指著那些第一批被錄取的男孩說：「這些男孩將會成長為『永恒之法』的堅強支柱，在未來的歲月裡，他們將是這片土地的嚮導和領袖，來拯救它脫離徒然無益的愚行和狂烈的七情六欲。你也許會說，他們現在才只有二十個人。但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可以由一個有二十位部長的內閣來治理。這批學生，對於我計劃要做的工作，人手綽綽有餘。那些學生的父母有理由感到高興，因為這些男孩會成為明亮的寶石，散播吠陀的光輝和經典的光。我會照顧他們，比任何母親還要慈愛。」

接著，Uppaluri Ganapathi Sastri 教孩子們正確地唸誦一段取自夜柔吠陀的開幕經文，並預祝學院大大成功。巴巴特別喜歡和這些小朋友在一起，觀察他們的進展。祂給他們灌注希望和勇氣。祂特別關注他們的健康、紀律和品德，強調外在和內在的清潔。祂鼓勵他們去尋求他們所唸誦的經文的意義和目的，因為，祂常常說，他們不該變成只是吠陀唱誦的錄音帶；他們一定要讓自己充滿虔誠，為人正直，心無執著愛戀，並與真理親如家人，這些都是吠陀的教導。

祂並堅持要求這些孩子各方面都要有進步，長大後，才能幫助那些心情低落、陷入悲痛憂愁的人。近年來，祂親自寫了些音樂劇本，裡面充滿了經典上最崇高的教導，如“Markandeya”、“Sakkubai”、“Radha-bakthi”。“Markandeya”一劇，是以甜美易懂的泰盧古語敘述古代聖者 Markandeya 的故事，他獲得希瓦的恩典而逃避了死神的捉拿，得到永生，成為天上一顆星星；“Sakkubai”則是描述一位心地單純的女聖人 Sakku，她對上主 Panduranga 的深度虔誠，促使上主化身為她的模樣，服侍她家中的丈夫和婆婆，讓她能抽身前去 Panduranga 神廟朝聖；“Radha-bakthi”（喇姐式的虔誠奉愛）則是描述牧牛女喇姐對克里希那深切的渴盼，其中有深刻的靈性意義。巴巴親自從那些男孩中挑選演員，分配角色，監督排演，決定舞台道具、布幕，並訓練他們唱那些祂創作的歌曲，還親自給每個角色設計每一幕戲的戲裝。正式演出的那天，巴巴待在演員休息室好幾小時，指導演員化妝，小朋友出場時，還以祂愛的手掌在他們每

位背後輕輕一拍，給予鼓勵。小朋友走向巨光燈下的舞台，台下成千上萬的觀眾報以熱烈掌聲。這些小男孩們得天獨厚，在將近一個月的排演期間，感受到祂呵護備至的愛。因為每一位參加演出的小朋友，不論角色為何，都熟記了全文，所以巴巴的神筆所寫出的字，統統沉入了他們心中。如是，巴巴將他們轉化為適用的工具，來完成祂來人間的使命。這所學院註定會長成一棵巨大的榕樹，為無數曝曬在貪、憎恨、絕望之驕陽下的人提供遮蔽。

巴巴看到，今日的個人和公共道德的嚴重式微，都是因為忽視吠陀聖典裡面吩咐的靈性修習所致。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這三個種姓，比社會上其他族群更有責任，因他們還接受過靈性啟蒙。這個啟蒙儀式叫做 Upanayana，意為「引領其接近」，也就是帶領小男孩接近古魯（上師），在其指點之下求道。這個儀式得按照經典的規定進行，趁男孩尚未出現渴求感官享受之前，就教他賅雅曲神咒（Gayatri mantra），免得他迷失在無常之荒野中。婆羅門種姓的小男孩要在八歲之前就接受賅雅曲神咒啟蒙；刹帝利種姓的男孩要在十一歲前；吠舍的男孩要在十二歲前。“Mananath Thrayathe iti Mantraha”——「反覆唸誦並思維其義，（身心靈）能受其保護，此謂之真言咒語」。然而，今日印度各地雖然或多或少仍舊保有這種種姓制度，這項偉大的儀式卻大大式微。在許多區域和家庭，這項儀式一直延後至婚禮時才舉行，或是完全被忽略！靈修的泉源本身，就這樣任由它乾涸，那些古代崇高理想的呼喚，又怎能在人心中引起反應？人不該停留在野獸階段，只在乎吃和繁衍後代。

因此，為了讓達摩的復興向前邁進一大步，巴巴宣佈：對於前述三種種姓之中，致力於「再誕生一次」的人，祂要賜予一個大好的機會，讓他們在百善地尼樂園接受啟蒙，進入靈性人生。信徒們因此體認到自己對子女的首要責任，他們趕赴這個巴巴提供的機會。1963年2月3日，35位男孩按照經典規定的程序，接受神聖的賅雅曲神咒啟蒙，被「引領接近祂」，成為一位 Brahmachari（進入所謂「梵行期」，成為一位求道的學生）。巴巴對這群男孩說：「各位來到人間，得到這副色身、這個容器，以便了悟你的本來面目和榮耀。這具色身是你自己織出來的繭，它的絲就是你的種種衝動和欲望。要用這個繭來長翅膀，以便逃脫。賅雅曲神咒是祈請那宇宙智慧喚醒你的心智，包括你的明辨能力、分析和綜合能力，以便讓你了悟自己是誰，為什麼是。」祂又轉身對家長們說：「今天在『永恒之法』的歷史上是個重要的日子，因為在這一天，『人生四行期』[註七]的優良傳統的恢復，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研讀吠陀，是最高等級的學習，因為它使人征服死亡。今天，你們的孩子上路了，開始探究他們自己的內在世界和內在實相。」

[註七] 在古印度文化中，一個人的人生有四個階段：(1) 學生期(約從七歲至廿五歲)。在這段期間，他去古魯那裡學習，並保持獨身(2) 持家期(約從廿五歲至五十歲)。在這段期間，他結婚生子，負起養家與教育子女的責任，過著符合達摩的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3) 退隱期(約從五十歲至七十四歲)。子女都已長大成人，甚至結婚生子，於是他逐漸將持家的責任轉交給下一代，自己逐漸退出世俗生活，轉而隱居森林，求道，求解脫(4) 遁世期(約從七十四歲以後)。他已經捨離了世間的一切，對世俗世界毫無執著愛戀，他成為游方僧，一心修行，求了脫生死。

1964 年，這個啟蒙儀式再度舉行，共有 300 位男孩得到祝福；到了 1965 年，人數增加到 450。巴巴以愛的甘霖來迎接那些接受啟蒙的男孩，以及他們的父母和親戚，讓他們及所有在場觀禮的人永難忘懷。家長們疏忽的那些儀式，像是取名儀式、穿耳洞儀式、剃髮儀式，祂一一予以補齊。祂並贈送禮物給那些父母，讓他們感動莫名。祂不容許那些有錢的父母炫耀財富，否則會讓那些貧窮的人家在這種吉祥的場合心情低落。在神的面前舉行這樣的儀式，本身就是一種獨一無二的禮物，許多信徒感歎自己太早成年；許多父母，其子女已經做過這種儀式，不符合資格，眼睜睜錯過這個大好機會，沮喪不已。

巴巴的恩典自發地流向那些 Brahmachari(「梵行」弟子)，祂給他們每一位一套儀式服裝、儀式的鉢、紀念品、書，以及舉行最珍貴、最吉祥的「乞討」儀式——從這一天起，每位男孩開始成為「托鉢僧」，這是經典的規定，求道者在研讀吠陀期間都要如此。在這個儀式中，男孩們排成長長一列，依次到巴巴面前，以傳統方式自我介紹，報出自己所屬的宗族、法脈傳承、哪一位古吠陀先知是他的守護神(patron rishi)，並祈求道：“Bhavathi, Bhikshaam dehi”——「媽媽，施捨點食物吧」；巴巴扮演吠陀母親和糧食供應者，將米放進他們的盤子裏。巴巴堅持要這些剛被啟蒙的男孩頂禮他們的雙親，並當場解釋那兩句吠陀訓諭：「敬母如神」和「敬父如神」。巴巴認為，這個動作和其他儀式一樣重要。此一動作明顯地令孩子和父母都大受感動。接著，巴巴將禮物放在孩子們手上，由孩子們恭敬的遞給他們的父母。

比這些更值得紀念的——特別是對那些被啟蒙進入梵行的孩子——是巴巴另一件禮物，那是唯有祂才能賜予的祝福。巴巴要那些才剛開始學習吠陀唱誦的男孩——上前來(即使是有 450 人的那一年)，在一片莊嚴肅穆中，湊近他們耳朵，低聲傳授他們一個神聖的密咒，要他們絕對不得洩漏給別人知道，並懷著信心和虔誠日日持誦，終身不

輟。多少求道心切的人拼命想從阿梵達那裡得到一句真言咒語，卻仍舊在等待那份禮物；而這些被選中的男孩，站在內在天國的門口，卻透過巴巴愛的恩典而得到了鑰匙。

這個靈性啟蒙儀式的另一突出之處是：由知名學者來講道，主題是賅雅曲神咒以及按照律典的規定來約束感官。巴巴也對這些題目以及其他類似的主題做了開示，祂勸的是那些大人，他們忽略了這項儀式，導致「永恆之法」(Sanathana Dharma) 這座壯麗的大廈倒塌。一位來自邁索爾的男士還沒有給他的七個兒子做過賅雅曲啟蒙，巴巴毫不氣憤，邀請他把兒子統統帶來，因為祂說過：歸神之旅，何時開始，都不嫌晚。於是他的七個兒子，從 8 歲到 28 歲，都被啟蒙。巴巴要那些父母，為了自己好，也應該每天做 sandhya 儀式，唸誦賅雅曲神咒；並且也不該讓這些男孩感到這種唸誦是件煩人的事，是為了折磨他們而發明的。「要能興致盎然地做。向這些男孩、向你的孩子、孫子學習整個程序。為了你自己，為了人類社會，從今天起就開始這個 Sandhya 儀式，誦持賅雅曲神咒，持續不輟，日益熱衷。」「我知道你在飲食方面多有規律，你相當照顧身體，你這樣做我不譴責，我只要你也同樣照顧自己心靈方面的需要。」

賅雅曲神咒是一段吠陀禱文，祈禱對象是那充斥整個宇宙的內在光輝。這個禱文，無數世紀以來，曾經被這塊土地上無數人唸誦過。它祈求的，不是健康或財富、快樂或勝利，而是「喚醒理智」。這個禱文，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好好加以採用。J.B.S. Haldane 先生寫道：可以把賅雅曲神咒刻在全世界每個實驗室的大門上。「願理智能增長、佔上風，並成熟為智慧，」以拯救人類免於沉淪。

若發現有婆羅門、剎帝利或吠舍種姓的人沒有每天做 Sandhya，唸誦賅雅曲神咒，巴巴毫不掩飾自己的不高興。許多來到祂跟前的人，因為害怕祂不高興，而恢復 Sandhya 儀式，為此還得求教於書本或他們的孩子，匆匆忙忙擦拭塵封已久的記憶。許多人，被巴巴這麼一問：「你有在做 Sandhya 嗎？」都大驚失色，承認自己疏於修行，並保證痛改前非。

人曰：浪子回頭，神愛之。對於那些再度開始做 Sandhya 的人，巴巴以特別的恩典給予鼓勵，例如：一位住卡納塔克邦希莫加鎮(Shimoga)的男士，想投資做某種生意，前來尋求祂的祝福，巴巴問他：「你有在做 Sandhya 嗎？」令他大驚失色，羞愧地垂下頭，「沒有。多年前，您在給我們做啟蒙儀式那天，是有吩咐我要做，」他說道。「現在開始還不算太晚啊，一回到家你就重新開始，」巴巴命令道。這個儀式做一次約要 20 分鐘，每天黎明、日正當中、黃昏時各一次。這位 Rao 先生回到家後，信守承諾，

每日做 Sandhya，越做越虔誠、越有樂趣。一段時間後，他忽然覺得，應該把那顆被他丟棄在廢物箱裡的靈伽拿出來，那是以前他祖父和父親多年來每天祭拜之物。他開始虔誠祭祀這顆靈伽，供奉花果，淋以聖水，一面唸咒！巴巴感應到了，決心顯現一些明確的神蹟，以示嘉許。靈伽的顏色由深色不透明轉變為金色透明，而且，沒多久，巴巴就讓自己「陷身」在那個圓頂、圓柱形的透明小靈伽裡！如今好幾個月來，數以千計的民眾都有看到，在靈伽裡面，一片金黃色柔和的光暈中央，有一個巴巴的像，面帶微笑，色彩鮮豔，迷人可愛！

除了巴巴選定的啟蒙日子以外，若信徒渴盼，並且祂也覺得那些男孩夠格，祂也會一圓信徒的心願，挑選其他日子做啟蒙儀式。例如在商羯羅（他復興了印度信仰，並以 Adwaita——亦即不二法門、一元論——為堅固的基礎，建立了印度哲學和文化架構）誕辰紀念日那天，祂甚少拒絕信徒這個願望。巴巴極度重視這個給年幼一代開啟內在之眼的儀式，祂甚至會提醒家長們不要忘記這項義務，並呼籲他們要慶祝這個啟蒙日。祂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來這樣提醒，例如：住在普那市（Poona）kirkee 區的 Sri C. Ramachandra 先生於 1965 年 4 月 26 日收到一封電報，根據他自述：「我趁午餐空檔回到我住的地方，兩個兒子興奮地向我跑來，把那封剛剛才收到的電報交到我手上，裡面如是寫道：『師利．沙迪亞．賽巴巴於五月五日抵達你的住處，參加你兩位兒子的 Upanayanam（啟蒙儀式），並給他們 Brahmopadesam（傳授關於「道」的智慧）。其中『沙迪亞』、Upanayanam、Brahmopadesam 三個字底下還特別劃了線。」

我從未跟人討論過暑假要給兒子做啟蒙儀式的事——雖然我很想儘早給他們做，因為老早就該做了，已經拖延了兩三年。我還沒有決定要在舍地或在 Palani（那是我們家族的神廟）做，所以，發現拍電報的人已經決定了地點和日期，讓我大吃一驚。想著巴巴會來參加，我們高興得不得了。」

打聽之下，Sri Ramachandra 發現電報是從普那的郵政總局拍出，拍電報者形容自己是「一位過客，沒有永久或當地地址」！郵局人員強迫那人給個地址，那人署名為 Sri Maragathavelu, C/O All India Sai Samaj, Mylapore（全印度舍地賽巴巴協會，Mylapore 分部，轉交 Sri Maragathavelu 先生）。他心裡很清楚，這是巴巴的恩典，因為他經歷過其他較具體的例子，像是家中神壇上巴巴的相片生出聖粉。這麼神祕的恩典，他可不能忽略，於是決定依照指示，於 5 月 5 日給他兩個兒子做啟蒙儀式。而巴巴也提供了祂「蒞臨」的明證：「晚間唱巴讚時，現場將近有一千人，每個人都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前方講台上供巴巴坐的沙發，好像『有人在坐』。唱完巴讚，做完火典後，

我們發現，鋪在沙發上絲質的椅套出現皺摺，從其摺痕，很明顯可以看出巴巴曾經坐在那裡。而且，放在沙發右邊靠手上的一串茉莉花圈（在百善地尼樂園通常都是這樣做）被壓扁了，就好像祂的手有放在上面一樣。」對有心尋覓的人來說，一個徵兆就足夠了。

講到這個復興達摩的任務，就要特別提一下這個吠陀學會，它是在巴巴的指導下成立的，由一群吠陀學者組成，從 1964 年以來，他們的活動，迅速從一州推廣至另一州，造福印度各地。那天是羅摩生日，全國數百萬戶人家慶祝羅摩——正法的化身——降生人間，巴巴選在這一天透露祂的意願。當時祂在哥達瓦里河（Godavari）河岸的 Rajahmundry，當天傍晚，祂與一群博學的學者搭船遊河。船駛近攔水壩上游的一片沙洲，我們一行人登上沙洲，大家圍繞著巴巴坐成一圈。小島沐浴在清涼的月光下，四周是一片暗藍的河水。巴巴開始講當前整個世界和印度的情況，說印度一定要以其「永恆之法」（Sanathana Dharma）為明燈來引領全世界。祂說：「我們一定要改革人的各種習慣，重塑其品性，恢復其原本抱持的崇高理想和良好生活方式，幫助他重新獲得古印度精神文明的遺產——在那些倡導物質富裕和金錢快樂的人鼓勵之下，他對這些遺產不屑一顧。」祂從面前沙堆中變出燦爛奪目的羅摩、希妲、喇西瑪那、哈弩曼的神像，接著又變出一尊迷人的 Nataraja 神像（跳舞的希瓦神，象徵充過能量的宇宙隨著上帝的旨意而漲縮（或呼吸））。然後，在一片莊嚴肅穆中，祂宣佈：祂決定成立一個 Prashanthi Vidwanmahasabha——一個全印度吠陀學者的學會，這個學會將致力於喚醒人類，讓其想要抵達 Prashanthi（內在和諧與平靜），而這個 Prashanthi 的 Nilayam（所在地），就在古印度經典中所珍藏的「永恆之法」裡。這一刻，絕對是歷史上偉大的一刻。

早在 40 年代，巴巴就表示過，祂要重建吠陀正法於一個更堅固的基礎上。根據筆者日記的紀錄，1955 年 10 月 1 日，早上 9:30，甘露難陀上師（Swami Amrithananda）與巴巴面談結束後，跑來找我，喘著氣高興地說：「我有一大筆錢，薄伽梵拉瑪那·馬哈希建議我將其用於重振吠陀，我將這筆錢投資於 Benares 銀行，後來又授權給信託機構。我向 Madan Mohan Malaviya、Bhagawan Das、Bal Gangadhar Tilak 求教，請他們對計劃提供意見，但不知怎的，我的計劃始終沒有開花結果。就在剛才，巴巴道出我這些未實現的心願——我沒問祂，祂說：『不用再擔心了，復興吠陀這件工作，不再是你的工作，而是我的工作。』」這位上師將重擔交了出去，不到兩個月，就平靜地往生了。

1960 年 1 月，一位來自法國 Sorbonne 的傑出梵文學者，名叫 Valestin，來到百善地尼樂園，他來印度是為了將那些吠陀經典的註疏譯為法文。一天晚上與巴巴面談

時，他忽然握住巴巴的手，請求道：「巴巴！這片土地的吠陀學術正在快速衰微，您一定要復興它，您一定要弘揚它才行。」筆者當時在場，離他們很近，忽然間有種感覺：東方和西方也在那裡，它們的心正在怦怦跳，不知巴巴會如何回答，因為吠陀聖典同時屬於東方和西方，屬於全人類。而巴巴沒讓我們失望，祂說道：「我來人間正是為了這個目的，復興吠陀。這件事應該要做，我會去做。不論你在哪裏，到時候你都會知道的。全世界都會分享那種快樂、那種光。」

吠陀學會於 1965 年九夜節舉行 Sawdhyaya Saptaha 祭祀時正式成立，約有 200 位吠陀學者參加 10 月 20 日在百善地尼樂園舉行的會議。巴巴在會議上說：「當年 Bhavani 女神賜劍給希瓦吉國王（Shivaji），授權他東征西討，護持印度信仰；今天，這個 Shiva-Shakti（巴巴自稱）則給這些學者勇氣之劍，授權他們南征北討，復興世間的正法。」「我確信，這個學會將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因為它有助於我的工作。在所有國家，都得讓正確的價值觀恢復，並培植人們對自己內在神性的信心。這是我來人間要做的工作。我們必須拯救這個世界，使其免於因為狹隘的知識和使人盲目的驕傲而走向覆滅。如今整個世界有如焦乾的沙漠，正在呼天求雨。而這個學會將會給每張乾渴的嘴一杯慰藉和力量之水，取自吠陀經典之井」。祂譴責那些批評吠陀祭祀和教誨為迷信的人，祂說：「吠陀是正法之根，根受傷，樹就會死去。吠陀給人帶來持久的法喜極樂與內在平靜」，祂說：「吠陀把所有活動都轉化為對至上的膜拜，使人免得陷入沒完沒了的欲望和難以理解的悲傷」，「了解你自己，而不是去了解太陽和月亮，那才是通往法喜極樂和內在平靜之路。」

吠陀學會正式成立之後的幾天，巴巴主持一系列的演講，由那些學者按照巴巴建議，從吠陀和吠檀多經典中挑選題目做演講。期間，巴巴在祂的開示中闡明這個全印度吠陀學會的目的，祂說：「這個學會的口號，應該是吠陀經裡面那段祈禱文：「Thamaso ma Jyothir Gamaya」——請引領我，從黑暗走向光明。它是人人心中的吶喊，不論多麼的不清楚。」祂宣佈：「驅除無明，亦即對於那無所不在的『道』的無知。道是一切的基礎，是海洋，每個靈魂都只是那海洋上的一個波浪。去一個個村落燃燈，驅除這個黑闇（無明）。給人民灌輸信心，相信自己能免於悲傷和痛苦，亦即相信自己的真如本性。以悲天憫人之心，與那些渴望知道、渴望得救的人分享你的知識和親身體驗，提醒他們要認清自己的價值和自己該做的工作。我們不是要去反對責難任何人的信仰，也不是要建立一個新的信仰。培養人們對修行的積極態度。信心是一株寶貴的植物，一陣嚴厲苛刻之風，就會使其枯萎。要仁慈、能體諒，助長人們心中愛、寬容、服務、犧牲奉獻的幼苗。這些學者長年研讀學習，現在終於開花結果，因為如今他們有這個學會為媒介，

來與他們的弟兄姊妹分享自己的快樂與智慧。他們被分配到各縣市去弘法，由中央委員會督導整個計劃和進度。他們會在所有耕耘過的心田裡播下神聖的種子，包括吠陀聖典的 Karma kanda、Upasana kanda、Jnana kanda [註八]，以及《摩奴法典》和其他經典所闡揚的達摩 (dharma：倫理道德，個人行為規範)，以及《博伽梵往世書》、《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這些《往世書》中所闡釋的關於神和人的榮耀。」

[註八] 一般將吠陀經分為三個部份：(1) Karma kanda：事部，指吠陀經中有關祭祀儀式的部份 (2) Upasana kanda：「近神部」，指吠陀經中有關「接近神」——虔誠拜神、靜坐冥想神、「道」或真如本性、等等——的部份 (3) Jnana kanda：般若部，指吠陀經中講般若智慧的部份，主要是指奧義書。

然後巴巴對在場數千位來自印度各地的信徒說：「那些學者播下種子，但你們得好好照顧幼苗，施以肥料——在心中反覆思維，去除貪、驕傲等害蟲，收穫『愛之樂』，讓自己安住在那營養的穀物保證帶給你的至高平靜中。」巴巴體認到，那些學者必須懂得教學的藝術，以少量、易消化、可口的方式，來對一般大眾解釋經典的教誨。祂警告那些學者，除非他們有在實踐自己的言教，否則他們的講道只是在練習虛偽而已。而對一般大眾，也要訓練其聆聽的藝術，能聽簡短、直接的靈性開示，這種講道才能使人想把學到的付諸實踐。巴巴說過，虛偽、靈性懦弱、自責、膽小是嚴重的罪惡，「這些缺點，唯有靠知道自己有真如本性——憂鬱、沮喪只是過眼雲煙，不能傷其分毫——才能治好。」巴巴宣佈：「這個百善地吠陀學會不是什麼新的東西，它是永恆的，它再度肩負起古老的使命。復興正法，是一個時代又一個時代一再做的事，各位現在有機會參與，所以，加入這個偉大的任務，讓你的人生活得值得。」

這個召喚令人難以抗拒，各城市、各村莊爭相詢問有沒有機會為當地居民安排一些會議和專題演講。學會成員原本就已經聲名遠播，Ramakrishna Rao 博士是學會理事長，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梵文和泰盧古語學者，知名語言學家，偉大的社會工作者和政治領袖，曾任安德拉邦的首席部長、喀拉拉邦和北方邦的總督。他下面有一個中央委員會，成員皆一時俊彥，以其學問、演講和著作而聞名，像是被其同事奉為「吠陀論主」的 Uppuluri Ganapathi Sastrigal；以及被他的學生尊為「祖師、掌門人」的 Kolluri Somasekhara Sastry；知名的《商羯羅梵歌注》的翻譯和註解者，被稱為 Darshananalankara 的 Bulusu Appanna Sastry；被尊為 Sanga Veda Vidya Bhaskara 的 Remilla Suryaprakasa Sastry；號稱 Balavyasa 的 Varanasi Subramanya Sastry，他對古聖者 Vyasa 的著作的研究，無出其右；Gandikota Subramanya Sastry，他是研

究法典 (Dharma sastra) 以及吠陀專門知識 (例如阿育吠陀) 的第一把交椅；Pisipati Krishnamurti Sastry，他是印度古占星學觀察和計算，以及其他方面的偉大專家。能把這群星星匯集於同一個軌道，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這只有靠巴巴的神性，以同樣的力量，對他們所產生的獨特吸引力，才有可能。

學會向大眾傳達訊息的開幕會議在溫卡塔吉里 (Venkatagiri) 的舊皇宮四合院廣場舉行，巴巴親自蒞臨，並由溫卡塔吉里的王公 Raja Saheb 擔任主席。巴巴提到，Rajahmundry 的市民希望大會能在他們的鎮裏舉行，因為去年學會決定「於羅摩誕辰那天，在哥達瓦里河河床的一塊沙洲上舉行」。不過，「這個機會，就像所有好事一樣，不是因為現在的努力，而是好幾個世紀累積的功德」。巴巴說：「溫卡塔吉里幾個世紀以來都是皇室所在之地，是專門用來護持正法的，看看它慷慨地建造和翻修了多少寺廟！算算它贊助了多少學者，助印了多少宗教書籍。瞧瞧這皇室，直到現在還那麼熱心維護廟宇和道院，雖然他們的州如今飽受政治變革風暴蹂躪。」也難怪，六個月後，馬德拉斯的百善地吠陀學會成立大會，巴巴選則在馬德拉斯市的溫卡塔吉里皇宮的廣場舉行。

邁索爾州的百善地吠陀學會於 1964 年 4 月 13 日在懷特菲爾德區 (Whitefield) 的布林達梵 (Brindavan，靠近邦加羅爾) 舉行成立大會，由當時邁索爾州的財政部長 Sri B. D. Jatti 擔任主席。巴巴在成立大會中說道：「如今，吠陀學者和政治家、宗教領袖和統治者之間的連結已經被折斷，彼此分道揚鑣，各走各的，也不管對方的想法或感受。長年的外國殖民統治期間，吠陀學者被譏笑為過時的文化的象徵，使得兩者之間的鴻溝更深。可是，即使帝國殖民統治結束後，在重新建立那個連結方面，也不見有任何作為。人們沉浸在短暫的愉悅和廉價的娛樂中，對於古聖先賢的勸告和內心崇高的呼喚置若罔聞。如今政府在執行一連串的五年計劃，建水壩，蓋電廠、熔爐、工廠，然而，除非人民將這些新機會導向服務和自制的渠道，否則將會發生大規模的道德崩壞。我們一定要有一個計劃，一個縝密周詳的計劃，是關於道德教育和提昇整個國家靈性的，以免發生一場道德災難。」

在馬德拉斯邦吠陀學會成立大會上，巴巴說：「人類還沒有完全了解自己，就野心勃勃想征服太空，這將會導致一場災難。任何否定上帝存在的知識，不論其多麼令人印象深刻，都不會是安全而持久的。」

吠陀學會的安德拉邦分會也在巴巴的祝福下於其首府海德拉巴舉行成立大會，由總督 Sri Pattam Thanu Pillai 主持。馬哈拉施特拉邦分會則於 1965 年 6 月 7 日由巴巴在孟買的 Shanmukhananda 廳舉行成立大會，並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由馬哈拉施特拉州政府農業部長薩旺(Sri P. K. Savant)擔任主席，成員有立法院發言人、立法會議主席、以及其他一些人。

薩旺先生是舍地賽巴巴祖廟的忠誠信徒，同時是舍地賽組織信託委員會(Shirdi Samasthan Trust Committe) 成員，曾擔任過幾年主席。這個信託委員會負責管理祖廟，這個獨特的廟是由舍地賽巴巴的三摩地塚發展而成。當薩旺先生聽說他的主再次降生為人時，他自然不輕易相信這種宣稱。但出於好奇，他還是到一位信徒家裡參加他們的巴讚。1960 年 5 月時，巴巴在這位信徒家裏待了三天。薩旺翻閱巴巴的相簿，裡面是祂活動的照片，並觀賞了一捲數百呎長的紀錄影片，是巴巴的巴德里納特神廟之旅和在百善地尼樂園舉行的火祭。接著他又被帶去看那間巴巴待過三天的房間，裡面的設施還保持著當時祂剛離開的樣子，隨時準備好再招待祂。在那間房間裏，屋主給薩旺一些聖灰，是取自百善地尼樂園，保存在一個小容器裡。

很自然的，薩旺張開嘴巴準備接受，但忽然間，他的內心一陣懷疑之痛苦：身為舍地賽巴巴忠貞信徒，他該不該接受一位自稱是賽巴巴轉世的陌生人聖化的「爐底灰」(Udi)？這種內心的掙扎不難理解，被稱為「巴巴」的人有一堆，其中有假的、冒牌的、可疑的，講各種他與你的淵源——根本無從證明——以博得你的尊敬，他心想。

當一位像薩旺這樣相信舍地賽巴巴的信徒忽然心生懷疑時，我們無需訝異，事實上我們要感謝他的遲疑，因為，就在那一瞬間，為了讓薩旺相信：百善地尼樂園的沙迪亞賽真的是「沙迪亞」——「真理」，與舍地賽巴巴一樣，牆上那幅沙迪亞賽巴巴的相片，忽然有一道強光從其右掌發出。

相片位於薩旺和 Dr. D. J. Gadhia 正前上方，這道持續甚久的強光驅散了薩旺心中的懷疑和猶豫，薩旺接受了「爐底灰」。幾個月後，巴巴在百善地尼樂園說：「薩旺對舍地賽和沙迪亞賽——同一個賽的兩具色身——的虔誠之深，只有他和我知道。」薩旺有參加百善地吠陀學會邁索爾分會的成立大會，因此，聽說巴巴要在馬哈拉施特拉邦成立分會，自然高興不已。分會成立當天，他和其他參加者分享那份興奮，並為巴巴的恩典再次降臨馬哈拉施特拉感到高興，該邦的吠陀學者將迎來一個新時代，與巴巴一起復興正法。

吠陀學會積極的在各大城市和村莊舉辦演講。約二十位學者舉行了一個為期一週的研討會，來討論他們可以從其淵博的知識庫裡選些些什麼主題來對大眾演講，以及如何讓大眾對演講有所反應。巴巴總是會對這些演講的聽眾、主辦者、以及學者給予鼓勵，祂會親自出席、講道，或是顯示一些祂臨在的「徵兆」。縣委會在縣內各區的首府安排演講，這樣信徒會把信息傳播至附近各鄉鎮。奧義書裡面的修行紀律和理想，就這樣被種植在檳榔園、咖啡種植區、稻田、工廠、郊區、大學校園、退休養老社區、朝聖地、以及專業會所。

之前，這些學者一場演講，聽眾用五根手指頭可以數得出來，而且總是那幾張老面孔；現在，每次聚會都能吸引鎮裡成千上萬的人和鄉村裡所有民眾，這是因為如今講道都用通俗的語言，簡潔而有用，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巴巴親臨講道，更是吸引數以萬計的民眾，因為那是上主親自教導。

正如巴巴在溫卡塔吉里鎮所做的宣佈：「吠陀學會的成立，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不亞於一個解放人類的黃金時代的來臨。」

人類誤認自己是劍鞘而非劍，是色身而非其寓居者，將人類從這種自我菲薄中解放出來，正是巴巴降生為人的目的。祂曾說過，那些古印度文化的倉庫，是祂達成此目的的工具。泰米爾納德邦之旅期間，在蘇蘭代市（Surandai），祂鼓勵那些吠陀學者以一種特殊的唱法（Ghana mode）來唱誦吠陀經文，並頒贈金質獎牌為獎品。祂也曾在Akiripalle和拉賈蒙德里，於吠陀唱誦結尾時，頒贈類似的獎牌給學者。1963年，在拉賈蒙德里舉行的一場學者聚會上，祂送給每位出席者一件代表榮譽的袍子，鼓勵他們專心學習和闡釋吠陀與其他經典。

1960年，祂去Markandeya Oriental學院主持校慶，知名科學家S. Bhagavantam博士（現任印度國防部科學顧問。其父為學院創辦人）在致歡迎詞時說道：「每次我去見巴巴時，都驚訝的發現他身邊圍繞著各種人，來自世界各國、各種專業、大人物、小人物、富人、窮人、生病的、健康的、年輕的、老的，以及那些自負的學者——他們驚奇的發現：怎麼自己的學問在這位全知者面前毫無用處。」他們感到驚奇，驚奇成熟為虔誠。

巴巴另外還蒞臨 Maddur 鎮的「純潔無瑕巴讚合唱團」、斯里賽勒姆 (Srisailam) 市的為期整整一週持續不斷的持名念神、Nainital 鎮的博伽梵歌讀書會、以及拉賈蒙德里市的印度宗教文化協會 (Hindu Samaj)。「永恆薄伽梵信徒協會」也被祂親切照顧過。祂還蒞臨過拉賈蒙德里、溫卡塔吉里市、Srinivasapur 等地的信徒舉行的火祭，並造訪 Erpedu 村的梵文吠陀學校和 Vyasa 道院。

瓦拉納西梵文大學要成立一個「全印度坦特羅學會」，派 Dattatreyaaji 上師來百善地尼樂園邀請巴巴光臨，雖然巴巴常常宣稱：「這是坦特羅 (Tantra) 的時代」，但祂卻不得不讓上師失望而返。「世界印度學會」的創辦人邀請巴巴加入他們的上師團，一起來指導這個學會，巴巴告訴他們說，祂來人間，正是為了復興印度信仰所抱持的理想，讓其踏上勝利之路；「我每一刻都在做這件你們打算做的事」。Malleswaram 的「泰盧古智慧學會」要頒獎給百善地吠陀學會中央委員會的某些成員，巴巴同意去主持會議。

海德拉巴邦的總督 Pattom Thanu Pillai 在百善地吠陀學會海德拉巴分會開幕儀式上說：「我非常高興，這個學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藉由尊敬吠陀學者來培養學術研究，從而鼓勵人們研讀吠陀和其他經典。」拉賈蒙德里的印度宗教文化協會禮敬三位德高望重的老吠陀學者 Bulusu Appanna Sastry、Varanasi Subramanya Sastry、Kolluri Somasekhara Sastry (都是前述百善地吠陀學會中央委員會成員)，由巴巴主持，引來一大群仰慕者和學生。1965 年九夜節期間，巴巴賜予寶石金手鐲給這三位學者以及溫卡塔吉里鎮的學者 Dupati Thirumalacharlu，那是昔日皇室贊助者對這些人頒贈的榮譽，表示對他們的賞識。只見巴巴攙扶這些老人上台，對他們的成就似乎感到十分高興，並幫助總督把手鐲套在他們手腕上，還給他們披上繡金的披肩。在場的人看到這難忘的一幕，無不大受感召。吠陀學者們很有理由歡迎沙迪亞賽時代的來臨，因為祂是他們的如願樹，下凡來到人間。一位學者在巴巴面前朗誦他自己創作的詩，讚美在馬德拉斯 Kanchipuram 地方的 Kamakshi 女神，巴巴變出一尊 Kamakshi 女神的金質雕像送給他。另有學者獻上他們的著作，是講解《Yoga Vasishta》和《Gita bhashya》這兩本著名古籍的書，巴巴仁慈地提供他們出版經費。巴巴是「吠陀之母」，祂不忍見到吠陀學者揮汗如雨地辛苦工作。

當然，除非祂決心要給對方上一堂課！因為，祂是一位嚴格的監工，有意維持那些自稱精通古代經典的人的道德標準。例如，一位住在東戈達瓦里縣的學者，因為一貧如洗，在失望中竟然拒絕巴巴的恩典！他不許太太寫信向巴巴求助。兩天後，他驚訝地收到巴巴從 800 英哩外的百善地尼樂園寄來的信，在信中，巴巴嚴厲斥責他：「你為什

麼告訴她：『我不許妳寫信』？難道我不知道嗎？難道非得她或其他人寫信，我才會知道？難道我不知道你去 Ramachandrapuram 給人講解博伽梵歌，希望能收取一點錢，結果虧損而返？返家後你就開始咒罵自己，說自己的那些學問都是無用的廢物，自己所有的體驗都沒有價值，你以為我不知道？贍養你和你的家人，對我來說根本不是什麼負擔，我贍養全世界。我加諸這些艱苦於你，純粹是為了給你上幾堂課」。這位學者在 Amalapuram 鎮將這封信交給筆者，以下摘錄顯示課程內容：「人在一帆風順時，就說那是因為自己的努力，而忘記了神。一遭遇挫敗和阻礙，就失去了信心，開始咒罵起來。當你陷入絕望時，你是在侮辱你的真我，真我沒有痛苦與快樂。你是博學之士，卻不試圖將那些學問付諸實踐，以從中得到果實。要是你有信心，相信自性之樂 (Atmananda) 是每一顆心中的生命之泉，沒有任何東西能阻礙得了它，那你會有多快樂！就想像一下，那你會有多平靜、多泰然淡定。」

「你在演講中詳述真如本性和深入其中時所能得到的至樂。對人說教容易，自己實踐起來，你卻覺得真麻煩。腦袋裡塞滿了吠陀、經典、往世書、歷史、奧義書，這些哭泣和憤怒是不適合你的。為什麼你不求助於對治煩惱最有效的特效藥——主的名號，卻浪費時間為了痛苦、憂懼、損失、悲傷而哀嘆？」

「做好你份內該做的事，勇敢的去做，歡喜的做，那是你基於你的身份而該有的職責 (duty)。努力去達成人生四大目標：達摩、財富、欲望、解脫，那你一定能體驗到至高的真理。去實踐，贏得至高的極樂。不要抨擊那些富人，不，不只那些富人，不要以任何方式抨擊任何人，因為，記住，賽 (巴巴) 在每一個人內部，抨擊別人就是抨擊賽 (巴巴) 。」

一番嚴父的教訓之後，巴巴以一句「寓居於你心中的賽」結尾！嚴格督導那些進入祂的軌道的學者，監督他們的內在意識，是這位「吠陀之母」弘揚永恆之法的眾多方法之一，因為，除非有一支勇敢的吠陀學者團隊，活出吠陀人生，否則世人不會尊敬並接受吠陀經「萬物一體」的教誨。

4. 召喚

1962 年 11 月 23 日，巴巴在尼樂園升起百善地旗時，提到當時翻越喜馬拉雅山谷，大舉進入印度平原的中國軍隊，並宣佈說：「我的生日慶祝不會有任何令人沮喪的消息來掃興，你們會得到讓人高興的正面消息，永恆正法不會受到任何傷害。」一如這個宣佈，一路挺進的中國大軍從 22 日半夜開始撤軍，退回至山區後方，原因迄今仍未揭露。

當天晚上，安德拉邦政府規劃部的部長來布達巴地，為祂捐贈給布達巴地村的一所學校主持開幕儀式，典禮中，巴巴講起現今的教育，說那是可怕的浪費，「看看村子裡的道路、房屋、兒童，你告訴我，這五、六十年來學校教的衛生守則有發揮什麼作用？如果連這些跟個人切身健康、幸福和人生相關的課，都沒有在實際生活上奉行實踐，學校辛辛苦苦教的其他那些科目就更沒有發揮什麼作用了。」巴巴還指出今日教育的一股模仿風氣，切斷了孩子與祖國文化之川的接觸，使他們變成無根而乾枯。「你教孩子一些沒有意義的韻文，像是“Baa, Ba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或是“Jack and Jill went up the hill”；而那些歷久不衰又能提昇心靈的句子，像是“Suddha Brahma parathpara Rama, Kalathmaka parameswara Rama” [註一]卻被視為過時而麻煩。一個印度，拋棄了自己原有的本性，變成一個假俄羅斯或假美國，還有什麼價值可言？要讓這個國家更『印度』才對」，祂如是忠告。「這個國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各地，如今正為貪、匆忙、仇恨、自負這些疾病所苦。針對這些疾病，那些規劃兒童教育的人，必須準備教他們一些靈修初步、靜默、持念神名、冥思這個奇妙宇宙的創造主、為人服務的正面行動、去除惡習、等等。」

[註一] 這兩句取自詠讚羅摩的〈Sri Nama Ramayana〉的頭兩句。該詩篇全篇共 108 句，乃史詩《羅摩衍那》之總述與綱要。這兩句的意思為：

啊！羅摩，純淨的「道」，至高之至高。

啊！羅摩，時間之本質，至高的上帝。

這位規劃部長 M. Chenna Reddy 博士在致詞時提到自己幾週前去舍地朝聖的事，說：「我認為自己去了舍地沒多久就來布達巴地，是件幸運的事，因為舍地的賽巴巴已經降生為此地的沙迪亞賽巴巴」。巴巴告訴他和在場大眾：「吾乃一切名號，不只是『賽巴巴』和『沙迪亞賽巴巴』這兩個名號。稱那具『道的顯化』（manifestation）為賽巴巴，或稱這具『道的顯化』為沙迪亞賽巴巴，只是眾多指稱方法之一。賽是一切名，一

切相，昔日、現在皆然。」一切名和相，都是「道」的名和相，因此也都是「道成肉身」的名和相。巴巴邀請我們把握機會，得到祂的恩典，敏捷地拯救自己，「藉著這個機會，你能一步步穩健的提昇自己。一次肚子痛或發燒、一些損失或悲傷，將你帶來百善地尼樂園。你開始喜歡起這個地方和它的氛圍、它的 Om 唱誦、巴讚、那種寧靜，你看到我，觀察我的一舉一動和所說的話；離開時，你懷著希望和勇氣、自信和力量，說不定還買了一本巴讚歌本和一張相片。沒多久，你就忘記了肚痛或發燒，因為症狀已經消失或不那麼嚴重了；你有了一種新的痛楚——渴望「百善地」（至高平靜）、渴望達瞻、渴望觸摸我、渴望我和你說話、渴望持念神名、禪坐、明心見性。遵循我的命令，當我的軍隊的士兵，我會領導你走向勝利。」然後，祂做了這項偉大的宣言、偉大的召喚：「若有人問你，在哪裡可以找到上主，他熱切想知道，你不要規避他，說出來自你心中的答案，指示他去布達巴地，邀他與你共享你的法喜。」

1962 年 12 月，巴巴在馬德拉斯為 Sathya Sai Nivas 舉行開幕儀式，那是賽信徒聚會祈禱的場所，位於馬德拉斯市郊 Perambur 區的中央。那兒有一間「整合鐵路車廂製造廠」（Integral Coach Factory）和一間鐵路工廠，從這兩家工廠向四周發展出一大片工業區。巴巴說：「這個聚會中心是此地的燈塔，來拯救那些努力想跨越生死之海的人，它會為他們指出危險的暗礁——貪婪和仇恨，並發信號通知他們有狂風暴雨暴——狂暴的我執。」

1963 年 1 月 6 日，根據印度曆是 Vaikuntha Ekadasi 節，在巴巴的日曆上，那天被定為示現 Amrithodbhavam 神蹟的日子，甘露（Amrita）將從他的手掌冒出。據說在那天，上主居住的天界——巍崑塔（Vaikuntha）——會對所有在泰米爾納德邦的 Srirangam 神廟裡（供奉主神 Ranganatha）的人打開大門。對於親近巴巴——Sri Ranganatha 的化身——的人，當祂變出甘露分給信徒的那一刻，就是天堂之門打開的時候。1 月 6 日當天，巴巴帶許多信徒去東岸位於泰米爾納德邦的 Mahabalipuram 鎮，在那兒，可以聽到海浪低聲傾訴那些古老的傳說。那地方歷經數個世紀神聖歷史的洗禮。那裡的工匠，在行動瑜伽的激勵下，以靈巧的手持著鑿子，以閃爍著虔誠瑜伽之光的眼眸，以被智慧瑜伽啟迪的頭腦，將頑石打造成法喜充滿的神像。

大夥人在海邊圍繞巴巴坐成一圈，開始唱起巴讚。海浪一定是想起了昔日的情景：泰米爾納德地區神廟裡的神，被供奉在海灘受人膜拜，海灘上萬頭鑽動，不是盲於野餐的群眾，而是眾多虔誠的心和謙卑的求道者。這些浪一波又一波沖向海岸，想一睹巴巴

聖容，聆聽巴讚神聖旋律。連那些雕刻在石頭上的大象、鹿、猴子，都想掙脫石頭，坐到巴巴四周。

那晚巴巴變出三尊迷人的雕像，分別是毗濕努、那羅延那、克里希那。眾信徒一陣慶幸，畫像裡正在默默苦修的阿周那，此時一定轉過頭來，一陣感動，合十禮敬。巴巴解釋說，三尊偶像象徵上帝薩埵性的一面（Sathwic aspect），上帝的這個薩埵面，能賜給人 Amrita（甘露、瓊漿，傳說中喝了能使人不死），亦即給人永生。巍崑塔（Vaikuntha）是一種沒有 kuntitha（怠惰、愚昧、毀傷、痛苦、悲慘）的境界。Ekadasi 日代表「到了那種境界」，在那一天，巍崑塔的大門將為努力克服無明障礙的人而打開。「心念若服從感官的妄念，你就被束縛；心念若聽從它的主人——理智，你就得救。所以要訓練心念去聆聽理智，而非感官的妄想，」巴巴如是勸告。賜予這段不朽智慧之後，巴巴就變出甘露。根據《薄伽梵往世書》，這種甘露是經由攪拌乳海，在 Vaikuntha Ekadasi 那天得到的。巴巴將甘露分給所有在場的人，並告誡他們，嚐過 Amritham（甘露）的舌頭，從此不可再被 Anritham（謊言）污染。

回到百善地尼樂園之後，巴巴呼籲以百善地為家的信徒，要遵循祂制定的那套嚴格修行紀律，祂說：「這個阿梵達的任務之一，是培育信徒，所以各位要努力當一個信徒，把你的心念交給我，完完全全，毫無保留，連同它的多變、難以捉摸、桀驁不馴、難以駕馭、頑劣，統統交給我。那是你唯一需要做的事。然後你就成了一位奉愛者，一位信徒。你將會從悲傷中被解放出來。不只是你，一切眾生都要被解放，也都會被解放。」

幾天後，巴巴給大約 30 位男孩舉行 brahmacharya（成為一位求道、修梵行的學生）啟蒙儀式。祂發現其中 16 位男孩尚未做過穿耳洞儀式，於是空手變出金質耳環線，剛好夠用，親自為這些新生穿耳洞。接著祂發給每位男孩一件儀式用的僧袍，和一個銅鉢。婆羅門祭司從多個城市陪著孩子們的家長來了。巴巴對這些祭司說，原本簡單的吠陀祭祀儀式，隨著時間過去，被添油加醋。巴巴要他們拋棄這些不必要的作秀，去除吠陀這件衣服上多餘的社交和節慶式的花邊，遵守祂制定的一套較為簡單的程序。祭司們欣然同意，很高興巴巴來人間，將米糠從稻穀分離出來。祭司們建議，在儀式進行時，讓那些孩子的母親站在其後方，巴巴說：「我會當他們的母親。這些孩子中有幾個已經沒有母親了，要是他們看到其他男孩的母親站在他們身旁，他們會難過得掉淚。我不想看到這些孩子在儀式中接受『摧毀悲傷』的賅雅曲神咒時流淚。所以還是不要讓那些母親站在孩子們身邊好了。」照說當這些被啟蒙的孩子開始他的學生生涯，並對他母親說：

「媽，請布施」時，母親要在銅鉢裡放進第一把米；可是巴巴說：「我會當他們的母親，我要給他們滿手的禮物」。多有福氣呀！

啟蒙儀式之後，緊接著就是希瓦之夜，當天，兩顆靈伽，一顆黃金靈伽，一顆水晶靈伽，在巴巴肚子裡形成，然後從祂嘴裏吐出，自 1940 年代以來都是如此慣例。巴巴解釋，靈伽是一個「符號」，代表「個體」沒入「整體」，與之合一，心念（連同其所有的煩惱、渴望、成就）溶入明心見性的意識中。智者了悟到：心念和其編織出來的幻象都包攝在靈伽裡，在無始無終的「存在—覺知—極樂」大海中。

希瓦之夜後，巴巴前往拉賈蒙德里（Rajahmundry），這片肥沃的哥達瓦里河三角洲，安德拉邦的文化之都，主持一個為期三天的靈性講道節慶。附近各鄉村都對巴巴此行充滿期待，盼望祂也順道造訪該地，但是巴巴宣佈：「其他各地的拜訪延期，不過大家都可以在拉賈蒙德里的聚會上得到達瞻」。於是，當巴巴的車還在沿著東岸 Grand Trunk 路，朝哥達瓦里鎮行駛時，成千上萬的人已經從各地趕赴該處——坐汽車或公共汽車、火車和船、騎腳踏車或搭人力三輪車、以及牛車。只見火車噴著煙滿載乘客進站，空空如也的離去，因為所有人都急著要抵達此地，沒有人要過站或離城。那些見證過拉賈蒙德里拜河節（River Festival Pushkaram）人潮盛況的老人，信誓旦旦的說，該項紀錄已被粉碎。

29 日巴巴對市民演講，地點在鎮裡最大的廣場，群眾把場地都擠爆了，巴巴自己也說，這場面令人想起 Viswavidya swarupa（上帝示現為「億萬眾生」的形象）。巴巴不得不把地點改到一處郊區，那兒地方空曠，祂可以在一棟平房屋頂上居高臨下對廣大群眾演講。巴巴在當地的第四天是羅摩生日，羅摩是阿梵達，全印度，從北方的喜馬拉雅山谷到最南邊的科摩林角，都膜拜羅摩，視之為達摩（Dharma）的化身。這天晚上，全印度都充滿燃香的芬芳，廟鈴的叮噠聲不絕於耳。當晚巴巴坐在寬闊的河道中央一片沙洲上，當年羅摩遊歷南方時，一定在這裏坐過。這是歷史性的一刻，是人類歷史的轉捩點，因為巴巴在這個時刻宣佈祂的計劃，要將吠陀正法弘揚至全印度和全世界。

巴巴告訴我們，吾人所有的行動，必須充滿虔誠奉愛的情懷，這樣才能得到般若智慧。祂曾經指出，吠陀分為三部，第一部是「事部」，是講有關行動（祭祀儀式、儀軌）方面的，是內容最長的一部；第二部較短，是講如何拜神、親近神（upasana）；第三部更短，由那些奧義書組成，講般若智慧，是「吠檀多」（Vedanta）——吠陀的大成、完結篇。祂把這三部比做「未熟的果實」、「正在成熟的果實」、「熟了的果實」。正

在成熟的果實，變甜所需的時間，遠短於未熟的幼果長成正在成熟的果實所需的時間。這些都是最終的甜美滋味的準備階段，那種甜美滋味就是般若智慧。

巴巴的看法與吠陀金言一致：唯有般若智慧才能使人了脫生死，行動瑜伽和虔誠奉愛是求道者必經的修行次第。唯有般若智慧能讓人照見宇宙萬物的一體性，照見心物合一、時空合一、最遙遠的星星與陽光下閃爍的微塵一體。

巴巴在商羯羅誕辰那天講到這個萬物的一體性(Oneness)，這個「不二」(Adwaita, non-duality)。商羯羅就是提倡這個吠檀多不二論的代表人物。巴巴說：「這個解釋能滿足理智最複雜的要求，並且調和科學上所有的發現。『不二』是充份意識到『太一』在一切萬有之中。『眾多』只是你自己因為知識不完全，而想像出來的東西。當你覺悟到這一點時，你就成為唯一的主人，所有恐懼都消失，你不再奴役於這個有多重面貌的娑婆世界。」

5月10日，巴巴在懷特菲爾德區(Whitefield)為 Rao Insulating 公司的工廠舉行開幕儀式，祂對員工演講，並給予他們祝福、勸告和建議。祂告訴他們，他們每一位都是生產鏈上的一個環節，其中一個人如果怠惰、懈怠、疏忽或是缺乏效率，會抵銷所有其他人的技術、警醒、效率和熱忱。要能容忍別人的觀點，能意識到別人的困難；要顧慮到別人的需要，視之為和自己的需要一樣重要。祂說祂知道有幾位英國技術員與他們合作，所以祂可以恭喜他們有這些誠摯而富於愛心的外國朋友。

這個問題往往被渲染為勞工問題，巴巴指出其癥結所在，祂認為這是一個人類獲得平靜和快樂的問題。在斯里賽勒姆(Srisailam)，看到數以千計的水泥匠、切石匠、機械師在克里希那河上築水壩，祂給他們忠告，那是工頭、領導們可以牢記在心的：「不要隨隨便便的做這件工作，這是一件神聖的工作，它將會為數十萬男女老少提供好幾個世紀的食物和快樂。真的，各位的人生活得值得。你辛辛苦苦抑制這條難以駕馭的大河，你也得辛苦的抑制自己的妄心才行。那些七情六欲的激性情感，如洶湧的洪水，危及你家中的和平和快樂，要築壩控制它，導引它流入有用的田裡。你因為怕得病而遵守那些健康守則，同樣的，你也要遵守那些控制心念的守則，讓自己有內在平靜。每天早晚各花個幾分鐘，靜靜在你家的神壇前與神共處，觀想神時時刻刻都臨在，與你常相左右，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依賴祂；那是祂的一場戲，你只是一個角色，一個演員。」

從懷特菲爾德，巴巴前往邁索爾和藍山，再從那裡前往 Tinnevely、Mukkudal、馬杜賴 (Madurai)、和科代卡納爾丘陵，並及時返回百善地尼樂園慶祝上師節。在那次上師節前發生的神奇事蹟，值得另外開闢一章來寫，要用金字來大書特書。

5. 這個「希瓦—夏克緹」

當年 Bhavani 女神給了希瓦吉國王 (Shivaji) 一把劍，任命他去拯救「永恆之法」 (Sanathana Dharma)，以免它亡於敵對勢力手中。先前有提到，巴巴宣稱自己是 Bhavani，祂說：「這個希瓦—夏克緹如今在做同樣的事，我把勇氣之劍放到這些吠陀學者手中，任命他們去遵照永恆之法的命令，和全人類分享他們的智慧和快樂。」

當時在場聽到「希瓦—夏克緹」這個字眼的群眾，記憶會飛回 1963 年 7 月 6 日早上 7 點左右發生於百善地尼樂園內殿的事件。那是奇蹟中的奇蹟，是一次地震級事件，它擴張了信心的邊界，加深了虔誠的熱情。所以筆者要詳加敘述一番。

整件事要從 6 月 28 日晚上說起，當晚巴巴要筆者宣佈，接下來一整個星期祂都不接見信徒。沒有人知道是怎麼回事，因為當天沒有發生什麼不尋常的事。6 月 29 日星期六早上 6：30，巴巴從南邊走廊進入祂一樓的房間時，說祂「感到一陣眩暈」，然後就忽然跌倒在地。筆者當時在祂身邊，但是雖然我用手扶住祂，卻只能稍稍減弱摔倒的衝擊力。

就在祂跌倒之際，祂的左手緊握拳，左腳僵直，腳趾緊繃。顯然祂大慈大悲，承接了某人的中風，這中風原本註定會讓某位聖者級的人物癱瘓甚或要他的命。筆者見過祂承接傷寒、胃痛、耳朵出血、腮腺炎、甚至中風，遂與羅加·瑞迪 (Raja Reddy) 兩人在一旁等候祂回來，問問祂那人的名字和所在地，以印證我們的臆測。只見巴巴面部痙攣，嘴歪向左側……舌頭外伸，左眼似乎失去視力。我們在一旁竊竊議論祂延後面談這件事——一整個星期！巴巴似乎預知那天早上有人需要祂去救。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一小時一小時過去，我們的焦慮濃化為恐懼，房間裡瀰漫著一股憂愁，漸漸散佈至整個尼樂園。B. G. Krishnamurti 醫生說，巴巴陷入昏迷，出現中風症狀。只見巴巴牙關緊閉，心跳在 84 ~ 100 之間。往常在沙迪亞賽醫院，醫生治療病人，倚賴巴巴加持過的聖灰，更甚於藥物，現在看到巴巴被疾病侵襲，只能祈求祂治癒自己了。

這時有人擔心巴巴的病是真的，遂坐汽車趕去 106 英哩外的邦加羅爾，三更半夜請來了邁索爾州衛生服務部的助理主任 Prasannasimha Rao 醫生。讓這位醫生自己來敘述當時他看到的情況，筆者引述他寫的信：「那天是 6 月 29 日下午，我被緊急召喚

至布達巴地的師利．沙迪亞．賽巴巴跟前。在姐夫 Sri Kesav Vittal 陪同下，我火速趕去，目睹一幕發生於布達巴地承受極度痛苦的景象。我們於半夜抵達聖地。我急著想知道詳細情況，但祂的旨意是要我按耐住自己，等候至隔日早晨。翌晨，我被帶到聖殿一樓，看到師利．沙迪亞．賽巴巴的身體像一個病人那樣平躺在那裡，呈現昏迷狀態，呼吸有時會發出嘶嘶聲，左半身、上下肢都呈現伸直而僵硬繃緊狀態，面部有顯著的痙攣，有時是在右側。頭有時會猛然甩到一側或另一側，伴隨著痛苦的呻吟和聽不懂的囁語，這是語言功能受損的結果；總而言之，是醫學術語一類的。

經過一番對症狀和病史的分析，我不得不推斷，這種半昏迷狀態以及祂身體的姿勢，只有可能是由於顱內佔位性病變，局部症狀主要是在右腦額葉。對一個三十幾歲的病人做這種症狀的鑑別診斷，排除那些不太可能的情况，讓我確定，是『結核性腦膜炎』，可能有一個結核瘤，無聲無息的在那裡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治療方法是採取強力抗結核措施，輔之以靜脈注射等對症治療法，以維持電解質平衡和營養。腰部穿刺診斷有立即的必要性，以便進行專業病情評估。我試圖給巴巴注射葡萄糖水，卻被巴巴以身體的姿勢和移動給完全阻止，祂的旨意令我徹底困惑而不知所措。我於星期天晚上返回邦加羅爾，對於能否再次得到祂的達瞻，心中不抱任何希望。」

巴巴一直處在「失去知覺狀態」，只有在醫生打算給祂注射時有顯現一絲微弱的知覺，推開醫生的手。祂的身體大量出汗，卻只能靠強迫扳開祂的上下顎來餵祂幾湯匙的水。祂看起來精疲力竭，而且還不時會有 Krishnamurti 醫生稱之為「心絞痛」的突發性劇痛，源自於胸骨，然後主要擴散至左肩和左臂。只見巴巴痛苦地呻吟，住在尼樂園的居民墊著腳尖站在窗下，聽到呻吟聲，都哭了。我們只能偶爾扳開祂咬合得緊緊的牙齒，給祂幾滴葡萄糖水或檸檬汁，以減輕祂的疲憊。

巴巴於星期一那天加重了悲劇氛圍，祂召喚一些道場居民至祂床前，口齒不清的說了些話，並用些姿勢來示意，讓他們明白，分派給他們的任務，要永遠懷著熱情去執行。祂的嘴巴歪斜，舌頭左伸，聲音模糊不清。捕捉並解釋那些話，直讓人心如刀割。祂警告我們，不得嚇著其他信徒，「對他們要和顏悅色，說話要溫和親切」，祂似乎這樣說，「給他們些聖灰，請他們回家，改天再來。」

祂拒絕接受醫療和照護，生氣地撥開上面滴了幾滴 coramine 的湯匙。祂堅持要去浴室，雖然那得抬著或拉著祂經過兩道門檻。每次冒險去浴室一趟，脈搏都上升到危險的地步。我們和醫生只能束手無策地祈禱。

中風癱瘓這件事不能對外宣佈，於是道場內外流傳著各種謠言，來解釋這股不吉祥的憂鬱氣氛。其中最扯的說法是巴巴被人用巫術降頭；其他人則臆測，祂已經進入三摩地；另外一些人則猜想祂在禁語並且不從事行動。也許那些布達巴地村民的解釋反而比較有水平，因為他們聽說過當年祂在龍崗曾經因為陽神出體去營救信徒而「陷入昏迷」。他們說，巴巴即將要進入祂的人生史新的一章了，就像當年在龍崗發生的事一樣。

星期二到了，巴巴似乎有恢復一點知覺，次數較多，時間也較長。祂提到那位醫生，說：「他只能來達瞻然後離去，這種情況下是不宜打針的。這情況一共會持續五天，明天會比較不那麼痛苦。這三天來我發作了兩次心臟病，你們一定有聽到我的呻吟聲。換成別人，肯定活不了」，祂比出手勢並微笑。

尼樂園醫院的主任 B. Sitharamaya 被一封電報給召喚來，於星期二晚間來到巴巴床前。整個星期二夜晚充滿了憂懼氣氛，巴巴的呻吟讓我們肝腸寸斷。

星期三的黎明陰暗又憂鬱，上午九點左右，精疲力盡的巴巴出現瀕臨死亡的跡象，祂艱難地呼吸著，痛苦地打嗝。祂的「父母」哀慟難抑，「兄弟姊妹」悲傷不已。我們雖然信心根深柢固，相信巴巴是神，卻像個驚惶失措的寶寶一樣蹣跚地嚎啕大哭。我們無法決定，在這個糟糕的時刻，是否該屈就一下，做出褻瀆的事，從阿南塔普或邦加羅爾請一位醫生到百善地尼樂園來，那樣做對嗎？情有可原嗎？是否急需？請醫生來有用嗎？對我們這些老弱的肩膀，這是多麼沉重的負擔。我們聚在芒果樹下，衡量利弊得失，眼淚直流。

就在那時，傳來喜訊，巴巴恢復知覺，也不再猛打嗝了。兩小時後又傳來噩耗，祂的呼吸惡化，祂抓著、翻滾著，祂的手腳變得冰冷。我們一邊啜泣一邊向祂祈禱，卻沒有看到絲毫令人鼓舞的跡象。醫師們坐在地上，靠著牆，雙手支撐著沉重的頭。整整四個小時，巴巴就這樣以瀕死的痛苦炙烤我們。然後，祂睜開眼睛……瞧瞧四周，笑了。

大約一個小時後，祂招手叫我們過去，告訴我們那四個小時之間發生的事情，祂的字彙效率差得可憐，並用癱瘓的右手比手勢來輔助說明。我們想，祂是在說：「心念是

朵千瓣蓮花，每一瓣都將其導向外，進入這個客體世界的某個面。在蓮花的中心，是『我』之火焰，這火焰永遠是不穩定的，一會兒偏向這一瓣，一會兒又偏向另一瓣，但若能運用意志力來保持它筆直向上而穩定，則這個『我』就不受身體發生的事所影響。」有人當場引述一段吠陀經文：「位於藍雲中央，閃亮如電，中央有火舌。」巴巴點頭認可。「在那四小時中，我保持那火焰筆直向上，我離開身體，我從上往下看自己的身體，對其漠不關心，不受其影響。」（在 1886 年時，舍地賽巴巴就為了這世界而決定「將生命元氣帶到高處」，救自己脫離病危）。

晚上七點左右，巴巴以手勢示意：「今晚你們統統都要睡在這裡」，這預示會有危機。有人斗膽問道：「今晚心臟病會發作嗎？」巴巴回答「是的」。那晚是我們（共十五位凡夫）一生中最漫長、最黑暗、最恐怖的一夜，心臟病真的發作了，我們聽到祂的呻吟，祈求巴巴舒緩那種痛楚，保證讓我們看到勝利。

星期四，第六天，鬆口氣的日子，終於來到，因為祂告訴過我們，「會不再那樣劇痛難忍」，心臟病也會「停止發作」。太陽從祁特拉瓦底河對岸的山丘升起。巴巴宣佈，那種疼痛和胸部的燒灼感已經沒有了。做完宣佈後，祂的第一道命令是：「現在就給所有信徒安排達瞻，他們絕望得心都碎了」。我們請求祂兩天後，星期六的上師節時，再給達瞻，當天會有印度各地數以千計的人來到尼樂園禮敬他們的上師，我們希望祂能多恢復一點，以便能承受達瞻的那種繃緊狀態。

巴巴要我到聖殿裡宣佈，會在上師節那天給所有人達瞻。我得在星期四早上九點鐘巴讚結束後做此宣佈。巴巴斥責我，說我只簡短地做個宣佈就離開了，也不提一下祂的病情。祂堅持要我對那些信徒精確的形容祂的身體狀況，讓他們不至因為到時看到祂的樣子而震驚。於是我以泰盧古語對他們宣佈祂的腿、手、眼睛、舌頭、和臉的狀況，但是看到那一張張的臉，因為首度聽到糟糕的真相，而露出悲痛之色，我哭了出來。我還得用英文、坎那達語、泰米爾語、馬拉雅拉姆語（Malayalam）重複說一遍，但只能邊講邊啜泣。

當夜，巴巴又傳來一點好消息：「腦部血塊溶解了」。我們祈求祂發出意志，讓自己恢復正常——祂是我們悲痛憂愁時的庇護，所以當那悲痛是由祂自己演的戲造成時，我們只知那樣祈禱。

星期五一整天，甚至星期六早上，我們試圖說服祂放棄原定在聖殿樓下給予達瞻的計劃，有人請求祂容許我們對信眾宣佈：祂會讓自己在九夜節之前健康起來，還有一百天。另外一個人斗膽請求祂應該在克里希那誕辰之前完全治好自己，那是四十天之後。巴巴似乎很討厭這些提議，一個勁地搖頭。

聖殿擠得滿滿的，從來沒有這麼多人過，布達巴地鄰近許多村落的居民，聽說巴巴生平首度「被擊倒」，紛紛來了，尼樂園四周寬廣的空間擠滿了人。巴巴被小心翼翼地扶下圓梯(共 18 階)到樓下，Palladam 鎮的政府醫院的少校醫師 M. Bhanu 寫道：「我看到巴巴在三位信徒攙扶下走下階梯，祂的左腿被其中一位信徒抬過門階。祂的頭部和臉部繞了一條頭巾，以紮住那頭歪掉的頭髮，並遮住痙攣的面部肌肉，不讓眾信徒看到。祂以典型的半身不遂姿勢，呈半圓弧形拖曳著癱瘓的左腿，腳趾刮過地面。看到巴巴這種狀況，連最勇敢的人都放聲大哭」。哭聲來得又突然又大聲，使得我們遭到許多人憤怒的責罵，他們推斷這下完結了；他們咒罵我們不該逞能故作勇敢，讓地球上最寶貴的生命陷於危險，「你們為什麼要帶祂下樓？」他們怒喊。

巴巴被放在銀椅上，用枕頭將祂身體撐起來，祂一坐定，就在祂胸前放一只枕頭，由羅加·瑞迪提起祂癱瘓的左手放在枕頭上。看到這一幕，每個人都倒抽一口氣。巴巴示意要我過去，我上前跪在祂身邊，以便聽清楚祂要跟我講什麼。祂講完後，我就我聽到的複誦一遍，以確認沒有聽錯，然後對自在場大約 5000 位悲傷的群眾宣佈：「巴巴說：『不要悲傷！這不是我的病，是我承接下來的一場病。我永遠不會生病，不會，永遠不會。不要沮喪，你沮喪會讓我痛心。』」接著祂示意要我對信眾說一段話，並表示，我講完後祂會跟著講。許多人覺得祂已經操勞過度，擔心祂若再以受損的身體冒險演講會有什麼不測的後果。

於是我呼籲在場每個人向巴巴（祂坐在銀椅上，被用枕頭撐著）——祂是我們唯一的庇護——祈禱，請祂治好自己——至少在下個新月來到之前……因為「今天的滿月被這種難以承受的悲傷給遮住了，讓下一個新月成為一個滿月吧，對我們所有人，對全世界。」

巴巴示意要人把麥克風移近祂的嘴唇。慢慢地，祂對著麥克風說話，聲音細微，發音腫脹而只能發出半個音節："Vinupisthundaa?"，我們雖然已經學會如何去解碼那些濃軟、麻痺無力的口音，但還是無法了解祂想說什麼。祂重複了兩次，然後有人捕捉到了祂的意思，並對著麥克風重述一遍。巴巴是在問他們：「能聽到我說話嗎？」這又引起全場一陣難過：聲音是聽到了，卻讓人心如撕裂般，太模糊不清了。顯然巴巴試著這

麼講話讓祂太累了，祂示意要人倒杯水來給祂喝，於是 Krishnappa 用一只銀杯倒了些水，由羅加．瑞迪拿著湊近祂嘴巴。祂伸出癱瘓的右手，試圖拿住……祂的指頭滑了進去，浸到水裡……祂吸允了幾滴水……祂用右手手指灑了一點水在癱瘓的左手上（左手是放在胸前枕頭上）……祂微弱無力的甩動手指，在左腿上灑了幾滴水。祂用右手揉搓左手，然後用「雙手」揉搓左腿，祂站起身來，枕頭掉落在地。我們可以聽到祂的聖音在呼喚我們，就像往常一樣：「各位愛的化身！」祂開始祂的上師節講道！！哇！哇！我們的巴巴，健壯如昔，神清氣爽，神聖莊嚴…宛若置身凌霄寶殿……

在場群眾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當他們終於明白過來，巴巴就站在他們面前說話，他們高興得手舞足蹈，高喊著「捷」（勝利），喜極而泣。一些人感激得狂喜，歇斯底里的笑著，在衝進來的群眾中瘋狂的跑來跑去。

哇！那是奇蹟中的奇蹟，一瞬間把我們從哀愁的深淵拋上極樂的七重天。少校醫官 Bhanu 寫道：「醫生的醫生在頃刻之間治好了自己，讓我驚駭不已」。

「各位愛的化身！」巴巴銀鈴般的聲音喚醒大家的注意力：「沒有什麼庇護可依止的人，神是他的庇護。所以我得接下那位孤苦無依的信徒將要遭受的病苦，否則他活不了，我接下了他的四次心臟病發作，否則他無法安然度過。我的達摩（職責，義務）是照顧信徒，我必須救他。當然，這不是我首次接下信徒的病，前世我在舍地時，就有這個責任了。這是我的神蹟遊戲，我的天性，是我來人間的任務之一：護佑善人」。當年祂是舍地賽巴巴時不是宣佈過嗎：「大海或許會回絕河流，但我不會棄我的信徒於不顧」。

祂滔滔不絕地講了超過一個小時，那種口才、慈悲、幽默、愛，一如往昔。然後，祂稍微提高音量，說：「這些年來，我一直保守著一個關於我的秘密，現在時候到了，我可以趁這個神聖的日子對各位透露了。我是希瓦—夏克緹，」祂宣稱：「降生在 Bharadwaja 宗族，那是 Bharadwaja 從希瓦—夏克緹那裡得到的恩惠。希瓦自己誕生在這位聖者的宗族裡，是為舍地賽巴巴；現在希瓦和夏克緹共同降生在這個宗族，是為我本人；將來夏克緹會單獨降生為第三位賽，還是在這個宗族，在邁索爾邦。」

「這個病必須由夏克緹（希瓦的配偶）來承受，因為當年 Bharadwaja 來到他們的家，凱拉斯峰，並在那裡苦苦等候整整八天，她卻未予注意，惹得她的主希瓦為此事發脾氣。Bharadwaja 因為在冰天雪地裡苦等八天未受注意，而中風癱瘓，希瓦灑以療癒

聖水治好了他。今天各位看到這個夏克緹 (左半身) 的病被希瓦 (右半身) 以同樣的方法治好。這些事情超越人類知識範圍，所以我隱瞞了那麼久，但是現在那麼多人都知道夏克緹病發，希瓦將它治好，所以時候到了，該讓各位知道這件事了。那位被我把病接過來而獲救的信徒，只是『近因』，『遠因』是賜恩和報應，」巴巴如是宣稱。[譯者按：讀者可參考《Sathya Sai Speaks》巴巴於 1963-07-06 上師節當日的講道全文]

揭露這段秘辛後，巴巴唱了幾首歌，要大眾跟唱。當祂開始以雙倍快的節奏唱那首著名的快節奏曲：“Hara Hara Siva Siva Subahmanyam, Siva Siva Hara Hara Subramanyam, Siva sara vana bhava Subramanyam, Guru sara vana bhava Subramanyam”時，Bhanu 醫生衝進來……但是讓他自己來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忘了自己是義工，負責在聖殿外面控制群眾的人流；我衝進來，想跪在祂跟前，請求祂不要繼續唱那首歌，因為我擔心，如果祂的舌頭才剛回復正常，就要特技表演，可能會失去功能並再度復發。可是就在門口，我止步了。想起自己親眼看到的奇蹟，想起那頃刻之間恢復的甜美聲音，我噤聲不語。我是誰啊？夠資格阻止神？我控制住自己，停留在外面。」

巴巴登階梯上一樓，動作敏捷一如往昔。祂從樓上走廊對信眾宣佈，明天 6:30A.M. 對祂做合十禮時，祂會給每一個人觸摸祂的腳的機會。當晚祂吃的是平常的食物。這晚沒有人睡覺。目睹奇蹟，讓大家狂喜得睡不著。啊！在一瞬間巴巴把自己還給了這個世界，那份喜悅讓每雙眼睛都保持清醒。次日晚上祂也對信眾開示。祂憐憫那些喜歡聽壞消息並急著想到處散播的人，祂宣稱：「從今起，任何事、任何人都無法停止或阻擋或延後這個阿梵達來人間要做的事。之前一位阿梵達 (克里希那) 只舉起一座 Govardhan 山；這個阿梵達會舉起許多山脈。這條恒河會浩浩蕩蕩的流，滋養所有宗教和種族的根。

幾星期後，巴巴談到這個偉大的神蹟，說：「拯救一位真正的信徒是我的達摩 (職責所在)，是我的本性。有人問我，我為了拯救一個人，而陷數千人於悲傷中，這樣做是否正確？這種數字計算不適用於神的恩典。我按照我的達摩行動，我不管它會如何影響你或他。當年羅摩服從祂父親的願望；雖然全阿幽德亞城的人都以淚洗面，但祂並沒有停下來。祂的父親為實現諾言，答應祂的三娘邪惡的欲望，將祂放逐；祂的弟弟，雖然會因而受益，卻力勸祂留下。但是祂沒有轉頭返回。我承接的這個病，必須按照其本性執行它自己的達摩。我容許它這樣表現其行徑，因為那樣你們才能看到並啜飲那種殊勝。當年在布林達梵，克里希那其實大可揮走帝釋天要降下的雨，但祂卻允許雨神執行其達摩，然後利用這個機會讓那些牧童和牧女一睹祂的榮耀。祂以小拇指舉起

Govardhan 山，防止她們被傾盆大雨淋到。祂遵守祂的達摩——援助祂的信徒。現在也是像當年一樣，目的在於宣示神性。」

「你還要計入另一項好處，雖然你也許沒有意識到。我知道這八天期間的「病」讓你對我的虔誠奉愛深化到什麼程度。若非因為這個事件，即使你苦修多年，也無法像那樣的一心專注冥想著我。」——祂知道，那些人得知巴巴生病，天天都在祈禱、苦行苦修、懺悔。他們祈禱巴巴能從病床上起身，榮耀更加燦爛；他們祈求祂寬恕他們犯的錯，那些過錯可能有損祂的威嚴；他們並祈求能代祂受苦。

巴巴的達瞻能將我們內在低賤的金屬轉化為黃金；聆聽祂的話語是一種靈性充電；閱讀祂的著作是給你的心智餵食有益的營養品並清除我執的渣滓。這條天上的恒河能淨化跳進其中的人，並給予其生命與養份。

6. 時時臨在

1964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天，巴巴在溫卡塔吉里鎮，祂因為要在安德拉邦的 Chittoor 和 Nellore 縣講道，行程密集，所以提早幾天抵達該處。可是巴巴不受時空限制，就在當天早上八點左右，「巴巴出現在我家，讓我吃了一驚」Manjeri 市初級專科學校的校長 U Ram Mohan Rao 說。Manjeri 位於喀拉拉邦境內，在西岸 calicut 南方 28 英哩處，與溫卡塔吉里鎮直線距離超過 600 英哩！可是距離只是巴巴玩的一場遊戲，讓我們這些可憐的凡人彼此分開。

我們來聽聽 Ram Mohan Rao 如何描述巴巴這次造訪：「我和內人在家中，與女兒在一起，女傭來告訴我們，外面來了一位托鉢僧，我們走出去看是誰，卻驚訝地看到師利．沙迪亞．賽巴巴！Hari Om, shanti shanti shanti；我們向祂頂禮，帶祂到辦公室，但是沿途祂看到我們供神的房間，裡面有懸掛祂的照片和其他幾張神聖的相片，祂說寧可坐在祈禱室裡。祂說那天祂已經來過了，對我的女兒 Sailaja 的虔誠奉愛非常滿意。祂要我傳話給信徒們，問他們是否有空可以參加巴讚和講道。」Mohan Rao 的堂弟 Ramesh Rao 說：「他傳話給鄰居，大家立刻就過來了。祂與其他信徒唱了三首巴讚：「Nandamukunda Sayinatha”，“O Bhagavan”，“Jayaram Jayaram”。巴讚後，祂以泰盧古語和我交談，以坎那達語和我的妻子交談，並以泰米爾語和馬拉雅拉姆語（Malayalam）的混合方言和其他人交談。祂變出一條貝殼項鍊送給我們，並親自將其掛在祂自己的相片上。祂告訴我說，我父親決定要於 2 月 25 日，星期四（『我的日子』，祂補充道），在邦加羅爾做一次蛇神祭祀，但祂說不用做了，因為祂已經做過消災解厄了，不必再做祭祀來為褻瀆冒犯神明而贖罪了。」

「祂吃了一點點心，然後告訴周圍的人說，大家都會焦急的在 Kalahasti 等候祂，所以祂告辭我們，並要我們不要送祂。祂走出大門，幾秒鐘後就消失不見。這次意料之外的達瞻讓我們高興不已，這個『一眨眼就消失不見』的神蹟也讓我們大吃一驚。」

這還不是全部的故事，信中還有下面幾段：「12 月 24 日，星期四，是假日，因為女兒 Sailaja 在邦加羅爾，我們覺得很寂寞，於是在下午出門去拜訪朋友，於 6：30P.M. 回到家，驚訝的發現家中燈火通明，我太太問我是不是忘了關燈。我先檢查大門是否有鎖上，發現它沒有被動過，然後再檢查其他門有沒有從裡面栓上，都栓上了。然後我們來到大門，打開鎖，走進屋內。每件東西都好好的，所有燈都是打開的，我們看到巴巴坐在祈禱室！我們上前頂禮祂，祂以坎那達語問我們害不害怕！我們回答說，我們非常

幸運，感到很快樂！巴巴說，祂來訪是因為我們感到寂寞，並說：『我們來唱幾首巴讚。要是 Sailaja 在家的話，她一定會想唱的』，祂唱了幾首巴讚，稍後祂吃了些東西，我們在一起討論一些一般的話題，然後巴巴就寢，結束一天。

第二天一大早，巴巴洗了個澡，和我們一起喝咖啡，然後對我們開示，講虔誠和大自然的基本真理。忽然間，我們看到祂手上多了一串金剛菩提子 (Rudraksha) 念珠，祂將其戴在我的脖子上並給我祝福，要我在做 Sandhya 儀式時戴上，做完那些儀式後就將其掛在巴巴相片上。我們一起用早餐，祈禱室特別用花圈和鮮花點綴了一番。巴讚開始。就在這時，信徒們得知巴巴來了，也都過來參加巴讚。巴巴以泰米爾語和 Malayam 方言講解虔誠。祂並給予每個人令人垂涎的私下面談機會。

中午十二點，巴巴在吉祥火典 (Mangalarathi) 儀式中親自揮舞火焰，並分發 Prasadam(供過神的食物) 給所有人。我準備了四分之一公斤的椰棗，夠一百個人用！我們和巴巴一起吃中餐。祂休息了幾個小時，然後我們於 4：30P.M. 喝『下午茶』。然後祂告訴我們，在 Kalahasti 有許多信徒正在殷切地等待祂。我們頂禮祂，祂再次祝福我們。祂於 5：00P.M. 走出大門上路，然後突然消失不見。多麼精彩的神蹟啊！我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要不是另有獨立的消息來源證實，筆者也難以相信！巴巴曾經給過住在遙遠之處陷入困境中的人達瞻，但是就我們所知，祂從不曾這麼具體的待這麼久過，這實在是太不符合科學了！筆者於是寫了一封信給兩位朋友，喀拉拉邦的 P.K. Panikkar 和 P.A. Menon，信中列出 84 個問題，要他們在 Manjeri 幫我找答案。他們去 Ram Mohan Rao 家裡，然後寄給我一份更完全的報告，信裡所有大寫的 'I' 都改成小寫的 'i' (「我」——>小我！)，所有 't' 都加上一橫！

Ram Mohan Rao 和他太太告訴他們，12 月 13 日那天巴巴穿的是黃色道袍；祂打赤腳走進來，進入祈禱室，說：「我該進入我自己的地方。」我的兩位朋友看到那張巴巴相片上掛著那串金剛菩提子念珠，才沒幾天，那上面已經生出一層厚厚的聖灰。說也奇怪，照片裡巴巴的臉部沒有冒出聖灰，但是臉部外緣「不斷冒出聖灰，並被恭敬的收集起來，分發給別人，那是神恩產生的禮物！」

「Rao 和他太太皈依舍地賽巴巴多年，沒去過百善地尼樂園，但七年前有弄來一張沙迪亞賽巴巴的畫相，與其他相片併掛在祈禱室裡。當巴巴坐在那張相片正下方，背靠

著牆時，他們發現那張畫相與真人一樣！那是他們第一次見到祂；之前他們曾經從一位朋友那裡借得《真善美》這本書來讀。他們以為巴巴只是偶然來到 Calicut 或附近某個鎮，並決定來拜訪，以賜福他們。

Rao 太太受到巴巴滿溢的愛鼓勵，向巴巴列出她的一堆悲傷，巴巴對她說：『悲傷和痛苦人皆有之，難道妳不知道，這副色身的兩位姐姐都成了寡婦？』 Sailaja 向巴巴要一本巴讚歌本，巴巴說：『Palghat Menon 買了 400 本 Malayalam 語的巴讚歌本送去百善地尼樂園，我給妳一本』，說著，祂掌心朝下，揮了兩揮，書就出現在祂手掌下方！祂以手指抓住，將它給了這位女孩；我們有看到這本歌本！是同一本，藍色平裝封面！Sailaja 對巴巴深具信心，因為一年前巴巴回應她對著那張相片的祈求，治好了她腳上的濕疹。

巴巴要 Rao 去找些人來參加巴讚，Rao 沒有走太遠，因為他不想錯過巴巴的陪伴太久。他帶來房東，是一位老先生，名叫 Thalayur Moosad，和他的五歲女兒；他帶來 Madhavan Nair 先生的遺孀和他的妹妹，Madhavan Nair 是知名的 Malayalam 語報紙〈Mathrubhoomi〉的發行人。巴巴問 Moosad：『你的腿部是什麼毛病？』Moosad 把病的經過講了一遍並祈求巴巴賜藥，巴巴告訴他：『你目前做的治療就足夠了。』Rao 太太給他巴巴相片上冒出的聖粉，他發現非常有效。Madhavan Nair 的遺孀告訴巴巴她有糖尿病，說：『我從我的田裡得到一袋又一袋的米，可是我卻一粒都不能吃。』巴巴以 Malayalam 語回答：『這是妳的業障』，祂叫 Rao 去拿一只空杯來，巴巴將其放在手中，杯內就注滿了粉紅色的液體，巴巴將杯子給她，說：『一天喝三次，喝三天，然後妳就可以隨便吃多少米都沒關係』。

Rao 的堂弟 Ramesh Rao 寫道：「在場有一位喜好冷嘲熱諷的傢伙，巴巴知道，祂逗趣的要 Ram Mohan Rao 拿把剪刀來，要那人從祂頭上剪下一根頭髮！那人試了半天還是不行，於是祂要人拿一把較大的剪刀，結果那人還是失敗。他垂著頭，一語不發的走了。」Ramesh 在這件事發生後馬上就去 Manjeri 拜訪。

巴巴共唱了四首巴讚，分別是“O Bhagavan”，“Pahi Pahi Gajanana”，“Siva Siva Siva”，“Om kara Priya Sai Ram”，並要大家跟著祂唱。

我的兩位朋友報告說：「我們看到那串小海螺念珠，那是在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可以找到的品種，每一個貝殼不比胡椒種子大，貝殼是白色的，有棕色斑點，共有 108

顆，是巴巴變給他們的。我們看到這串念珠時，珠子上面已經生滿了聖灰。我們還檢視了那串金剛菩提子念珠。巴巴告訴他們，他應該把這串念珠掛在相片上，直到他能用金線將它們串起來為止。巴巴又變出一個橘子大小的飲杯，是鐘用青銅(bell metal)材質，有個杯嘴，將其給了 Sailaja。祂還變出一塊鑲有金邊的深紅色絲布，送給這個女孩，並要 Rao 為她縫製一件短外衣。他又變出聖灰和嫫嫫粉，是要給“Calicut”(是指他住在 Calicut 的堂弟 U. N. Ramesh Rao)。巴巴於 13 日 11A.M. 離開，說：『我在 Kalahasti 有一個節目，不能爽約。』他們當時還不知道，Kalahasti 離 Venkatagiri 只有大約 20 英哩。巴巴決定告辭，讓他們十分遺憾，也忘了問 Kalahasti 在哪裡。祂說：『不用送我了。』祂關上身後的大門，然後就消失不見了！

第二次拜訪是在一個星期四。Rao 太太看到屋裡的燈全都是打開的，不敢接近房子。Rao 打開門鎖進入屋內，看到巴巴在神堂，背靠著牆坐著。巴巴用泰米爾語問他：『看到我，你害怕嗎？我是來參加你們的巴讚，』祂讓他放心。Rao 從市場買了些乾椰棗，他把盤子交給巴巴，讓祂來分給大家，他覺得只有祂能讓棗子夠分給所有在場的人。巴巴進入廚房，看到他們準備的甜米布丁，表示反對，祂『不怎麼享受那道甜食』，說：『這份量夠六個人吃』！之前他們只煮了兩人份的晚餐，但吃完晚餐後，還留下三人份的食物。次日早上，Rao 和他太太把那些食物當聖餐吃了。就寢前，巴巴把神堂裡的一張祂的相片移到臥房，懸掛在釘子上，說：『讓它掛在這裡』。現在那張相片也在冒出大量的聖粉。

Rao 透過門縫偷偷看巴巴是否睡的很沉，卻看到祂大部份時間都是坐著，『陷入沉思，像似在幻想』。

次日一早，巴巴洗了個澡並吃早餐。Rao 太太開始做『節慶大餐』，祂注意到她的熱情，警告她說，祂會什麼都不吃就告辭，祂堅持只要吃她家平日做的家常菜。祂對他們講當年商羯羅年輕時被 Poorna(Brahma)河裡的鱷魚(幻象)咬住，並為『出離世間』所救。祂提到舍地賽巴巴，以及 Subramanya(Murugan)神。講到 Subramanya 時，祂變出一個金質薄片，並用指甲在薄片上畫了一個乘坐孔雀的 Subramanya，將其捲起，要她穿戴在脖子上，過些日子要做一個小金筒將神像放在裡面。祂詼諧的說：『抱歉！我沒有金子！』

這可能是關於世尊．師利．沙迪亞．賽巴巴最戲劇化、最詳細、最可靠的「分身」神蹟的故事敘述了。

巴巴會出現在信徒夢中，給予安慰、建議、減輕痛苦、指導；祂經常說，唯有當祂發出意願時，當事人才有可能夢見祂！祂曾經在一位保險公司處長的夢中通知他，他急著尋找的那份文件並沒有被銷毀——每個人都說它已被郵局銷毀，郵局只保存六個月。他去郵局，提到他做的夢，並從巴巴在夢中指示的地點得回那份文件，還沒被銷毀！祂在一位在 Tumkur 的學校老師的夢中將她喚醒，告訴她去搭乘下一班到邦加羅爾的火車，以便從從某人那裡得回她遺失的珠寶，那人正要於 8:30A.M. 啟程去孟買！

筆者曾聽到祂說：「可憐的傢伙！在他離開時，他向我祈禱，希望最起碼能在夢裡得到我的達瞻！我一定要給他這個機會」，或是「告訴你的兒子，下星期四我會出現在他夢中」！祂曾經要筆者去問一些人：「昨夜你不是有夢見巴巴嗎？」果然，他們都夢見巴巴給他們達瞻和祝福，難忘的經驗。巴巴曾經在某人的夢中給他啟蒙、點化；祂曾經在夢裡教人新的巴讚歌曲，並在百善地尼樂園要他們當場獻唱；祂會在夢中傳達信息並給予勸告或建議；祂能在夢中為人動手術，給疔癰或眼睛、耳朵、舌頭開刀，病人夢見祂在用手術刀開刀，而夢是真實的。帶著病痛上床睡覺，醒來後快樂的發現病痛全消！我們聽聽卡納塔克邦 Bijapur 縣 Chadchan 鎮的 V. D. Kulkarni 醫生的親身經驗，他於 1961 年 2 月 11 日寫道：「一位穆斯林婦女（60 歲），名叫 Badooma Kasim，左右兩肺都患了肺炎，上月住進我的診所。第四天，我檢驗所有病人，發現他們都復原得不錯，於是於 8P.M. 左右回家。到了半夜，她的兒子卻火速趕來找我，我趕去診所，發現她的心跳在減弱，於是我給她口服和注射可拉明（Coramine），在她床邊等候了一個小時，發現沒有效果。她的兒子絕望的哭了起來。我於 1A.M. 回到家，洗了個澡，去神堂對世尊師利沙迪亞賽巴巴的『相片』做 puja（拜神），唸誦巴巴的 108 名號，並祈禱：『我盡了一切努力都沒有效果，我沒有別的辦法了，只能把一切交託給您了。成敗是您的成敗；讓她度過這一關，責任在您。』然後我靜靜地上床睡覺，但睡不著。太陽還沒升起，我就趕去診所，看到她坐在床上，我問她：『昨晚發生了什麼事？有人來嗎？』她說：『是的！有個頭上有一堆頭髮的人坐到我枕頭旁邊，將他的雙手放在我的耳朵下，輕柔地撫摸我的臉，於是我就可以坐起身來了。』我把隨身攜帶的一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小照片拿給她看，她說：『對！就是他。』「這位婦女多幸運啊！經祂這麼一觸摸，得到了一條新生命，」 Kulkarni 醫生寫道。

這樣的例子很多：巴巴出現，塗抹聖粉在睡著了的或失去意識的病人額頭上，醒來後還看得到那個小點。有時巴巴出現是為了傳達訊息，75 歲的 Abhedananda 上師寫道：「12 月 28 日凌晨，約 4 點左右，我還躺在床上，為了自己的一些事而煩惱，忽然

間我的頭被打了一下，力道很強但還能承受。我起身打開燈，驚訝的看到一個閃亮的博伽梵拉瑪那．馬哈希的形體變成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一個別出現了一陣子，然後合為一體，成為一道耀眼的光柱，只持續了幾秒鐘。我感覺同時看到了自己的兩位恩師顯靈！就在這種快樂的狀態中，我聽到一個聲音（當時那是陌生的聲音，但後來確認是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的聲音），它以泰盧古語對我說：『不要心煩意亂；不要靜坐冥想！只要觀照你的心念就好，那樣就會讓它消失。觀！並知道那觀者是純粹的『覺知』（pure awareness），抽象而絕對的覺知是真我——『真如——覺知——極樂 Sat-chit-ananda』。汝即彼（Tat Twam Asi）——你就是它。這是一種獨一無二的平靜，沒有別的狀態下會有這種平靜。這就是你熱切追求的。要堅定，極樂乃汝之本來面目；你的直覺知道是如此。我打你一下是為了透露這個秘密：『觀照』！』從那一刻起，我開始遵照這個指示。博伽梵巴巴是『活生生的臨在』，祂經常用泰盧古語說：『我與你常相左右，在你眼前，在你背後，在你身旁，在你家』。」

巴巴寫信給查爾斯．佩恩（Charles Penn）：「要知道，我永遠與你同在，在促使你，在引領你。我也知道你有意識到這點。要活在我的時時臨在中。」查爾斯．佩恩在靜坐時接收到巴巴的教導，「我的老師對我說，『每次抬起手，都為祂而抬』，我寫信給巴巴並謝謝祂給我上的這一課。巴巴在回信裡解釋祂那句話的意思，祂寫道：『如果你抬起手來幫助、來服務、來安慰、來鼓勵另一個人，你就是在為了神而抬起它，因為在每一個人內部都有神。要用你所有的才華來服務別人，那是服務自己的最好方式』。」

查爾斯．佩恩住洛杉磯，是美國民間航空巡邏隊的隊長，這是一個志願性的組織，隸屬於美國空軍，目的在於對那些「因故緊急迫降」的飛機駕駛提供快速救援。在空搜失聯的飛機時，查爾斯看到巴巴坐在他身邊，知道巴巴在指引他，他聽到祂說：「潘！你不用向外看！我來幫你看」，這使他相信，他只是巴巴手中的一件工具，他說：「這番話讓我飛行於山區的冰雹風暴中而無畏。汽油濺在飛機擋風玻璃上，但我看到祂坐在我身旁，神情泰然自若，於是我降落，匆匆修復飛機，又飛上天空。」

巴巴不是告訴過我們，「距離」擋不住祂？任何人只要有信心和愛，祂就時時與他們同在並照顧他們。住紐約的希爾妲．查爾頓（Hilda Charlton）寫道：「遠在 10,000 英哩之外的此地，有一個從未見過巴巴的人被祂治癒，並感覺祂一直在她身邊！」沒有巴巴不認識的人，祂在每個人內部。瑪麗．辛普森（Mary Simpson）由於肺部血塊和氣管阻塞與腫脹，接受了兩次手術，都不成功，在她出院回家時，醫生告訴她女兒：「我很抱歉，妳媽媽出院時的情況比住進醫院時還差。」但她很幸運的聽說有巴巴這個人，

並得來一張巴巴的相片和一些聖粉。當她祈禱時，巴巴出現在她面前，讓她頓時生氣蓬勃，充滿健康幸福之感。幾天之內，醫生說：「我難以相信；病情這樣改善，是個奇蹟。」

每當巴巴發出願力，或是我們的意願接觸到祂的意願，大自然的定律就被超越了；這時唯一能預測的，就是那不可預測的結果。在西孟加拉邦 Kharagpur 鎮，一個三歲小男孩被從一輛軍車上仍到 20 呎遠處；小男孩渾身是血，被送去 K.G. 醫院。當他意識恢復過來後，他告訴醫生：「醫生，不要擔心！賽巴巴把我抬起來，用手抱著我！」小男孩沒有骨折，沒有受傷，第三天就出院了。

印度斯坦航空工業有限公司邦加羅爾總部一位官員，因為嚴重血栓性靜脈炎，帶有肺部栓塞，並且可能有肺結核，而住進醫院，他的情況嚴重到氧氣管都拔除了，家屬在窗外走廊上等著。他看到巴巴站在床邊，聽到祂說：「不要怕，你會被治好的，並成為一個新的人。」從那一刻起，他的病況開始改善。維多利亞醫院的醫師都感到驚奇！後來他在百善地尼樂園被巴巴叫進去，對他說：「你來了，重生了」！

巴巴絲袍的沙沙聲、祂的頭髮平滑而柔軟的觸感、輕盈優雅的腳步、銀鈴般的聲音、眼睛閃現的電光、祂臨在時會出現的那種神聖異香——許多人經歷過這類徵兆，顯示巴巴來了，來治療並鼓舞他們。

祂的話，沒有一句是無意義的。加爾各答的 Some Dutt Khera 夫人在馬德拉斯懇求巴巴光臨她家，巴巴連說三聲："Achcha Achcha Achcha" (好！好！好！)。結果巴巴三次出現在她家，她清楚的看到祂的身形，讓她驚喜不已，巴巴實現了祂的諾言。Malavalli 鎮的衛生稽查員 Sri Raghavan 來請求巴巴治好他太太的慢性骨質軟化症和恥骨碎裂，巴巴說：「不要絕望；讓她經年累月打石膏，超過你所能負擔。我會治好她，tak tak tak，就像那樣」，祂以兩根手指打響指，打出那種聲音，讓他明白祂的意思。四個月後，一個深夜，巴巴出現在她面前，要她起身。她拜倒在祂腳前；祂撫摸她的背部，說了許多安慰的話。她聽見自己體內發出爆裂聲："tak tak tak"！她可以站起來走路了；她回到了正常、健康的她！

孟買的 J. P. Maroo 寫道：「上師節那天，大約是 5：30A.M.，師利·博伽梵·巴巴出現在 Iyengar 先生家（在 Sion），並給他媽媽達瞻，約有三分鐘之久，令她法喜充滿，她請求博伽梵多待一會兒，讓她可以叫醒孩子們，但是博伽梵沒有同意。祂在屋內走動，並在神堂裡變出一點點混合著番紅花的米，放在一個玻璃盤內，然後祂就消失了。」

有的時候，巴巴會以一些徵兆來顯示祂的臨在。在馬德拉斯 Chaganlal 區的「和平小屋」賽巴巴中心，有一回在眾信徒唱巴讚時，祂把放置在椅子前的墊腳凳推進椅子底下，來顯示祂的臨在，而當時祂人在拉賈蒙德里。通常信徒會模仿百善地尼樂園的做法，在自己家中神壇前或在聚會中心放置一張聖椅「供巴巴坐」，椅前並放置一張小凳供祂墊腳，象徵祂的臨在。當時在場唱巴讚的信徒看到小凳滑入椅子下，就好像是祂將小凳推進去似的，表示巴讚該結束了！平常祂這樣做，是表示祂站起身來要給信徒達瞻了。在 Sirsi 鎮，一次數千人的聚會上，那張聖椅上的布清清楚楚的出現了兩個 Om 的梵文符號，而當時祂本人在百善地尼樂園！祂要給那些信眾傳遞一個信息。在 Shimoga 市，一串信徒供奉的由大朵的茉莉花編織而成的小花圈，在眾目睽睽下掉落在地，以表示祂的臨在，而當時祂本人在 200 英里外的邁索爾！在西部港口城市 Jamnagar，祂的肖像，當著在場唱誦巴讚的信眾眼前，忽然出現 Om 的符號。

邦加羅爾的 Sri B.S. Kesava Vittal 寫道：「我對巴巴說，祂沒有按照承諾來我家，祂微笑說：『我有！你沒看到那些跡象嗎？』我聽了好高興，因為這表示祂承認，在祂答應來的那天，家中出現的三個腳印（都是右腳），確實是祂的！」

另外一位 M.S. Dixit 先生，巴巴對他說：「一月份我會來你家。」Dixit 有些不相信自己夠格得到那樣的恩典，脫口而出問道：「一月？哪一年？」巴巴把手放在 Dixit 手中，對他保證：「下個月，一月中，一定來」。1 月 17 日，Dixit 太太在吃午餐時，聽到巴巴在呼喚：“Dixit, Dixit” 兩次，她跑去大門外，但沒看到任何人，於是回來繼續吃午餐。然後她在一瞬間瞥見巴巴的臉在窺伺她那間房間，她起身走去隔壁房間，但那裡沒有人。她看到地上有七個腳印，從房屋大門直抵神壇，依照左—右—左—右的順序，在神壇邊則是雙腳！每個腳印都是由聖灰形成其輪廓。幾天內，其中一個腳印的聖灰增生累積到兩吋高！一連好幾個月，幾千人來看這個神蹟，知道那是巴巴的旨意。

巴巴就是這樣實現祂的承諾，與我們同在。祂是最可愛的嚮導、最親密的伴侶、最親近的親人、最慈愛的父母、最接近的大師。

7. 受傷的翅膀

沙迪亞賽這條恒河，流入監獄，能使骷髏復活，使乾枯的植物再度長出葉子。陽光能掃除哀愁。那些人真有福氣，上主忘記了他們的邪惡，不給他們定罪。安德拉邦這間監獄，陰森而荒涼，但並沒有遠離神的恩典。由於獄中囚犯祈求，巴巴送信息給他們。我們來聽聽編號 1...1 的受刑人怎樣感謝巴巴：「我們當然是惡人，但是，也許是因為過去世偶爾做了一些零星的功德，如今我們的人生充滿希望，因為我們使自己夠格得到您的恩典！真的，要是這世上有人能被稱為幸運，那我們就是這些人。我們真的為此感到驕傲。您悲憫之流開始流向這些傷害社會並遭受懲罰的惡人，這絕非普通事件。我們祈求您賜予我們達瞻和祝福。您大慈大悲，寫信給我們，說會在布達巴地以達瞻、觸摸、交談來提昇我們！昔日 Savithri 惡運臨頭，成了寡婦，仙人那拉達 (Narada) 祝福她：『願妳能與丈夫長相廝守』，於是她得以從閻王手中救回她的丈夫。如今，從 Kalpagiri 的死刑被豁免這件事，我們也獲悉，您的話會實現，它絕對不會失敗。」

這封信中提到的 Kalpagiri 讓我們想起一個真實故事，值得以金字大書特書。Kalpagiri 犯下謀殺罪並成功逃脫當地警察的跟蹤，潛逃至喜瑪拉雅山地區，來到那些修行人居住的地方，他穿起橘紅色的僧袍，在一間又一間道院掛單，試圖用唸誦神名來掩蓋良心的叫聲。四年來，他就這樣自我逃避，遁入這片壯麗而寂靜的森林中。他遇見許多聖者、修行人、僧人，卻老是懷疑：這些人是否也多半只是無明、邪惡或驕傲包裹在僧袍裡？他讀了很多典籍，討論虔誠瑜伽、智慧瑜伽、行動瑜伽對了脫生死的作用，並且精通了一元哲學的辯證。他心想，現在回去重遊故地，應該沒有風險了，於是他擴大朝聖範圍至印度最南端的 Simhachalam, Thirupathi, Kanchi, Rameswaram 等地，從那裡再去馬杜賴, Srirangam, Chamundi Hills, Melkote，然後.....抵達邦加羅爾，聽說有布達巴地這個地方，他聽人說，過去二十年來，這裡形成了一個新的舍地。於是他登上往 Guntakal 鎮的火車，在潘努崕達 (Penukonda) 下車，搭巴士到了百善地尼樂園。

巴巴召喚這位出家人進去面談，祂無所不知，沒有一件事瞞得了祂，靠時間、空間、或人為技巧都沒有用。祂責罵他逃跑，不敢面對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這種計謀永遠不會得逞。當年舍地賽巴巴曾經告訴過那位知名的信徒 Shama：「欠債、敵意、仇恨、謀殺都必須償還，逃不掉的」。所以巴巴對他說：「為什麼要將你遲早要受之苦拖延到來生，以償還對方的慘死？」祂告訴他，那件僧袍不該成為欠債者。祂去祂樓上的房間，拿了白色的衣服下來，要他脫掉僧袍穿上，並命令他去他居住的當地警察局自首。祂給了他車錢，又給他四包珍貴的聖粉，並向他保證：「去認罪，並高高興興的接受他們最

終會給你的懲罰，你不會被吊死的，我說話算話。你的頸子應該掛一串念珠，等你服完刑回來，我會親自給你掛上。」

Kalpagiri 從面談室出來，像蛻了一層皮的蛇，眼睛閃閃發光，聲音充滿活力，步履輕盈，完全不像早上時那樣。他心想，巴巴一定就是上主，他決心服從祂的命令，拯救自己，而不自暴自棄，陷入報復和輪迴的羅網中。

那晚在擁擠的火車上，他看到一個人手放在腹部，痛苦地扭曲著身體，他不得不割愛一包聖粉給那人；他發現那人不再痛了，沉睡過去，心知自己對巴巴的估計正確，於是，他向警方自首。法官判他死刑，但印度總統將他減刑為無期徒刑。在總統應請願考慮大赦的那幾週期間，Kalpagiri 告訴他的獄友 Chengappa 和其他人，說他在布達巴地見到了上主的化身，祂向他擔保，會顯現大慈大悲給他看，然後，等他服完刑，恢復自由身，不再受到將人刺死的反作用，再去見祂時，祂會親自給他一串念珠。巴巴的話成真，請願有了好結果。

其他受刑人自然向他打聽祂的姓名和地址，渴望知道祂的殊勝事蹟、智慧和慈悲，他們以自己一套單純而不世故的風格寫信給巴巴，請求祂降福並索取祂的相片和書籍。

百善地尼樂園寄來包裹，裡面附有巴巴的信，安慰他們，鼓勵他們。從編號 1..... 的受刑人寫的信可以看出受刑人們的高興和興奮。巴巴繼續來信，監獄成了虔誠者的天堂。以下是受刑人們寫給巴巴的信中片段：「我們在聽人一章一章的誦讀《真善美》，裡面所提的事蹟之殊勝，讓我們心悅誠服」。「書中那幾張相片擄獲了我的心」。「我放置了一張相片在面前；每天膜拜，不妨礙到我其他被分配到的差事」。「我現在一身是病，我在巴讚房裡裝飾您的相片，盡我的能力，不讓任何其他人來做這件事」。「從小我就喜歡唱宗教頌歌和拜神，如今這種傾向再次出現，我現在把所有空閒時間都用來參加集體唱誦和拜神」。「我現在按照吩咐唸誦您的名號，聆聽您的故事，並一起唱巴讚」。巴巴繼續不斷的寫信回覆這些人。

編號 4..... 的受刑人寫道：「每一封百善地尼樂園寄來的信都是一份祝福；真的，就好像巴巴本人在我等面前與我們對話一樣」。受刑人 V..... 寫道：「我已經一大把年紀，我的幾個兒子和我的女婿也在這間監獄。我們有機會分享您仁慈地送來的瓊漿，那種『服刑』的感覺在迅速消失。有了這份心靈糧食，我們的心變得充實又自由，不傾向於其他任何欲望。我們還需要什麼？我們有您的殊勝故事供閒暇之餘閱讀；我們供奉您

的照片來做祭拜。可是，主啊，我們的心卻渴求更多，寬恕我們這些可憐人吧」。受刑人 R.....寫道：「我渴望一定要讓自己的外在感官和內在官能，以及心念，都來服事神。所以，我試著把每一刻都獻給上主，無論是坐或走，在看或在聽。這雙手為何要讓它們閒著？我在書寫羅摩的名號，打算寫一千萬遍。每天我都以香、燈火、祈禱來拜神，這是我每日例行工作。最近您的聖名被種植在這間監獄裏，很快便發芽，現在已經長得高大茂盛，開滿了花，結實纍纍。我也在其樹蔭下享受那種涼爽。內心的法喜難以言喻。日前您寄來的信讓我和其他所有人受寵若驚，讓我們想起四個世紀前的聖者預言家 Viswaravirat Veerabrahmendra Swami。」

乾淨的鏡子能清楚地反映，懺悔能平息各種激性情感，許多受刑人心中對神的虔誠，有如開始萌芽的爬藤，其觸鬚如今有巴巴可以緊緊纏繞。S. N.....對他的同黨提起巴巴，他在海德拉巴看到並聽人說起祂，「從那天起，我就在心中供奉並膜拜您的形像。」他寫道。很快的他就成為提供豐富的情報和激勵的中心。在巴巴造訪 Guntur 市附近的 Repalle 鎮，主持一個舍地賽巴巴大理石雕像的安奉典禮之後，有一個目睹此典禮的人，正好因為接受審訊而被收押在當地監獄好幾個月。他對獄中受刑人描述當時的景象，數十萬民眾的熱情，巴巴當著大眾面前揮手變出舍地賽巴巴的金質雕像，他還告訴那些受刑人一堆巴巴的殊勝事蹟和溫暖的故事。那些獄友們覺得，是巴巴安排了這位 Repalle 的農夫來他們的監獄，讓祂的信徒能多知道一點祂的事蹟。

當年舍地巴巴告訴祂的知名信徒，《賽所行傳》的作者，黑瑪德潘 (Hemadpant) : 「瞧瞧那棵在開花的芒果樹，要是所有的花都結出果實，那會是多麼豐盛的收穫！可是它們全部都有結出果實嗎？沒有。多數都掉落在地而凋謝，或是在果實尚幼小或尚未成熟時就掉落了。這就是來到這裡的人發生的情況。」唯有祂的恩典能救我們免於掉落，我們必須祈求祂降恩，並以我們的善德和堅定修行來贏得神恩。不過，沙迪亞賽巴巴扮演一個更具鼓勵性的角色，祂說：「當太陽升起，照射大地時，湖中的蓮花花苞，不是朵朵都會盛開，只有那些已經準備好了的才會綻放，其他的得等待時機成熟。但是所有蓮花都遲早會綻放，那是它們必然的命運，不需要絕望。」

思考這些話的涵義，我們就能了解，為何有些受刑人又漸漸失去興趣，滿足於和巴巴時有時無的通信往來。不過，自從 Kalpagiri 讓巴巴在監獄裏聲名大噪，一些受刑人緊抱巴巴的腳，其中有一位，名叫 Chengappa，值得一提，他的故事宛如山上的洪流，經過許多陡峭的瀑布，最後沖抵平原，流入大海。他的信中透露出對明心見性強烈的渴望，「我和我太太起了一點小小的意見爭執，於是我決定，她不該繼續活在地球上，我

決心也結束自己的生命。我在自己舌頭上放了毒藥，趁她熟睡時將她刺死，並吞下毒藥。女人死了；但是閻王拒絕接受我。我只感到舌頭如火燒，體內沒發生什麼別的狀況。我覺得自己必須快快死去，於是我用那把刀，上面還滴著她的血，剖開自己的肚子，倒在地上。恢復意識時，已身在醫院，是警察把我送來的。醫生為我縫合可怖的肚子傷口。後來，當我被囚禁在拉賈蒙德里監獄時，他們得再度打開我的肚子；過了幾年後，又再次打開我的肚子，修復之前手術造成的傷害。歷經這些大難而不死，實在是奇蹟。我猜想，神在保護我的命，也許祂對我的未來有一番好的規劃，那時我能為祂和祂挑選的人做些事。所以，我獻上自己的身心靈給神，從此以後我都感到無比快樂，因為我時時刻刻都意識到自己活在神恩中。那些神性的人成了我的親屬，那些聖者成了我最親近的伴侶。對以前那些親屬，我完全失去興趣。得到了您，巴巴，上主降世，我夫復何求？我把您寄來的相片供奉在我靜坐座位的前方，當我眼睛睜開時，我看到您，當我閉上眼睛時，我唸誦您的名號。這是我每日的拜神功課。我現在修煉的是：意識到永遠與您同在，在您之內。神是我的，我是神的……這就是渴望，這能給我無限法喜。」他很高興醫生要他吃生的綠色蔬菜和泡水發芽的豆類，因為那是薩埵性(Sathwic)的食物，有助於修行人靜坐不受一些激性(rajasic)妄念干擾。

巴巴寫信給 Chengappa，對他這般發心修行予以鼓勵，Chengappa 回信道：「我將您的信放在眼睛上，將信壓在我心房上，那種快樂，簡直就像當年哈弩曼將羅摩那枚刻有小印章的戒指交到希妲手上時，她的那種快樂。那天是星期四，禁語日，我不能對我的獄友們傳達我的快樂。我在〈永恆戰車御者〉季刊上讀到，您建議在星期四禁語。我就自己讀您的信。啊！我多麼幸運！」

其他受刑人也受到了這種神性煉金術影響，從他們的書信可以看得出來。一位 70 歲的受刑人寫道：「就像聖者 Ramdas 一樣，我在監獄裡靜坐，冥想羅摩，自從入獄以來一直如此。每十年，我可以回家省親一次，探望我的舊識、母親、兄弟、其他親人。我母親生我養我，做出偉大犧牲讓我成為一個男子，我卻只有以讓她傷心為回報，我害得自己無法在她年老時侍奉她。心中一股渴望，驅策我來皈依您，當您的僕人，一直到死為止」。受刑人 8...7 寫道：「我們三兄弟因為犯罪而入獄。我們在盡最大努力讓自己到處遊蕩的妄心專注於您的蓮足。這些不幸的傢伙何時能幸運地得到布達巴地之主的達瞻？」

受刑人 8...8 寫道：「自從聽說您的聖名，閱讀您的殊勝故事之後，我們心中時時刻刻都記得您的名號，這片甜蜜的藥片成了我們的伴侶。您寫給受刑人的信我們都恭敬

拜讀，許多人將之銘記在心，能背誦如流。您的信被傳閱，一群群的獄友迫不及待的享受、吸收裡面的信息。信紙因為大家搶著要讀而被弄皺、撕開，但我們把撕開的紙黏接起來，並將其裱框，放在神堂供所有人閱讀。」受刑人寫信向巴巴索取書籍和巴讚歌本，索取筆記本來書寫羅摩名號幾十萬遍。

有時他們提到自己的母親或孩子，擔心他們陷入悲痛與憂愁之中。遇到這種情況，巴巴有時會寄錢至信中提到的地址，若地址無誤，收件人還健在，祂會郵寄衣服和其他禮物，並附上安慰和鼓勵的信。

筆者再以一封信來結束這段煉金術的故事。寫這封信的人有幸結識這些受到巴巴啟發的修行人，他寫道：「我是尼泊爾人。您也許知道，尼泊爾是個非常敬畏神的國家，因為您去過喜瑪拉雅山。我現在因為過去的行為和犯下的罪惡而在服刑，但我不認為這是禍，我確信這是為了我好。您曾經給我的一位獄友寫過一封信，裡面說：『連有蓮花肚臍的造物主（毗濕努）都被形容為受過苦』，所以我這點可憐有什麼大不了的？自從幾個月前，獄中就有人在持念您的名號，閱讀您的故事。浸淫在這條虔誠之川中，我的心念也溶解了。幾天前您寄來的信，對我造成的影響，深過其他許多人。那封信讀起來感覺像是寫給我的，是針對我的問題而寫的。有誰能說得準，您的恩典何時會降臨？您已進駐我心中，我稱您為寓居我心的寶。」

Hazaribagh 和 Gaya 監獄也有一些受刑人以巴巴為護佑者和皈依，這主要是受到獄中一些說泰盧古語的受刑人影響。我們之中有些人，只要獄門一關上，就把裡面的罪犯拋諸腦後，他們會驚訝的發現，巴巴卻在牢房裡面，安慰那淌血的心、懺悔的意念、警醒的良知、無辜的受苦者、知錯能改的孩子。大多數的罪行，都是出於狂烈的情感，都是因為一時的仇恨使人盲目、一時的瞋怒使人失去理智、一時之貪念、因無明而滋生的惡意。

法律也經常是頭驢，就像人們說的：它的制定，鮮少考慮到人在遭受不公不義的迎面打擊時，那種悲憤和恨；鮮少考慮到人活在骯髒疾病、喝酒賭博、破碎的家庭這些環境下，情感受到的扭曲。巴巴要我們糾正電影對心念的腐敗影響，祂經常說，文藝作家和藝術家，像是音樂家和戲劇家，有責任為下一代製作乾淨的娛樂和有益的激勵。如今，人們重視聰明而非善德，學校不教學生經典，大人們恬不知恥的在做生意時欺騙，在糧食裡摻雜東西，政治報復，巴巴說這些都助長犯罪。

就像母親會特別對任性的孩子多灌注一些愛，巴巴會仁慈對待悔過自新的罪犯，祂一視同仁的愛，如陽光般照射在這些人身上。祂總是強調，罪犯要承認自己的犯下的罪行，並欣然承受後果，決心不再犯同樣的錯。事實上，祂勸那些人不要請求原諒，要勇敢的面對後果，承受苦果，並培養堅忍剛毅的精神。懺悔足以彌補所造的罪業，所以，用服刑這段期間來懺悔，淨化自己，這是祂的勸告。

筆者記得一位來自北方邦的人，受僱於一個合作社，因為盜用公款而面臨法律訴訟，但他逃跑了。巴巴勸他回來接受自己的罪，但答應他，如果他誠心懺悔，祂會減輕他要受的懲罰。這人鼓不起勇氣回到他的地方，但是巴巴堅持要他自首，於是他帶著巴巴的祝福離開，前赴自我改善之任務。

讓廉價金屬成為黃金，讓人重生，是巴巴最喜歡做的工作。無論祂在哪裡，不論祂談些什麼，基本上都是為了這個目的。舉個例子，我們來看看祂在懷特菲爾德的布林達梵道場的日子，祂每年都會在那兒待上幾個星期。

美國的希爾妲·查爾頓 (Hilda Charlton) 這般描述她對此煉金術的親身經驗：「空氣中充滿了一種寧靜，一種無法形容的 Shanti，當巴巴唱一首歌或講那些千古的智慧時，祂的聲音不但沒有減少那種寧靜，反而使它更容易被察覺到。我於早上四點起床，走過長長的樹園，抵達路的盡頭那棵覆蓋廣闊的樹下，一種清涼的寂靜帶來一道喜悅的洪流。明亮的月光照亮了樹園，一棵棵宏偉的樅樹和碩大的無花果樹，一整排無憂樹，鳳凰木火紅的花朵，白色的梔子花樹叢，與天空對比，紛紛呈現出黑色的影像。水池中央的克里希那雕像令我渴望聽到祂的笛子的美妙音樂，感覺那音樂隨時有可能從它嘴唇吹出。面對這種神的榮耀從四面八方向我招手，我不由自主地雙掌合十禮敬。」

「昨天的講道，巴巴說，禪坐最佳的時段是『梵天時段』 (Brahma muhurtam，凌晨三點到六點這段時間)。在這些樹下的開放空間靜坐是一種靈性饗宴，那會令我們的記憶回到過去的時代，那時我們靜坐在恆河河邊、在喜瑪拉雅山谷。巴巴告訴我們，最好能養成習慣，每天在同樣地點、同樣時間，靜坐一段同樣長的時間，最起碼直到你有足夠的進步為止。巴巴還說，內在冥想只是因素之一，目標必須是：讓每一刻都充滿祂甜美的名號，從每一次呼吸中得到法喜極樂。這種『吐納』必須成為你靈魂的一部份，那時你才算開始真正在活出人生。今天是 1965 年 1 月第一天，我記得巴巴告誡過我們，不要賦予太多的意義給任何一個特別的日子，祂說過，每天都是 Guru-vaar (星期四)，不是只有星期四才是；每一秒都是一個新的開始，都要當成一個機會來慶祝。元旦訂在

哪一天，只是一個習俗，是人的心念自己在限制而製造出來的，把神的無限分割成一個個微小的片段。不過我看到許多人帶著芬芳的花圈進入聖殿，神壇上堆起了好大一堆白色、粉紅色、橘色、紫紅色的花。」

「這天，一開始，巴巴就憑空變出甜點分給大家，說：『這些甜點會給我們的人生帶來快樂』。祂又揮手變出一張相片給 B.先生，然後轉頭開玩笑的問一旁的 B.太太：『忌妒嗎？』祂拿回那張相片，放在右掌上，很快的拍了一下手，只見祂手上瞬間出現六張相同的相片，給坐在祂面前的我們每人一張。」

「在隨後的談話中，祂從地上撿起一張紙，將它揉成一團，給 B.先生，B.先生發現，在他的手掌上，不是一團紙，而是一塊調味的甜點，似乎是他最喜歡的那一種。巴巴用同樣的方式，又揉了一個紙球給 B.太太，紙球一接觸到她的手掌，就變成可吃的甜點！」

「這些祂所謂的『小小驚喜』，在那次 Om 的神蹟達到高潮。一位馬德拉斯的信徒帶著她的珠寶來請巴巴加持。她叫珠寶匠把珠寶做成 Om 字母的形狀。她把珠寶呈在巴巴面前，請祂觸摸來加持。巴巴瞧著珠寶哈哈笑，開玩笑說它比較像猴子尾巴，顯然祂並不喜歡那位藝術家的工藝品。祂問這位信徒，能否修正這個 Om，或是她選擇要一個新的珠寶，上面有祂的肖像。她當然選擇要新的。於是巴巴將這個 Om 珠寶握在拳頭裡，用嘴吹它。當祂打開手掌時，我們驚見那個 Om 珠寶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精美的金質盒式項鍊墜，上面有一個巴巴的彩色肖像，周圍鑲有鑽石，還附有一串珍珠墜子。巴巴將珠寶放進她手中，說：『這是廿三年來不停的祈禱所得到的報酬。』」

「巴巴的神蹟，目的在於激勵、鼓勵、強化信心。巴巴更大的神蹟，當然是讓我們的本性、個性改了，那才是至高無上的奇蹟，遠比變出珠寶更有激勵性和提昇性。舍地賽巴巴說過：『我給你你要的東西，以便有一天你會要我所給的東西。』巴巴似乎也是如此；祂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項行動（而上主的每一項行動都不外乎是神蹟）都有深刻的意義，我們很少能揭開個中意義。」

「我看到個性改變這種奇蹟，非常感人。巴巴宣稱，祂不從外向內來讓人改變，但是祂讓蟄伏在我們內部本然具足——卻不為我們所知——的完美，釋放出來。一位英國女士來到巴巴這裡，她沒有靈修背景，之前沒有閱讀過東方宗教或哲學的書。她在南印度

旅遊，本來只是打算待個三天就繼續旅遊，但是在見到巴巴，目睹祂的榮耀之後，她取消所有預定活動，留在道場整整四個月！」

「這四個月期間，她完全奉獻出自己，拋棄舊習性、好惡。來百善地之前，她從未靜坐冥想過，對瑜伽或印度思想體系也不熟悉。這回她卻給每天廿四小時擬訂了一套修行計劃，並堅持到底，讓我們大吃一驚。她每天清晨四點起床靜坐，不管昨夜睡得好不好。整天她都在閱讀、書寫、靜坐、持名、服務——像是打掃布林達梵或百善地尼樂園。她持之以恆，誠心誠意做這些事，儘管因為氣候和食物改變，她身上長了許多膿瘡和細菌感染，害得她痕癢難耐，往往痛苦不堪，多數夜晚都得保持清醒。然而她卻堅守自己的決定。」

「她的堅定和毅力，以及她對神的愛，終於得到巴巴的獎賞，漸漸的，她的禪坐變得平靜而有成效，她的眼睛散發出一種新的光芒，她的臉龐有一種之前沒有的奇異魅力。她低調、無私的行為，使她——巴巴如是勸人——成為一個中空、無我的人，成為神的笛子，讓神吹出完美的旋律。」

「四個月後，她離開時，整個人煥然一新，意識覺醒了，並且真心想要繼續修行。巴巴保證過，一個人若將自己完全交給神，並且依照指示靜坐，則三個月內必有振奮人心的成果。這種成果當然要靠堅定的信心和持續不斷的修行。」

「她有幸在返國之前目睹一次巴巴的神蹟。因為她馬上就要在英國結婚，所以巴巴答應過會給她一串吉祥項鍊在婚禮上穿戴。一天，當我們一整團人坐在巴巴面前時，祂從身旁一個盒子內取出一片檳榔葉，開始用一只小銀湯匙在上面刻劃一個裝飾性的圖案，那小湯匙是用來在葉子上灑石灰用的。祂一面刻劃，不時伸出手讓我們看那片葉子。看著那圖案一條線一條線逐漸成形，我們都歎賞不已。我們沒想到祂是在給她設計一串結婚項鍊。突然間，祂將完成的圖案放在手上，用嘴吹了三下，只見那片葉子已變成一件珠寶，設計之精美，前所未見。

那件珠寶是黃金的，巴巴對這位女士解釋，這件珠寶象徵她總是會想起修行。每邊都有三顆紅寶石，代表三種屬性（guna），在丈夫和妻子身上這三種屬性必須取得和諧。珠寶頂端有兩顆紅寶石並列，代表丈夫和妻子。珠寶的主體吊著一條完美的珍珠墜子，中央有一朵珍貴石頭做的蓮花，以提醒兩人勿忘百善地尼樂園聖殿前方的蓮花圈。這件珠寶真的是她日夜精進修行的獎賞，那四個月她沒有浪費片刻時間。

巴巴深不可測，不可知，人的心智無法理解祂，我們只能信任祂、相信祂、服從祂。我站在祂面前，滿懷驚奇時，祂說道：『每個人都透過自己的眼鏡去看世界，他們的世界就是他們透過眼鏡所看到的：憂懼的眼鏡、仇恨的眼鏡、羨慕、忌妒、貪婪的眼鏡。我只戴愛的眼鏡，我無法恨，即使想恨也無法恨。仇恨和瞋怒不是我的一部份；我也不可能生病。我也許會發出嘶嘶聲來警告和糾正，但我從不憎恨。我是極樂，只有極樂而已。我是智慧、極樂、平靜，那才是我的本性。』」

巴巴藉由對一個人揭露其內在的賽，來重建他，不論那人是監獄高牆裡面的囚犯，或是由我執築起的欲望高牆裡面的囚犯。祂是解放者，是很關注人的主人，祂接受這個樣子的你，帶領你抵達快樂浩瀚的自由。

希爾妲．查爾頓曾在錫蘭待過幾十年，與當地佛教修行者在一起修行，還在德里向印度上師學習坦特羅法門 (Tantra)。在孟買時她偶然聽說舍地這個地方。在舍地時，她聽說賽巴巴已經轉世。大約三年前她來到百善地尼樂園，在這裡找到她夢寐以求的地方，一個修行保證可以成功的地方。

8. 依舊不可思議

本書第一冊有一章〈同一個巴巴〉，裡面提到許多事實，讓我們相信，舍地賽巴巴和布達巴地的賽巴巴是同一位，是延續。巴巴總是稱自己為「賽巴巴」，「沙迪亞賽巴巴」這個名子只是用來避免和許多信奉「前世身體」的組織起法律和行政糾紛。

有一次，這一世的沙迪亞賽巴巴變出聖灰給舍地賽組織 (Shirdi Samasthan) 的主席，這位負責監管舍地資產和祭拜儀式的主席猶豫著，不願吞下，怕褻瀆了舍地巴巴。巴巴就顯現一個徵兆給他，來說服他兩位巴巴是同一個，當時孟買那間房間，牆上那幅祂的相片，發出一道亮光，頓時驅除了他心中懷疑之闇！

Tidemann Johannessen 來自挪威，當他來到舍地，站在舍地廟前時，一位老人出現在他面前，給他一張沙迪亞賽巴巴的相片和一點 Udi (爐底灰)，要他在三月十三日去孟買見一見現任的阿梵達！那時沒有人知道沙迪亞賽巴巴三月要去孟買的事。後來，三月十三那天，他在孟買與巴巴見面時，巴巴讓他信服，那天在舍地通知他的，不是別人，就是祂。

沙迪亞賽巴巴是賦予每間舍地賽巴巴神堂生命的光輝、威嚴、慈悲。知名的舍地賽巴巴信徒 Kakasaheb Dixit 的姪兒，是舍地巴巴的「圈內」信徒之一 (如果我們可以用「圈內」和「外圍」來取代「堅信」和「信心較弱」的話)，他寫過一首歌，是向舍地巴巴祈禱，渴望至少能「為您看守大門」！這是多年前的事，如今，他是懷特菲爾德區 (Whitefield) 布林達梵道場的大門看守！住在大門附近一間小屋，每當巴巴的車從百善地尼樂園或馬德拉斯或藍山 (Nilgiri) 開來時，他就拿著鑰匙趕來開門。

不論是向舍地巴巴或是向「巴地」巴巴祈禱，都是巴巴在聆聽。Batheja 太太和她女兒在途經邦加羅爾時聽說了巴巴。她們去舍地朝聖後得前往孟買。她們決定去見巴巴。結果那幾天期間她們未能得到巴巴的達瞻，她們必須啟程離開，於是她們在巴巴通過聖殿一樓的走廊時，呼喚祂，請求祂准許她們離開。當時巴巴把筆者叫去，交給筆者幾包「爐底灰」，說：「把這個拿給那對來自孟買的母女，她們正在下面等」。祂又補充道：「她們帶來一件布給我。你告訴她們，可以把布帶回家了，將它剪裁成衣服，當做我送的 Prasad」。筆者傳話給她們，她們聽了大吃一驚！那件布她們小心翼翼放在盒子裏，是買來要去舍地的巴巴祖廟供奉巴巴的！要覆蓋在三摩地塚上。但是既然巴巴

已經接受了，「我們就不要去舍地了，這裡就是舍地。這件供品已經被接受，並還給了我們當做 Prasadam。」她們高興不已。

黑瑪德潘寫的《賽所行傳》，裡面稱呼舍地賽巴巴為「沙迪亞賽」！稱舍地賽巴巴的故事為「Sathya Sai Katha(沙迪亞賽的故事。Sathya：真理，實諦)」，還描述一個「Sathya Sai Vrata(Vrata: 立誓, 發願, 許願)儀式」, 其中的 Sathya, 是 Sathyanarayana (毗濕努的另一名號) 的縮寫——就像這一世的化身所發生的情況一樣！

Bhimaji Patel 的病，因舍地賽的恩典而奇蹟般的痊癒，為此，他做了一次感恩慶祝儀式。因為心中充滿感恩和虔敬，他不做「Sathyanarayana Vrata」，而做了一次「Sathya Sai Vrata」；做完 Vrata 儀式之後，通常會誦讀「Sathyanarayana Katha(毗濕努的故事)」，而他卻誦讀「Sathya Sai Katha」！舍地賽巴巴——Bhimaji 的內在寓居者——一定有在 Bhimaji 心中促使他給這個 Vrata 和 Katha 這樣取名，因為這是未來在巴巴的旨意下將要發生的事——舍地賽巴巴不是一再說過：「知道吾寓居於眾生心中的人，是有福氣的。」事實上，一如黑瑪德潘所宣稱，祂知道過去、現在、未來。

十年前，一位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人寫了一首詠讚舍地賽巴巴的詩，詩中他把舍地賽描寫為"Sathya Sai" (「實諦賽」。Sathya：真理，實諦)。去年他透過本書第一冊獲悉居然有個沙迪亞賽，跟他筆下的名字一樣，這吸引他來到百善地尼樂園。他告訴筆者，將前一位賽巴巴生平最後發生的一件事，拿來與這一位賽巴巴生涯中第一件發生的事對照，證實前後兩位賽巴巴的確是同一位。1918 年 10 月 16 日黎明時，舍地賽巴巴出現在知名的信徒 Das Ganu 面前，說：「那座小清真寺倒塌了，我要從那裡走掉了。我前來通知你，你趕快去那裡，圓我的願望，在我的 Dabari 上面放花」，Dabari 是指祂的三摩地塚。Das Ganu 照做了。當巴巴於 1940 年宣佈自己是舍地賽巴巴轉世，要繼續祂的工作，撫育祂的信徒時，他的父親沛達·溫卡帕·羅箬要他這個兒子：「你拿出證據給我們看看，讓我們相信你就是那位賽巴巴」。巴巴就要人拿些「花」來放在祂手上！——當祂要離開舍地時，祂要 Das Ganu 在祂的三摩地塚上放花！祂把花扔在地上，只見那些花自行移動，排列成「賽」、「巴巴」兩個字。對於能辨讀出聖靈的蹤跡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富有意義的巧合。

1916 年 Vijayadashami (十勝節。Vijaya：勝利。dashami：十) 那天，有人告訴舍地巴巴：「今天是 Seemollanghana 日」，巴巴聽了，就宣佈：「是的，今天也是我的 Seemollanghana 日。」讓每個人都錯愕不已。Seemollanghana 意為「越過邊界」，

從一個王國越界到另一個王國。昔日的國王，在 Ayudha Puja 日（十勝節前一天）祭祀武器，然後集結大軍，給他們配備那些武器，然後越過自己的國界，侵犯鄰國，渴望得到 Vijaya（勝利）。那是在九夜節的 Dashami day（第十天）。

舍地巴巴說：「十勝節那天是我的 Seemollanghana 日」究竟是什麼意思？祂要越過哪一個邊界？前往哪個州？一如祂之前所預言，祂於十勝節那天離開肉身。翌日，祂顯靈於 Das Ganu 面前，告訴他：「我現在要從舍地離去了；那些賣油販和雜貨店大肆取笑我」。所以，祂離開舍地，從一個州越界到另一個州，從馬哈拉施特拉邦到安德拉邦去，那就是祂所謂的 Seemollanghana！

沙迪亞賽巴巴說，他在前世曾告訴 Kakasaheb Dixit，說祂會在八年後現身，而非「現身為一個八歲小孩」。祂於 1926 年再度出現在布達巴地，剛好是那次十勝節之後的第八年。在祂八歲時，祂讓那位罰祂站在椅子上的老師黏在椅子上，無法站起身來，以此顯露自己的神性，往後將會有一番神奇的事業。那是祂（身為一個八歲小孩！）首次戲劇化的宣佈：賽再度降臨世間！

有些人妄自給全能的聖靈設限，說賽巴巴一旦離開了人身的籠子，就不可能再進入——好像統攝聖靈的定律是他們給的一樣！其中一個這樣的人就從馬德拉斯寫信給筆者，也是用這種論據。收到筆者回信後，他完全被說服，支持兩位賽巴巴是同一位這種說法，並提出一個新的論據！他說：「博伽梵歌裡面說，上主宣佈過：瑜伽修行人若是在心念處於低落、多煙的狀態下往生，或是在夜晚往生，或是在從滿月到新月這半個月期間，或是當太陽（在天空劃過的軌跡）向南偏移的那六個月期間（夏至到冬至期間），會往生『月界』。在月界，福報享盡後，他們會回到人間重新投胎做人（博伽梵歌 8：25）。博伽梵歌 8：28 則說：瑜伽行者若於白天，並且在新月到滿月的半個月期間，並且在太陽往北偏移的六個月期間（冬至到夏至期間）往生，則他不會再投胎回到人間。舍地賽巴巴是於太陽南移的那六個月期間離開肉身的，因為祂顯然故意招來這個回到人間的機會。」筆者只能說，很明顯的事情無需再以一些支持性的論據來加以證明。阿梵達，賽的再現，就在這裡，以愛和甜蜜向我們招手，誰都可以去體驗並受益，為何還需要論據？

巴巴，在祂還是一個十四歲的男孩時，決定站出來，宣佈自己是賽巴巴轉世，不再扮演沙迪亞那羅延那·羅箬。祂丟開學校的課本，離開家裏，走去龍崗鎮外的一處樹園。祂的嫂嫂試圖勸祂留下來，祂卻告訴她：「我有工作要做；我的信徒在等我。」什麼工

作？哪些人是信徒？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那件工作是「在舍地所做的工作的延續」；所謂的信徒，是當年在舍地時那些奉愛祂的人以及後來的人。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那時祂才斥責那位不認祂的知名舍地賽巴巴信徒：「你自己所敬拜、冥想的神，你都認不出來，那你做那些敬拜和冥想還有什麼用？」在祂還只有十來歲時，祂就當場證明給祂的兩位老師蘇班納洽和孔達帕看，祂是賽巴巴轉世。祂讓祂母親、父親和其他許多布達巴地的人看到舍地的異象。祂把祂在舍地穿的那件長袍的布片送給譚米羅箸 (Thammiraju Manchiraju) 和其他幾個在龍崗的人。

譚米羅箸是龍崗中學的老師，他在〈永恆戰車御者〉雜誌上寫過很多篇關於那段日子的文章，「自從我女兒過早去逝以來，我太太心情非常低落，所以我的「學生」——沙迪亞，或是該說「巴巴」——經常來我家安慰她。她每星期四晚上會去那位泰盧古語教師 (巴巴的哥哥) 的家見沙迪亞。有一天，當她跪拜於祂足前時，祂扶起她，說：「我會替妳攜帶所有重擔，從今以後要保持快樂」，然後祂揮手變出米來 (就像祂在舍地時變出米給來自 Viramgaon 鎮一位名叫 Megha 的婆羅門一樣)，要她將這些米用那塊橘紅色的布包緊，那塊布是祂之前給我們的當年舍地巴巴穿的長袍上的布。」

「我們每天得走一段路去村裡的那口井取飲用水。有一天我太太召集鄰居的小孩們，要他們和我們五歲的兒子一起玩耍，讓她能去那口井取水，再走回來。她給他們一些糖，說：『去做 Sai Puja (敬拜賽巴巴的儀式)，你們所有人；我很快就回來。供奉這些糖給祂，然後取回當做 Prasadam (供過神的食物)。』孩子們進入神堂，唱誦他們會唱誦的頌歌。他們看到舍地賽巴巴坐在他們面前，吃下一點糖，並給每個人滿滿一把糖。這位老人蒞臨，我兒子興奮得不得了，跑出去找他媽媽，要帶她來，他知道她見到巴巴會很高興。當她走進神堂時，裡面空無一人，她問那些孩子：『祂去哪裡了？』那些天真的孩子回答說：『我們看到祂進入那張相片裡了』。沒幾天，我們就在布達巴地了。巴巴對我說：『我離開妳們去布達巴地，妳心中感到悲傷。但是我可以在這裡而仍舊在那裡。我知道唯有那些孩子說出他們所看到的事，妳才會相信。』」譚米羅箸寫道：「也許有人會問：為何祂選擇舍地那副形體？我問自己這個問題。我也從沙迪亞那裡得到答案：沒有什麼『那個形體』、『這個形體』的，兩者是同一個。」

舍地賽巴巴年青時會熱情的唱歌，並在腳踝上綁著鈴鐺翩翩起舞。沙迪亞小時候會自己快樂地跳著舞，並以跳舞來悅人。祂會熱情地唱誦 kirthan (詠讚神的歌) 和 Namavalis (唱誦神的 108 或 1008 名號)，讓數以萬計的人沉浸於虔誠的狂喜中。當年賽巴巴來到舍地時，身上只穿了一件短衫，腰際圍著一條兜提 (dhoti)。沙迪亞賽

巴巴在布達巴地，多年來也一直穿同樣款式的衣服，直到後來，才像舍地巴巴當年那樣，改穿長袍。後來應信徒請求，祂改穿有色的袍子，以便在數百人包圍祂，以得到達瞻和觸摸祂的腳時，能輕易認出祂來。

沙迪亞賽巴巴說：「你們的快樂是我賴以維生的食物」。當年在舍地，賽巴巴為了讓祂四周的人快樂，而順從信徒為祂安排虛華、壯觀的排場，每隔一天，信徒會載著巴巴從杜瓦拉卡媽邑(Dwarakamayi)小清真寺大陣仗遊行至 Chavadi(祂睡覺的地方)，一群群男女手持各種樂器，如 tal、chiplis、kartal、mridanga (雙面鼓)、khanjira、veena (維納琴)、以及其他各種樂器，走在前頭，後面跟著一長列馬車隊伍；接著是賽巴巴寵愛的那匹馬，Syamakarna，身上覆蓋著漂亮的馬衣；馬後面是一頂轎子，由幾個男人扛，一面口中唱著聖詠，兩邊有許多持火把的人護駕；其他的人，有的拄著手杖、有的手拿銀棍、旗子，還有人肩負著大旗桿，杆頂上雕有金翅大鵬鳥(毗濕努的坐騎)。他們隨著鼓聲和喇叭聲歡樂起舞，口中高喊「捷(Jai，勝利)」，鞭炮聲和五光十色的煙火宣告遊行隊伍就要抵達。巴巴現身於小清真寺的階梯，兩旁各有人手執犛牛尾毛做的拂塵隨駕。村中守衛高喊祂的名號，宣佈祂現身了。信徒將布鋪在路上，讓祂從上面走過。有人給祂撐傘。祂慢慢前行，民眾向祂灑以塗有各種顏色的 gulal 粉末的花朵。」

《賽所行傳》裡面說：「多美的遊行啊，多麼虔誠的表現！那種情景，那種日子，已經一去不返，現在已經看不到了，以後也不會看到了。」

不，巴巴又來了！他容許信徒於十勝節和生日在布達巴地再次安排這種遊行，一直到 1954 年左右。當年在舍地，信徒在巴巴要去 Chavadi 之前，以珠寶為祂裝飾一番，「他們給祂戴上王冠，把珠寶項鍊和花圈戴在祂頸子上(多年前，邦加羅爾的薩卡媽夫人(Smt. Sakamma)帶來許多珠寶掛在巴巴身上。) 短短的遊行過程中，他們不時更換祂的頭飾。」即使在今天，如果祂知道信徒的祈禱是真心誠意的話，也會讓步，允許他們安排在鎮上和村裡遊行(像是在 Shivajinagar、Kalyanapuram、Udumalpet、Coimbatore、Ootacamund 等地)，雖然行頭比以前小了很多。

當年在舍地，巴巴會提到祂的「賬房」、祂的「金庫」、祂的「宮廷」。如今，祂也稱自己為「轉輪聖王」，祂會提到祂的「儲藏室」、祂的「金庫」、祂的「財寶」。當年在舍地，祂說：「這個 Dwarakamayi 是 Dakurnath 的 Dankapuri，是 Vittala 的 Pandhari，是 Ranchod 的 Dwarak[註一]。巴巴宣佈過，現在的 Dwarakamayi (百善地

尼樂園)是「另一個 Mathura、另一個 Badrinath、另一個 Thirupathi」。Dwaraka 這個名字是用來指當年克里希那在一個島上建造的城，這是因為，這個字是指一個城，其城門對四姓階級，以及對四種人——Aartha(陷於悲傷、痛苦、困境中而拼命求神的人)、Artharthi(求財富或世俗之物的人)、Jijnasu(探究真理的人)、Jnani(般若智者)——都是開放的，讓他們都能實現人生四大追求(達摩、財富、欲望、解脫)。上主居住的 Dwaraka、舍地、布達巴地，當然是夠資格用這個名稱的。巴巴說過：「這個百善地尼樂園四周沒有圍牆或籬笆，因為來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有權接近上主，所有人都歡迎來接受神恩之禮物。」

[註一] Dakurnath,Vittala,Ranchod 是克里希那在不同地區文化中的不同形象和名號。Dankapuri 在今之古吉拉特邦。Pandhari 位於今之馬哈拉施特拉邦。Dwarak 是當年克里希那建國的首都，在今之古吉拉特邦。

賽巴巴曾經「表達過一個心願」，希望能在舍地那座宮殿式建築的四合院供奉一尊克里希那吹笛子的雕像，可是在那個願望實現前，他就「離開」舍地了。也許是因為那個原因，巴巴在百善地尼樂園聖殿外面走廊上擺了一尊克里希那吹笛子的雕像，當做所有合掌祈禱的人敬拜的中心點。祂在聖殿神壇上也有一尊吹笛子的克里希那像；在布林達梵可愛的花園裡也有兩尊迷人的吹笛者克里希那像。

想要揭開沙迪亞賽巴巴的奧祕，仔細研讀《賽所行傳》是「必須」的，因為給予人的是同一隻手，教導人的是同一個聲音。一位羅摩克里希那弘法團的梵行弟子來百善地尼樂園，想請巴巴治好他長期以來的腹絞痛，巴巴要他向他的大宗師羅摩克里希那祈禱，並教他如何禪坐以獲致更大的成功。祂向他保證，他的古魯羅摩克里希那會治好妨礙他的孩子靈修進展的病。在舍地，巴巴也會給予同樣的勸告，「抓住了可以依靠的東西，就不要鬆手」，「只有我們的父親是我們的父親」，「不可以一時興起就更換主子」。舍地賽巴巴以 Gopalaswami 上師的身份給 Gopalaswami 的弟子達瞻，以 Raghunath Maharaja 上師的身份給 Raghunath 的弟子達瞻。賽巴巴集所有聖者於一身。

如今也是一樣，都是「同一個」。巴巴曾經身在百善地尼樂園，卻分身出現於拉馬那·馬哈希的道院，示現為拉瑪那·馬哈希，給 Abhedananda 上師達瞻；也以同樣方式分身出現於希莫加市(Shimoga)，化現為 Kanhangad(位於今日的喀拉拉邦)的知名聖者 Ramdas(1884~1963)，給其弟子 Ramananda Rao 達瞻！賽巴巴曾經接受過一些本來是要給其他聖者和上師的禮物，因為祂集他們於一身。巴巴也告訴過很多

人，說祂與他們同在，引領他們，護佑他們，已經有很多年了，讓這些人大吃一驚，抗議說這是他們生平第一次見到祂。巴巴清楚地表明，祂就是他們目前所追隨的那位古魯。

邦加羅爾的印第語推廣協會秘書長就有一次富於意義的經驗。多年前，他在朋友家時，巴巴蒞臨，他的朋友和其他好幾個人起身向祂頂禮。他並不想這樣做，但是怕因為拒絕禮敬偉大人物而被視為貢高我慢的青年人，所以還是跪拜於巴巴足前，並在心中告訴自己，這不是在頂禮巴巴，而是在頂禮他的古魯。他的古魯住在 Maddur 的一間希瓦神廟裡。當他起身時，巴巴輕輕拍他的背，微笑著說：「你的禮敬已經抵達你的 Maddur 古魯那裡了」。於是，就像當年在舍地的許多人一樣，他明白了，巴巴是那神性金脈，流經所有靈性大師，所有神性導師。

兩位賽巴巴的一脈相承，從祂們給人的萬靈藥——「爐底灰」(Udi)，可以看出。當年在舍地，那灰是從杜瓦拉卡媽邑 (Dwarakamayi) 小清真寺的爐灶裡取出的；現在則是空手變出——因為祂不能隨身帶著爐灶到處走動給人聖灰。關於爐底灰和舍地賽巴巴，有一件趣事筆者得提一下。當年賽巴巴常常唱一首爐底灰的歌，已經成了永垂不朽的歌：「愛玩耍的羅摩啊，來吧！來吧！一包包爐底灰，帶來，帶來。」賽巴巴呼喚的那位羅摩是誰，要祂帶來一包包的爐底灰？《羅摩衍那》裡面的羅摩並不給人爐底灰來象徵祂的恩典；爐底灰是舍地巴巴獨特的禮物，是祂解除人的身心疾病的獨特方法。由此可見，那個呼喚，是呼喚未來，因為舍地賽巴巴並不累積爐底灰並裝成一袋隨身攜帶。那是窺見現在：如今巴巴帶著一袋聖灰或一籃聖粉包，在全國各城市和鄉村，走在長長的善男信女形成的夾道中，在成百成千伸出的手掌上放個幾包聖灰！

巴巴曾經「承擔」一位神的信徒的腦血栓形成 (根據邁索爾醫療服務中心主任的診斷，是結核性腦膜炎)，這讓我們想起祂過去也有類似的慈悲行為，更讓我們想起當年舍地賽巴巴的類似事蹟。賽巴巴曾經為 Dadasaheb Khaparde 的兒子承受四個完全成形的魚口疔 (bubo)，祂讓男孩的母親看那幾個疔瘡，並說：「瞧我如何代我的信徒受苦，他們的苦就是我的苦。」

有一天早上，沙迪亞賽巴巴宣佈：「維未卡難陀 (Vivekananda，辨喜) 轉世投胎在錫蘭了，目前正在長大成人。他會來我這裡，參加我的任務。」另一次，祂還宣佈：「維未卡難陀第一本英文傳記的作者昨夜在西岸 Kuttipuram 地方的海邊一間茅草屋內誕生了，嬰兒非常可愛，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這讓我們想起，舍地賽巴巴會對祂身邊的人宣佈，他們前世是蛇、母牛、山羊！巴巴在祂的講道中常常說：「我知道你們的

過去，也知道你們的未來，所以我知道你為何受苦，也知道你要如何才能從中解脫」。在百善地尼樂園迴響的巴巴的話，只是在杜瓦拉卡媽邑 (Dwarakamayji) 小清真寺的話的回音，巴巴說：「想像一下你有多愚蠢！來到這棵能圓任何願望的如願樹下，卻只向它要一點點咖啡粉！你這種行為，就像一個人來到一間超大的百貨公司，卻只要一條毛巾」。祂的前世舍地賽巴巴說：「我坐在這裡，準備給妳繡金邊的頭巾；既然如此，妳又何必去偷破布呢？」

舍地賽巴巴使用這種謎語和比喻。祂告訴 Kaka Saheb，說祂會在他往生時送給他一輛「飛天馬車」。實際發生的情況是：他在一列行駛中的火車上過世。沙迪亞賽巴巴也這樣說話。一位年老的影星向祂提到自己的病，巴巴對他說：「我知道，你一身是病，我會將你大翻修，給你一副新的身體」。實際發生的情況是：沒多久他就死了，並進入一個新的身體。那位影星是盲人，他祈求巴巴，最起碼，或者應該說，最極端，讓他能在心中有一幅巴巴的圖相。之後發生的事，我們引用 Sharananand 上師著的《超人賽巴巴 Sai the Superman》書中一段文字，來提供最佳的描寫。Sharananand 上師是寫舍地賽巴巴，但是完全一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百善地尼樂園！他向巴巴祈求：「我失去了視力，我並不感覺失去了什麼，因為少了視力讓我遠離許多討厭的事。但是我很想看看您，我的主，化身為人的樣子。所以，請賜我視力，讓我看到您的殊勝形象，直到我滿足為止。一看過以後您就可以將視力收回。」巴巴立即答應了這項請求。他以自己的眼睛看到巴巴，隨即又失去視力，再度變盲。

舍地賽巴巴對護持正法，以及提倡閱讀經典，顯得很熱心，唯有那樣，方能澄清智性，淨化心念。《賽所行傳》裡有記載，祂斥責一位「羅摩的僕人」(Ramadasji，信奉羅摩的出家人或修行人的法號)，說他唸誦毗濕努的 1008 名號多年，暴躁脾氣卻依舊不改。Vijayananda 上師表面上似乎已經出家捨離了親人，可是當他母親生病時，他卻請求賽巴巴准許他回馬德拉斯去探望母親，結果賽巴巴罵了他一頓，對他說：「去讀讀《博伽梵往世書》」。沙迪亞賽巴巴繼續以更大的規模扮演這種角色，糾正出家人和修行人的執著愛戀，祂斥責他們居然還記得自己的生日，甚至還慶祝；祂斥責他們以種種靈修頭銜來裝飾自己和他人，並且競相爭取知名度來吸引和留住有錢的追隨者。舍地賽巴巴問 Kalyan 市的一個穆斯林托鉢僧 Haji Sidi Falke：「你是這樣讀古蘭經的嗎？」而沙迪亞賽巴巴，我們見過祂調整知名的吠陀唱誦者唱誦吠陀的速度和音調高低。沙迪亞賽巴巴著重賅雅曲神咒 (Gayatri Mantra)、Om 唱誦、以及《博伽梵歌》，視之為最有效的真言咒語和經典。舍地賽巴巴也是一樣，祂要人研讀《博伽梵往世書》、《瑜伽經》、《Vichara Sagara (一部深入探討吠壇多哲學的論典)》、《Panchadasi (一

本討論吠檀多不二論簡單而又全面的手冊，為 14 世紀 Madhavacharya 所著) 》、以及其他典籍。Dadasaheb Khaparde 是《Panchadasi》的專家，在舍地巴巴面前卻「一聲不吭」，因為他承認：「學問在明心見性的人面前發不出光芒」。許多學者在沙迪亞賽巴巴面前也有此經驗。有一位知名的詩人兼吠陀學者，並且是很受歡迎的佈道者，曾周遊美國、蘇聯、日本和其他國家，並在當地講道。他禮拜於巴巴足前，並表示願意在他的餘生飛遍各大洲，散播祂降臨人間的佳音。沙迪亞賽巴巴告訴他：「不用為我的降臨人間操心，要為你自己的未來操心。我希望有人剪下你的翅膀，把你固定在一處地方，讓你可以修行，以拯救你自己，趁還來得及之前」。祂勸另外一位廣受歡迎的博伽梵歌和奧義書講解者：「在提昇別人之前，先專注於提昇你自己」。祂來人間，是來治癒那些盲目的人，糾正那些驕傲的人，勸告那些無明的人，安慰那些悲痛憂愁的人。

舍地賽巴巴和沙迪亞賽巴巴對於「賽」的神性和奧祕所做的宣佈，自然是完全一樣。沙迪亞賽巴巴說：「我的夏克緹 (Shakti)、我的法力、我的奧祕，誰也無法了解，無論他嘗試多久，無論使用什麼方法」。舍地賽巴巴說：「這場木偶戲是我在拉線」。祂告訴 Vijayananda 上師：「你能到這個地方來，全是因為累世福報」。沙迪亞賽巴巴對所有來到布達巴地的人也說同樣的話。當年和現在，賽巴巴對毀譽都是一樣的反應。《賽所行傳》裡記載：「賽巴巴能容忍，沒有情緒，沒有執著，永遠自由。」巴巴才二十歲時就寫信給祂哥哥：「我的行動不會懈怠，名聲、毀譽，對我同樣都微不足道，我全都不關心。」

舍地賽巴巴是 Prema (愛) 的化身；沙迪亞賽巴巴稱自己為 Premaswarupa (愛的化身)。《賽所行傳》裡面提到 Udivrishti (沛降 Udi 之甘霖) 和 Kripavrishti (沛降恩典之甘霖)。任何當年和現在寫巴巴的書，一定會提到這兩件事，因為它們是賽聖靈的標誌。舍地巴巴親切地稱呼人家為：「O, Bhau」、「You Anna」、「You Bapu」；如今，身為沙迪亞賽巴巴，祂稱呼他們為：「Bangaru」、「Nayana」、「Appa」。

當年和現在，賽巴巴都善用每一個機會來顯露祂的榮耀和殊勝，否則人們如何能明白自己多幸運？當年在舍地時，祂說：「吾寓居於一切眾生內部」。最近，巴巴寫信給一位博學的吠陀學者：「不要蔑視富人，不要瞧不起任何人，賽寓居於所有人內部，蔑視別人就是蔑視我。」普那市的工程學院教授 G. G. Narke 這樣寫舍地賽巴巴：「祂自稱是我心中的寓居者，知道我所有的念頭和願望。有時候我測試祂，每次測試都讓我相信，祂無所不知，並且能讓事情按照祂的旨意來發展。」至於這一世的沙迪亞賽巴巴，曾經有一位 Sarvodaya (提升印度，不分種姓) 運動的志工，某位 Sri Mehta 先生，十

分坦率地問祂，怎麼能那麼正確地知道他心中在想什麼，巴巴告訴他說：「這不是修行而得的神通，這是我的本性。我不是靠某種習得的法力，進入你的心念，收集我要的資訊，然後出來，將其唸給你聽，讓你驚艷。不，我始終都在那裡，我無所不在。我是你的『內在寓居者』，我寓居在你心中。」

舍地賽巴巴有一次出現在 Balaram Mankar 面前（當時祂人在舍地，而 Mankar 人在 Mathsyendragad 山丘），回答他的問題（Mankar 問巴巴為何派他離開舍地去那座山丘），對他說：「你以為我就是在舍地的那具身高三腕尺半（three cubits and a half），由地、水、火、風、空組成的色身？我是要讓你知道我的實相，才派你來這裡，這樣我才可以來到你面前，證明給你看，我不是只有在那副色身裡面而已。」沙迪亞賽巴巴也曾像這樣出現於遠方，甚至七海之外，的信徒面前，讓他們知道，祂不受色身束縛——許多人認為，那副色身就是祂。祂說：「學著去思念渴盼我，以便將我吸引過來，不論你在何方。這樣修行，比你目前走的靈性之旅，要來得有回報。將你的心轉化為一個百善地尼樂園，那我一定會來，並待在那裡。」

這道金脈的延續，從祂們的一貫性，可以明顯看出：祂們神奇的治癒信徒、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救信徒免遭意外之災、事先警告和即時援救、祂們教導和訓練人的方式、對宗教信仰一些基本原理的強調。舍地那些壽命長的人，他們在百善地尼樂園有注意到：兩任賽巴巴與人對話時有同樣的轉折，有同樣的愛和慈悲，連舉手投足都有同樣的風格。知名的舍地巴巴信徒 M. S. Dixit 提供了這樣一個例子：「沙迪亞賽巴巴會揮動祂的右手，就像當年舍地之主那樣，一根或兩根手指在空中，好像在寫什麼似的」。這種沒有明顯目的和意義的手的揮動，在黑瑪德潘的《賽所行傳》第 27 章有提到。

兩世巴巴另一項共同特徵，是賜給身邊的人綽號並在一般談話時使用。在舍地，主賽巴巴是 Fakir（穆斯林托鉢僧）；Panduranga 是 Vitthal Patil^[註二]；在布達巴地，祂是陶工，是鐵匠。在舍地，Das Ganu 是「新郎」，另一個傢伙是「老饕」或「胖子」。舍地巴巴的知名信徒 Govinda Rao Raghunath Dabholkar，巴巴稱呼他為黑瑪德潘（Hemadpant）。這個渾號已經名垂青史了，因為他接受這個名子為其筆名，並在《賽所行傳》每章結尾寫下：「信徒黑瑪德潘撰寫之師利賽殊勝行傳」，做為題款！

[註二] Panduranga 又被稱為 Vitthala 或 Vithoba，被視為是毗濕努的化身之一，主要是在馬哈拉施特拉邦被信奉。舍地巴巴稱 Panduranga 為 Vitthal Patil。

黑瑪德潘是 Yadava 王朝的著名大臣，曾經在西元十二世紀服侍過兩位君主，Mahadeva 和 Ramadeva。他寫了許多有名的梵文著作，像是《Chathur Varga Chintamani》和《Rajaprasasti》，主要是社會科學和政治學方面的論述。Dabholkar 受封此綽號，視之為「摧毀我執的飛鏢」，「一種教我永遠無我的方法」。他拿自己微不足道的成就與那位真正的黑瑪德潘巨大的成就相對照；他祈求巴巴讓他有幸執筆，並透過他的筆，親自寫他自己的故事，巴巴賜福給他：「好，就這樣！」

如今歷史重演。最近筆者查閱自己 1958 年寫的日記，發現 11 月 29 日那天有寫下這麼一段：「早上 7：15A.M.，我去巴巴那裡，祂招呼我，稱我為 Nannayya Bhatt！」那時我不知道這個名子大有其歷史。這是在出版祂的傳記《真善美》的兩年之前。這本書是祂的 Sathcharitha，「行傳」，我執筆，祂來寫。早在 1948 年，祂就降大任於我，十年後，我還在等祂下令，因為當時祂說：「如果你現在出版一本關於我的書，人們是不會相信的，他們會認為那是神仙故事。讓世人做好準備來接受這本書，那時再出版。」

筆者後來得知，巴巴用來稱呼我的那個姓名，在安德拉邦地區大有名氣，此人乃是「第一位(泰盧古語)詩人」，是以泰盧古語（依照梵文原版《摩訶婆羅多》）撰寫不朽的安德拉版《摩訶婆羅多》的三位作者之一。據說 Nannayya Bhatt 還寫了另外一部關於羅摩的偉大詩歌《Raghavabhyudayam》。他是十一世紀的人，住在 Rajamahendravaram（即今日之拉賈蒙德里）的哥達瓦里河邊，Chalukya 國的國王 Rajaraja 是他的贊助人。Nannayya Bhatt 能以絕佳的詩詞讚頌羅摩和克里希那的榮耀，巴巴俏皮地眨眨眼，給我這個文盲取這個渾號，只是在顯露祂就是羅摩和克里希那。這個綽號是一支飛鏢，正中我的我執——巴巴永恆無邊大海中的一個渺小波紋的自負。願我也安住於「永遠無我」，我每天如是祈禱。

之前提過的 M.S. Dixit，是 Kakasaheb Dixit 的姪兒，Kakaseheb 與舍地賽巴巴非常親近。M.S. Dixit 有很多機會在那座小清真寺得到巴巴的降福。有一次，巴巴拿了一把爐底灰，一巴掌往他額頭上打過去，把灰抹在他額頭上，說：「去那間 Wada（信徒在小清真寺附近蓋的住房），不要坐在這裡」。當時他還是個十來歲的男孩，所以他告訴他大伯：「我不會去巴巴那邊了，祂在我額頭上甩了一巴掌。」Kakasaheb 卻說：「笨蛋，那一巴掌表示你的可怕的頭痛不會再犯了。」Dixit 現在已經七十歲了，自從那一巴掌之後，頭痛再也不敢來侵襲了。Dixit 還記載了另外一件事蹟：「有一天，早晨 5：30 左右，巴巴請理髮師來為祂刮鬍子，然後祂洗了個澡。這很不尋常，通常祂都是在下午刮鬍子和洗澡的。那天洗完澡後，祂派一個人去雜貨店，買來一個椰子、一

些粗糖和一些花生，祂把椰子打破，將椰子肉切成數片，給在場每人分一片椰肉、一些粗糖和花生。分完後，祂說：『Bolo Gajanan Maharaj Ki Jai』，我們也都歡呼：『Jai』。我心裡在納悶，為什麼要這樣？沒有人知道這位 Gajanan Maharaj 是誰。後來，巴巴說：『今早我失去了我的弟兄』。兩天後，Kakasaheb 收到一封來自 Shegaon 鎮的信，是知名的舍地巴巴信徒 Buty Saheb 寫的，信上說，他的古魯 Gajanan Maharaj 於那天早晨 5：30 離開肉身，並在臨終時對他保證說：『我的兄弟賽巴巴今後會照顧你，去找祂，在舍地！』沙迪亞賽巴巴也能立即知道某人出生或死亡或發生了任何事；祂會對身邊的人宣佈某人過世了（或者應該說「沒入祂的蓮足，與祂合一了」），那人生前就渴望能以那種快樂方式解脫。

若干年前，Dixit 人在孟買，當時他在恭讀《古魯行傳（Guru Charithra）》，他決定按照傳統的方式，在七天期間內讀完這本書。到了第七天，他做了一個夢：「我進入一個拱門，走過一條寬廣的大道，兩旁是深綠色的樹，路的盡頭是一棟宏偉的建築。走著走著，覺得有人在跟著我，並用一種柔和親切的聲音叫喚我：『Dixit, Dixit』。我轉過頭去，看到一副有魅力的形體，身穿絲袍，頭髮像頭部的光暈，濃密而捲曲。幾天後，我去一位醫生朋友家，在他房間竟然看到夢裡那個人的相片。他是誰呀？可以見到他嗎？我問道。友人的回答直如霹靂：『祂是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賽巴巴？沙迪亞賽巴巴？我心裡在納悶。這位醫師繼續說道：『我的幾個朋友不久之後就要去見他，你若想去，可以加入他們。』」Dixit 高興死了，和他們一起到了百善地尼樂園。他通過那扇拱門，沿著寬廣的道路前進，兩旁是深綠色的樹。他看到那個有魅力的形體，聽到祂銀鈴般的聲音，召喚他去私人面談室私下面談。

讓 Dixit 自己來講述經過情形：「巴巴把我叫進去，祂看到我有一張我大伯的照片，說道：『我認識他，他是 Dixit，你父親的哥哥，我告訴過他，八年後我會轉世，你懷疑嗎？』這一問正中我心，因為在此之前我一直深陷懷疑之中。」Dixit 現在深信不移，相信這個賽巴巴就是他當年在舍地服侍的那位，因為他有許多親身經驗來加深他的信心。

巴巴還賜予這種經驗給其他許多幸運兒，甚至包括許多從未聽說過兩位巴巴的人。也許，祂的計劃是：將他們吸引過來，讓他們能成為「賽的時代」靈性法喜的使者，否則，我們要如何解釋加爾各答的 Sudha Mazumda 夫人殊勝的經驗？她擔任社工多年，對監獄裏許多女受刑人的自新，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她擔任全印婦聯會副會長多年，曾

經將《羅摩衍那》譯成英文，點燃了世界各地數千顆心中虔誠的火焰。以下是她自述賽巴巴如何相當主動地在她心中建立地位並灌注對祂的信心，讓她相信祂就是舍地巴巴：

那是 1964 年 10 月一個早上，天空下著毛毛細雨，我在大吉嶺的 Jalapahar 峰之高處，坐在路邊一個棚子下的長板凳上，看著前方的深谷。遠方是白雪皚皚，被雲遮住的肯欽真加峰（Kanchenjunga，世界第三高峰）。喜瑪拉雅山的美景卻未能使我心情開朗，一些煩惱壓得我情緒低落。就在我凝視著大自然的美景卻視而不見時，我注意到一個人，身穿白色衣服，往我這邊爬上山來。是一個老頭，腋下夾著一把破舊的雨傘，來到棚子下，站在我面前，氣喘吁吁。他頭戴一頂白色小帽；從他身穿的白色長袍，我知道他是一位穆斯林托鉢僧。他有些猶豫，似乎不確定我是否願意與他共用那張長凳。我親切的歡迎他來坐，他笑了一笑，在我旁邊坐下，小心翼翼地將傘靠在長凳上，那把雨傘上面覆蓋著一些白色物質，多處地方傘蓋已經與傘骨脫線，我心想，這傘還能用嗎？

他靜靜坐著，一語不發；我也一樣。兩人都在眺望遠方白雪皚皚的山峰，這時雲已經飄走了，壯麗的景色一覽無遺。當他不再喘氣時，我問他來自哪裡，「哦！遙遠的地方」，他笑著伸手指向遠方，補充道：

「來自尼泊爾。」

「可是在此地你住哪裡？」

「哦，日落之後到處為家。」

「吃呢？」

「人們很仁慈，我總有東西可吃，傍晚時總能找到可供棲身之處。」然後他哈哈笑道：

「尼赫魯死後，窮人被施食，我享受了一頓美食。」

他的長腿翹著二郎腿。他把手伸進背在肩上的棉布袋裡，摸索了一下，取出一塊布，從布裡取出一小撮煙草，但是並沒有服用，只是坐在那裡眺望遠方群山，一邊以印地語哼著優美的曲子。「這是什麼曲子？」我問道。他轉頭瞧著我，說那是卡比爾^[註三]的詩。他是一個 Kabir Panthi（走「卡比爾之路」教派的人）。他繼續說道：「是的，我自幼父母雙亡，舉目無親。鄰居說我必須結婚成家，以便有人能為我燒飯做菜。可是我想，既然祂選擇要我孑然一身，無親無故，那一定表示祂要我出離世間。於是在一個夜晚，我離開了家，成了一位到處流浪的人。十六歲時，我成了一位卡比爾教派的雲遊僧。」

[註三]Kabir，15 世紀印度神祕主義詩人和聖者。出生於一個穆斯林紡織工的家，但受到他的老師，印度教虔誠奉愛運動領袖羅摩難陀的強烈影響。

這時他哼起另外一節詩，那曲子聽來餘味無窮。我取出袋子裡的筆記本和鉛筆，求他把詩句唸給我。他以慈祥的眼神看著我，點點頭。他一句句唸，我匆匆寫下簡潔的歌詞，他糾正我寫錯之處並解釋其義。歌詞如下，我盡我的能力翻譯：

(1)

人小心翼翼選擇磚塊

築起一棟房子

然後，他說：「這是我的家！」

其實它既非「我的」也非「您的」

如是我聞

它只是鳥兒的巢罷了。

(2)

土地會去

東西會去

精細的亞麻布會去

美麗的女傭紮著辮子

盲人也會去

啊，好美

一會兒，你的居所

將成荒野

(3)

抱著多麼高的期望，把男孩養大

疼愛地餵奶，多麼天真無邪……

而他呢？

母親，不要埋怨；父親，也不要埋怨

那都是你的命

他十分有耐心的教我歌詞的意思，「色身這個『家』，只是靈魂這隻鳥的巢，分配給靈魂使用一段時間，時間用盡，鳥即棄巢而去……死亡來到時，萬般載不去，色身復

歸於，地水火風空……」。然後他以慈悲的眼神解釋最後一節詩：「如果你歷經辛勞和痛苦，卻沒有得到愛或感激為回報，記住，那是因果業報，不要怪任何人。」

「一點也沒錯」，我喃喃低語，眼睛噙著淚水，「可是要怎樣走這條修行路呢？」我記得他給了我很好的建議……還有，我要早上四點起床，唸誦這些詩句並冥思其義。他好仁慈，很能了解別人。我在他面前躬身合十禮敬，並在長凳上放了一盧比在他身旁。他說了很多祝福的話（但我不太記得了），拿起雨傘離開，我心中有一種平靜感。

這個穆斯林雲遊僧是誰？我兒子說：「我每天都從 Jalapahar 峰的這一側下山去辦公室，從來沒有見過任何穆斯林雲遊僧。妳這種喜歡與陌生人結交為友的習慣，總有一天會給妳帶來麻煩，要小心一點。」

在 1965 年 11 月份的〈插圖週刊〉上，有一篇關於沙迪亞賽巴巴的報導和相片，那個髮型讓我完全倒胃口，那篇文章我連讀都不讀！1966 年 3 月我收到一封匿名卡片，郵戳是來自孟買。是那種連鎖信，要我將卡上關於賽巴巴的內容轉發給 20 個人，10 天內我就會有好運！當時我整個人深陷煩惱痛苦之中，結果我居然偷偷弄來 20 張卡片打字寄出！家人要是知道了，肯定會譏笑我：「妳不是因為他的髮型而拒絕去知道關於他的任何事嗎？」

11 月底，兩位朋友來和我討論下個月在邦加羅爾一場專題演講的事，其中一位說：「妳若能去，是三生有幸，試試看能不能見到賽巴巴」。「哦！」我心不在焉的說道：「為什麼？他是誰？」於是那位朋友告訴我們巴巴神奇的法力，說在一位饒 (Rao) 太太家有發生一些神蹟。那事蹟聽來不可思議，我一定是笑出來了。「妳不相信我？」她語帶「受傷」，我趕緊向她保證說，既然這是她講的，那一定是真的。她搖頭說道：「不，妳一定要親自去看看，我可以現在就帶妳去，不遠。」

於是我們放下檔案和紙張，叫了一輛計程車，來到饒太太簡樸的家。饒太太笑著歡迎我們，說：「來看看巴巴做的事！」帶我們到房間裏，那兒擺放的幾張神聖相片中，有一張小張的巴巴帶著祝福眼神的相片，相片中祂的前額有細細的灰色粉末，她說這是「聖灰」，並用紙包給我們每人一點。饒太太從未見過巴巴，只有夢見過祂一次。她得到這張祂的照片之後不久，照片就冒出芳香的灰，她將灰存起來送給信徒。「這根本不算什麼。」她笑道：「妳們一定要去我傭人的家看看」她告訴我們這位女傭如何成為巴巴的信徒，並得到三張相片，裱框起來，供奉在神堂裡。她每天早上四點做完祈禱，然

後去各家洗擦打掃，賺點生活費。三張相片，一張上面冒出聖灰，另一張上面冒出嫵嫵粉，第三張生出薑黃粉！她現在好運高照，離開這裡了，別處提供較高的薪水。「她家遠嗎？」我問道：「我們不能現在就去嗎？」饒太太說那地方不遠，但是位於一處貧民窟中央，沒有路燈，而且當天下雨，那裡的路一定都是泥濘。我們向她保證，只要她肯帶我們去，我們什麼都不介意。我們和她一起摸黑走過窄路，路面不時被路旁幾戶相鄰人家搖曳的油燈照亮，總算抵達目的地。

女傭名叫 Madhuri，先生是卡車司機。她不在家，但先生和四個子女在家。小小一間房間隔成兩半，一半用竹架架離泥地，全家人睡在上面，下面放置家當；另外一半用來當神堂。

神堂一塵不染，幾只銅製容器在油燈的照耀下發出光澤，牆上掛滿了彩色的神聖相片，包括一張舍地巴巴的。下方一個鋼櫃子上鋪著一塊乾淨的布，上面放著三張沙迪亞賽巴巴的相片，祂的額頭上果真可以看到有生出大量聖灰、嫵嫵粉和薑黃粉。一盞銅製油燈點燃著，寒儉的房間瀰漫著一股美麗的香氣。一種虔敬和莊嚴的氛圍令我唸出一段祈禱文並留下一點點供品。兩天後，女傭設法找到我，並送我一大籃 Prasad，大部份是自家做的甜點和巴巴的聖灰。我深受感動，發誓一定要去見見這位賽巴巴。

我如何在放棄一切希望之餘，終於成功見到賽巴巴，那是另外一段故事；此處我只就與那位雲遊僧有關的部份做個結尾。那是 1967 年 1 月，巴巴待在馬德拉斯的最後一天。烏霞 (Usha) 和我將汽車停在路邊，抄小徑走到巴巴給信徒達瞻之處。一面走著，我陷入沉思，回憶著自己所見到、聽到，關於這位至為不凡的人的種種事蹟。忽然聽到烏霞說：

「姨媽您瞧，那棟房子是不是好可愛？」

「的確很美」我同意地說。

這時，我忽然想起卡比爾那首詩的第一節，輕輕的自己哼唱起來。

「姨媽，那是什麼呀？」烏霞問道。

「喔，只是一首巴讚，是在大吉嶺的一位穆斯林雲遊僧給我的，是卡比爾的詩。他是一位卡比爾教派的雲遊僧。」

烏霞停下來望著我，一臉困惑，

「穆斯林雲遊僧？卡比爾教派？啊呀！」她驚呼：「那一定是舍地賽巴巴！」

「妳在說什麼呀，烏霞？」

烏霞激動的抓住我的手，點頭道：

「是了！是了！一定是舍地賽巴巴。我才在讀 Arthur Osbourne 的那本《不可思議的賽巴巴》，書中就有他顯靈的事蹟，而且是一個卡比爾教派的托鉢僧……」

對於她的狂想曲，我只能報以微笑。

「姨媽」，烏霞鏗而不捨，「等今天早上見到賽巴巴時妳問問他，因為他是舍地巴巴轉世。」我們一面走，她一面說道。

我告訴她說，我永遠無法問他這樣荒謬的問題，但是她繼續力勸。臨別時，她說：「妳不用怕，他從來不會被人家的問題惹惱」……

我到了樓上房間外面，門是閉著的。回憶過去，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件把我帶到這裡，著實令我驚奇。我手上拿著一張小紙條，上面是請求他和我面談，如果他不嫌棄的話。那是打算要轉交給開門的人的……我們還沒敲門。門開了，竟然是巴巴！他笑著逗趣地說：「來，對我做合十禮拜！」他讓我一圓心願。我俯身去觸摸紅色道袍下那雙美麗的腳，他的眼光帶著祝福。

本來打算問他關於自己遇到的困難這方面的問題，結果是他在告訴我我的憂愁煩惱為何，並向我保證，一切都會沒事。接著我想起我的外甥女講的話，於是結結巴巴地問：「巴巴，烏霞說，我應該問問關於那位大吉嶺的穆斯林雲遊僧的事……他……」他打斷我，說：「那是我的另外一個形體，我給了妳三則教誨，他補充道，舉起三根指頭……我記得自己當時在他足前啜泣，只說出口一句：「巴巴，您會與我同在嗎？」我感覺到他的手放在我頭上，像夢一般聽到他說：「永遠！永遠！」我淚流滿面，我心滿盈，我的靈魂終於平靜了……然後，似乎是要安撫我，他變出聖灰和一張小照片，裡面的他做出「施無畏印」的手勢，並附有他的地址，像張名片一樣。「放在妳的包包裡」，他說道，並從一個銅質容器裡取出一把小包小包的聖灰，說：「在希瓦之夜（Shivaratri）期間來布達巴地……那裡會提供所有設施」。他還告訴我說，他會來加爾各答……只有他才知道我何時才有幸去布達巴地，並蒙賜另一次達瞻。

1967 年 6 月，我在孟買參加一場會議，但我決心實現心中的願望，「我要去舍地！」我告訴我朋友。

「麻煩打聽一下」，我懇求招待我的東道主，「並幫助我成行」。一日，他從辦公室回來，笑容滿面的說：「啊呀，阿姨，我跟他們說妳想去舍地，他們告訴我，既然妳希望去，舍地巴巴一定會圓妳的願！」我悶悶不樂的回答：「講是這樣講，但是要怎麼

去？和誰一起去？在舍地我要住哪裡？」我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要獨自一個人去一個陌生的地方，我越想越喪氣。可是那預言成真了，一上了火車，我就離奇的得到一位可愛女士指引，當時我走錯方向。她來自馬哈拉斯特邦，與我同一車廂。她並招待我和另外兩位伴侶——最後一刻才發現的，巴巴的信徒——住她家，在 Nasik 市，並安排一切，讓我們得以在一個早晨去舍地。

「火典要開始了，趕快過來！」巴士路程長，沙塵又大，所以我們匆匆盥洗一下，便趕赴巴巴的三摩地塚，祂的遺體長眠之處。那兒覆蓋著色彩鮮豔的花，油燈在燃燒，空氣中瀰漫著印度香的濃烈香氣，敲鐘之聲神聖莊嚴，朝聖群眾人潮洶湧。我擠到前面去，以取得較佳的視野。當我的視線落在位於三摩地塚後方那尊真人大小的舍地巴巴白色大理石雕像時，我的心跳幾乎停止了，他的右腳翹起二郎腿，相貌與我在大吉嶺遇到的那位穆斯林雲遊僧出奇的相似，同樣的臉，同樣的姿勢，只是現在他的頭上不是戴著一頂小帽，而是纏著一條頭巾。同樣慈祥而深不可測的眼神，看著我，穿透我的靈魂。我屏住呼吸，時間一秒秒過去……我的心逐漸接受一項無庸置疑的事實，不再去尋求解釋。我淚如雨下，不再繃緊，完全臣服，顫抖的嘴唇喃喃說道：「巴巴！巴巴！」，默默無言的祈求他的慈恩。我的手緊拿著盤子，裡面放滿了他們給我的水果和鮮花，用來和其他人一起做供奉儀式。我的眼淚繼續不斷的流，我心充滿一種平靜感，那是一種降福，超越理解。」

沙迪亞賽巴巴主動而突然的在大吉嶺挑選 Sudha Mazumdar 夫人做為祂的工具，將她拉進賽的大家庭，給她達瞻和教誨——以舍地巴巴的形象！穆斯林雲遊僧，沙迪亞賽巴巴，賽巴巴——Sudha Mazumdar 實在太有福了！她的親身經驗能讓那些拒絕看的人大開眼界。

百善地尼樂園有一位老太太，她的經驗，為阿梵達的一脈相傳下了定論。她的父親是當年海德拉巴土邦的稅吏（collector），在她三歲時帶她去舍地，七歲時又帶她去了一次；她在那個年紀結婚。她生了四個孩子都早夭，撕心之痛讓她於 1917 年在舍地抓住賽巴巴的腳，請祂給予啟蒙點化或給些教誨，並容許她跟隨祂。巴巴在附近的 Lendi 樹園告訴她：「不是現在；我會再來，在安德拉邦，那時妳會見到我並與我在一起」。於是她返回土邦，開始以唱誦聖人的生平事蹟來弘揚對神的虔誠奉愛，並且成立了一個孤兒院，名叫 Sai Sadan，收容女孤兒。在她四處為孤兒院募款時，她聽說有一位叫羅箬的男孩宣佈自己是賽巴巴的轉世，遂趕赴龍崗，在那個星期四與那群人一起前往瑟夏瑪·羅箬家，並坐在祂右邊附近。據她說，巴巴就像當年在舍地一樣，以印地語低聲對

她說：「孩子，妳來啦？」祂向她討回她欠祂的十六盧比！這讓她大吃一驚，問祂那筆債是怎麼產生的，祂回答道：「妳累積了一筆錢，要送到舍地來慶祝九夜節，但從那筆錢裡，妳拿出四十盧比借給 Balaram；而他只還了二十四盧比」祂還低聲悄悄對她說：「我這樣問妳，只是為了讓妳相信我是舍地賽巴巴……妳還沒有觸摸我的腳……妳一進來就坐下了。」這位女士結束她的孤兒院，從此以後經常去布達巴地。她現在快樂地住在百善地尼樂園，巴巴在舍地告訴她的話成真了。

不可思議吧？《不可思議的賽巴巴》作者 Arthur Osbourne 他找不到另外一個形容詞來總結賽巴巴的榮耀；不可思議的神奇事蹟直到現在還在持續發生。

9. 法喜處處

任何寫關於巴巴的書的人，都得兢兢業業，因為巴巴說：「我不需要知名度，你敢宣傳什麼？我問你，關於我，你又知道些甚麼？今天你這樣講我，明天你那樣講我！你還沒有讓你的信心不動搖。一帆風順時，你讚揚我；事情不順遂時，你責怪我。你一下皈依這個人，一下皈依那個人。」是的，巴巴的奧秘，筆者知道那珍貴的一點點；在祂身邊 20 年，仍然只能透過一層面紗來了解祂。巴巴說：「真誠一點，只講你親身真實的經驗；不要扭曲或誇張或偽造那種經驗。」筆者只能盡力遵從這項指示。「如果你接受我，並說『Yes』，那我也回應：『Yes, Yes, Yes』。如果你否定我，說『No』，我也回響『No』。來，親身體驗，然後建立信心；那才是利用我的方法。」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雖然祂 1948 年就要筆者為祂寫一部傳記，卻一直到 1960 年，等到我「經歷了，親身體驗了，並建立了信心」——在筆者尖酸刻薄地批評那些社會和宗教領袖滑稽古怪的行徑批評了三十年之後——才給我綠燈通行。

筆者當年以鄙夷的態度寫關於這類領袖人物的文章，是出於對「神蹟」的反感，這是因為筆者長年接觸羅摩克里希那弘法團所致。可是巴巴說：「有些人說，至尊天鵝羅摩克里希那曾經說過，神通是修行路上的障礙。當然，的確是。修行人可能會被神通引離正路。他必須繼續直行，不要涉入這些神通。若他禁不起這些神通誘惑，他的我執就會膨脹。這是正確的勸告，每個修行人都要當心。」

「然而，錯是錯在把我當成一個修行人，把『求道者所追求的東西』當成了『求道者』！我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是出於道成肉身的本性。那些愛譏諷的人沒有知識的亂批評一通。如果你去研讀那些經典，就能看得更清楚些。或者你應該親身去體驗。」巴巴解釋祂所謂「阿梵達來人間救贖和揭示」的意思，說：「我知道你們心中的煩惱、渴望、波浪和漩渦；但是你們不知道我的心。我對你經歷的痛苦和你感到的快樂做出反應，因為我在每一顆心中，那是我寓居的廟宇。」不論為祂立傳這項任務有多難，下筆有多猶豫，劃時代的重要事件還是得標示出來，輪廓必須描畫出來，清清楚楚，跟祂讓我看到的一樣。

1964 年 12 月 13 日，巴巴從溫卡塔吉里去拜訪 Kalahasthi 神廟（當時祂的分身出現於幾百哩外的 Ram Mohan Rao 家！在走出他家大門時，祂說要去 Kalahasthi 神廟。參考第六章）12 月 17 日，祂拜訪位於 Yerpedu 村的毗亞撒（Vyasa）道院，離 Kalahasthi 神廟不遠，已故的 Malayala 上師曾在那裡不遺餘力的弘揚吠檀多不二論（Adwaita）和

其普世訊息。巴巴說：「Malayala 上師讓每個皈依他的人，和幾千位他見過的人，了解幻象背後宏偉的真如實相。他是靠研讀和修行而知道的。」

這個了不起的修行和學術中心，其現任住持，Vimalananda 上師，曾在百善地尼樂園住過好幾個月，然後才前去瓦拉那西的梵文大學進修梵文。在百善地尼樂園時，他創作了一個「讚美詩花園」，交到巴巴手上。當他的古魯——遠近馳名，在安德拉邦和鄰近幾個邦備受尊敬的 Malayala 上師——進入永生時，Vimalananda 改向巴巴尋求指引，希望被巴巴的聖手點化，進入道院過出家生活，但是巴巴沒有斷絕他與他的古魯的關係；巴巴堅持要他按照 Malayala 上師的指示，接下新的身份。

道院的氛圍，令人想起古聖者毗亞撒的榮耀，使人回憶起這位在安德拉邦被數千人奉為老師的聖者所遭受的嚴酷考驗和苦難，迴盪著吠陀唱誦的旋律，充滿了熱烈的哲學討論氣氛。一定是這樣的氛圍使得巴巴透露祂的某些使命和訊息，「我的任務不僅僅是治療、安慰、和去除當事人的不幸與痛苦，那只是附帶的。我的主要任務是復興吠檀多思想和吠檀多生活方式，在印度，以及全世界。」

巴巴對梵文學校的學生說：「和別人比賽，看誰在歸神的朝聖旅途上走得較快。要長大，自制，有紀律；這個國家需要這樣的孩子，而非那種書讀得很好，紀律卻很差的公民，他們讓社會陷入混亂無序。」

1965 年 2 月，巴巴在潘努崆達（Penukonda）為學校主持校慶。當時全國的學生都在進行抗議運動，反對政府的印地語政策。整個鎮上，不負責任的抗議騷動於校慶當天達到頂點。可是潘努崆達的學生卻拒絕涉入，他們專心慶祝校慶以贏得巴巴的恩典。巴巴稱讚他們，對他們說：「你的父母辛苦的在田裡工作，不分晴雨，讓你能舒舒服服的在這裡。你要好好唸書，以償還這筆愛的債。所有其他的債都是以後的事，連你欠祖國和你的母語的債亦然。我發現各位都有意識到這一點，並保持鎮靜，雖然四周都是風暴。」

二月在百善地尼樂園有大約 450 位男孩接受啟蒙儀式，巴巴說：「他們被招募進入我的軍隊」。這個上師給弟子啟蒙的儀式，是婆羅門、刹帝利、吠舍種姓男孩生命中的重大事件。那場面著實壯觀，這麼多聰明伶俐的少年，即將進入一個新的人生——「重生」，就像他們的祖先昔日在那些聖河河邊那樣，肯定那維持宇宙的「法」的正確性。看著他們接受啟蒙，被授以最神聖的吠陀真言——賅雅曲神咒，令人感動。這個真言是

一段祈禱文，對象是那遍佈一切萬有，驅除黑闇、無明、邪惡的光。在今天「美式和英式社交生活」這種閃閃發光的新玩藝兒誘惑之下，這種古老的傳統聖禮正在迅速成為過時，巴巴藉著訓練這些青少年，恢復其原有的地位。

緊接著就是希瓦之夜，巴巴在那神聖的一天示現希瓦之姿，那天祂的開示特別強調要得到般若智慧，經典有云：「要向神求般若智慧這份禮物」。古代那些吠陀先知固定在這些日子做奉獻和啟蒙儀式。

在希瓦之夜，巴巴會行使神蹟中的神蹟，靈伽會在祂肚內生成，然後從祂口中吐出。在 1965 年，約有一萬八千人目睹這個獨一無二的神聖過程。全場信眾屏住氣息，眼睛緊盯著台上那個纖瘦而燦麗的身影，緊張的情緒到達空前高點，就在那一刻，一顆閃閃發亮，平滑透明的靈伽從祂嘴裡出來，綠色的光澤幾乎令人為之目眩。那靈伽象徵宇宙，永遠有希瓦在照顧。它象徵一個太過於無限、太浩瀚驚人，而為吾人渺小的心念所無法瞭解的東西。它綠色的榮光令人感動得流下法喜與感恩之淚。它告訴我們，那種美與光，寓居於萬物與眾生之內，在星空中，在人心內。

接下來兩週，巴巴忙著賜予恩典給前來的病患、老人、殘障者，以及許多祂認為需要立即予以照顧，做一番身、心、靈大翻修的人。隨後祂前往哥達瓦里河三角洲的 Kakinada 鎮，在那裡，舍地巴巴的信徒蓋了一間廟，請他去主持開光。那天，群眾之多，簡直嚇人，街道上擠滿人潮，連屋頂上都站滿了人，這令主辦者緊張起來，因為那些房屋的屋頂無法承受那麼多人的重量，可是巴巴向他們保證沒事，祂就只是環視了一下四周，說：「這樣就足以確保所有男女老少的安全。」巴巴在開示中說道：「你們無需每用一個新名號來呼喚上帝，或是認為祂又化身為一個新的形象時，便為祂的那個新名號或新形象蓋一間廟。你可以隨時在任何地方呼喚祂。那些古老的廟裡面充滿了世世代代真正神的信徒的虔誠和祈禱，這些累世累積的資糧，你不讓自己去得到，是不對的。」

從 Kakinada，巴巴開車去一個名叫 Sampara 的小村，大約 20 哩遠。這個小村雖然距離百善地尼樂園超過 750 英里，卻是一個可愛的花園，盛開著對巴巴的虔誠，多年來，都有男女信徒組成 50、70、甚至 100 人的隊伍來百善地尼樂園朝聖，並在道場待上好幾星期，讓自己沉浸在信心和紀律中。村中每一間屋子，每個家園，都是一個乾淨芬芳的百善地尼樂園，Om 唱誦、巴讚、神的名號，這些「職責」，是村民每日生活的重心。難怪一路上都是旗幟和花綵。村裡每年舉辦講解《博伽梵往世書》的課程，

一次持續幾個月，所以，村民在即將到達的大師身上，看到主克里希那持著笛子充斥宇宙以美妙的旋律。

陪伴著巴巴，一路上我們所看到的景象，正是《博伽梵往世書》的最佳註解，只見那些單純的村民從犁過的田跨過溝渠和籬笆，朝巴巴的車跑過來，從他們的臉龐可以看到，當年在布林達梵，那些牧牛童對克里希那的熱情。隨著我們漸漸接近村莊，《博伽梵往世書》一頁頁活生生呈現眼前，蹣跚學步的小娃兒、男孩女孩、女傭和媽媽們、高壯的青年、步履蹣跚的老人，臉上都閃耀著無法形容的快樂，他們從來不曾想像過，上主會那麼快就回應他們的祈禱，真的沿著塵土飛揚的馬路和牛糞氣味的小徑，直抵村民會議廳！對那些神聖的靈魂，巴巴是全然的愛和恩典，遇到有人追著車跑，想一睹聖容，祂會要汽車慢下來，讓那人可以得到他所垂涎的達瞻；路上有一輛牛車，正緩緩朝村莊前進，汽車超車時，巴巴要車稍微停一停，讓牛車上的一群人可以下車「一解飢渴」。看到一些老農偃偻著身體走在路上，打算去村裡飽享聖容，祂會停下來，給他們一些水果，讓他們可以就此返家，不用繼續往前走了。有一位老人趕著幾隻羊去 Sampara，巴巴要車子慢下來，讓他能得到達瞻；祂要汽車按喇叭，讓那人轉過頭來！可惜他沒有，恩典的召喚他充耳不聞，巴巴說：「可憐的傢伙，下次吧，下次.....」然後加速駛去。

全村沉醉在法喜中，巴巴告訴聚集的群眾：「各位渴望我來，已經有六年之久，所以我來了，讓諸位的心涼一涼，給各位法喜。」巴巴警告村民們，不受到被城市裡的噪音和五光十色的誘惑，「那裡的人已經變成愛吵嘴、貪婪而又殘忍。城市把人的語言、習慣、態度變成統一的粗鄙模式。在那裡，人成了動物，被寵、被縱容，而變野性。人們在匆忙與憂慮中，為了擁有各種東西，為了虛榮，而忽視了自己內在的神性。要對你所在之處感到滿意而快樂，不要往城裡跑，冀望能在那兒得到快樂和滿足。滿足和快樂是內在的財富，而非外在之物的獲得。」

巴巴每到一個村子，都會給予這個忠告。在祂此次行程隨後拜訪的 Sathyavada 村，祂說：「在城市裡，謙虛和恭敬心正在迅速消失；傲慢自大和不恭不敬的態度猖獗。人們不再害怕造下罪業，住在城市的人不再相信神，也不再相信自己的兄弟；然而，謙虛、恭敬心、害怕造下罪業，對於真理會勝利、美德的功效、以及『老天有眼』的信心，這些美德，仍然活在村莊裡。」

從 Kakinada，巴巴前往 Pithapuram，在那裡一處古城堡的遺跡上，聚集了一大批群眾。巴巴對他們說：「這些堡壘和瞭望樓台，一度曾是權力和驕傲的象徵，如今卻冷

酷的提醒我們命運的脆弱與無常。這些可憐的城牆教導你們，時間是最偉大的征服者」。下一個得到巴巴恩典的地方是位於 Visakhapatnam 縣邊界的一個村落 Yalamanchili，五萬人聚集在那裡看和聆聽，並將寶貴的收穫帶回家。巴巴要求他們：「我不接受你們獻上的會凋謝的花、會爛的水果、以及一過境就不通用的錢幣。給我那朵盛開於你清澈的心湖中的蓮花，給我你的神聖性和堅定的紀律所結出之果實。」

隨後巴巴進入哥達瓦里河三角洲，那片稱之為 Kona Sima 的區域。巴巴說，這裡是「傳統的吠陀和經典的學術家園，博學吠陀學者的搖籃，他們精通所有古代各門學問。」

巴巴在三角洲的中心地點 Amalapuram 鎮所給予的開示，自然是針對這些古代文化的寶庫和這些吠陀知識的守護者。

大約有三十萬人擠進 Amalapuram 鎮，他們坐汽車或坐船，搭巴士或三輪車，騎腳踏車或步行前來，只為了得到達瞻和聆聽力量與法喜之福音。每當祂的下榻處外面馬路上聚集的人數太多時，祂便出來給大家達瞻，每隔一個小時左右，便對群眾演講十到十五分鐘，以便減輕壓力，因為鎮上貧乏的資源不足以應付外來居民！縱然如此，當晚的集會還是人山人海，巴巴說：「各位辛辛苦苦，花費時間和金錢，成千上萬的從周圍數哩之內的村鎮前來此地。把這一課帶回家；聆聽了好幾小時開示，最起碼保留這一點東西：『執著愛戀會使人悲傷；心無執著能帶來快樂』。」

巴巴說，那些吠陀學者有打開「無著 (detachment，心無執著)」之寶藏的鑰匙，「這個區域幸好還有些吠陀學者，對那把鑰匙還保有信心，面對得失、毀譽，心情平靜。他們不是新聞，所以報紙上不會提到他們。沒有人是在為他們操心；他們不令任何人操心。人們現在對電影明星知道得較多，對那些就隱身在他們之中的聖者，知道的比較少。」

達瞻時，成千上萬張臉龐，洋溢著無法形容的法喜，對著巴巴，流出他們的愛，令祂感動。祂常常說：「我不喜歡用一段開示來打斷你我之間法喜極樂的交流——從你到我，從我到你。這種交流，似乎讓所有的麻煩和渴望都得到了豐厚的補償。」在 Amalapuram，巴巴告訴群眾：「我能了解各位的愛有多深，你們餓著肚子，犧牲睡眠和休息，拼命找個地方蹲下，找杯水喝，找一塊蔭涼之地。你們全體出動，從你們的村子前來，像螞蟻從蟻丘出來曬太陽、找糖一樣。你們對神有飢餓感，對靈性之光有一股渴望。」

從 Amalapuram，巴巴前往拉賈蒙德里 (Rajahmundry)，附近有一座攔水壩，係當年亨利．卡登 (Henry Cotton) 爵士發揮其才能設計的，橫跨哥達瓦里河，以攔住洶湧的洪水，灌溉廣大的三角洲，這是大約一個世紀以前的事。亨利爵士的工程長才和遠見，令三角洲的住民對他感激萬分，視攔水壩為聖地，在那裡沐浴，等於在一處被吠陀聖者聖化過的地方沐浴！拉賈蒙德里，當地人稱為 Rajamahendravaram，此地充滿了歷史、文化遺跡、各種宗教節慶。巴巴即時抵達當地，來為 Visweswara 神廟為期三天的火祭主持告別獻祭儀式。祂隨便在廟內走廊走動，並往上主配偶——夏克緹、神恩的人格化、賜予宇宙食物或養份者——的神堂內瞧了瞧，看到那尊石頭神像，說：「唉，她餵養一切眾生，自己卻很窮，沒有鼻環！」說著，就揮動右手，只見祂手中出現一只閃閃發光的大鑽石鼻環，並將其夾在神像的鼻子上！

在進行最後的火供儀式時，天空竟然下起傾盆大雨！巴巴說：「今早這場雨讓所有人都訝異，但不令我訝異，因為那是火供的必然結果。那是一門特別的科學，這些吠陀學者知道。你嘲笑一位雕刻匠從一塊岩石上鑿下一片片碎石，說那是在浪費珍貴的石頭和寶貴的時間，因為你不知道，完工之後，一尊美麗的神像就出現了。你患了短視和無明。」祂給那些做火供的人自信和勇氣，讓他們看到：好的行動，以奉獻的精神為之，總是會生出果實的。

巴巴賜予甘露給在場每一個人；經濟地位、學術成就、種姓的差異，在祂的恩典之光面前消失了，所有人都是祂的孩子。祂在講道中，以甜美、簡單、說故事般的方式傳授奧義書的甘露給所有用心聽的人，「你按們有些人可能會問，為何要對這些廣大群眾講這些偉大真理，這些真理不是應該只以耳語傳授給熱心求道的人嗎？可是你怎知道這裡沒有許多這樣的人？我知道有很多。他們會珍惜這些真理，反覆沉思其義，並在急需時加以使用。然後他們會說：『啊，巴巴在拉賈蒙德里告訴過我們這個道理』並從中得到力量。任何經歷，都不會白白浪費，它會塑造事情發展的方向，它會改變心態和習慣，它會使情況變得更加清楚。」

當時有一對父子在場聆聽，兒子是熱心求道者，他看到了，聽到了，吸收了。回到家後，他除了神之外，沒有在想別的事；把所有意識清醒的時間都獻給了神。那位父親也引以為榮，為兒子確實走在歸神之路上而感到高興，並且自己也安住於修行中。幾個月後，他的兒子在法喜極樂中往生，口中猶唸著巴巴的名號，眼睛看著巴巴的形象。他寫信給巴巴：「我兒子有一個快樂的結束；除了沒入神，與神合一之外，他沒有別的渴

望。我很高興我這個兒子有這樣的人生和這樣令人羨慕的死亡。」巴巴的話在拉賈蒙德里使兩位聽眾的心明澈、淨化。除了祂，還有誰知道哪塊田準備好了，可以播種了！

巴巴告訴拉賈蒙德里的廣大群眾說，那些領導人不只要為國家的繁榮與富庶做規劃，還要規劃如何對付繁榮帶來的災難。在西方，那些國家有最高的生活水平，人人都能得到物質上的舒適，可是焦慮感與道德的混亂卻在影響社會結構。個人飽受挫折感與憂慮折磨；精神錯亂與自殺率都在增加；輕佻不莊重的態度、惡劣行為、不恭不敬的態度蔚為風氣。「人為其妄見所惑，認為自己被悲傷與快樂之強風吹得腰都彎了。其實本質上他是永生不朽的，超越痛苦與快樂，超越好惡的二元對立。」

巴巴在當地的印度宗教文化協會主持一個聚會，是要頒贈榮譽給三位知名吠陀學者，都是百善地吠陀學會（Prashanthi Vidwanmahasabha）的中央委員，祂說：「要知道自己患了什麼病，然後渴望被治好，去看醫生，服藥，遵循他開的養生處方，那是重獲健康唯一的辦法。這些學者以及像他們這樣的人懂得如何醫治，來讓你自由，」

巴巴造訪了三角洲的 Kadali 和 Razole 村，然後前往「實語」（Sathyavada）村，那兒純樸的村民渴盼的心將祂拉了去。狹窄又蜿蜒的巷子擠滿了成千的民眾，但是村裡的屋子都有又厚又高的泥土牆圍住，巴巴無法給達瞻，祂感受到圍牆外民眾的痛苦，於是要人帶來一個梯子，是竹子做的八階窄梯，祂爬了上去，登上不甚穩固的牆頂，背對著天空，在大太陽下賜予民眾所垂涎的達瞻。筆者見過祂登上樓房屋頂邊緣的矮護牆，見過祂爬到自己的汽車頂上，給下方萬頭鑽動的群眾達瞻，以平息他們的熱情。在孟買，祂曾走在 Gwalior 王宮的城牆上；在 Kurnool，祂曾站在一座拱門頂端的窄板上；在 Budili 祂曾站在牛車上的一張椅子上；在 Trivandrum，祂在大太陽下站在一輛飛雅特汽車車頂上，讓更多人能看到祂而感到滿意。但是這次祂迅速爬上倚靠著牆的竹梯，威風凜凜的站在泥牆上，會在我心中留下金色記憶，讓我想起祂的慈恩！

而巴巴對那群人海的開示呢？啊！那簡直是瓊漿玉液，「你在雞啼聲中起床，當鳥兒摺疊起翅膀時才就寢，你辛苦工作，忍受日曬雨淋，走在泥濘中，處理牛糞和污穢物，以提供家人溫飽，甚至提供給那些蔑視你的人——那些人是因你對花花世界的無知而受益。可是，這就是全部嗎？這樣就算盡了做人的義務？累世的奮鬥，讓你得到這副人身，目標為何？就只為了這樣嗎？那塊肥沃的田不要休耕，任其荒蕪，長滿荊棘和野草。要以善行來犁你的心田，以神性聖愛之水流來灌溉，播下神的名號的種子，拔除貪婪之野

草，看顧作物的生長，給它圍起紀律的籬笆，然後高興地看著禪定之花盛開，極樂之穀物收成。」

從實語村，巴巴開車前往 Repalle，在那裡的廟為一尊自己前世的雕像開光。前來朝聖的廣大群眾在祂的達瞻注視下完全靜默無聲，那種景象得親自目睹才會相信。而巴巴也講到「靜默」這個話題。鱷魚在湖或河的深處時，牠感到快樂，而且沒有受到傷害，在那兒牠無法被擊敗；一旦牠爬上岸，就成了死神的目標，成了人類的玩物。深處！那是你的庇護所，你的力量源頭。不要漫游至淺水處或沙灘。在內心深處，你有『靜默』，能和上帝對話。」

巴巴回到百善地尼樂園之後不久就去孟買，抵達孟買那天是是 6 月 6 日，那是祂第二次造訪孟買。「哇！真的耶，祂到孟買來了！我找不到字來描述這個情況」，尊貴的薩旺 (Sri P. K. Savant) 先生如是寫道。他是馬哈拉施特拉省政府內政部長，並擔任舍地賽巴巴組織信託委員會主席多年。隔日在孟買市中心 Matunga 區的 Shanmukhananda 廳舉行了一場盛大會議，薩旺寫道：「那景象是給眾神仙看的」，「是我有生以來最感驕傲的一天」。當天巴巴還為百善地吠陀學會 (Prashanthi Vidwanmahasabha) 馬哈拉施特拉分會舉行開幕儀式，祂說，人類目前的危機，可以靠弘揚這個國家世世代代主張的一些永恆價值來避免。隔日，吠陀學會委員會舉行會議，一位委員發表了一首詩，詩名叫「Garland of Nine Gems 九顆寶石的念珠」，巴巴有感而發，談到寶石，假的、真的，並談到寶石中的 diamond (鑽石)，祂說，當 mind (心念) 死掉，所有煩惱躁動都止息時，人就成為一顆比較好的寶石，叫做「die-mind」！那天晚上，巴巴在另外一個 Andhra Maha Sabha 組織的聚會上對廣大群眾演講，強調統合人生 (integrated life) 的基本原理。巴巴與許多宗教團體領袖見面，並與他們討論如何深化信心之泉源。

巴巴坐汽車返回邦加羅爾，在潘達普爾 (Pandharpur) 停留了幾小時，該地因有 Panduranga 神廟而被聖化，當年祂還親自教祂的童年玩伴唱磐達里巴讚，那些歌描述上主示現為 Panduranga、祂的配偶 Rukmabai、Chandrabhaga 河、辛苦的徒步朝聖、忍受飢渴好幾天、神廟的尖塔終於出現在遠方、終於跨越神聖門檻時的那種興奮，都是祂親自作曲並教布達巴地的孩子唱。其中有許多首至今，應信徒請求，祂仍在唱；有好幾首已經成為鄰近村里巴讚團經常唱的曲目。巴巴進入神廟，帶祂的信徒四處走動——過去祂常常這樣——以 Panduranga 神的化身之姿，賜予信徒恩典！那天祂並揮手變出一只金的結婚項鍊套在 Rukmabai 神像頸子上。[參考第 3 章]

對那些三生有幸，能與巴巴同坐一車旅行的人來說，那是甜蜜，一路上、時時刻刻都是甜蜜！他們可以在祂每項行動、每句話中，目睹神性聖愛在流動。見到山坡上有人在牧牛，祂會把他叫過來，給他些水果；遇到一位瞎眼乞丐，祂會給他一張五元大鈔，並提醒他不要把它給遺失了，或是把它當成只是一張紙；遇到一位婦女，頭上頂著重物，步伐不穩地行走在路上，要趕去每週一次的市集，祂會給她一些甜食和錢。瞎子、老人、殘廢的人、小孩、懷孕的母親、大膽的小男孩，統統會得到一些象徵祂的恩典的東西。巴巴絕不會忙碌到連那些人間的小人物都沒有注意到。

對那些與祂同車的人，旅程就更甜蜜了。巴巴會唱馬拉地語 (Marathi)、印地語、泰米爾語、泰盧古語、英語歌曲，會不時用些問題來刺一下、取笑一番，以便教導和去除內心的疑惑。祂是極樂的化身，永遠新鮮如花，祂是親密的朋友，是博學的學者，是一幅迷人的畫像。祂的恩典會突然以神蹟的形式展現出來！有一次在從海德拉巴返回的途中，汽車在克里希那河的橋附近被停了下來，因為我們之中有些人祈禱，求巴巴應該特別為我們變出些甜點給我們吃。祂讓車停下來，要我們撿一塊石頭交給祂。我們不知道祂意圖何在，剛好附近有一堆修路用的物料，我們便從那堆東西裡拿了一塊鋪路的石頭給祂，祂說：「去拿一塊扁平的石頭來，這塊石頭你要怎樣用指頭掰成一塊塊的小塊？」一面問，一面把那塊石頭扔到遠處。我們心裏納悶，為何祂那麼在意要把石頭碎成小塊？但還是去撿了一塊扁平的石頭給祂。祂用手拿著石頭，然後還給我們；它已經變成一塊扁平的糖了！我們可以用手指輕易將它掰成小塊來吃。

九夜節，亦即十勝節，是膜拜那股「本初衝動」 (Primal Urge) 的節日，這股本初衝動擾亂了無始以來的平衡狀態，造成了「一切萬有」這個幻象。宇宙是一個浩瀚的擾動，試圖恢復其原本的平衡，一旦抵達平衡，過去、現在、未來、宇宙萬象的眾多性、得失、討喜或不討喜，這些二元性概念都會消失。薩埵性、激性、惰性——平靜、活躍、怠惰——這三種屬性影響意識，因此，我們有三個形象：卡力女神、喇希彌女神、薩拉斯瓦蒂女神 (Mahakali, Mahalakshmi, Mahasaraswathi)，九夜節期間每一尊膜拜三天，她們的恩典，能讓我們有內在平衡與泰然淡定。

巴巴以下面的話為 1965 年的十勝節開場白：「十勝節是慶祝正義的力量戰勝邪惡的力量。這些正義的力量之所以能贏得勝利，是因為夏克緹 (Parashakti，『道』的動性面，『道之動』，那股將『道』衍為一切萬有、變化萬千的萬象、這一切的美，的力量) 出力來幫助它們！」接著，祂提到巴基斯坦入侵印度 (在聯合國調停下剛達成停火

協議)，說：「這個國家必須面對不義的力量，而夏克緹救了它，使它免於蒙受戰敗的恥辱。」巴巴提到，因為在邊界的戰爭，使得許多人心中不安寧，擔心巴巴會像在邁索爾和其他地方那樣，取消十勝節。巴巴提到最後一分鐘代表們在聯合國總部的態度大轉變，以及最後一分鐘才勉強達成的和平協議這件事，說：「儘管障礙重重，戰鬥還是停止了，和平恢復了」，祂又補充說道：「這是百善地尼樂園沛降恩典的另一個例子。這是 Mahima (神蹟，殊勝事蹟，榮耀) 運作的方式！」……是上主的旨意即時讓平衡向一邊傾斜！

每年十勝節第一天，沙迪亞賽醫院舉行週年慶，巴巴會開示身心健康的基礎，討論到疾病的心理原因甚至更深層的原因，對於執業醫師，這是很有價值的課程。例如在 1965 年，祂講到健康不良是社會的產物，因為病人和受苦的人是同一個『共同體』的肢體。祂勸人不要對身體有審美觀，「討厭宇宙萬物中任何一件東西都是不好的，萬物都是上帝的手工藝品，都是祂的榮耀的一個例子，都讓人一瞥祂的偉大。」祂建議我們對身體要予以適當的照顧，因為那是了脫生死的工具；祂反對過份溺愛身體。「若你認為你是身體，則身體會向你要求更多的食物，更多種類的口味，會要你更加注意自己的外表，更注重生活的舒適。如今人吃下肚的食物，有一大部份是多餘的，而且對身體絕對有害。人可以少吃很多而活得快樂，而且更健康。」巴巴反對民眾教育 (popular education) 所使用的那些現代工具，它讓人們感染不滿、絕望、痛苦的情緒，「人們對他們不懂的事物感到憂慮和害怕，那些事物他們既無法避免也無法糾正！收音機、報紙、電影都讓民眾對健康、生活水平、社會安全、國家安全感到驚慌。每多聽或多讀一個小時，都增添一份焦慮感。」享樂成了人們的共同目標，因此挫折感與壓抑的情況極為嚴重。人們活著，然後死去，不知道自己白白浪費了一生；整個社會被自己的影子、暗藏的不滿、受到壓抑的騷亂，給嚇到。憂懼是疾病的最大肇因，所以巴巴試圖恢復人們的信心，讓人們不再憂懼。「將你的信心從藥丸轉移至上帝；信任神，而非醫藥；倚賴祈禱、修行、持名、禪定，而非藥劑注射，那些是你需要的維他命。什麼藥丸都沒有神的名號來得有效。要採取法喜極樂之路、修行之路，來抵達內在平靜、快樂、和健康」，那聖靈之音如是呼籲。

孟買的沙迪亞賽服務組織 (Sathya sai seva samithi) 在百善地尼樂園做了一次圖片展，圖片是由知名的藝術家幫忙製作，描繪巴巴的教導。巴巴為展覽舉行開幕儀式，之後有數千人來欣賞。這些展示圖片極受歡迎，結果載圖片的貨車得巡迴整個印度半島，甚至其他地區，做巡迴展三個月，讓三十萬人受到啟發，接受到教誨。

巴巴將百善地吠陀學會置於其羽翼之下，這個學會對於灌溉虔誠的根，提供了極為有用的服務，它由學者、音樂家、詩人、講經說法者、說書人、遊吟詩人組成，皆非等閒之輩，他們一次組一個團，去某個地方三到四天，以唱歌、音樂、演講，激起當地的人出重新注意到他們的靈性遺產。

如今每年十勝節，巴巴都會安排一次七日吠陀火祭——當著數千信眾面前舉行，膜拜太陽、膜拜神像、火供、冥想那無形無相的道、以及吠陀唱誦。在最後的結尾火供的關鍵時刻，安德拉邦的省主席 Dr. Pattom Thanu Pillai 出席。隨後，他為一座八柱曼塔普 (mantap) 揭幕，曼塔普是古典造型，上面有克里希那教戰阿周那的場景和取材自史詩《羅摩衍那》場景的壁畫，以及希瓦靈伽和 Om 的圖形。曼塔普位於巴巴於特殊場合對人山人海的信眾演講之處。

省主席還主持了另一個典禮，巴巴請他致贈金質榮譽臂鐲給四位安德拉邦的傑出吠陀學者 (都是百善地吠陀學會成員)，以表彰其公認的卓越經典學問。省主席說：「在這個對全印度，甚至其他各洲的國家都有影響力的靈修中心，被贈與榮譽，是非常大的鼓舞！」隔日是詩人節，詩人們在巴巴面前唸誦梵文、泰盧古語、Urdu 語、泰米爾語、坎那達語 (Kannada)、以及英語詩。當然，巴巴給予他們各種寶貴建議，「詩人能比思想家發現得更多，他能認出並知道下一步和下一……事實上，他知道目標為何。Kavi (詩人) 在印度的標準中是神聖的，因此他的責任極其重大。他是立下律法與種種標準的人。他不該追隨民眾的妄想，追求廉價的名聲或假的成功。他一定要給人內在的那股神性衝動施肥並疏導之。那些有關於生命和死亡、解脫和命運、真如實相和幻象、美德和誘惑、高昇和下凡、渴望和成就的詩，若是出於靈魂深處的啟發，而非僅僅是出於感官、理智或一股熱情，會歷久彌新。人對發現萬物中的造物主所做的努力，會激起一股真正的熱中。」巴巴抨擊那些薄弱浮華的詩、冒火冒煙的韻文、以及那些沒有意義的輕快旋律和雜燴，「不要讓別人感染你的迷信、困惑和混亂。」如是，十勝節成了在一所靈性復健學院的一場靈性演講。

緊接著，巴巴就去 Hindupur 鎮，約有 40 英哩遠，上次去那裡時他還是個小男孩，是和他的磐達里巴讚團同伴們一起去的。他說，人們不接近火，就永遠不知其溫暖。他開玩笑性的責備當地居民，說他們長久以來對火發出來的光感到心滿意足。巴巴於早晨 8A.M. 在世立高中運動場主持升旗典禮，升起印度國旗，那天是學校 60 週年校慶。接著他坐在一輛敞篷吉普車上遊街。信徒們覺得他在大太陽下曬太久了，巴巴卻表示他很高興被吉普車載著遊遍大街小巷，說：「否則那些病人、虛弱的人、癩子、老人如何得

到我的達瞻？」祂在白天大熱天時給找了個時間去當地的扶輪社演講，這個社團於是很榮幸的成為第一個接受這種恩典的團體。巴巴的演講令許多社工和熱心於促進國際了解的人士大開眼界，祂告訴他們：「這個古老的國度瀰漫著一種以『心無執著』和奉獻為基礎的文化，人人都被尊為『真如自性的反映』，而這真如自性又是『道』的反映。扶輪社成員活在這個國度，會發現他們的理念正是印度本土思想。『誰屬於誰？我是我的兄弟的守護者嗎？』這種質問是外來的，不是印度思想。在這個國度，每個人都是『所有、全部、一切』；而『全部、一切』是『一』，亦即『祂』或『它』，或『彼（THAT，那個）』。無始以來，這一直是印度的每日飲食。」

他還對大學生演講，要他們學習「永恆之法」的原理，「不論你們的課程中有沒有講這些，最起碼練習練習初步的修行、靜默、禪定、說話親切柔軟、控制感覺、持念神名、讀經、社會服務。避免那些浪費時間和精力、使人虛弱的娛樂；以明智的生活習慣來維持你的健康；成為對祖國有價值的兒女」。巴巴認為當前的教育體制對孩子和社會的最佳利益有害，祂說：「學生被強迫灌輸更多的資訊，卻較少被激勵去主動追求那些資訊！技能教育增加了，德育減少了！大家不再尊敬經典、聖人、聖地，因此也不再尊敬這塊生產它們的土地。」

巴巴的生日是成千上萬信徒感激禮敬祂的時機，以及祂賜予他們神恩之禮物的場合。「不要供奉我會凋謝的花、會爛的水果、會乾枯的葉子、會蒸發的水，來企圖得到恩典。你若想要聖靈，就給些神聖的東西，Sathya, Dharma, Shanti, Prema（真、達摩、內在和平、愛）——這些是神聖的東西，」祂一再強調。巴巴從邁索爾、安德拉邦、馬哈拉施特拉邦、北方邦、古吉拉特邦、馬德拉斯等地挑選了幾對老夫婦，讓他們有幸為祂做抹油儀式，讓他們法喜充滿。其中有一對夫妻，先生是盲人；另一對夫妻，太太是盲人。兩位盲人心中的狂喜，可以好好想像一下。

當天有日蝕，巴巴提到這個日蝕，說：「許多人寫信來詢問，節慶是否要因此而延期」，但祂說：「不用擔心外在的天空發生了什麼事情！要擔心的是：惡質的激性情感、黑暗的慾望、邪惡的貪婪、以及怪獸般的念頭在你的心中投下不吉利的陰影！那才是你要避免的日蝕。」

巴巴並不重視慶祝祂的「生日」；祂渴望我們應該慶祝祂在我們心中出生的那一天，亦即當我們體認到祂是我們每個人靈魂的核心的那一天。所以，生日慶祝，祂只是用來對那些自以為量測過祂的深度的人顯露自己深不可測的奧秘！

10. 恩典禮物

當年在舍地，巴巴從那個小清真寺裡終年燃燒的爐子中取出灰燼給人，當做萬靈藥。如今，那個火爐在祂的手裡面，隨時準備生產出寶貴的禮物，祂只需發出意願、揮動手即可。祂也不是非要這樣揮手，才能變出這種聖灰。祂可以只發出意願，但不揮手，而聖灰就在祂發出意願之際，在祂指定之處流出來，恩典之流。這種冒出聖灰的恩典，是當代最偉大的神蹟！

這種聖灰之甘霖，來得寂靜無聲，如天亮之前田中花朵上的朝露。一位著急的家長來信問道：他敬拜的那張巴巴相片冒出灰來，是否是凶兆？因為幾週前他去見巴巴，問祂關於一個失蹤的兒子的事，而這些灰令他聯想到火葬和死亡。巴巴吩咐筆者寫信給他，說祂的照片或其他神像上的灰，絕不可以做那樣解釋；那是代表神恩。此事發生於 Tanjore 縣的一個村莊。

在塞冷縣的 Parmathi 有一位先生，他去過百善地尼樂園，但沒有當面見到巴巴，他在家中神堂供奉巴巴的相片。他寫信來說：「從上個月二號起，巴巴的相片開始流出大量的灰和蜜！我把它們收集起來，給來我家的人。可是我還有多餘的，每天都在累積。請給我建議，這些我要怎麼處理？可以將它們灑入我家附近的那條 Kaveri 聖河嗎？」大約在同一個時間，另外一位住在 Cochin 的通信者寫信給〈永恆戰車御者〉的編輯：「幾天前，我發現巴巴相框玻璃的一邊開始流出油油的液體，玻璃表面還出現一點一點的紅色嫵嫵粉和白色聖灰。因為我不確定這些現象代表什麼，所以我沒有將其公開。您的仁慈開示，我將感激不盡」。這位困惑的編輯，亦即筆者，除了恭喜他親眼見證巴巴的殊勝神蹟之外，還能做什麼呢？

或者，筆者應該引用一封信上提到的發生在加爾各答的事：「我是巴巴的信徒，有好幾年了；不過我哥哥在加爾各答的幾個兒子沒見過巴巴。所以，當他們發現，不只巴巴的相片，連其他所有十張印度神的相片上都冒出聖灰！而且還可以加以收集時，他們自然十分驚惶。我哥哥的照片也冒出聖灰，他於八年多前過世。當然，他是個十分虔誠而單純的人，心胸寬大。在 Ashtami 日那天，我們家庭信奉的神在 Vaikom 鎮被拿出來舉行一年一度的巡遊，那天巴巴的相片冒出的聖灰，質地結構、顏色、密度，和那天在 Vaikom 鎮得到的灰（當做 Prasadam）完全一樣。煩請找出這整件事的意義，並告訴我該做些什麼事。」

在邁索爾邦 South Kanara 縣 Konaje 區 (靠近 Vittal 鄉) 的 K. Rajarama Rao 心中充滿疑惑，他寫信給本編輯：「我最小的妹妹注意到相片冒出聖灰，約在 9：30A.M. 左右，我們立刻在照片下方放置一張紙來收集落下來的聖灰。請來信告知，要怎樣使用這些還在繼續掉落下來的聖灰。」

普那市 (Poona) 火藥工廠的那位首席化學家就沒有浪費時間問問題和等候答案，他滿腦子在尋求化學解釋，他檢查相框、玻璃、後方的紙板，擦拭過，將它上下翻面，卻不知道灰是從哪裡冒出以及為何冒出的！他去百善地尼樂園見巴巴，巴巴召見他，面談結束後，他正要離開時，巴巴說：「我在給你 Udi (爐底灰)，在普那，不在這裡，走吧。」這話是確認、是祝福、是神性的顯露！

一位警察局長 (已退役) 相當意外地於 1965 年 11 月 26 日獲得兩張巴巴肖像的照片，他將照片裱框，供奉在他的神堂裡。他和太太受到感召，趕赴百善地尼樂園，於 28 日抵達。29 日，巴巴召喚他們兩人，賜予祝福。他們離去時，巴巴拍拍他的肩膀，說：「我會去那裡」。怎樣去？何時去？.....他沒辦法問。結果巴巴讓那張肖像照片冒出聖灰，來證明祂來了，證明祂的臨在，這足以算是兌現承諾了。而且，為了證明所有的「神」都是祂的「相」，祂還讓聖灰從所有神——克里希那、羅摩、希瓦、Muruga、耶穌——的相片源源不斷冒出。巴巴讓耶穌的相片冒出令人驚訝的新的神恩象徵，也許有其特殊用意，因為在 2 月 24 日，有一位走入歧途的基督徒被帶到這間奇蹟屋，他在走廊上聽見巴讚的歌聲，遂從窗戶向屋內望，看到那張耶穌基督的相片。(事後他說) 他看到賽巴巴顯靈的異象而發抖，在敬畏和懺悔中，他宣佈：「我會糾正自己，我不會再喝酒了」。巴巴以豐富的愛救贖了他，接受他為孩子。

警察局長家中那張 Guruvayur 神廟內殿的相片也有特別的重要性。Guruvayur 神廟是喀拉拉邦的主要神廟之一，其內殿有大型的黃銅油燈，每張內殿的圖片，總是有畫兩盞這種油燈，分置神像左右兩側。這間廟因一位詩人聖者 Narayana Bhattathiripad 而著稱，他的巨著《Narayaniam》將《博伽梵往世書》濃縮為 1034 句梵文詩，為對毗濕努的化身克里希那的詠讚，傳頌後世，他也因此而得到神恩，治癒了自己長年的風濕症。於是內殿神燈的油就成為專治風濕的靈藥，來自各地的信徒以虔敬的態度和極大的信心來使用燈油。巴巴是所有寺廟內殿裡的神，因此祂讓 Guruvayur 神廟內殿的圖片裡那兩盞燈流出油來！於是警察局長家中神堂那張 Guruvayur 神廟內殿的圖片中，那兩盞燈的邊緣開始滴油！那些油被收集起來，做同樣的療癒用途。經過 Guruvayur 廟的資深僧侶檢視，那些油被確認是真的，與原廟的燈油完全一樣！

而且不只在信徒個人家裡，巴巴還讓信徒聚會的中心也發生這種神蹟。喀拉拉邦 Muvattupuzha 鎮的 A. Nataraja Pillai 寫道：「巴讚廳裡所有神的相片都冒出聖灰和糠粉。有趣的是：牆上月曆中那個嬰兒克里希那的手掌上冒出一堆奶油！這個奇蹟令我們高興極了。月曆圖片是描述祂的養母耶輸陀拿著鞭子作勢要打這個喜歡偷吃奶油的神性小傢伙。（譯者按：此為《博伽梵往世書》的情節。）」。

巴巴形容祂用手變出聖灰這個神蹟是「我的名片」，祂有各種不同款式和大小的名片，顯露祂更多更多的面，這些名片宣佈阿梵達來到人間的喜訊，救世主來力挽狂瀾，拯救人類文明免於墜入死亡陷阱。從祂的肖像或祂的各種形象生出來的東西，都只是新聞大標題，來宣佈同樣的鼓舞人心的消息。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一個被加持或開光過的神像，有像這樣顯著的證明它充滿神性，有這樣明顯的證明同一個「宇宙意志」在指揮這個世界的各種力量。

在《博伽梵歌》裡，主克里希那讓阿周那看到祂示現為推動一切萬有的「宇宙意志」相之後，對阿周那說：「阿周那！這只是我的 Vibhuti 的一小部份，我的 Vibhuti 無窮無盡！」此處 Vibhuti 不是指「聖灰」，而是指「法力，偉大力量，榮耀，殊勝」。而巴巴的 Vibhuti（聖灰），不論是祂親自變出來，或是從祂的肖像，或是從祂的其他為人們所敬拜的形象冒出來的，其 Vibhuti（榮耀），無窮無盡。

泰米爾納德邦 Kugalur 鎮的 P. V. Natarajan 寫信給本編輯：「聖灰從相片中巴巴舉起的手掌冒出，向我保證，祂永遠與我同在，我絕對不用害怕」。在 Dharwar 縣的 Samphagaon 村，許多信徒家中的巴巴照片都有生出聖灰並落下。Sri S. B. Kadakola 寫道：「Salamath Dandayyaswami Rachayyaswami 先生目睹這神奇的現象，挑戰道：『這一定是假的，聖灰怎麼可能像這樣自己冒出來？我家神堂裡也有一張巴巴的照片，為何它不冒出這種聖灰？』而就在同一天，他發現家中那張巴巴照片滿滿都是聖灰，黏在上面的，掉落下來的。這種情況持續了三天。那段期間 Salamath 的一位朋友來到他家，說：『聖灰怎可能在這塊玻璃上生成？全村的人都被某種惡作劇給誤導了』。他用濕毛巾把玻璃擦乾淨，然後蹲在照片前，說：『好，現在讓我來看看你所謂的巴巴的 Mahima（榮耀，殊勝事蹟），讓聖灰落下吧。』不到 15 分鐘，聖灰再度出現，黏在玻璃上的聖灰，量比之前多了一倍！那位批評者當場跪倒在照片前頂禮。」

一位製糖廠的機械師發現他家大約四、五張巴巴相片流出的聖灰特別的甜，因為螞蟻都聚集過來吃。他趕去巴巴那邊請求祂去除其甜味，但巴巴向他保證螞蟻會被驅離，而隔天，螞蟻就不來了。在有些家裡，聖灰只在星期四生出；在另一些家裡，聖灰在節慶時生出比較多，讓比較多的人分享；在一些家裡，每張相片生出來的聖灰味道和質地都不一樣恩恩，如果是深灰色一粒粒的，他們稱之為舍地聖灰；若是細軟而芳香的，他們稱其為巴地聖灰，等等。生出的嫫嫫粉也有各種顏色，流出的甘露(Amrita)也有各種濃度、味道和香氣。古吉拉特邦 Saurashtra 地區一位信徒寫道，sravan 月（印度曆第五個月，約落在陽曆 7 月下旬至 8 月下旬，信徒常常在這個月做斷食）最後一天，當他們一家人結束了長達一個月的斷鹽飲食之後，巴巴的肖像流出的液體是鹽水（祂的行事作風真的是奇怪），他們可以用來恢復到斷鹽前的生活。

這就是巴巴主宰時空，主宰物質和心靈的殊勝故事。

一位辯護律師寫道：「在 Ankola 鎮我們家裡，世尊沙迪亞賽巴巴的照片流出聖灰、嫫嫫粉、薑黃粉已經有兩個月之久」。在 Rajkot 市，Vaikunta Ekadasi 日那天，相片出聖粉。摩訶希瓦之夜那天在 Jamnagar 市，「大廳牆上四張巨型巴巴肖像的玻璃上出現“Om”和“Sri”的字樣，令我們大吃一驚。那些字是用某種油狀液體寫的，聞了發現是甘露」。Palghat 市一位醫生寫道：「我給病人開巴巴聖粉處方比開藥方還多。巴巴從我家那張相片固定供應我聖灰。」孟買 Santa Cruz 區的 Bailur 醫生也是像這種快樂的情況。Rampur 市的辯護律師 Saxena 也是像這樣的得到聖灰。Kharagpur 市、Jamshedpur 市、加爾各答、喀拉拉邦首府 Trivandrum 市、馬德拉斯、蒂魯吉拉帕利（Trichinopoly），以及其他從北到南的鄉鎮的許多信徒，都有獲賜這種具有驚人說服力的吉祥恩典象徵。

當時筆者請求祂准許公開這些顯示祂的殊勝榮耀的事件，祂說這些事很容易會被錯誤解讀為「宣傳」！可是這種神蹟那麼普遍，那麼明顯，那麼容易加以檢驗和證實，那些錯誤解釋很快就會被批評者視為無知。在塞冷（Salem），聖灰從當地大學一位物理教授家中相片冒出！若他讓來訪者看那張相片，人家不能說他是在宣傳。筆者曾親自坐在 Shimoga 市的 Vimalananda 家地上，觀看聖灰一粒粒，一秒一秒的從相框邊緣掉落。筆者在 Mangalore 市見過聖灰顆粒從舍地巴巴神像的右腳（翹在左膝上）掉落，在腳下堆成一堆！有一年，喀拉拉邦於 Sravan 月慶祝神聖的歐南節（Onam）時，我在 Palghat 市大學路的 Devi Vilas 賽中心對信眾演講巴巴的榮耀，演講完，驚喜的看到巨型的巴巴相片上出現好幾百滴甘露，那時我剛好做完火典（Arathi）。

巴巴反對公佈這些事蹟的第二項理由是：那會使受神蹟祝福的當事人變得非常「自負」，而導致靈性自我毀滅。巴巴反對公開那些不值得公開的恩典，原因在此。那是一件應該珍藏在內心深處的禮物，應該靜靜地反覆深入冥思之。那是愛的祕密象徵，來自最親密的心上人。有些人卻因為我執我慢昂頭吐信而誤入歧途，他們開始宣揚自己在靈性上的優越，並挑戰村裡其他人是否也能贏得這種恩典；他們開始與人比高下，並苛責別人。於是他們開始了一連串的惡，這惡，搶走了他們受到的祝福。那些軟弱的人，急著想證明自己也是如此虔誠，就開始做假。結果，一旦技倆被拆穿——真相很快就會勝利——所有人都同流合污。

讓這些做假的人去自受報應，咱們去注意看看那些真正有得到巴巴這類不可思議恩典的信徒。有一位吹 nadaswaram (一種管樂器) 的音樂家，每年十勝節和希瓦之夜都會來百善地尼樂園吹奏，他的叔叔打鼓當伴奏。這位叔叔名叫 Ganesh，他寫道：「1965 那一年，當我於生日慶祝後告辭巴巴時，他仁慈的向我保證：『你不會再遇到任何困難，我永遠在你身邊。』我與我姪兒去蒂魯瓦納馬萊 (Thiruvannamalai) 神廟，在那裡的十天節慶演奏，之後回到家，發現大量的聖灰從巴巴和克里希那的相片生出並掉下來，我高興得不得了。我向巴巴祈禱，希望聖灰能多生出一點，以便給所有來訪的人。」

事實上，巴巴有給少數幾位信徒加持過的容器，裡面的聖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些信徒不會濫用這份恩典禮物來擴大自己。只需口唸巴巴的聖號，搖搖那個容器，它就會自動充滿。還有一個人居然請求巴巴停止讓聖灰冒出，這位可憐的孟買金匠沒有耐心，他的工作地點在一樓的樓梯下面，他有一張巴巴的相片冒出聖灰，他得中斷工作來迎接川流不息的訪客，專程來看這個「紙生出灰」的最「不符合科學的現象」！這位仁兄與太太和三個孩子住在僅有一個房間的孟買貧民公寓，他寫道：「巴巴降恩，讓我房屋裡——或者說那間僅有的房間裡——那張祂的肖像冒出聖灰。結果是：附近公寓好幾百個人都跑來我家，從早到晚，甚至到深夜。我變得難以住在這裡。請要求巴巴停止讓聖灰流出」。這是一封非常可憐的信，沒有信徒會寫這種信，除非他痛苦到無法忍受。從知名度帶給他的苦惱，可以看出神蹟是真的。

Navasari 市的 Sri Vaidya 先生來百善地尼樂園找筆者，遞給我一份報告，是關於他成立的巴讚團的種種活動。裡面有一項引起我的注意：「參訪出現賽巴巴神蹟的地方」。他對筆者解釋，在 Chinam 村，有一位信徒家裡巴巴的相片流出聖灰和嫵嫵粉，他說：「在塔 (Stupa) 裡，巴讚開始時，聖灰就開始流出，」（這讓筆者想起自己一

次親身經驗，喀拉拉邦的 Kalpathi 村有一位婆羅門種姓老太太，家中神堂放置了一排玻璃裱框的巴巴相片。巴讚一開始，其中一張相片就開始左右搖擺，按照巴讚節拍，有慢有快。歌聲一停，相片也靜止下來。) 在巴巴的相片前有供一杯水讓巴巴解渴，那些水瞬間變成有香味的飲料，那些信徒稱之為甘露 (這種事在全印度好幾個地方都有發生。) 而且，甘露還從相片中巴巴的嘴巴流出！(這令筆者想起在一次 Vaikunta Ekadasi 節，巴巴與幾百位信徒坐在一起，突然示意要人拿一只水杯來，然後澆入甘露，滿滿一杯，從祂的聖口！) 在十英哩外的 Markapur 鎮，我們這團人也看到同樣的神蹟，顯示巴巴無所不在，恩典滿溢。」

巴巴賜予恩典，但絕不讓其助長人的我執。當我執冒出它的頭時，巴巴會讓聖灰停止或是給予其他嚴厲的提醒。當某人因為這種神蹟而驕傲起來或心生嫉妒，巴巴稱那是「歇斯底里」。我們得時時意識到自己的弱點，並時時祈禱自己具有所需的信心，來得到恩典，否則，就沒有權利宣稱自己是賽家庭的一份子。

巴巴不鼓勵任何人，因為得到了恩典，就要求人家或被他人另眼相看，這會害到雙方。不過人們似乎難以拒絕這種誘惑，他們沿著我執之路滑落至靈性虛無主義。

巴巴在 Kakinada 鎮對群眾說：「有些人來跟你說：『沙迪亞賽巴巴非常喜歡我，祂給我這樣東西，這東西祂很少給人，除了那些最親近祂的信徒之外』。然後他們請求你幫忙或者渴望你對他另眼相看。這對神性原理本身就是一種侮辱！」「從我這裡得到某種恩典的標誌，是一項重大責任，它提醒你要謙虛，說話要親切，為人要真實，心無執著，永遠意識到人人內部的賽 (巴巴)。」然而卻有些人大肆慶祝出現聖灰的週年紀念日，並募集捐款；還有些人郵寄聖灰或甘露給人並收取捐款，沒有意識到這樣做對自己的靈性進展造成多大傷害！

還有另外一系列的事件，可以在此提一下。小孩，有時甚至是一些心智薄弱的成人，在缺乏理性的外相膜拜環境中長大，很容易有幻覺，看到異象，或是想像自己聽到聲音，或是相信自己能讀到巴巴寫的訊息或是和祂交流溝通！當一戶人家有這種情形時，鄰居的小孩也極有可能受到影響。就像這樣，最近在馬德拉斯市、東哥達瓦里縣、南 Kanara 縣，以及在錫蘭，都發生大規模的常態性歇斯底里症。巴巴以強烈的語氣斥責這種事情，1965 年 3 月 29 日在 Amalapuram，祂說：「這已經成了大規模感染，我不是在嘲笑或指責任何人，但是，真相必須弄清楚。Amalapuram 這一帶有不少人宣稱我附在他們身上，透過他們說話，他們揮動手，搖擺，顫抖，坐在他們四周的人宣稱他們被我附身！

他們會回答問題，他們的代理人和經紀人宣稱他們像我一樣給予人『面談』！這種騙人的疾病正在透過詐騙在頭腦簡單的人之間擴散。每當你看到或聽說有人得到這種病時，趁早制止它，先制止代理人，然後教那些孩子或心智薄弱的成人閉上嘴巴，正常點。我從不透過另一個人說話，我從不用另外一副身體，或是附身在另外一副身體，來表達我自己。我不是鬼魂，無需借助媒介來那樣做。我直接來，直接說，我「本尊」親自前來，或是按我的意願以一個新造的形體前來。我不用別人羸弱搖晃的人身為載具；我直接賜恩，不經過任何中介」。在 Yelamanchili，祂說：「最近有人出來宣稱被我附身。不管你在哪裡遇見他們，命令他們滾出去。不要屈服於這種低能者和偽裝者，貶低了你身為信徒的尊嚴」。巴巴勸祂的信徒要對這些人永遠保持警覺；既然阿梵達來了，而且那麼容易可以接觸到，那麼慷慨賜予恩典，還把那些有病的和有意的騙子視為名人，完全是愚蠢——最起碼來說。

11. 各城市熱情如火

查爾斯·佩恩 (Charles Penn) 從洛杉磯寫道：「巴巴一再跨越大海，抵達我們每一個人。祂給予祝福，引領我們。祂賜予力量給那些需要支持的人。祂微笑，低聲的說：『上帝祝福……』，表示知道，並對那些祂要引領至百善地尼樂園的人招手。祂教導我們，生命是無窮盡的，不受夜晚、白天、月、年這些標點符號打斷，因為所有人在那永恒之流中是一體的。」

這是巴巴於 1966 年 1 月 14 日 Uttarayana 日[註一]在百善地尼樂園對大眾的教導。祂說：那些慶祝太陽或月亮改變軌跡移動方向的陽曆或陰曆節日，是用來強調：要調伏心念 (月亮是心念的主神) 和管制理智思維能力 (太陽是智能的主神)。人們過度相信物質富裕和物慾享樂，而喪失了從他自己內在、從他的心念和智能之內的快樂之源汲取快樂的技術能力。我們無需等待 Uttarayana 那天到了，才決心控制心念，昇華理智；任何一刻都是好時機——那就是巴巴給我們的的信息。祂的呼籲，急切而堅持，希望我們醒來，採取行動，得到靈性進步的法喜，不拖延，不懈怠。

[註一]Uttarayana：北回歸日，約在陽曆 12 月 22 日 (冬至)，這一天，太陽直射南回歸線，從這一天以後，太陽開始每天向北偏移，這個北移一直持續至隔年 6 月 21 日左右 (夏至) 太陽直射北回歸線為止，這半年期間也稱為 Uttarayana——「北回歸期」。與 Uttarayana 相對的，是南回歸期 (dakshinayana)。

「你我之間的親密關係是永恆的，它不是基於世俗關係，它是基於心對那無窮無盡的快樂泉源的渴望。我視各位為海上的浪——在月亮高掛天空時。我看到你們臉上泛現極樂。你們對那『愛的來源』的愛，是那種極樂真正的根源。」沒有別的人能像祂這樣觸動我們的心，因為，有誰能像祂這樣說出這番話呢？

從 1940 年以來，每年當祂宣佈自己是賽巴巴轉世時，靈伽 (一個或數個) 都會在一個吉祥時刻，於祂體內形成，然後從口中吐出來。這種口吐靈伽的神蹟稱為 Lingodbhava，每年各種不同類型的石頭或金屬的靈伽在祂體內形成，然後在所謂的「Lingodbhava muhurtha」這個時刻從祂口中出現，這個特定時刻是根據古老的占星經點 Jyothishastra 計算出來的！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祕現象。有一年，巴巴吐出九顆銀的靈伽；在其他幾年，有出現過五顆、七顆、三顆或兩顆，一堆一起出來或是一個

接一個出來。在那一刻之前，沒有人能斷定靈伽顆數、大小、材質。一切都顯得那麼正常，直到 Lingodbhava muhurtha 那一刻。

全場兩萬到兩萬五千信眾抱著期待和敬拜之心，聆聽學者講一些經典或靈性修習典籍。講題多半是關於希瓦神，祂是上帝的一個面，祂毀滅人的根本無明，賜予開悟，淹沒過去所累積的業，抹去人來自動物前世的習氣痕跡，以便清洗「心念」這條大河。那些學者講完後，巴巴接棒，以祂無法模仿的開示，讓整個節目更加甜美。在演講到一半時，或是演講完畢，在唱巴讚時（祂會領唱幾首），信徒們開始注意到巴巴會輕微地咳嗽，許多人知道，這是要吐靈伽的預兆。最高等的口才不時被喘氣打斷，直到內部的那股衝力再也無法抑制。然後，在數千隻舌頭唱誦「Om Namah Sivaya」的讚美聲中，靈伽從口中現身，掉落在一個銀盤上。巴巴總會將靈伽拿在半空中讓大家看和尊敬，靈伽會放在那裡一整夜讓我們看。到了早上，巴巴手拿著那些靈伽，通過密集排列的信徒，讓他們看。靈伽大得令他們目瞪口呆，沒有奇蹟發生，是沒法通過狹窄的喉嚨的。

1966 年，經過約 20 分鐘的身體搖晃和起伏、喘氣和咳嗽（以便讓靈伽容易通過），一顆三英吋高的翡翠靈伽從祂口中出現。緊盯著祂臉部的全場大群信眾，頓時鬆了一口氣，法喜難以言喻。靈伽被安置在一個直徑五吋的底座上。這個神蹟發生於新建的照明華麗的 Shanti Vedika 廳，數千興奮的信眾唱了一整夜巴讚。巴巴於隔日黎明巴讚進入尾聲時再次出現於 Shanti Vedika，祂提醒信眾守夜和唱讚美歌的意義，提醒大家要透過嚴格的修行紀律來控制感官，調伏妄心，去除我執。然後祂在一排排朝聖者之間走動，展現祂獨特的榮耀，讓信眾能大飽眼福。

1966 年 2 月最後一週，巴巴主持布卡帕南 Zilla Parishad 中學校慶。這所學校發展成為一所高中，是由於祂的祝福，因為祂讓學校有特權稱祂為一位「老學童」。為了感激祂的照顧，學校被命名為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中學。巴巴勸告學生的父母，要當一個美德、謙虛和服務同胞的榜樣，讓孩子可以模仿。3 月 2 日，祂就去海德拉巴參加百善地吠陀學會為期三天的講座，每天約有 5 到 6 萬人熱切的聆聽 V. K. Gokak 教授和 Sri. Dr. Venkatavadhani 醫生這些學者的演講和世尊巴巴本人煉金術般的演講。

巴巴是全世界到目前為止最能打動人心的演講者，祂能讓成千上萬的人著迷的連續好幾個鐘頭聽祂分析並以最甜美的修辭呈現最高的哲學真理；每位聽眾都覺得那演講是針對他本人，來幫他跳出他所陷入的智性或道德糾結；那優美的聲音，對最貧困和最富

裕的心靈打開了天堂大門，每個人聽完後起身，都覺得如釋重負，快樂又強壯。難怪 Gokak 教授有感而發，唱出這段詩：

你見過巴巴嗎？
祂讓城市著火，燃燒著渴望
然後以「臨在」的甘露淋濕他們
你的人生失去了意義
若你尚未見到祂和聽到祂！

巴巴讓人認清楚的看到，百善地吠陀學會是祂設計來提醒人類他們錯過的路，提醒他們漂泊進入了一條充滿陷阱的無價值之路。如今，病人不尊敬唯一能救他們的醫生和唯一能治病的藥。模仿式的指責和膚淺的嘲笑正在摧毀這個國家兒童對他們自己無價的傳統文化的信心；他們成為外來態度、新潮服裝、行為、心態的受害者。百善地吠陀學會將會建立通往和平之路——雖然不是為了成就競爭式的榮耀。

1966 年 3 月 13 日，巴巴抵達孟買，是祂第三次造訪。巴巴說過：「馬哈拉施特拉是塊聖土，許多世紀以來，虔誠奉愛的川流，肥沃了社會、政治、和哲學的田。Ramdas, Tukaram, Jnaneswar, 以及其他許多聖者，讓人們心中充滿了對神的虔敬和對人的愛；此地也是現任的沙迪亞賽的活動場所，是輻射出賽的偉大與殊勝的輻射中心」。「馬哈拉施特拉很快會成為正法復興中心，不要懷疑。」在孟買的兩週期間，巴巴以祂的簡單與甜美，在幾十萬市民心中建立了地位。正如 Gokak 教授所形容：

聚集在祂跟前
啜飲祂愛的金蜜
每個這樣的家庭
祂無聲無息、自然而然成為其家長
祂是在園子裡玩耍的永恆神性孩兒
透過全然的單純無邪
贏回陷身於犯錯世界的成年人
祂療癒這個痛苦的世界
祂是藍頸希瓦神
喝下這世界痛苦的毒液
以讓它快樂而健康

祂對人講的話，甚至對一個非正式的訪客，都成為在其背上的一拍，往往是在泡泡上的一戳、是對我執的一刺、是黑暗中的一根蠟燭、癱子的拐杖、荒野中的一條路、荊棘中的玫瑰、是召喚人們回到崇高與神性的燈塔。祂的一個微笑，是一件令人珍視的寶藏，會讓人靜靜地在神堂中回味。祂的那些故事和比喻，用來解釋哲學謎語，永遠是貴重物品。人們爭相爭取機會觸摸祂的腳，讓祂給自己孩子取名或是啟蒙進入靈修，接受象徵祂的恩典的東西，以及將自己身心的疾病攤在祂面前，讓祂使他們康復。祂的恩典「賜予畫家色彩、賜予作曲家音符、賜予歌唱家嗓子、賜予運動員力量、賜予耐力給力求上進的人、賜予極樂給瑜伽行者」。於是，整整兩個星期，孟買的每條路都通往 Worli 海灘區的 Gwalior 王宮，因為巴巴每天早上和傍晚，大家唱巴讚時，都在那裡給信眾達瞻。

巴讚！巴巴就像幾個世紀以前的聖者柴坦亞 (Chaitanya Mahaprabhu) 一樣，推動集體唱誦神的榮耀不遺餘力，祂說，神的名號使環境充滿了芳香，呼吸在這種氛圍裡，所有我執的衝動都被消除了。祂強調過，當人在唱誦神的名號時，名號的起源、其所附帶的光環、其細微意義，也會在記憶中被喚起。那不只是舌頭的體操，那是心念的體操——貧血、畸形、殘廢的心念，用仙樂當補品來強化它；用節拍來按摩它，以調正它；以與善知識來往帶來的法喜為藥，來治療它。人的嗓音，在唱頌神的殊勝之時，其甜美最為明顯。只見巴巴走在信眾之中——有渴望的、有生病的、陷於痛苦的、神性導向的——賜予達瞻。此時，與數千位其他信眾，一齊沒入那股法喜洪流中，讓人得到了至高的極樂。

K. Bhaskaran Nair 醫生寫道：「我們靈魂的耳聾被治癒，信心之耳再度能聽見天韻。最卑微的生命被提升到天上，得到了一層永恆之光暈。人類能在一團混亂的人生經驗中找到其意義，並在這個叫做『時間』的無法理解的『茂生與死亡』更迭之流中，找到意義和韻律。」

馬哈拉施特拉邦農業部長，曾任舍地賽組織主席的薩旺先生說：「博伽梵 (沙迪亞賽巴巴) 是舍地的賽巴巴道成肉身，數百萬人向祂求取力量和安慰。雖然巴巴來人間是為了全人類，但是就某種特殊意義而言，祂屬於馬哈拉斯特邦」。巴讚時段為賽信徒提供了大量的機會來服務孟買的民眾，數百位受過訓練的志工以謙虛和敬愛來服務來賓。巴巴從群眾中挑選一些罹患無法醫治的病的兒童和老人，巴讚結束後把他們叫到祂旁邊，以聖愛來診斷和治療，賜予他們健康。

巴巴於 3 月 16、17、23 日三天，在 Sardar Vallabhai 運動場對人山人海的群眾演講，這麼多的群眾，即使在歷史悠久的孟買也屬少見。最後那一天是馬哈拉施特拉新年，幾十萬人向運動場走去，以得到祂的達瞻和聆聽祂的聲音，做為人生接下來十二個月的開幕經驗。巴巴也給大家一個信息——如馬哈拉施特拉邦立法委員會主席 Sri Page 先生所說的：「能使人生甜美和減輕人生重擔」的信息。巴巴說：「人被每一陣風浪拋來拋去，他的意志變弱，眼光變得扭曲，所以他漂進淺灘和旋渦中。他是『永生不死』之子，神性的繼承人——註定成為妄心的主宰——萬物之靈。他不是只向文明走了幾步路的猴子。上帝在萬物中，在每一朵花、每一滴露珠、天上每一顆閃爍的星星中呼喚你，去了悟祂；要了悟：祂是那法喜極樂之源，這法喜極樂，你將其投射至四周的東西，以便享受它們。這種了悟會給這個世界和你穿上一件新而榮耀的外衣，它會讓你無畏，會使死亡成為通往了脫生死的愉快之旅。」

在孟買時，巴巴抽空與百善地吠陀學會馬哈拉施特拉分會成員，以及其他求道者，討論私人問題和哲學問題，祂走進所有尋求慰藉和支撐的人心中。

巴巴於 3 月 26 日離開孟買前往浦那，該市為祂安排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27 日，祂在安德拉邦同鄉會聚會處所對一群人演講，「這兒有幾千人在我面前聽我講話，但是，根本來說，你們是一體的，你們是海面上的一千個波浪。身體的所有肢體協力以其技巧獲得食物，腹部將食物轉化為養份和力量，將其給回各個幫助產生食物的肢體。各位都是那個『身體』——普儒薩 (Purusha) ——的一個肢體，這普儒薩遠比宇宙來得廣大，宇宙只是祂的物質顯化的一小部份。」巴巴提到人們試圖自我設限，以名字和形體、國籍、語言來限制自己，給自己建造一個籠子。有人在致歡迎詞時說，這是一個「家人聚會」，對之，巴巴說：「是的，這是一個家人聚會，事實上，所有我來參加的聚會對我來說都是家人聚會，全人類都是我的家人。我沒有帶著國籍或居住地的標籤，我超越所有標籤之上。」

巴巴於 28 日深夜抵達邁索爾州的 Gulbarga 市，到了隔日日出，祂看見廣場上坐滿了一排排的人龍，來自各地的民眾渴盼把一張祂面帶微笑的相片放在心中帶走。巴巴在他們中間走動，分發聖灰給每個人。稍後，在公共花園，另有一群廣大的民眾在等待祂來。巴巴唱了幾首巴讚，讓 Gulbarga 市民一嚐祂甜蜜的天音。巴巴即時抵達海德拉巴，剛好可以在羅摩誕辰那天給信徒達瞻。那天對信徒來說，之所以是個神聖的日子，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天巴巴給了這世界一個學術機構，圍繞著它，形成了那些保管印度吠陀文化的人信心與希望的結晶，它就是百善地吠陀學會。所以百善地吠陀學會海德

拉巴分會在羅摩誕辰那天發起了每月講課，講那些歷久彌新的靈性修習古籍。巴巴向數十萬民眾保證，聖靈並沒有放棄人類，只是人必須在自己內部找到祂。然後巴巴於 4 月 4 日回到百善地尼樂園。

巴巴是個獨一無二的現象，因此，沒有人能辨識祂或了解祂，在 1960 那年，祂說：「我來馬德拉斯，不是為了個人宣傳或擷取知名度；我不是來收集弟子或信徒。我是你的——雖然你可能會懷疑、拋棄、或不認我。你是我的——雖然我在時空的遠處。所以我怎會需要知名度或宣傳？我在你內；你在我內；我們彼此無法分開。這個真理，唯有當你了解你自己時，你才能知道」。可是這世界就是有些愚人，他們靠誹謗那些受人尊敬的人來餵養自己的我執。巴巴 20 歲時，就寫了一封信給祂哥哥，緩和他的憂慮，他哥哥擔心巴巴扮演的角色會招來羨慕和憎恨的邪惡之眼。巴巴回信說，祂絕對不會為毀譽所影響，祂超越時空，祂會繼續從事祂來人間的志業，無有間斷。「我邀請所有人來，體驗、辨別、鑑定，並受益於我。先縱身跳入，再宣佈你對深度的估計；先吃，再宣佈其味道。」祂如是寫道。

這個要求，對那些筆沾焦油，喜歡在暗夜裡大書特書的人來說，是無法做到的。自從巴巴首次宣佈自己身份以後，那些人，眼見成千上萬的人去布達巴地，回來後變得更快樂、更健康、更相信自己獲得解脫，可憐地試圖將他們拉離巴巴跟前。但是巴巴完全不把這些人當回事，以堅定的步伐，繼續按照計劃進行。祂說：「欲瞭解我的意義，你得將心中的懷疑和偏差撕成碎片，並培養神性聖愛，因為，愛的化身只能透過智慧和純潔的愛來了解。」

那些顯微鏡腦袋過度放大祂的道袍顏色和那一頭形成祂的獨特王冠的爆炸式髮型，用些「中古時代的君主」或是「奢華的絲袍」之類的形容詞，好像巴巴是個苦行修道者一樣！巴巴說：「一個般若智者不會把我看成一個今天穿黃色道袍，明天穿粉紅色道袍，夏天穿棉質道袍，冬天穿絲質道袍的人；祂會穿透『名』和『形體』，直抵其背後的實相，祂會知道，這副色身只是一件『衣服』，為了某一個目的而穿！同一個『道』的下一任道成肉身，會有另外一件『衣服』」。這是祂在 1960 年時說的。

1962 年生日慶祝時，祂說：「我常常告訴各位，不要把我當成這副色身，可是你們卻不懂其意思，你們只以一個名字來稱呼我，並認為我就只有這個形體。記住，沒有一個名字不是我的稱謂，沒有一個形體我不充滿。如果你哪一天來了，隔天就走了，說：『我看到沙迪亞賽巴巴了，祂穿一件質地精美的長袍，髮型好棒！』那你完全沒有了解

我。要決心去發現，決定去學習，深入其中，那樣，就會讓你知道，因為像你這樣的，有權知道。」

巴巴曉得那些低劣的人鄙夷祂，說祂是「術法師」，在毗亞撒 (Vyasa) 道院 (為知名的 Malayalam 上師在 Yerpedu 村建立的)，祂說：「人們說我的法力都是法術，白法術或黑法術。那他們也大可說：克里希那舉起 Govardhan 山，羅摩造跨海大橋，都是黑法術！神性的顯露，只能說是不可思議，不能與法術劃等號。布穀鳥蛋怎能與烏鴉蛋劃上等號？法術靠欺騙而興盛，其技倆根植於做假，用來滿足對食物、衣服、和安身之處的貪婪。這副身體是透過天意而來人間，來護持真理，因此絕對不會那樣作賤自己，不會，永遠不會。」

神蹟是巴巴神性自然而然的表現，祂在場時，事蹟多而明顯，當祂不是很明顯「在場」時亦然。這些神蹟不是用來做宣傳或搏取知名度。巴巴於 1964 年在 Venkatagiri 說：「這些你們所謂的神蹟，只是用來建立正法的手段，那是我的任務。有些人說，至尊天鵝羅摩克里希那 (Paramahansa Ramakrishna) 說過，修行得來的神通力，是修行路上的障礙，想要明心見性的人應該避免之。羅摩克里希那說，修行人會受誘惑，過度施展神通，而膨脹了他的自我。對於修行人，這個勸告是對的。然而，荒謬之處在於把我當成那些修行人。」

巴巴說，那些神奇的療癒也只是附帶的、次要的，「去除人們的悲慘不幸和痛苦，並非我的主要任務。我的工作不僅僅是治療、安慰、去除個人的悲苦，而是某些遠為重要的事。種植香蕉樹，果實是其主要成就；然而其葉子和樹幹對人類也有用。我的主要工作是弘揚、保存、和傳播永恆的正法。不要渴望舒適的生活，渴望持續與外在世界綁在一起，渴望有更多更多的事去擔憂；要渴望極樂，深而圓滿的極樂！我知道你們大多數人來找我，都是為了一些沒有價值的東西，為了無足輕重的升遷和獲利，為了地位象徵和短命的聲望。鮮少有人向我要我來人間想要給的東西，亦即從悲傷和痛苦、憂慮和害怕中解脫。」

那些誹謗者散播的惡劣暗諷，是出於忌妒，他們認為巴巴生活奢華。因此不妨記住：巴巴吃的是這個國家最窮的人吃的食物，不含任何牛奶或凝乳或奶油，而且祂對甜食不感興趣。在百善地尼樂園，祂坐和睡在同一張床墊上，在城市裡，祂使用有些壞掉的汽車或是搭計程車，以免讓群眾發現祂而追逐，以求取一個達瞻！巴巴還給了另外一個理由，來讓人推知：祂的命運，少說也是「不值得羨慕」，「你們有些人可能會覺得，上

主以人身降臨，是件很風光的事。要是你站在我的位置，你就不會覺得那麼風光了，因為，我知道你們每一個人的過去、現在、未來，所以我不為憐憫所動；我知道某人為何這一世遭受苦難，它是什麼因果。所以我的反應和你不同；你可以說我是鐵石心腸，也可以說我心腸柔軟。我不造成快樂或悲傷；是你自己設計出束縛你的金鎖鏈或鐵鎖鏈。」

巴巴是尼樂園裡最不知疲倦的工作者，規劃、設計、安排、督導每一件小事，以利各個全世界性的活動妥善運作。在尼樂園，或其他地方以祂的名義運作的組織，沒有祂明確的許可和祝福，什麼事也完成不了。在尼樂園，祂從早忙到晚，教導、訓練、安慰、提供諮商給幾百位來見祂，尋求光明和指引的人。即使在外旅行，祂也省下那一點點時間，用來減輕那些悲傷痛苦的人、窮人、沮喪者的苦，「以愛心服務來填充每一刻時間，使其變得神聖。」祂以身作則，多於言教。

巴巴抑制信徒的熱情，不允許他們展示自己從祂那兒得到的恩典果實。祂說，這種展示非常不屬靈，因為它會助長我執。祂以非常強烈的字眼，指責那些企圖為祂蓋廟，以得到知名度和好處的人！1965年3月，巴巴在 Kakinada 演講，說：「我非常不鼓勵為我建廟。我要大家翻修現有的寺廟並多加使用。這股蓋廟熱已經成為一門流行生意！人們拿著名單到處去找潛在的受害者，以我的名義從他們身上擠出捐款。過程中，產生了一堆背後造謠中傷、忌妒、貪婪；提升你的上師的名聲很容易就淪為抹黑其他人的上師。」在馬德拉斯，祂再度提到這件事：「我不欣賞這股熱忱。去任何寺廟裡敬拜具有任何名號的任何形像！你們忽視了這個城市裡古老的廟，而蓋新的廟，然後有一天當你發現某些放棄這些新廟的理由時，你也忽視這些新廟。那些忙著到處去募款蓋廟的人，其實是在提倡無神論，因為他們是受到貪婪、惡意、我執的驅使，而非出於虔誠的奉獻精神。當這些自稱為了神的事情奔波的人來找你時，一毛錢也不要給他。持名或禪定為什麼需要一間大廳？讓你的房屋成為一間自己用的小廟；在你的神堂裡靜坐。與你的孩子一起唱巴讚。以你親切的話語、你的謙虛、你的大愛、堅定信心、真誠來予人深刻印象，那樣，其他人就會進入相信者的懷抱，數目比任何大廳能帶來的更多。」

巴巴時時都在注意，不讓虔誠溢流入荒謬的渠道，例如，有一個人設計了一係列關於巴巴和百善地尼樂園的講課，賦予神聖性質給尼樂園內每一棵樹、每一口井、每一塊石頭、樹樁，說它們代表「神仙」和「聖者」！想藉此贏得知名度和錢。巴巴派筆者去他的活動場所，命令筆者去警告他的粉絲，並遏止那一套荒謬的諂媚阿諛。巴巴時時保持警覺，譴責那些青春期的、孩子般的信徒歇斯底里的流露，他們假裝被巴巴「附身」，回答信眾問題，好像他們是巴巴本人一樣！使人弱化、有目的的利用神恩跡象、給簡單

的真理設立華麗的標誌，任何這類行為，巴巴都立即予以譴責——在祂的講道中、或是在〈永恆戰車御者〉雜誌及其附屬刊物上聲明。

我們在印度好不容易靠奮鬥贏得言論自由，濫用這種自由，用污穢的舌頭和筆來玷污這個有那麼大的法力、智慧和愛的崇高神聖現象，我們知道，是不折不扣的邪惡！但是巴巴只會說，那是祂的遊戲的一部份，「沒有這些黑暗的誹謗，我的榮耀就不會發出其壯麗的光輝。」

很多卑鄙小人，眼中只有卑鄙與小，他們視巴巴為只不過是又一個到處雲遊的穆斯林苦行僧，靠些秘術以遂其目的。何處有祂的榮耀，這些人就加以誹謗。他們身為人類，坐在自己的窩裏，給一位言行、態度、舉止如此神聖、完美無瑕的人暴行杜撰卑鄙的虛構故事，所有人都應該為此感到羞愧才對。這是在考驗信徒忍辱和自制的能力，巴巴要信徒相信：那些性喜逐臭的低俗小報和雜誌，最好讓它們自己餓死。凡是嚐過祂的甜美的人，對這種病態的詆毀無不感到痛心。許多報紙像狼嗥月光般，可憐兮兮的對著祂的偉大哀嚎，直到喉嚨喊痛了，或是當敲詐勒索不夠充饑時。孟買有幾個不知道巴巴的榮耀的人，有一次故意讓祂與一個能表演吃釘子、喝硫酸之類瑜伽特技的人對決，巴巴不予理會，他們試圖哈哈嘲笑，但那笑聲反彈回他們身上，如雷貫耳。

從孟買回來後不久，巴巴在阿南塔普主持校慶時提到這件事：「上個月我在馬哈拉施特拉，孟買，數十萬人得以一解達瞻之飢渴。當時我對數千民眾開示吠陀和經典的基本義理，並指示百善地吠陀學會（馬哈拉施特拉分會）復興我們國家的偉大文化。我與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各部會首長和中央政府的內政部長 Sri Y. B. Chavan，以及那些法官、商業巨子、醫生、律師、編輯和其他人，還有各宗教的領袖，討論如何復興正法。然而，在此地，在印度的這個區域，報紙卻在製造和傳佈謊言，說這段期間我一直被關在監獄裏。對！我被囚禁在我的信徒的心中」。

「當然，這種誹謗，一直以來都是知名宗教人物的經驗，各地皆然，我於過去世下凡人間時，一樣有這種經驗。Sisupala[註一]的繼承者直到今天還在對真理和正義發怒，口吐硫磺和火。我憐憫這些不幸的人，他們為了從那些有病的心靈刮下幾文錢，卑屈地使用這些情有可原的技倆！這些低於人類的滑稽行為可能會令你們某些人痛心；所以，我在此宣稱：「縱使所有十四個世界聯合起來反抗我，我來人間要做的工作也不會受到絲毫影響；即使天地聯合起來反對，我的真相也不會動搖。」

[註一] 史詩《摩訶婆羅多》裡的人物，克里希那的表弟，因種種緣故而仇視克里希那，多次冒犯祂，最後終為克里希那所殺。

也許是在對這個惡毒謠言開始隆隆作響做出反應，巴巴於 1965 年十勝節時就說：「有些人，言論中，一副已經了解我的樣子。我只能這樣說：他們永遠無法了解我，因為，一個人若要了解我，他得升到這個高度。再聽著：我的活動和行動，不論誰對其有任何意見，都不會改變。人們也許會帶輕蔑的談論我的衣著、我的有色的袍子、我的頭髮，但我完全不受影響。穿破布衣就比較神聖嗎？多注意心裡長了些什麼，而非頭上長出些什麼。我不會停止我的計劃、我復興正法、護佑信徒的工作、我的講道、我的神蹟——那些只是我的神奇性的表現——也不會折回或退縮。26 年來，我一直獨自在進行這件工作：在那些人心中灌輸『百善地』（至高和平），他們已經失去了得到那種和平的藝術。我永遠快樂，法喜充滿。我對那些嘲笑我和造謠的人微笑；我對那些讚美我的人微笑」。

巴巴勸那些對這種不負責任而又徒勞無用的毀謗中傷感到痛心疾首的人，保持平靜，不去關心，祂說：「不要讓怒氣或憂慮損害了你的健康，要感到高興才對，你在你的神堂裡呼喚我，這些人則在骯髒黑暗的小路巷道、在繁忙的巴士候車站，大聲喊我的名字，希望在那些場所找到他們的淫穢產品的受害者。許多人，純粹出於追求煽情，而去閱讀那些低俗小報，會因其謊言本身荒謬不可信，而轉向實際真相」。巴巴舉阿修羅 Bhasmasura 為例，他從希瓦那裏得到法力，只要他的手放在任何人頭上，就可以把那人燒成灰燼。他試圖用這個新得來的法力來殺死希瓦本身；可是在神的操弄下，Bhasmasura 被引誘把手放在自己頭上，而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對自己做甚麼，結果被燒成灰燼。同樣的，那些人的邪惡和驕傲會被懺悔之火燒成灰燼。事實上，有一位紳士，無知地把巴巴當成與他是同一類的愛表現的瑜伽師，並向祂挑戰，看祂能不能表演同樣的技藝，結果這場事前大事宣傳的技藝表演，讓他被自己的自負所羞辱，讓他的主辦者尷尬不已。

巴巴分析這些驕傲的人心中的動機，祂說：「我執是一大群習性的苗床，這些習性，像是貪、瞋、惡意、憎恨，會將人往下拖。我執會遮蔽智慧，將真象扭曲為令人討厭的假象。它將真理隱藏在一片塵雲裡，使人為了自我膨脹而做出不道德的行為。1966 年九夜節期間，巴巴提到一些瑜伽行者，誇稱能在水上行走，並向人挑戰，「一個瑜伽行者若能踩在忌妒、驕傲、貪、惡意上面，那將是遠為偉大和有用的重要成就」。

1966 年克里希那誕辰，巴巴提到那些信心薄弱的人，說：「不要聽信別人的話；要相信你自己的經驗，你自己的眼睛。只要能帶給你法喜和內在平靜，你就信其為真實的。為什麼要到處去問人某樣東西是鹽還是糖？既然已經判斷那是糖了，為何當人家妄加反對，說那是鹽時，你就改變你的意見？放一點在舌頭上就能下定論了。心中喜好，口舌就不要否認；不要做自己良心的假見證。不要調整你的意見來遷就你所交往的那群人。」

唯有神能對犯錯和惡作劇表現出這樣的愛和憐憫，巴巴寬恕那些詆毀祂的人，因為，如祂所說：「那些人就像飛蛾一樣，其本性就是會鑽進紡織物裡，他們不得不這樣做，他們有一種內在衝動，他們未被教導如何克服這種衝動。他們誹謗所有進入他們視界的人。飛蛾會鑽進棉的紗麗、羊毛衣服、絲袍，它不區分布料材質。所以，當他們以誹謗我為樂時，你要為之高興。我的目標是讓所有人都快樂，如果這些人能以這種方法得到快樂，那為什麼你不讓他們透過這種途徑來表現出他們的本性呢？我很樂見他們能靠那些臭報紙賺些銅板養活家人。當他們在吃他們的飯時，你幹嘛要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

巴巴是愛的化身；舉手投足都是愛，每個面容、每個眼神、每一瞥、每個姿勢、每個動作都是愛。所以祂原諒這些賣假事實的人，並要求所有善人為他們祈禱，願他們改過自新，「總有一天他們會懺悔的；沒有人能在荒野中流浪太久；當他發現自己迷途時，他會停下來往回走，直到重新回到康莊大道。為他們祈禱，願他們轉變為薩埵性（Sathwic，純淨）的人，願他們的盲目迅速得到治癒，願他們的舌頭能辨認出『事實』的味道。將你的愛導向這些誤入歧途的弟兄；他們很快就會重回朝聖之路」，巴巴於 1966 年十勝節對信眾如是說。祂舉水蛭為例，水蛭喜歡吸傷口的壞血，但是當它肚子太脹，無法繼續吸時，它就會脫落。「這些人飽了之後也會離去」。

「水若被倒入牛奶中，則那些水也變得有價值，能賣個價錢！若製造些關於偉大人物的謊言，則那些寧願噁心作嘔的人會花錢買。」

巴巴還提到，這些誹謗的人帶來一個正面的效益，祂說：「當穀子完成去糠程序，糠與穀分離後，就可扔進火爐裡。堆積如山的穀粒可以儲存起來，做成麵包，維繫身體，給人力氣。這些人扇風將糠與穀粒分開。信心不堅的人，一聽到關於醜聞的耳語，就離開而去；而信心根深蒂固的人，能禁得起風暴，纖維變得更強韌。」

1966 年 5 月，巴巴在邁索爾邦風景優美的丘陵縣 Coorg 的一個咖啡農場待了約十天。Coorg 縣出產強壯的運動員和英勇善戰的士兵，人民好客又虔誠，他們翻山越嶺，沿著蜿蜒的路長途跋涉，只為了能看上主一眼。巴巴給每人一個微笑和祝福；祂拜訪了幾戶人家，散播光與法喜。祂下榻的那棟平房成了方圓數哩內轎車和公車的標的。隨後，巴巴前往馬德拉斯，再從馬德拉斯陪同幾位信徒到科代卡納爾（KodaiKanal），這是另一個有益身心健康的避暑山城。這段期間，就像在 Coorg 時一樣，每天都有巴讚，讓成百成千的民眾得以法喜充滿的齊唱神的榮耀，並興奮的得到巴巴的達瞻。巴巴說：「這些住山丘上的人的福氣把我帶來這裡，不然我沒有計劃要來。」

不久，巴巴就開車前往馬度賴市（Madurai），信徒們在那裡圍繞著一間賽巴巴廟建造了一個郊區，並恭敬而感激的取名為沙迪亞賽納加爾（Sathya Sai Nagar）。來自泰米爾納德邦的吠陀學者連續講課三個晚上，再由主持人巴巴做補充說明。

回到百善地尼樂園，雨季剛到，約一萬信眾得以於上師節（Guru Pournima）得到巴巴達瞻。祂給每個人幾滴甘露（Amrit），並告誡他們，嚐過 Amrit 的舌頭，不該再喜歡 Anrit（說謊）了。巴巴為百善地尼樂園鎮區的印度州立銀行（State Bank）分行舉行揭幕式，為道場居民和成千上萬的訪客提供便利設施。巴巴每每將這種場合變為一次靈性收成，所以，在講道時，祂拿一般收錢和給錢的銀行來和那間只接受和給予愛的銀行做比較，祂說：「『那間銀行』收受存款並嚴格而機密的維持帳戶紀錄，每一筆都有入帳——思、言、行，好的、壞的、不好不壞的。要培養儲蓄習慣，來救贖你自己。在人間，那些銀行接受 Dhanam（錢）；在那裡，他們接受 Dhyanam（禪定）為存款」。每一句話都像一道閃光，照亮最深奧的真理。

8 月 3 日，巴巴在 Kothacheruvu 村（距離尼樂園七英哩路）為當地的初級健康中心主持開幕典禮，受到當地村民熱情歡迎，再加上政府部門負責管理各個「鄉村自治五人長老會」的部長，來自海德拉巴的 Lakshminarasiah 醫生，以及各鄉村長老會領袖（由阿南塔普縣縣民選出）。其中一位，阿南塔普縣長老會會長，Sri T. Ramachandra Reddy，承認：「我必須承認，我們雖然住在離布達巴地那麼近，卻是在祂名揚四海之後才認出祂的神性。」部長還說：「祂離我們那麼近，可是我們卻錯誤的認為祂離我們很遙遠」。台上有很多縣政府官員，於是巴巴說：「內閣的各部長、官員和人民就像這裡那臺電風扇的三片扇葉一樣，旋轉以給我們清涼舒適，它們必須一起被電流（服務的精神）推動，來給人快樂與和平。」Lakshminarasiah 醫生提到需要靠人工避孕來實施計劃生育，結果引來巴巴直率的譴責，說推行避孕註定會侵蝕道德基礎，鬆綁一波波的

情慾風暴。「唯有透過修行來嚴格自我克制，才能確保身為父母者負起他們的責任。在全國推行人工避孕會帶來道德沉淪。」

1966 年 8 月 4 日是百善地尼樂園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因為在那天，負責管理安德拉邦各鄉村自治會的部長，以正式儀式宣佈，將百善地尼樂園這片地方從布達巴地村分割出來。百善地尼樂園只是布達巴地村的一個「區」，現在它被獨立出來，成為一個行政單位，名叫「百善地尼樂園鎮區」(Prashanthi Nilayam Township)。這是因為尼樂園正在迅速發展成印度和全球的靈性樞紐，它發出的光正在預報黎明的來到，全球各大洲將迎接一個光明的新日子。巴巴呼籲百善地尼樂園鎮區的居民「使用這個新的行政設置，這對此區和鄰近地區會有好處」。

九月，克里希那誕辰那天，巴巴給所有在場的人甘露，以及祂連續兩天講道的甘露，祂說：「大科學家和發明家愛迪生常常會在實驗室裏花好幾個小時和好幾天的時間，專心研究某個實驗或問題，人家從門底下給他送進牛奶、麵包或茶，但他碰都不碰，直到心中的謎團解決了為止。研究科學要那麼專注，想想，修行人要多麼的更加一心專注，才能在更精微、更崇高的靈性層面獲得成功？人一定要明亮而輕，就像在聖地 Haridwar 市那些漂浮在恒河水面的燈一樣。要是加上世俗欲望的重量，燈就會下沉，火就會熄滅。」

十勝節，1966！巴巴在升旗典禮前開示，給在場數千信眾一個新訊息：「我要告訴各位一種敬拜的方式，那能賦予你神性力量」。那就是恭敬而感激的使用五大元素——地水火風空，這五大元素是他身體的成份，是祂的顯化。祂說：「要明智的使用它們，用它們來造福自己和他人；節約使用，用它們來服務人類。」

醫院日的慶祝，是由 Opal Macrae 主持，她是來自美國的知名作家和社會工作者，來尼樂園靈修。她提到她在紐約和香港嘗試用音樂來治療精神錯亂、精神衰弱、以及其他缺陷。巴巴說：「音樂是昇華激性情感、馴服情緒、將衝動導向較高的目的的工具。很久以前，印度就體認到音樂有極佳的療效。」巴巴宣稱，醫藥和入院治療，是給那些猶豫不定，因懷疑而內心交戰的人用的；那些依靠『至高無上的醫生』的人，祂的名號就足以當藥了。」

巴巴在祂屢次的講道中——在講火供的意義時，在講百善地吠陀學會的活動時，在詩人們朗誦詩歌的場合，在講祂自編自導的「Radhabhakti」這齣戲劇時（這齣劇，如祂所說：「包含了我好幾個講道的精髓」）——再談到當前全世界和印度悲慘的狀況，

祂是來治療的。「全世界現在因宗教、膚色、信念、等等差異，而被區隔成一個個狹窄的區域。那些質疑區隔是否有道理的人，本身也在某一個區域！一片片金屬片堆成一堆，仍然是一片片，沒有被熔在一起。要在愛的熔爐裡將人們熔成一體。要清除心中的仇恨；在心中供奉神，仇恨就會逃之夭夭。西方思想家正在向東方學習如何保持內在和平與得到內在和平——持久、令人滿足的和平——Prashanthi。與某些恆星相比，太陽只是一個微小的光點；但它確實能給予光明，驅走黑暗。同樣的，印度也許是個貧窮弱國，但它能給予光和平。」巴巴還談到，隨著機械化和工業化的浪潮，種種屬於適應不良的社會疾病也侵襲全世界。祂說，它們悶死了人的神聖天性，這些神聖天性拼命掙扎著想要綻放為服務、奉獻、修行。

1966 年排燈節 (Deepavalli) 那天，巴巴說，排燈節是用來慶祝那些屬於天堂的衝動戰勝了那些屬於地獄的衝動。當天有數千人聚集在尼樂園尋求祂的達瞻和聆聽祂的講道。排燈節結束後，巴巴要他們回家，說：「我知道你們對我的愛；你們也知道我對你們的情感。但你們得回去，你的責任和義務在那兒呼喚你，那裡的人和各個機構需要你的服務。它們也是我的，為它們服務就是為我服務。我想讓你也體驗我的無所不在，不受時空限制。如果你總是在此地，在我面前，那我如何能給你那種法喜？」

巴巴 41 歲生日緊接著而來，巴巴仁慈的寫下祂的生日訊息並交給〈永恆戰車御者〉發表：「人類耽溺於那麼多戰爭，從中學到了什麼？他學到了：淫、瞋、恨、忌妒，這些邪惡力量，在縈擾著他。檢視一下今日世界上猖獗的無政府、無法無天的狀態，那些混亂和殺戮，它們是這些邪惡力量造成的結果。連你身體的疾病和家中安靜不下來的幼兒，都是因為淫、瞋、恨、忌妒所致。」巴巴譴責那些「將過錯歸咎於別人，把失敗推諉給別人，並恣意責怪他們，傷害他們」的人。「恨和忌妒會扭曲一個人可愛的臉。有貪、淫、瞋、忌妒這些習氣的人，會罹患消化和神經系統的疾病。所以，要學著去擴展你的愛和對神的虔誠，直到涵蓋全人類為止」，祂如是勸告。

生日那天，巴巴於巴讚時來到大禮堂，抹油儀式即將開始，那是當天的重頭戲。祂穿著絲袍，外面披上一件華麗的金絲披肩，上面繡了 1008 個「Sairam」的字樣，那是一位織工信徒織的，他像聖者卡比爾 (Kabir) 那樣，一面口唸這個神聖的名號，一面讓織布梭子來回移動，織出這塊布來，獻給他所敬愛的神。祂穿著它，因為布料是虔誠之金紗線。巴巴在廣大信眾中間走動，在每人手上發一個樂肚 (laddu，一種印度甜食)，當做生日的恩典禮物。經過漫長五個小時的分發恩典，巴巴回到尼樂園，已經快要下午三點了。其中一件小事可以在這裡提一下，來舉例說明祂的全知和慈悲。在全場 15,000

人當中，有一個人試圖從祂手上多得到幾個樂肚，最後，巴巴在給他樂肚時對他說：「這是我給你的第五個了！我相信那樣已經夠了！」祂知道祂給了他幾次，祂沒有對他的貪心說出什麼嚴厲的話。

巴巴在當天晚上的講道中，給予「Sathyam Sivam Sundaram (真、善、美)」一個新的解釋：以 Sundaram 的和諧與迷人魅力來走行動瑜伽之路 (Karma marga)；以 Sivam 的狂喜來走虔誠瑜伽之路 (Bhakti marga)；以 Sathyam 的直接與堅定來走智慧瑜伽之路 (Jnana marga)。這個新穎的意義，讓那些認為「Sathyam Sivam Sundaram」就是「Sath Chith Ananda」的人眼目為之一開。

三天後，巴巴為布卡帕南村的一間公共圖書館舉行開幕儀式。當年祂還是個男孩時，曾去那裏上學。數年前巴巴在那裡開放了一個公園，後來又在該地的廟裡主持打開電燈的儀式。祂訓斥村民們只滿足於在遠處沉思祂的榮耀，而沒有熱切地踏出步伐走近祂，享受祂溫暖的心。談到書，巴巴警告他們不要去閱讀那些會刺激情緒、引發強烈情感、和鈍化明辨能力的書。書要能增加一個人的意志力量，抑制其內在邪惡的傾向和衝動。祂提到人們越來越不重視古典文學，並呼籲作家和讀者們培養對我們本質上卓越的古代文化的胃口。

12 月 13 日，巴巴前往 Kaveri 河流經的蒂魯吉拉帕利市 (Trichinopoly)，信徒在那裡安排了一個為期三天的百善地吠陀學會活動。馬德拉斯印度教師資訓練學院的校長在演講時歡迎巴巴，他的演講廣泛引用泰米爾語古籍裡的句子，他講到巴巴至高無上的恩典，「祂瞧你一眼，能啟發你；祂的觸摸，能給人啟示；祂的話，能喚醒我們了悟，」他引用古聖先賢的話如是說道。巴巴呼籲所有學者和學生，自己努力從事道德自我提升，並當個榜樣來提升別人。祂說，人是永生不死的繼承者，如今卻淪為只是一架巨大機器中的一顆螺絲，「你們宣稱已經贏得『自治』，因為先前統治這片土地好幾個世紀的人已經回家了。可是，在你的內部，那些像暴君一般統治你的主人，還有待被逐退。在那之前，你沒有『自治』可言。一旦逐退那些暴君，就沒有敵人能壓倒你了。那就是『你自己』獨立的時刻。你目前贏得的，只是外殼，而非核仁」。12 月 17 日，巴巴抽空去 Budalur 村，數千人聚集在當地的沙迪亞賽中心來歡迎祂，巴巴在他們中間走動，注意到其中有些病人，就空手變出聖粉給他們，第一位得到這份珍貴的藥的，是個啞男孩，第二位是個聾農夫，第三位是個罹患胃潰瘍的老農夫！

12 月 18 日，祂離開蒂魯吉拉帕利 (Trichinopoly)，在 Pollachi 鎮過夜，隔天祂乘汽車去 Parambikulam 森林，讓與祂同行的人看看那兒宏偉的森林，也讓棲息在那裡單純的原住民——一群大象——大飽眼福，一睹祂的美，永不忘記。

巴巴於 12 月 20 日進入喀拉拉邦，在 Palghat 市停留兩天後，去拜訪 Ernakulam、Trippunittura、和 Alleppey，然後於聖誕節抵達藍山。在 Palghat 市的 Devi Vilas 王宮，巴巴走在信徒中間，面帶和藹的微笑，不時以「無畏施」的手勢賜給人勇氣。祂以馬拉雅拉姆語和許多人說話，將所有的心都拉向祂。巴巴造訪文化重鎮 Kollengode，達瞻時，正好遇上一陣狂風，聚集了黑壓壓的烏雲，雨開始大滴大滴的落下，巴巴說：「不要擔心，這些不是雨滴！它們是 Sudhabindu(法喜極樂之水滴)！」然後雨就止住了，整整一個小時！這個神蹟在當天喀拉拉報紙上以醒目的標題刊載。在 Trippuntittura，有一對深深信奉巴巴的基督徒夫婦，祈求祂為他們計劃建造的祈禱廳立下奠基石。在 Olavakkot 城郊，當地賽信徒住在一起，發展成一個社區，叫做 Sathya Sai Nagar，巴巴也慈悲的為即將興建的祈禱廳立下奠基石，祝福該社區。

12 月 23 日是 Vaikunta Ekadasi，是巴巴沛降祂的恩典之甘露給所有人的日子。祂在 Alleppey 與當地信徒共度一天，數百人聚集在那裡，一嚐祂講道的甘露，並將祂美麗的形象烙印在心中。

12. 治病奇蹟

有一次，一位盲人來到尼樂園，希望讓視力恢復。他是邁索爾邦的一位老師，無緣無故突然失去視力。起初巴巴沒怎麼注意他，然後有一天，祂指著這位盲人（由他太太攙扶，走在聖殿外走廊上）對筆者說：「瞧，那人想恢復視力；他有所不知，失去視力是他的好運！」兩天後，這位盲人收到一封來自印度政府的信，提供他一份獎學金，去德里一個教導盲人的機構接受訓練！筆者知道一位耳聾的人，他請求巴巴治癒他，巴巴對他說：「你的耳朵是你的古魯；它們將你帶來我這裡；現在你要感激，至少有一個執著愛戀的來源幸運的被停止作用了。」提到另外一位來求祂的人，祂說：「我要是讓他恢復視力，他肯定會毀了自己。」巴巴知道過去和未來；每個人對祂來說都是一本打開來的書。所以祂說：「你那麼容易就起憐憫之心；可是我得計算一下潛在可能性，他們該遭受的報應，新增的官能和能力他們會如何加以使用或濫用。」有人在百善地尼樂園附近的一間小茅屋過世，親人祈求巴巴讓他復活，巴巴說：「你們言下之意是說，只有這塊區域才是屬於我的？那此刻在世界各地過世的人怎麼辦？他們和這人一樣是屬於我的。再者，你告訴我，這人對世界的進展有何不可或缺？他已經結束了他的生涯；他出生，是來活出他自己的命，不是來提供短暫而微不足道的快樂給少數幾個依附他的人。」

商羯羅在其著作《Vivekachudamani 明辨冠珠》中說，上師是「慈悲如海，無緣無故地行救贖之舉。」巴巴就是像那樣，祂運用祂的意志，治好一些慢性病；祂讓其他來求祂的人繼續受苦。沒有人能說出個理由。本書第一冊提到的 Seshagiri Rao 的例子能讓我們弄明白巴巴這樣做的道理。Seshagiri Rao 原先照顧舊聖殿內的神堂，後來又去照顧尼樂園的神堂，整整 14 年。他跌了一跤，正在經歷死亡的痛苦，他用自己最後一口氣大聲宣佈：「這副五大元素組成的色身正在分解；我正在解脫」！這個驚人的真理，唯有那些聖者會在臨死前回想到。筆者當時站在一旁，羨慕這位老人，心想：「往生時嘴裏能說出這些話，是多麼有福報啊！」忽然間，巴巴出現在房間裏，有人通知祂，說祂信任的一位僕人快要死了。巴巴臭罵了他一頓，說：「你沒有從我這裏取得船票，也敢開始這段旅程？下床來；去做你份內的工作。我命令你中午去聖殿，像平常一樣的做火典（Arathi）」。我們站在那裡，被祂這種「不仁慈」嚇呆了。但是，我們是誰？也夠格論斷「全知者」？Seshagiri 乖乖服從命令，參加了巴讚，並一一做完份內的事。

六個月後，他病倒了，病得很重，住進沙迪亞賽醫院；情況越來越糟，糟得可憐。他的腦軟化，對骯髒污穢的東西失去了討厭的心理。神忠實的僕人居然受到這樣的苦，

讓每個人都難過不已。他弟弟從邦加羅爾趕來，祈求巴巴准許他帶他去維多利亞醫院，因為他的兒子和他的姪子在那間醫院工作，可以提供特別看護。可是巴巴說：「不要擔心他現在的情況。我在讓他熬過他必須得經歷的苦。熬過之後，他就有機會平靜而相當快樂地死去。否則我大可在他幾個月前跌跤時就讓他走。」結果果然如此，一個月過去，Seshagiri Rao 神奇的恢復健康，太陽光在他的宿舍裡圍繞著他，他度過六個星期的極樂時光，每日做些例行瑣事。然後他身體就開始變差，臥病在床。他的兒子隨侍在旁，悉心照料。一晚，巴巴去他房間，筆者有幸與祂一起去，祂要我帶一杯熱牛奶去。祂把整杯牛奶一湯匙一湯匙的餵給他，一面呼叫他的名字，告訴他，是他的巴巴在餵他！然後祂起身離去，到了門口，祂轉過頭來瞧著他說：「現在你可以走了」！一小時內，Seshagiri Rao 就聽命走了！巴巴知道他何時該下床，何時該「走」。我們只能在一旁看著並祈禱，卻驚見奇蹟的發生，也看到神恩之風「任性而難料」，但又有其道理。

住在可倫坡 Castle Lane 的 Dr. T. Nallainathan 醫生告訴我們一個這樣的奇蹟：「一個名叫 Anthonis 的 12 歲男孩得了室管膜瘤(ependymoma, 尾椎脊髓神經細胞腫瘤)，他的叔叔是知名外科醫師，他在我面前為男孩動神經外科手術，歷時 3 小時 15 分鐘；結果不佳，男孩在昏迷狀態中不停的排尿，這個後遺症繼續個不停，也無法加以檢查或減少。一位可倫坡沙迪亞賽服務組織的會員給了男孩一點聖粉，是從巴巴那裡拿來的。當晚，男孩的父母發現他的狀況有顯著改善，於是他們火速趕去馬德拉斯見巴巴。他們於 11 月 10 日得到巴巴達瞻，巴巴揮手變出一個護身符要男孩戴在手腕上。他們得到兩次達瞻，高興的回到家。我在聖誕節那天看到這男孩，他在那裡高興的完耍，說假期結束後要去上學！我知道他現在有去上學。」

在為數眾多筆者注意到的例子中，筆者要在這裡引用一個特別精彩的療癒例子。1966 年 2 月一個中午，一對年輕夫婦從德里搭機至邦加羅爾，再搭車來道場。女士的弟弟於新德里一間醫院因回生乏術而被送回家。有人告訴這對夫婦巴巴這個人，於是他們來求巴巴施恩，救回她弟弟一命。巴巴從祂房間裡那個容器中拿出兩包聖粉，交到筆者手上，叫我告訴他們帶著這兩包聖粉「立即」去新德里！她弟弟的病歷令人不忍卒讀：「Balija，年齡：30 歲；慢性腎臟炎；貧血。1960 年 7 月左腰部位突發性疼痛，並有血尿。1963 年 12 月出現全身浮腫。尿蛋白(Urine-alb.)+++。他還有全身水腫。血清尿素(Blood urea)－正常；血壓正常。X-ray Alb. 正常；胸部 X-ray 正常。1964 年 12 月，病人抱怨視力範圍縮小。血壓 240/120。X-ray 和靜脈腎盂造影 (Intravenous pyelogram)：兩只腎都沒有分泌出顯影劑染料。血清尿素：70mgm；尿蛋白+++；繼續服用高血壓藥物。接著，病人出現高血壓腦病變(Oculogynic crisis 眼球不自主上

吊) —右臉不自主的運動。血壓 240/140。住院；服用降血壓藥和鎮靜劑。血清尿素-98-13，下降至 80mgm。尿液有高濃度尿蛋白，無尿液管型(Urinary casts)。間歇性 RBC。血壓降至正常，但升至 150/100 ~ 200/120。排尿....50 60oz。血紅素逐漸減少。1965 年 12 月 18 日，H. 9gms；RBC 3.5 million；Hg 8gms；7.5 gms；1966 年 1 月 29 日：HC 5.8gms。目前病人躁動不安；臉部蒼白，稍微有腫脹；雙膝關節疼痛難忍；治療：Adelphin Esidrex 2 顆，一天三次；Serpasil 1-2 顆，一天三次；注射 Serpasil SOS；注射 Iargactill。注射 Jectofer，於 22-1-1966 開始，兩天注射一次；Pot. Chloride gr 15 一天三次；食物：限制蛋白質。」兩包聖粉，一部份泡水喝下，一部份塗抹在身體上。筆者收到一封電報，是病人妹妹拍來的，說「隔天」她們要帶病人來百善地尼樂園——離她們上次來還不到半個月！讓我大吃一驚。汽車從邦加羅爾駛抵道場，從車上下來三個人，是那對夫婦和一位陌生人，他們輕快的走向聖殿。一認出他們，我就問道：「病人在哪裡？」他們笑了，指著那人。是那位陌生人，身上一點也看不出有病，只是在脖子上圍了一條羊毛圍巾。

或者讓我們聽聽另外一個故事，來自住孟買的 Padubidris 口中：「1957 年 5 月 4 日，是她第一個生日。孩子的生日宴會正達到高潮，年輕的小客人們自取點心和甜食來吃，可是小女主人則騎在她的木馬上使勁地搖，她需要某些事物來分散她對疼痛的注意力。醫學專家正在研究她的病症，X 光檢驗報告出來時，生日宴會還沒完全結束。報告顯示，這個可憐的一歲小女娃兒得了一種最惡性的噬骨病——波特氏病 (Pott's disease)，第 5 節和第 6 節胸椎之間的椎間盤完全壞死。簡直是晴天霹靂，沒有比這更殘酷的事了。

骨科專家吩咐將孩子綁在石膏上，將她身體的動作減到最低，幾乎不動，來幫助脊椎重新鈣化。此外，每天還要扎一針鏈黴素，並服用一堆藥物和補品。她要受這種折騰多久？我們向賽巴巴祈禱；夢見祂保護性的將孩子抱在懷裡。1958 年 6 月，石膏卸下，但是醫生要她穿上一件鐵夾克來支撐重新鈣化的脊椎。11 月 4 日，我們和她一起抵達布達巴地，巴巴和我們面談 45 分鐘，祂祝福孩子，撫摸她的背，給她爐底灰 (Udi)，並告訴憂心忡忡的祖母：「把一切交給我，我會永遠照顧她；妳擔憂過度了。」祂向我們保證，孩子在一月就可以開始走路了.....結果真的如此！」

巴巴運用意志力為人驅走癌症，說：「你的癌症取消了 (Your cancer is cancelled)」，這種例子有很多。D. R. Ghule 的例子，從許多方面來看都令人讚嘆。Rao Saheb V. R. Ghule 在一封 1966 年 6 月 15 日的信中寫道：「1966 年 5 月 11 日，

我寄了一封信給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告訴祂我 76 歲的哥哥，Dattatreya Ramachandra Ghule，的可憐狀況。我在信中寫道：『疼痛現在集中在喉嚨右側，痛得像被針戳一樣，連喝牛奶、茶或咖啡時都會這樣。他變得非常虛弱，無法清楚地說話。在 Jubbulpore 的醫生宣佈是癌症，他現在在孟買 Tata 醫院接受 X 光治療。他現在一天比一天虛弱。我們得到了《真善美》這本書，讀了之後，我們買了一張您的相片，擺在顯眼處，每天達瞻。我不知道這項請求是否會抵達您，因為我不知道您目前的地址或是正確地址。我雙掌合十，向您懇求，救我哥哥脫離這種可怕的痛苦和疾病』。

「5 月 13 日早上，哥哥情況惡化，醫生叫他立刻來醫院動手術。我把寫給巴巴的信的一份拷貝放在照片中巴巴的腳前，祈求祂大發慈悲，當時大約在下午 12：30 左右。到了下午一點，我哥哥要水喝，並且順暢的喝下！然後他又喝牛奶，他已經好久無法喝下牛奶了！我們帶他去醫院，醫生發現他狀況正常，說沒有必要動手術。他現在情況好多了」。

護身符、聖粉包、或是其他祂給的東西，只是向接受者保證，他們真的有得到些來自祂手上的東西。若我們能了解，祂的願力至高無上，那這些東西都是多餘的。祂的意志，能越過大海、陸地，超越語言和年齡，並且能靠誠心而深度的祈禱來贏得。它治癒，理由它最清楚。祂來人間，是為了復興道德，恢復人對神的信心，最終將人類從悲傷和痛苦中解放出來。這些療癒是祂散發出去的名片，以宣佈「道」已經化為肉身，行走在眾人之間。巴巴在百善地尼樂園每日的「贈與恩典禮物」時段，也就是「面談」

（interview），曾對很多人說：「收起你的床，走一走」，然後又勸告：「走在戒慎恐懼中，走在希望中，走在真理中」。有一個十來歲的女孩，由她哥哥背著到處走，她來自邁索爾州的 Bhadravathi，五年來，她的腳沒有觸過地。巴巴召喚這位哥哥，要他把妹妹帶來，他背她進來，就像背孩子一樣。幾分鐘內，面談室的門打開，五百個坐在尼樂園外面的人看到這女孩在她哥哥和母親的幫助下「走路」；巴巴要他們繞聖殿三圈！隔天，她自己這樣走！巴巴勸她回家並快樂的過日子！每個療癒都令人大開眼界，都令人眼目一新，目睹天醫治癒人的身體，讓其成為一件堪用的工具，能征服心念，了悟那蟄伏在感官、情緒、衝動、理智區域內的極樂妙樂！

13. 真理的各個面

巴巴以復興達摩為其人間使命的主要板塊，這個達摩，是指「永恆的正法」（Sanathana Dharma），它是普世而永恆的。巴巴來人間，是來「融合」，而非「拒絕」或「混淆」！永恆的正法屬於全世界；所以巴巴的信徒以「Om Sri Sai Sarvamatha Sammathaya Namah」這個名號（沙迪亞賽巴巴 108 名號第 95 個）來稱頌祂，意為「唵，南無（禮敬）師利賽，所有宗教祂都接受」。1967 年希瓦之夜期間，筆者向祂請示〈永恆戰車御者〉雜誌 1967 年希瓦之夜特刊的封面設計，巴巴拿起祂的筆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個形似五瓣梅花的圖案，五瓣花瓣由五個半圓組成，圍繞著中央的大圓，彼此間夾有葉片，我可以在中央大圓內印製祂的肖像。祂親自在那五個半圓內繪製了世界五大宗教的符號：梵文 Om 代表印度信仰；法輪象徵佛陀所教的宗教；一團火焰象徵祆教徒拜的聖火；彎月和星星代表伊斯蘭教；十字架象徵基督教！祂說：「所有信仰都是同一個真理的不同面，這個真理可以稱為愛，可以稱為純潔，可以稱為慈善，可以稱為犧牲奉獻，可以稱為臣服。縱使那些否定神或輕視道德的人，也愛某人或某樣東西；他們說真話以便讓人相信他；他們必須純潔，以滿足自己的良心和社會習俗。他們也追求平靜和快樂。那個真理、那種愛、那種平靜、那種快樂，就是神」，巴巴如是說。祂的恩典浩瀚無邊，祂宣稱整個世界是祂的豪宅，每個國家都只是其中一間大廳。

這也是靈伽會在希瓦之夜從他口中出現的一個原因，因為靈伽是最普遍適用的象徵上帝的符號，最簡單，最容易理解和超越。它是出自「無形無相者」的有形形體。靈伽在祂之內自己生成；祂在靈伽之內生出祂自己。

那就是在 Kothnaghatta 這個村子裡的發生的神蹟，這個村子是個袖珍的布達巴地，位於卡納塔克邦 Shravanabelagola 鎮，該鎮的 Vindygiri 山丘上有一尊由單一塊岩石雕刻而成的 17 公尺高的巨大神像 Gomateswara，小村就依偎在其後方。村裡兩位男孩聽說了巴巴其人其事，勇敢地借錢長途跋涉來到百善地尼樂園。巴巴親切的和他們說話，讓他們法喜充滿。但是，祂告訴他們：「我永遠在你們的村子裏，你們可以在那裡得到達瞻，為什麼要來這裡呢？」兩位男孩難過的返鄉，在尼樂園聽到的巴讚猶縈繞耳畔。他們找了村裡幾位農夫，在村中的廟裡唱同樣的歌曲。

那間廟裡有供奉一個靈伽，大理石的，是一百年前當地一位村民去瓦拉那西朝聖帶回來的。他從 Narmada 河帶回來兩顆靈伽，並為之蓋廟，一間廟在他的村子裏，另一間在附近的 Kantharajapura。他捐地蓋廟，並蓋客棧和掘井，供朝聖客使用，並提供年

金給祭司。Kothnaghatta 村的這顆靈伽高出底座約 12 吋，自從一個世紀以前寺廟開幕以來，每天都按照經典做祭祀。這兩位男孩唱歌時，那些坐在邊緣年紀較大的人，對這個賽巴巴是誰，紛紛感到好奇。兩位男孩告訴他們舍地賽和布達巴地賽其人其事，以及從百善地尼樂園可以帶來的充沛的內在和平！沒多久，祭司就注意到，靈伽內部出現了一些新的線條和顏色，一些輪廓一天一天被填充起來，兩個男孩都感到好奇，不知它會變成什麼。不到一星期，他們就清楚的看到大理石靈伽內部形成兩幅圖案（現在我們也能看到）一幅是沙迪亞賽巴巴（半身像，面對我們，頸子上掛有一串花圈），另一幅是舍地賽巴巴（側面像，坐在那間小清真寺，黑鬍子，頭上纏布）！兩幅圖案形成至今已超過一年了，我們可以在那間廟裡看到。

巴巴曾賜給許多人寶石戒指，並祝福：「你可以在這顆寶石內部看到我」，所以他們可以從這些禮物中得到祂的達瞻。可是上述的顯靈是在一間公共的廟裡，大家都可以看到、可以力爭、可以知道、可以需要這個上帝的兩次化身，直到永遠！巴巴自己也有叫許多人去 Kothnaghatta 得到達瞻。那裡的村民心懷感激的盛大慶祝祂的生日。站在那個「賽靈伽」的神龕前，是讓自己接受「賽信仰」的堅信禮，是給信心搖擺不定的人和故意視而不見的人虔誠之洗禮。巴巴在每個靈伽、每尊神像之內；所有靈伽、所有神像都在祂內——棲息在這座廟的塔上的鳥，如是向朝聖客吱喳著。

1967 年希瓦之夜在 3 月 9 日，那天早上巴巴對廣大信眾說：「恒河是條聖河，從其發源地 Gangotri 到入海口，寸寸皆然；不過，它沿岸的一些地點，像是哈里德瓦（Haridwar）、普拉耶格市（Prayag）、瓦拉那西、Dakshineswar，因為一些歷史事件或是一些富有振動的寺廟，而被視為特別神聖。同樣的，雖然在這個百善地尼樂園（以及你在自己心中和家裡建立的百善地），每天都是神聖日子，但是希瓦之夜特別如此，因為在這一天，靈伽從活的希瓦神體內出來」。那天晚上，在尼樂園道場旁邊的 Hill View Stadium 露天運動場，當靈伽即將現身的徵兆——咳嗽——出現時，30,000 顆心怦怦的跳，目不轉睛地盯著觀禮台（Shanti Vedika）上的巴巴，並加緊向希瓦祈禱。一顆深粉紅色，四吋長的橢圓靈伽從巴巴口中出現，它是「宇宙靈伽」（Viswalinga），靈伽裡面還可以看到發光的行星軌道。幾分鐘後祂口中又出現一顆較小的「火光靈伽」（Jyothirlinga）。與希瓦之夜相關的慶祝一直延續到 12 日。13, 14, 15 日三天，巴巴為朝聖信眾中生病的、虛弱的、殘廢的人和老年人治病。「每個月都要努力去視善、聽善、言善」祂如是勸誡。「練習一些修行，像是禪定、持名持咒、巴讚、憶念神的名號。只要你向前走一步，我就會向你走十步。只要你流下一滴懺悔之淚，我就會抹去你眼中幾百滴眼淚。」

孟買的沙迪亞賽服務組織和馬哈拉施特拉邦的百善地吠陀學會懇求巴巴在孟買待個幾天，巴巴仁慈的同意了。祂於 3 月 16 日搭汽車抵達孟買，來自百善地尼樂園沙迪亞賽吠陀經典學校的學生，約 60 位小男孩，也搭乘一輛公共汽車一起去。巴巴的汽車和公車走一樣的路線，以便在那些男孩沿途停下來吃東西時陪陪他們。祂像個母親般疼愛地撫摸他們，並照顧他們，滿足他們對沿途各地的好奇和驚奇。沿途他們看到位於漢比 (Hampi) 的中古時代勝都帝國的廢墟、巴巴自己童年時代的神蹟發生的地點、Virupaksha 神廟 (巴巴曾在那間廟裡示現為 Virupaksha，給祂哥哥和其他人達瞻)、以及那兩尊巨大的，由單一塊岩石雕鑿而成的哈弩曼和人面獅身 Narasimha 神像 (參考本書第一冊〈勾魂舞者〉) ——都是巴巴親自導遊。

小男孩們在孟買表演了兩齣音樂劇，都是巴巴親自特別為他們編寫的，充滿了祂的給人勇氣的信息，根據的是人本來具足的神性。其中一齣，Radhabhakti (牧牛女喇妲的虔誠奉愛)，引人入聖，劇中充滿了活潑輕快的大眾歌謠和民俗舞蹈。此劇描述那些單純的牧牛女對克里希那純潔的虔誠奉愛，她們的心被克里希那擄獲，被克里希那佔據，再也容不下其他東西。低俗口味的人荒謬的指控喇妲的故事是情色故事，這齣劇挽救了喇妲的名譽。整齣劇圍繞著在布林達梵舉行節慶這個主題，慶祝克里希那童年時舉起 Govardhan 峰。克里希那接受牧牛女們的邀請，滿足她們企盼看到祂和禮敬祂的渴望。克里希那的養父母，難陀和耶輸陀，也很高興將能大飽眼福看到祂。牧牛女們做好各項準備，來迎接克里希那，祂帶了高貴的大皇后 Rukmini 一起來，卻沒有帶另一位皇后 Sathyabhama 來，Sathyabhama 太過忌妒喇妲對她的夫君的執著迷戀。在布林達梵，喇妲被關在屋裏，因為她是個瘋怪，到處跑來跑去，尋找一件她失去的寶貝！然而克里希那走到她門前時，卻停了下來，喇妲被帶出來與祂相見，於是克里希那闡明神性聖愛的真正本質，而喇妲就是最純潔的典型。

巴巴復興正法，是多管齊下：直接教導、寫作、講道、勸誡、解釋、強化正法的支撐支柱 (像是寺廟、聖地、學者)、清洗古籍裡面被時間之汙泥玷污以及被骯髒的筆寫進去的部份。〈牧牛女喇妲的虔誠奉愛〉一劇就是這種修訂和刪除的例子。虔誠瑜伽的聖典《Bhagavatha 博伽瓦譚》(亦即博伽梵往世書)，被後世的添加與竄改注入污流，巴巴目前正在〈永恆戰車御者〉期刊上面寫的《Bhagavatha Vahini 博伽瓦譚之川》復原了這條原本清澈透明，具有療癒作用的川流。

小男孩們表演的另一齣劇〈Sakku Bai (傳說中一位虔誠的聖女)〉也給人帶來驚喜，因為在劇中，巴巴透過舞蹈和歌唱，傳達「苦難是最仁慈的古魯」這個信息。其中有一幕是 Panduranga 神和 Rukumayi 女神兩尊神像變成活生生的人，彼此談論起 Sakku 可憐的遭遇，以及她受苦的意義，這一幕是關於神恩的哲學精闢的一堂課。馬哈拉施特拉州長在恭喜小男孩值得稱讚的演出時說：「各位是這個國家偉大文化的特使」。

巴巴在 King's Circle 和 Vallabhai Patel Stadium 露天運動場對對廣大的群眾演講，點燃了聽眾心中般若智慧之燈，「火和水聯合起來，能產生蒸氣，拉動沉重的貨車。同樣的，行動和親近神也能產生般若智慧，拖拉著你，和你累世身口意所造的沉重的業，抵達內在的上主。」

3 月 21 日在露天運動場是以學生為主，巴巴給予他們很好的勸告：「老虎不論多餓，都拒絕吃草。人也應該拒絕沉淪至誹謗、虐待狂、吝嗇的低層級。這個國家感染了貪婪和自私，這是全人類的悲劇，因為印度要扮演引領人類走向明心見性的目標。今日印度的青少年，是在派系和強烈情感的熱室中長大，不像過去，是在尊敬和謙虛的涼快的樹蔭下長大。老一輩的人沉湎於內鬥、報復性的訴訟、靠貪污腐敗賺錢、割喉式的競爭；他們在家中、村裡、會所、市議會、立法機關、各行各業、社會各階層表現出來的低劣行為，給青少年樹立了一個標準！印度文化其實具有國際觀，印度的學校和學院必須教授印度文化並實踐於生活中，讓印度和全世界能快樂而滿足」，巴巴如是說。

巴巴對青少年特別感興趣，因為他們肩負著護持正法的任務。巴巴與他們保持親近，塑造他們成為服務的工具和有修行的人。祂賜予他們恩典，贏得他們的一片忠心，然後，出於無量的愛，祂告訴他們：「你們都是我的肢體，被我滋養，你們構成『賽的身體』。賽 (巴巴) 會給你們送維生必需品，不論你在哪裡，不論你的功能為何，只要你給賽那些合祂的意的東西：美德、信心、紀律、謙虛、恭敬心」。這種感性召喚令人難以抗拒。

巴巴針對當前客觀環境的種種渴望和不便，在學校和學院裡規劃讀書會來研讀經典；祂建議錄取男女青年，訓練他們持名持咒和禪定的修行紀律，以及照顧滋養生病的人和窮人的技巧，「這個沙迪亞賽服務義工 (Sathya Sai Deva Dal) 的成員一定要充滿對神的虔誠和對人的服務——人生這趟朝聖之旅的『終點』和『起點』。義工們必須渴望去服務，並且誠心誠意去做，歡喜的做，做得有智慧」，祂如是勸道。祂鼓勵信徒

以永恆的正法為寬廣的基礎，在學校裡安排宗教和道德課程。他建議多建立些學生宿舍，讓學生在寧靜的環境讀書之餘，可以學到一些瑜伽和修行紀律。

在 King's Circle、露天運動場、以及祂在 Andhrei 下榻的平房，巴巴無休無止的繼續祂的慈悲任務，沛降恩典給生病的人、老年人、精神錯亂的人、被社會遺棄的人、這個文明時代的泡沫和渣滓。祂走下特別裝飾過的講台和銀椅，慢慢走過人群之間的通道，從坐在兩旁的男眾和女眾中尋找需要祂關注的人，並以「無畏施」手勢向禮敬祂的人示意。祂還抽空幫那些前來求祂指引和祝福的人解決其靈性問題，甚至複雜糾結的私人問題。祂仁慈的回應信徒的請求，去聖化他們的家。那些住家往往位於貧民公寓或是大樓樓上，但是巴巴，出於無量的愛，一天之中輕快敏捷的上下好多樓梯。進到信徒家裡，巴巴談笑風生，有賞識有警告，撫愛家人，給每個人禮物，因為，對於皈依祂的家庭，祂是朋友、是父親、是老師、母親、護佑者、神。

3 月 27 日，巴巴搭機前往古吉拉特邦 Saurashtra 半島的 Jamnagar 港口城市。這是孟買和 Jamnagar 的機場人員觸摸祂的蓮足的大好機會，數百萬人垂涎的機會。在飛機上，巴巴將同行的人的注意力拉向大海和陸地的美景，那是造物主為了自娛而畫的。

Saurashtra 市內到處都點綴著沙迪亞賽讀書會和巴讚唱誦團。巴巴，當祂還在舍地時，就沛降恩典給這塊地方，現在祂又來了。祂以具體的事蹟來顯示祂的臨在和仁心善舉，拉近了市民和村民與祂的距離，Saurashtra 快要變成 Sairashtra 了。筆者在 Jamnagar 問某人：為什麼湧入這次公眾聚會地點的男女民眾，人潮空前？他回答：「在這附近的每一個村莊，巴巴都以無可置疑的徵兆，宣佈祂的臨在和恩典，像是聖灰在祂受到膜拜的神堂裡自動生出！」

巴巴下榻 Amar Vilas 皇宮的客人房，受到 Jamnagar 王公的母親盛情款待。祂到陽台好幾次，給數百位圍繞在建築四周的民眾達瞻，一直到過了半夜之後許久。巴巴在 Jamnagar 啟用了一棟有寬敞空間的建築，做為沙迪亞賽服務組織的總部。然後他進入那座寬廣的棚搭兒（Pandal），信徒從裡面擠到外面四周幾百公尺。巴巴注意到群眾中有一些有病的小孩，就變出萬靈藥聖灰給他們，顯露出祂的悲憫和法力，讓群眾驚豔不已。回到台上，祂唱了一些 namavali（神的 108 名號），群眾跟唱。祂告訴群眾，心靈需要食物，就像身體需要食物一樣。祂說，心靈的食物是「持名持咒、禪坐、憶念神的名號（namasmarana）」。聚會過後，巴巴會見賽服務組織的成員，並指示他們，

要團結合作，不帶我執，祂說：「沒有人能宣稱自己成就了這、成就了那，因為所有人都只是上主手中的工具。」

28 日黎明，巴巴離開 Jamnagar，搭轎車前往 Bhavnagar，途中在 Rajkot 停下來，給幾千位聚集在那裡的民眾達瞻。祂唱了幾首巴讚，看到群眾中有些生病的人，慈悲心驅使祂變出聖灰給他們。〈Jai Hind〉和〈Phul Chhab〉兩份日報在日出前就將巴巴的行程傳達給所有沿路上的村莊，結果巴巴每隔幾哩路就得停下來，讓村民大飽眼福，一睹他們敬愛的主。巴巴從頭到尾一路揮著「無畏施」的手勢。

巴巴約於上午 11 點抵達 Bhavnagar 市郊，當地市民原本計劃用一輛花車載著祂遊街，沿途通過裝飾了花朵的拱門，由學校裡的學童和充滿渴望的群眾夾道歡迎。可是城裡已經滿是訪客，巴巴預見遊街會增加市區的交通問題，祂宣佈，會另增一處達瞻的地方，在市政廳。我們經常看到，巴巴在遊歷各地時，負起責任處理這種狀況，因為主辦單位被龐大的群眾淹沒了，無法靜下來思考下一步。巴巴下榻於商業鉅子 Abdulla Noor Mahomed 位於 Takheswar 的平房，祂從平房屋頂上給群眾達瞻，於下午 5 點來到群眾中，對他們講話超過一個小時，「不要那麼迷戀這個世界，而一再把自己帶進這個虛妄不實的悲喜混合體」，祂說道，「你拿起一份報紙來讀，發現這世界瘋狂而愚蠢，充滿了騙子和怪人，只對偽善的人提供安全，做英雄徒勞無用，名聲只是短暫的。你厭惡的丟開報紙。同樣的，你也要這般處理人生，要了悟：它不過是一個幻想、一齣戲、一齣啞劇。要把這個世界當做一件工具，當做服務、奉獻、以及了脫生死的訓練場地。稍微站遠一點，觀看這齣劇和其導演。」稍後，巴巴為 Bhavnagar 市的賽巴巴廟奠基。29 日，巴巴搭機飛往孟買，3 月 30 日又搭汽車回到古吉拉特邦的 Navsari。

這次聚集在現場的人數，是 Navsari 當地人口的四倍！群眾人山人海，急著想得到達瞻和聆聽巴巴講道，幾乎連個站的空間都沒有。巴巴走在好幾百公尺長的通道上，給密集兩旁的群眾達瞻。然而虔誠無法將民眾固定在他們各自的區域；他們開始向前方講台移動，以便在近距離得到達瞻；也無法讓他們安靜下來，以便唱巴讚。

於是，巴巴前往 Baroda，以避免發生群眾自相踐踏的慘劇。廿哩遠處，行駛途中，巴巴聽見巴讚的歌聲，一看約有 4000 人，坐在路旁一處開放空間。Ubel 當地的信徒發願連續唱巴讚 12 小時，並向巴巴祈禱，請祂親自前來。他們的祈禱結出果實，巴巴對他們足可為模範的紀律感到高興，從車上下來，走在他們中間，並賜給幾個人聖灰。祂走上講台，花了約廿分鐘，唱了幾個 Namavalli（神的 108 名號），讓他們跟唱；然後

祂走回車上，未停下來接受任何人頂禮祂的蓮足。汽車駛離後，群眾繼續唱巴讚，直到原先預定的時刻！

巴巴在 Baroda 過夜，3 月 31 日，他會見了 Baroda 的沙迪亞賽服務組織成員和 Jambusar 市及附近村莊的讀書會成員，約 200 人得到祂的達瞻，好幾個人得到祂仁慈的禮物——親手變出來的聖灰。

隔天在回孟買的路上，汽車經過 Navsari，已經過了中午，隨行人員掃描道路附近有沒有芒果園或一片樹林，可以攤開中餐讓大家用。巴巴似乎不感興趣，祂指示車隊繼續前進，直到來到一所學校的建築物，巴巴停下車，叫人去問學校有沒有在運作，得到的答案是沒有，但校內有一棟宿舍，裡面住了一些農業專長的學生，巴巴將車駛進宿舍大門，沛降恩典給住在裡面的學生，他給每個人祂的相片、聖灰、和足夠的錢，讓他們可以買一套新衣服。這時，學生、學校員工、以及附近幾哩的村民都聚集過來了，巴巴和他們講了約半小時的話，他們都得到巴巴的達瞻，有幸觸摸到祂和聽祂對自己說話，而法喜充滿！事後巴巴說，祂知道此地有一所學校，而且祂能給那裡很多人快樂。巴巴說，祂的話，沒有一句是無意義的；祂的行動，沒有一項是沒有裨益的。

4 月 2 日，巴巴在普那 M.E.S. 技術學院的校地上對 20,000 人演講。4 月 3 日，巴巴滯留在 Banatwala 先生的河邊平房，在那裡接見了許多三軍軍官做私下面談。安德拉邦同鄉會於晚間款待祂，祂在他們的會所做了一次開示，並透露了一件稍早發生的事，「我與普那的學校校長們做了一次會談，談男女學童的道德和靈性訓練，普那很快就會有一所訓練父母、老師、和學生領袖的機構，讓他們能教導孩童宗教和道德的基本原理，引領孩童走在正確的路上。學生也會在那裡接受瑜伽和靜坐的訓練，讓他們成長得壯又直。」

巴巴於 4 月 4 日離開普那，4 月 7 日回到百善地尼樂園，途中在海德拉巴做短暫停留。4 月 10 日，巴巴對聚集在聖殿前等待新年信息和祝福的信眾講話，宣稱這趟馬哈拉施特拉和 Saurashtra 之旅，所見到的法喜之流，是前所未有的。

4 月 20 日和 21 日，所有掛巴巴名字的組織的幹事和負責人於馬德拉斯知名的 Abbotsbury 大禮堂舉行全印度大會，巴巴親自蒞臨，這是一次歷史性事件，充滿振興達摩的巨大潛力，將近一千位來自印度各省(以及許多海外國家)的代表欣然參加。兩天沐浴在巴巴榮耀之陽光下，與會人員充滿懷新的熱忱和一種奇異的興奮返家。

在大會主席 Dr. Ramakrishna Rao (百善地吠陀學會會長，前任喀拉拉邦和北方邦州長) 的要求下，各州代表提前抵達，來報告他們如何以各種方式表達對巴巴和祂的教導的虔誠，以適合當地人的需要，解決他們的問題。大家聚在一起唱誦神的榮耀是共同方式；另外，有讀書會來研讀巴巴的教導；以及嘗試透過吠陀學者講道，來將印度文化和永恆之法帶到普羅大眾門前；還有巡迴圖片展，描述巴巴如何用簡單易懂的比喻來闡釋哲學或修行方面的問題；在邁索爾邦超過五個城市還舉辦了為期三天的研討會，主題是：「如何在今天這樣的世界上得到『百善地』——至高的內在和平？」

巴巴要海外代表們也表達他們的看法，香港代表說，在香港，來參加巴讚和讀書會的人，像個迷你聯合國，他還發現，在日本，人們非常熱衷於瑜伽和靈修，以及念佛。他說，在中國，對神的渴望仍然處於蟄伏狀態。他力促將巴巴寫的書或關於巴巴的書譯成中文和日文。來自東非的代表描述當地的團體如何像在百善地尼樂園一樣聚會祈禱，並研讀巴巴的著作，做為他們靈修的一部份。錫蘭的代表舉了慈悲的巴巴臨在錫蘭的一些例子，有當地信徒無可置疑的經驗為証，他宣稱，巴巴在錫蘭顯靈，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多。這一說，把聽眾逗樂了。來自挪威的代表描述人們目前的可憐狀況，他們失去了對神的信心，也沒有得到對人的信心。他提到自己不願意接受各種西方宗教教條，並去研讀印度瑜伽和哲學。

「1965 年 2 月 25 日，我正坐在舍地的賽巴巴三摩地塚，一個奇怪的陌生人，穿了一件藍色襯衫，走近我，問道：『你有見過沙迪亞賽巴巴嗎？如果世上真有神的話，那就是祂。祂 3 月 14 日要來孟買，你一定要去見祂。這是從祂手中變出來的聖灰，這是祂的相片。』巴巴就是這樣召喚我，因為，2 月 25 日當天稍後我才知道，巴巴抵達孟買的日子只有祂自己知道！」

「3 月 14 日那天，巴巴在孟買的 Gwalior 皇宮，我送上一封信給巴巴，L. C. Java 先生迅速接下信，說：『巴巴一小時前告訴我，說有一位外國人會帶著一封信來，要我轉交給祂，不得延誤！』」「我們都受到祝福，」他說，「因為我們被挑選去全世界散播祂降臨人間的消息和祂給人類的信息。」

Dr. Ramakrishna Rao 說，科技快速進展，而道德力量沒有相對應的進展(事實上，道德在迅速衰微。)，讓人類面臨一個關鍵性問題——能否生存的問題。印度知識份子不知其文化之根，遇到有人熱心詢問，或盲目詆毀，只能抱著歉意。巴巴對真理、達摩、

內在和平、愛的堅持，是治癒這個生病的世界唯一的方法。那些聽到祂的召喚並了解其義的人，在其鄰里、協會團體、社會中成立了一些機構團體，讓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一起彼此激勵。但這一直缺乏組織與規劃，所以巴巴把我們聚在一起，讓我們不至偏離靈修之路；高效率並足資典範的組織有其基本原理，我們要加以遵循。巴巴宣稱，實踐祂的教導，並以思、言、行來證明自己從中體驗到平靜和快樂，就是為祂的降臨做最有效的宣傳。洶湧的河水必須靠河岸來管制，同樣的，虔誠的熱忱也要用一些為人接受的原理來管制。不過，巴巴說，在制定種種規定時，不該忽視沙迪亞賽組織存在的理由——讓每個成員都覺知到他本自具足的快樂、平靜和智慧！

一個沙迪亞賽組織，只是同一個人人敬愛的「賽」在所有成員身上的反映，祂被反映得越清楚，成員就能做越大的服務。大會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聽取委員們商議結果的總結報告，並決定遵循某些一般性的指導方針。但這些不是主要的收穫，主要的收穫是：巴巴。祂說服人、使人相信、提供建議、與人談話，並且像親密同志般的與人商議；早餐、中餐、晚餐時，祂與代表們坐在一起吃；祂以縣為單位，接見與會團體；對每個困難，祂都準備好了解決方案；祂的微笑，人人垂涎，也賞賜給了所有人；祂與他們坐在一起拍合照；祂進入每個人的心中；祂的教導因普世適用與固有的正確性，而受到熱心的歡迎。

「你們一定要服務別人，因為只要別人得不到內在平靜，你就無法有內在平靜。你要讓每一顆心，包括你自己的，都成為一個百善地尼樂園。工作，而不灰心、不氣餒、不驕傲；與所有善良無私的人合作。與所有走向上帝的朝聖者保持接觸，不論他們用什麼名字來稱呼祂，不論他們認為祂的形像為何，直到他們抵達祂，而了解到：祂是一切名，一切相！」巴巴如是勸誡他們。與會代表們離去時，耳際猶迴響著巴巴的祝福：「團結成一支勇敢的隊伍而向前邁進，尋覓那位寓居在一切眾生內部的上帝，並以虔誠的服務來膜拜祂。」

4月22、23、24日，輪到百善地吠陀學會在馬德拉斯舉行會議，巴巴和幾位學者在會中演講，數萬人前來聆聽。知名的 Dr. V. K. Gokak，文學博士，稱呼巴巴為一位「救世主」，形容祂的慈悲在向所有地球之子招手，要他們歸向上帝。「世人忽視了心靈和物質的一元性，認為沒有比物質更重要的東西了。唯有追求 transformation(心靈的蛻變)——而非 information(資訊)，並在厚厚的層層錯誤和幻象底下，發現自己的真如實相，人類才會真正有進步[參考本書：〈各城市熱情如火〉那一章裡面 Dr. Gokak 的一首歌]。4月24日，印度國防部科學顧問，科學博士 Dr. S. Bhagavantham 演講，他

說：「能受邀與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坐在同一個講台上，對任何人來說，不論其地位為何，都是稀有的機會。巴巴讓我歷經考驗，甚至在科學領域。多年前，在我頭幾次與祂碰面的其中一次，祂說：『科學家不相信上帝，是不是？特別是你，你尊敬我們古老的典籍嗎？例如博伽梵歌？』這話傷了我的自尊，為了證明我們科學家族群真的相信，我告訴祂歐本海默 (Oppenheimer) 的故事，以及當原子彈第一次試爆成功時他的感嘆：『Divisurya sahasrasya.....』，這句話他是從博伽梵歌上面學來的。我說，真正有學問的科學家，都曉得古代典籍、奧義書、和博伽梵歌的智慧。『你想要一本嗎？』祂問我，並用手指從祁特拉瓦底河床上抓起一撮沙子 (當時我們在河床上圍著祂坐成一圈)，沙子變成一本博伽梵歌的小冊子，祂將小冊子放在我手上。事後我檢查那是哪一所印刷所印刷的；不消說，那上面沒有印刷所的名字。這是對我所擁護的物理定律徹底的否定。後來，祂當著我面前做外科手術，變出手術刀、針、繃帶——所有手術需要的東西。當時的我，心中充滿困惑，如墮五里霧中！」

「Dr. Gokak 博士昨天說，巴巴『不服從』物理和化學定律！祂不是不服從那些定律，祂是『超越』它們，祂是超自然的，祂是一種現象，祂是神。對我而言，這是跳脫這個兩難的正確方式、安全方式。我們科學家是一群非常渺小的人，每次我們對未知多一分了解，我們就體認到，還有更多有待去了解的東西。擴增知識只是擴增未知領域的另一個名稱。就在我現在講話的當兒，一台新奇的人造機器正在 25 萬英哩外的月球表面挖一個長 18 吋，深 9 吋的壕溝！我們知道，只有知識是可以獲得的，但是智慧呢？那得從巴巴這裡得到！博伽梵是最親近我們的親友，轉向祂，接收祂永恆的信息，唯有那樣才能救我們自己。」

巴巴在這三個晚上的講道中，強調奉獻的重要，奉獻能使所作所為變得有意義，能帶給人快樂。祂說，人一定要時時提醒自己：他有神性，這樣，他才不致淪為禽獸。禽獸會嚇對方，也會被嚇著，「恐懼絕對影響不了那些知道自己是聖靈的一個火花的人，」祂如是說。

從馬德拉斯，巴巴前往藍山，然後去喀拉拉邦臨阿拉伯海的 Calicut 市做短暫拜訪，再前往南端的象山 (Anamalai Hills)——咖啡和茶的產地——為當地一所高中舉行開幕儀式，然後回到百善地尼樂園慶祝上師節，自從那次令人難忘的「Shiva—Shakti 希瓦—夏克緹神蹟」之後，上師節變得魅力空前！一星期後，巴巴前往懷特菲爾德 (Whitefield)，再從那裡與幾位信徒前去 Horsely Hills 山，在那海拔 4000 呎的安靜地方待了一些時間。用不了多久，附近山谷的居民就獲悉巴巴在他們當中散發祂的光芒，在祂停留的那

十四天期間，他們大批大批的上山來。唱巴讚時，巴巴變出聖灰，給他們豐厚的報償。與巴巴一起上山的那一小群求道者，則提出許多修行上難解的問題，由巴巴予以闡釋明白。

「你們稱它們為奇蹟，但對我而言，它們只不過是我的作風而已；你們無法解開其奧祕；對我而言，它們不是什麼奧祕，它們是我不可思議本質的一部份」，巴巴如是說。Horsely Hills 的信徒有許多機會親身經驗巴巴神性奧祕。一行人走在樹間小徑時，巴巴看到一根茉莉花爬藤，便摘下一朵茉莉花，對它吐了一口氣，茉莉花變成閃閃發光的鑽石！

另一天，祂從地上撿起一塊花崗石給附近一位信徒，但是，信徒收到的不是一塊石頭！石頭變成了糖！另外一天，祂變出幾串念珠和其他聖物給那幾位修行人。祂變出一個銀質的小器皿，裡面裝滿了寶貴的甘露——配方和何時調製只有祂知道——給每個人幾滴恩典。神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的霍華德·墨菲(Howard Murphet)和他太太也和巴巴一起在山，他寫道：「我來到印度時，並不是一位喜歡冷嘲熱諷的人，我知道我是個懷疑論者，但並非無可救藥，我向來都抱持謹慎的科學態度。我要親自見到、摸到，才會相信。透過一連串奇異的事件(我只能說，那是巴巴的恩典)，我遇見了賽巴巴！巴巴對我很仁慈，我親自看到並摸到神奇不可思議的事情，吹毛求疵的我，滿意的證實了神蹟真有其事。「行動」的嗓門，比「話語」更洪亮(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言」很有力量，但是一旦「言(道)成了肉身(The Word made Flesh)」時[註一]，其力量猛然顯現，那時它就成為我們蹣跚不穩的信心強而有力的支撐。

[註一] 譯者按：參考聖經〈約翰福音 1:01〉:英文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其中的「Word」原本譯自希臘/拉丁文的「Logos」，這個字在中文聖經中有多種譯法，有譯為「道」，有譯為「言」或「聖言」。於是〈1:01〉就譯為：「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或是「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約翰福音 1:14〉:And the Word was made Flesh, and dwelt among us,中文譯為：「道(言)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一日，巴巴一如墨菲所寫的詩：

超越層層入口，抵達那境界

那兒，「部份」是完整的
超越一切思想、一切感受
超越星星和太陽
超越那宇宙之零
抵達那境界
那兒，萬物一體

這般勸誡信徒，並變出一張圖片給一位信徒，那是一張宇宙普儒薩(Cosmic Purusha)的圖片，將整個宇宙描繪成一個「人」(Purusha)，亦即神的宇宙形象(the Virat Swarupa)，圖片裡納入了所有的神和阿修羅、所有星星和天空、所有眾生，包括祂自己和祂的前世，舍地巴巴！

墨菲寫道：「在所有這些神蹟中，我們一定不要忽略了其中最偉大的！那就是祂的神性聖愛。它既普及所有人，同時又針對個人。你會覺得它直接而極樂地射向你個人。正如一位信徒所言：『每個人都認為巴巴最愛他。』是的，這種純潔的愛——既普及所有人，又針對個人——是中心神蹟，其他所有神蹟都是從它而出，是副產品。這股聖愛之流的主要產品，是提昇我們，讓我們知道我們的本來面目，讓我們了悟到，我們與眾生是一體的，與眾生的創造者是一而不二的。像這樣的人，從其身上流出神奇的愛之川——純潔無我的愛——伴隨著一些較次要的神蹟漩渦，歷來是多麼稀有！我們多有福氣，能獲悉人間有這麼一位，並常與祂在一起！」

巴巴說，這個世界不是一場空洞、無意義的夢；它是一場有目的的戲劇，情節中有情節。上帝扮演各種角色，所以，注意去看！當你在戲台上看到壯麗、美、秩序、和諧、旋律時，要認出是祂。祂戴許多面具來隱藏自己。祂說，祂現在也是劇中一個角色，而且是以祂的自由意志來扮演的！

巴巴於7月3日從懷特菲爾德的布林達梵道場回到百善地尼樂園，墨菲夫婦，受到祂愛的感召，與祂一起回來。霍華德在百善地尼樂園於21和23日兩天對信眾談巴巴。來自洛杉磯東西文化中心的茱蒂·泰柏格博士(Dr. Judith Tyberg)對住在道場裡的人演講；她與巴巴做了一番長談，當時她問巴巴，可否拍一部祂的神蹟的影片給人看，來讓人相信那些神蹟是真實的。巴巴回答說，人們依舊會懷疑。唯有強化自己的信心，清除自己心中的疑惑，才能夠說服別人。「信心會從一個心旅行至另一個心。」然後巴巴變出一些甜食給整團訪客，並讓他們看清楚，祂手中或袖子裡沒有藏著什麼東西。祂

說，那些東西是透過祂的「Sankalpa (Resolve, 決心, 意願, 願力)」而來的，它們不在祂手裡，而在「頭裡」。祂這樣對茱蒂博士透露，因為她熱心求道，浸淫在虔誠和學識中。巴巴透過一位返回美國的人給她送去幾包聖粉，神奇的減輕了她的關節炎。祂告訴她：「我在所有心中，我與眾生是一體的，然而我從不分擔他們的痛苦或快樂。我是 Ananda Swarupa (極樂的化身)和 Prema Swarupa(愛的化身)[註二]。難怪超覺靜坐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主要倡導者，令西方青年為之傾倒的聖者，瑜伽大師馬赫西(Maharshi Mahesh Yogi。追隨他的嬉皮說：「我們厭倦了那死了的、衰微了的西方文化，我們會追隨我們尊貴的上師進入墳墓」)，要巴巴「降福」給那些「在瑞詩凱詩(Rishikesh)的 Shankaracharya Nagar 道院訓練自己的世界青年領袖們，讓他們成為青年人的嚮導！」[註三]

[註二] Swarupa ：本相・原本的相・本來面目。

[註三] 譯者按：美國知名的「披頭四」於 1968 年 2 月來到馬赫西的 Shankaracharya Nagar 道院學習超覺靜坐，使得超覺靜坐風靡一時。

7 月 30 日，巴巴造訪位於阿南塔普的工程技術學院，離尼樂園約有 60 哩遠。巴巴對大群學生和老師們說，教育已經淪為謀生的訓練課程，而非為了抵達人生目標。它教人技術、賜予學問，但是它不關心潛藏在人的意識深層的資源，憐憫心、服務心、出離心之泉，以及那種想返回快樂天家的渴望。巴巴說，在世界各國，人類正受到集體歇斯底里影響，而變成鐵石心腸，愚鈍如木頭，心念機械化。一定要教導學生紀律，讓他們能面對人生的壓力，以及和淫、貪、惡意、憎恨，這些內在的敵人奮戰。巴巴在阿南塔普繼續待了三天，主持百善地吠陀學會在當地的會議。

1967 年 8 月 5 日是百善地尼樂園史上一個值得注意的日子，因為在那天，它正式成為一個獨立的鎮區，有個委員會和主席來處理民政事務。當天巴巴提到百善地尼樂園脫離布達巴地村的事，說：祂和祂的信徒，永遠不會有一絲「分離」的想法，「布林達梵(Brindavan, 克里希那童年所居之地)屬於所有人；Govinda (克里希那)是人的神」，祂如是說。祂勸主席和委員們要以愛心和關懷來服務居民，以及其他來到此地的賽家人。

巴巴應邁索爾邦教育部長之邀，於 8 月 20 日去「糖鎮」Mandya。露天運動場內外，至少聚集了十萬村民。部長說他很高興「有這麼多鄉親熱心想得到世尊的達瞻和聆聽祂的訊息，這是國家未來的一個吉兆」。巴巴回答他們的歡迎致詞，告訴他們：「你們有充分的理由以你們縣裡那幾座偉大的寺廟為傲，他們都是由偉大的建築師、雕塑

家、和工藝大師所建造。但是你必須記得，人唯有將自己的技藝獻給寓居於人靈魂內部的上帝，才會在音樂、雕塑、繪畫、詩、戲劇、建築等方面，抵達這種藝術巔峰。」

9月第一個禮拜，巴巴在偉大聖愛的驅使之下，開了400英哩的車，去海德拉巴探望病危中的Dr. Ramakrishna Rao，賜予他無價的達瞻、Sparsan (觸摸祂)和Sambhashana (聽祂對你講話)。Ramakrishna Rao在百善地尼樂園(他的心永遠在那兒)參加的最後一次典禮，是鎮區升格典禮。他被巴巴提名為全印百善地吠陀學會主席，因為他是一位學者兼詩人，精通多種語言，並且是熱心的信徒。在擔任喀拉拉邦的州長時，他有榮幸在該州招待巴巴不止一次；擔任北方邦州長期間，他很高興能陪巴巴去阿幽德亞(Ayodhya)、瓦拉那西、普拉耶格市(Prayag)、和巴德里納特(Badrinath)等地。他常常將巴巴的泰盧古語講道迅速而正確地翻譯為印地語。

巴巴在他生命最後一個階段賜予他至高的滿足與法喜。巴巴離開他的床邊時，他重複說道：「我已經得到我渴望的東西了」。9月14日，半夜過後，臨終前幾分鐘，他對家人保證：「巴巴會護佑你們，引領你們，就像祂一直以來那樣。」然後他從內心深處唸出神聖咒語：「Sriman Narayana Charanou Sharanam Prapadye (皈依於上主腳前)」，然後就得到平靜和解脫了！實在是一位偉大的行動瑜伽奉行者(Karma Yogi)，如博伽梵歌所教導的那樣，透過Upasana(近神)得到般若智慧，而了脫生死！

若能收集那些死後沒入巴巴、與祂合一的信徒臨終時發生的事，編纂成章，讀之必能引人入聖。他們平靜安詳的離世，或是在皈依交託的祈禱中往生，或是在與眾齊唱巴讚時死去，或是在唸誦Om聲中走了。他們臨死前啜飲不知哪兒來的甘露；他們看到巴巴在他們面前，頂禮祂，然後往生；他們頭上冒出聖灰，象徵巴巴降福！啊呀！信徒與色身道別時，巴巴沛降恩典的方式，實在甜美至極，實在鼓舞人心！

墨菲說：「我讀過印度歷史上那些偉大的行使神蹟者和導師的事蹟，希望今天還有這樣的人。我希望——但不太敢奢望——甚至能遇到這樣的人。因為，在心底，就像所有人一樣，我渴望去經歷『燦爛繽紛的事物』，這些事物，誠如英國神祕主義詩人法蘭西斯·湯普森(Francis Thompson)在其詩作〈In no Strange Land(The Kingdom of God)〉中所說的：被『疏遠的臉錯過了』」

為了尋覓這些事物，許多人遠從外國來到印度，Raymer夫婦是其中之一，他們聽聞巴巴的事蹟，來到尼樂園，待了超過六個月，在道場靈修。返家後，一些透過拉瑪那·

馬哈西、奧若賓多、瑜伽難陀、羅摩克里希那和其弟子維未卡難陀等人的教誨和啟示，而受到印度瑜伽和印度思想薰陶的人，紛紛來他們家聚會或受他們啟發，開始研讀起巴巴的著作，並按其指示來修行。許多人來參加他的沙迪亞賽善知識聚會；有幾位來到印度以便得到巴巴的達瞻與祝福。

查爾斯．佩恩 (Charles Penn) 有獨一無二的福氣，因為雖然他沒有來過，卻能感覺到巴巴時時臨在，不論是在空中尋找失事墜落的飛機，或是在海邊撿貝殼，或是在他的祈禱室裡於心中觀想祂的法相！巴巴坐在他面前，與他交談，教導他，回答問題，清楚得就像祂本人越過七海，實際來到他面前一樣！那些教導都是典型巴巴的教導，其真實性，對那些知道巴巴如何闡明道理的人來說，清清楚楚。而且，潘恩若送來打字稿讓我細讀或刊出，筆者往往會請巴巴澄清，而祂從未矢口否認過一次祂是作者；事實上祂說，祂在洛杉磯告訴潘恩一些新的例子和比喻，是因為潘恩的知識背景和印度人不同，所以祂必須以那種方式來解釋。祂有一次說：「我用水仙花為例，因為那兒的神堂外面有一壇水仙花」。祂對筆者說：「我告訴他關於強風、帆和船的例子，因為他懂它們，而你不懂」。

英德拉．黛維 (Indra Devi)，是被一位具有天眼的人，後來更直接的被墨菲夫婦，指引去見巴巴。她出生於俄國，後入籍美國，住在墨西哥教授瑜伽，有個印度名字。她之前在邁索爾學過瑜伽，師從「現代瑜伽之父」Krishnamacharya。後來她曾在上海住過一段時間，並在莫斯科示範瑜伽動作。她在墨西哥特卡特市 (Tecate) 有一個瑜伽基金會。本來她要在德州達拉斯被介紹給甘迺迪總統，以便贈送她寫的幾本瑜伽書籍給甘迺迪，並告訴他幾個瑜伽體位法和深呼吸的練習，讓他的身體足以日理萬機，承受那種繃緊狀態。就在雙方約定見面前幾個小時，卻驚聞甘迺迪遇刺！為了驅除人心中的仇恨，她發起一個「黑暗中向光明進軍」的運動，並來到印度。她於 1966 年 4 月遇見墨菲夫婦，他們叫她去百善地尼樂園！她說，巴巴「不只對她仁慈，對她好，賜予她恩典；還施給她『庇佑』：『無畏』」，「需要我時，隨時呼喚我，我會與妳同在」。「我感覺一道燦爛的光芒澆向我，讓我法喜充滿，好強烈的感受。『謝謝您，巴巴，』我低聲說道，心中充滿感激。攜帶著這道燦爛的光，我回到洛杉磯和特卡特，」她如是寫道。

她於 1967 年 2 月又回到百善地尼樂園，熱心投入瑜伽，來治療這世界的挫折。巴巴鼓勵她去訓練那些住在尼樂園的男女居民以及吠陀經典學校的那些男孩，教他們一些瑜伽體位法和靜坐冥想技巧。兩天的課程中，巴巴親臨現場，準備補充說明為何選擇火光為觀想標的，以及其他一些她認定的課程基本要點。冥想火光乃古老的吠陀冥想方

法，在那段經文中，上主被形容為「位於心臟中央一道筆直閃電般的光芒」。巴巴在百善地旗上面那根瑜伽杖(Yoga danda) 頂端繪有「至高火光」。在尼樂園，黎明前的靜坐使用一盞油燈，燈焰穩定、皎潔，以之為集中專注的對象。在巴巴著的《Dhyana Vahini 禪定之川》裡，祂形容真如自性為：「眾太陽中之太陽，所有光輝中之光輝；至高無上之光，自己本身發光」。所以巴巴甚為欣賞英德拉·黛維推動的靜坐運動，並予以祝福。祂從一句吠陀禱文的觀點來告訴她這個運動所代表的意義和種種可能性，那句吠陀禱文是：「Thamaso maa Jyothi Gamaya 請引領我，從黑暗走向光明」，在祂多年前寫的《Prashanti Vahini 百善地流泉》一書中，祂曾如是解釋這句吠陀禱文：「主啊，世間之物誘惑我，請驅除那黑闇，讓我能看清一切萬有的實相——那遍佈於萬物中的真如自性。」

1967 年的九夜節於 10 月 4 日黎明開始。K. Bhaskaran Nair 博士寫道：「在今日的印度，生活就像一朵夜晚的蓮花，被沉重的露水壓得下垂，花瓣因受苦而閉起，因痛苦和窮困而垂頭喪氣，在那裡苦悶地等待黎明的來到。黎明會來嗎？....讓我們不要絕望，天邊橘紅色的光已經劃破了邪惡的黑暗，白晝很快就會來到！這是布達巴地提供給我們的希望。」黎明過後，巴巴給數千信眾達瞻，在所有人心中升起和平之旗，讓每一顆心都成為一個百善地尼樂園。蓮花綻放了。

巴巴在慶祝醫院日的講道中說：「操心未來、後悔過去、以及計劃在未來要蓋的『城堡』，是造成心靈生病的主因；人們缺乏勇氣去忘掉過去、面對當下、和明智的規劃未來」。10 月 6 日，約有 10,000 飢餓的民眾被餵了一頓大餐，這些人巴巴拒絕稱他們為「窮人」，因為祂說，其中有很多人在心靈上很富有。祂並分發給他們幾千件紗麗和兜提(dhoti)，那種疼愛和關懷，比起任何父母對其子女，猶有過之。吠陀普儒薩七日火祭(Vedapurusha sapthaaha yajna)於 7 日開始，這個火供已經成為每年的特色之一，凸顯巴巴復興吠陀文化的使命。當晚，百善地吠陀學會四週年慶，大家都注意到 Ramakrishna Rao 博士遺留下來的空位。

九夜節是特別用來拜聖母的，視祂為知識、財富、食物、美麗、藝術的女神，所以巴巴納入音樂演奏、音樂講課、戲劇、民俗戲劇、朗誦、詩人發表自己的詩作、等等節目，做為對聖母的供品。火供於十勝節(九夜節的第十天，最後一天)那天順利完成，那天巴巴給信眾達瞻時，身上穿了一件華麗的袍子，是一位信徒為祂縫製的，上面用金絲線繡了 108 個「Sai Ram」的字樣，一面繡一面唸誦。當巴巴穿著那件獨一無二的袍子

抵達時，全場信眾興奮不已，法喜充滿，就好像吠陀聖典所頌揚的上主來到他們面前，展現祂所有的榮耀一樣。他們回想起巴巴在九夜節開幕講道時唱的那首歌：

在人們陷入錯誤與仇恨的泥沼中，迷失在歧途，遠離時代的傳統時，
為了以愛引領他們回到正路
在這個世界
因嗜血和掠奪
而痛苦地扭動時
為了洗清心中的仇恨.....
當善良的人
飽受踐踏、蹂躪
像個孤兒，悲傷不已
為了疼愛、養育、解放他們.....
當神的話
被卑劣的舌頭扭曲時
為了揭示，為了揭露，為了彰顯
為了減輕地球的負擔
為了信守誓約
神來了，化身為人，置身於眾人之中！
召喚的號角還能吹得更響亮清晰嗎？
在生死的苦海中，載沉載浮，被浪拋來拋去
人啊！你痛苦的哀嘆、呻吟
堅定一下；瞧看；抓住；那伸手可及的
救命之船浮在那裡：沙迪亞賽！

這段保證給人的信心，這些佳音給人的喜悅，是信徒們急於想要與鄉親分享的。

巴巴也前往海德拉巴出席當地的排燈節，這個節日是慶祝人的向上的動力戰勝那些將人往下拉的習氣。行駛在幹道時，遇見路上的牧童、犁田的人、抱著嬰兒在烈日下走回家的婦女、以及幾個在觀看水牛泡在池塘裡的男孩，巴巴賜給他們水果、甜食、現金，以確保每個人都有一個快樂的排燈節。其中一位幸運的婦女得到一袋甜食、一瓶醃菜、一罐餅乾、以及足夠買一件精美紗麗的錢；巴巴還問這位老太太：「妳知道我是誰嗎？」她說她不知道！巴巴問她有沒有聽說過賽巴巴，她有聽說過！她說，她們村裡的

會計員曾經去一個叫做布達巴地的地方朝聖，並且有見到祂。愛的化身巴巴於是站在她面前，說：「妳瞧！我就是那位賽巴巴。」老婦人下跪頂禮。巴巴說：「去吧，祝妳有個快樂而神聖的一天。」

11月2日巴巴在孟買，隔天，巴巴沿著 Mahakali Cave 路開車去孟買西區 Andheri 區的市郊，抵達時，那兒有 30,000 熱情的信徒在唱聖歌讚歎神的榮耀，等待巴巴來聖化該處，在那裡將要興建一個新的賽巴巴中心，命名為「達摩史剎」(Dharmakshetra 正法之地)。巴巴走上那片坡地的最高處；儀式已經接近完成階段，安置第一排石頭的壕溝已經挖好。巴巴當著眾人面前揮手變出一塊銀牌，上面有些神祕符號，那是吠陀科學裡司掌九大行星的九位主神。巴巴指示將其放置在第一顆石頭下方，並親自用小鏟子鋪上一層水泥；然後祂升起百善地旗，為那塊銅板舉行揭幕儀式，宣佈達摩史剎即將開幕。

巴巴對廣大信眾說，Dharmakshetra(正法之地)是史詩《摩訶婆羅多》裡大決戰的戰場，也是克里希那傳授《博伽梵歌》給阿周那之處。雖然它真正的名字是 Kurukshetra (俱盧之野)，但在博伽梵歌裡稱它為 Dharmakshetra，因為那兒是 Dharma (達摩，正法，義)戰勝 A-dharma (非達摩，不義)的場地，是「大是」戰勝「大非」之處。此地這個達摩史剎，也會見到那種勝利，也會透過教導和學習一首「天上的歌」，而確保那種勝利！其實，人的身體才是真正的 Dharmakshetra，是「是」與「非」戰鬥之處。Ksha 意為：因「惡」而衰敗(kshaya)；tra 意為：靠著「德」而恢復。因此，色身因德而興，因惡而亡，是為 kshetra。這個 Kshetra，要藉由發現其內在寓居者，kshetra-jna，真我，來把它變成 Dharma-kshetra。主持整個開幕活動的薩旺先生(Sri P. K. Savant)說，這個達摩史剎將會是一個百善地尼樂園，至高寧靜之處所，它發出的光，會摧毀人心中的不平靜。隨後巴巴會見幾位信徒，他們有幸獲得容許，可以在達摩史剎建造自己的「靈性僻靜處」。巴巴告訴他們，要增強自己對神的渴望，深化對神的信心，做個榜樣，給那些懷疑或否認靈修有價值的人看。

當天晚上，巴巴為沙迪亞賽服務團(Sathya Sai Seva Dal)舉行成立大會，這個組織是由一群年輕的修行人組成，以熱心和效率來服務弱勢的人、殘障者、貧困不幸的人，來強化和補充自己的修行。巴巴本身就是透過愛來服務的楷模。11月4, 5, 6日三天，每天早上，巴巴在達摩史剎座落的地點，於眾信唱巴讚時給他們達瞻；祂從擠得水洩不通的群眾中挑出生病的小孩、大人、以及身體變形或殘缺的不幸的人，變出聖粉賜予他們，減輕他們的痛苦，給予他們保證。

巴巴即時於 11 月 14 日抵達百善地尼樂園，準備慶祝生日。有一次，巴巴陽神出竅去洛杉磯拜訪查爾斯·佩恩，對他說：「每年我的生日都隆重慶祝，數以千計的人來達瞻，我也帶那種達瞻來給你享受，也帶你去尼樂園，以我的翅膀。」「但是，」巴巴提醒查爾斯·佩恩，「不要認為那是在慶祝『我』的生日！不，我是你們每個人的一部份；經過多年的前進，你在匯流處沒入我的大川」，這就是巴巴對查爾斯·佩恩所說的話！再聽聽 11 月 23 日那天祂怎麼告訴來到百善地尼樂園的數千信眾：「這不是我的生日；我無生，沒有生日；我沒有年齡，永恆不滅。你們要慶祝的是『你們』的生日，那是當你們重生於知識中——而非生於桎梏中——的那一天。在你是我的那一天，在你從中得到無限極樂的那天，在你為自己的誕生感到法喜充滿的那天，你來敬拜我」

生日慶祝期間，11 月 26 日，巴巴叫孟買沙迪亞賽服務組織主席對廣大信眾宣佈：全世界各沙迪亞賽單位的服務志工和修行人將於 1968 年 5 月在達摩史剎舉行一場研討會。聞此宣佈，眾信莫不歡呼，法喜無限。

能與來自世界各地同類的心靈共聚一堂，彼此分享達瞻、觸摸巴巴、與祂交談的那種興奮感，讓各國賽組織熱切期盼。於是巴巴決定先召集全印度沙迪亞賽組織所有幹事，舉行幾次會前會議，來「確認、合併、協調、核對各個活動和節目」。於是，研討會分別於 12 月 20 日在喀拉拉邦的 Ernakulam、於 12 月 24 日在馬德拉斯、於 1967 年 12 月 30 日在卡納塔克邦的布林達梵、於 1968 年 2 月 23 日在安德拉邦的百善地尼樂園舉行。

研討會中，巴巴再次強調這種修行式的服務的一些基本原理，這種服務，是不看對方信仰為何的。此外，巴巴還指示，服務志工不該陷入組織內部的糾纏，不該競相找尋捐助人和財務贊助。每個州，巴巴選一位主席，賦予他們任務：協調、督導和提供諮詢給各個以祂名義組成的單位。祂還挑選縣主席，這些縣級主席能不受委員會妨礙，形成一個團隊，在州主席領導下，提昇和強化全國各服務和靈修團體。巴巴勸志工們開始組成團體，每天清晨在鄉村和市鎮的街上唱巴讚遊街，讓民眾被神的名號喚醒，讓空氣中充滿神的榮耀之芬芳！祂還要求在學生心中播下來自真如本性的力量和萬物一體的情懷。祂並指示婦女們組成婦女團來服務她們的姊妹。如是，恩典之恆河從百善地尼樂園——巴巴——流出，恢復健康，重振低落的士氣，聖化每項服務，肥沃所有崇高的衝動，清晰人的目光，顯示歸神之路。

14. 召喚與回應

每當巴巴對廣大信眾講道時，祂都會稱呼他們為「各位真如自性的化身！」祂視所有人為祂自己，祂呼籲所有人視祂為他們自己。這種「一而不二」是真理，可是我們卻抱持「有別」的妄見而受苦。巴巴是愛、智慧、法力、恩典，所以祂能宣稱：「整個世界是我居住的大廈；連那些否認我的人也是我的；以任何名號呼喚我，我都會回應；以任何形象觀想我，我都會顯現於你面前。」「我在你最好的那一部份裡面，也在你最劣的那一部份裡面，一樣多。不要誹謗或傷害任何人，因為那是在誹謗和傷害寓居於他內部的我」。祂的偉大、祂的愛，就是這樣普及一切。

是那種愛促使祂邀請我們來「接近，檢視，體驗，判斷，然後接受」祂。上主克里希那也是在傳授博伽梵歌給阿周那之後，說：「我講的你都聽了，在心中思考一番，然後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巴巴沒有瞋心，沒有一點懼怕或狂熱。我們都是祂的映像；祂如是看待我們，雖然我們尚未意識到。祂怎能放棄我們？在祂眼中，人類就像朝聖路上——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要橫越沙漠。有些人因為被海市蜃樓吸引而走入歧途，有些人在那裡尋找綠洲，有些人聽從那些見過目標的人所說的話。巴巴在十四歲那年扔開課本，走到街上，說：「我不再是你們的了，我的信徒在呼喚我，我有我的工作要做」。當時，這支浩蕩的朝聖隊伍，已經快要在熱風中黃沙滾滾乾燥不毛之科技區域自我毀滅，因缺乏愛之水而渴死。

巴巴說，每條河的水，都渴望回到它誕生的大海。從被蒸發為水蒸氣開始，它上升至天空而為雲，滾過天空，落到地面而為雨；沿著它沖積出來的河床流動，心中始終有那股渴望；那股渴望催促它前進，越過所有障礙，直到抵達海洋為止。同樣的，所有土地上的所有人，都以各種語言呼喚上帝——他們都來自祂——讓祂給出信號，發出召喚的回音，引領他們走最快、最安全的路而抵達祂。

巴巴聽見了那呼喚，祂給出信號，發出召喚的回音。「我的信徒在呼喚我；我有我的工作要做」，祂如是說。「所有人都是我的；這世界是我居住的大廈」，祂如是說。「我沒有一個特定專屬於我的名字」。祂是來引領全人類的。有人寫信給巴巴說：「我好高興，此地家家戶戶都敬愛您的名字受到此地每一戶人家敬愛」，巴巴回答：「很快你就會見到，在全世界每一吋空間它都受到敬愛」。是的，那就是「意義」、「目的」、「任務」、「完成」。

全世界沙迪亞賽組織和團體的服務志工和修行人的研討會,將會為這個普世大愛的黃金紀元揭開序幕。